

ZHONGGUOSHENXIANZHUAN

道教列神

中国神仙传

李之亮 徐 飞 编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赵连杰

ISBN 7-5378-0978-X
I·956 定价:10.50 元

中国神仙系列丛书

马清福 杨爱群主编

道教列神

李之亮 徐飞 编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道教列神

李之亮 徐飞 编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金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266千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金城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

ISBN 7-5378-0978-X

I·956 定价: 10.50元

丛 书 总 序

马清福 杨爱群

中国神仙系列丛书，是一组较为详尽地介绍中国历代神仙传记的丛书，是集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于一炉并反映着时代总体文化的综合性文化丛书。丛书包括《远古之神》、《道教列神》、《佛门诸神》、《民间俗神》和《华夏女仙》五部，从神的不同类属，集中概括了诸位神仙的来龙去脉，叙述了他们成神得道的经过，描绘了他们的威力以及被尊奉赐封的情况，从而全面地展现了诸神的全貌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and 影响。

从哲学上来说，神是人类按照自己的观念意象创造出来的，神的形象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神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精神本质异化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神仙世界才成了人间世界的反照，人类才能在对神的信奉和信仰中观照到自身；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得出了神仙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结论，人类才能在神仙世界中看出人间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子，才能在神仙世界中看出其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善恶、美丑、真假、是非等的矛盾，才能在神仙世界中看出各个历史阶段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

《远古之神》，集中介绍了远古时代神话世界里的神祇。

诸如开天辟地的大神盘古、华夏的始祖神黄帝、商民族的始祖神大舜、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周民族始祖女神姜嫄、黄河大力神巨灵、水神共工、山神烛龙、火神祝融、农神兼医神炎帝、造人补天之神女媧等等。这些神祇虽然是原始先民想象幻想中的创造物，但是他们却曲折地反映了原始先民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今天的人们研究原始先民文化的重要材料。

《道教列神》，集中介绍了道教世界里的诸位著名的神仙，诸如道教的始祖老聃、五斗米道的创始者张道陵、长寿仙人彭祖、叱石成羊的道士皇初平、仙人淮南王刘安、民间盛传着的八仙等等。这些神仙由于他们是中国的宗教之神，由于他们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神祇，所以更能反映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更能反映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更能反映中国宗教文化的特点。研究道教列神，不仅是研究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路径，也是研究中华民族总体文化不可忽视的路径。

《佛门诸神》，集中介绍佛教世界里的诸类神祇，诸如佛教的始祖神释迦牟尼、大肚弥勒佛、布袋和尚、四大金刚、五百罗汉、地狱阎罗、地藏王以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等等。这些神祇由于是从外域传入中国的，他们在中国的被信奉不仅反映着外域宗教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也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况。因此，研究佛门诸神不仅可以认识佛教的本质及佛教思维的特点，而且可以了解到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具有重要意义。《民间俗神》，集中介绍了中国民间信奉的与民俗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神祇，诸如民间普遍信奉的玉皇大帝、各地三官庙中供奉着三官大帝、各地城隍庙中供奉的城隍、乡村土地庙里供奉的土地佬、过大年时人们普遍祭拜的财神

赵公明、福神阳城、门神钟馗、山神东岳大帝、水神黄大王、木匠神鲁班、酒神杜康、医神孙思邈等等。这些神祇由于是人民自己创造的，又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直接联系着的，所以成了研究中国民俗和乡土文化的重要文献材料。《华夏女仙》，集中介绍了中国不同属类的神仙世界中的女性神仙。诸如九天神女、上元夫人、子孙娘娘、天台二女、山神二姑、无生老母、天妃娘娘、太真夫人、玄天二女、东陵圣母、王蕊院女仙、西王母、孙仙姑、何仙姑、孟婆神、黄道婆、麻姑、董永妻、碧霞元君、嫫祖、董上仙等等。华夏女仙，由于其所反映的是女性的神仙世界，所以研究华夏女仙就成了认识中国妇女文化的重要门径。这是研究究学文化不可忽视的一个视角。

编撰中国神仙系列丛书，目的不仅在于让人们们了解中国人创造的诸多神祇，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通过中国神仙世界的研究、认识中国的宗教文化的传统，认识中国宗教文化在传统的总体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以便把它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参照系。中华民族的政治史、法律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伦理史、文明史……，主要反映在中华儿女所创造的历史的现实生活中，但同时也反映在中华儿女所创造的神仙世界的历史中，因此从神祇世界去研究历史，就成了研究中华历史、中华文明史、中华民族文化各方面历史的不可取代的补充。

编撰中国神仙系列丛书，认识中国的神仙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帮助人民解除神权的束缚，破除人民对于神鬼的迷信。原始先民对于自然神祇的崇拜，那是原始先民认识能力低下、无法认识自然力、没有能力征服自然力时必然产生的现象；后来中华历史上的人民信仰神祇是因为

神祇世界中反映着人民的精神本质，人们在信奉祭拜中寄托着自己的理想、愿望，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和心理上的平衡，当然这也是与人民还没有认识到神仙世界的本质有直接关系的。一旦人民对神仙世界有了科学的认识，人们对神的盲目信仰也就解了。在当今的世界上，科学已经战胜了迷信，文明已经战胜愚腐，人民再也不会迷信鬼神，像旧代巫和方式那种装神弄鬼借以骗人的把戏，早已被人们揭穿了，因为人们终于认识到神鬼世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中国神仙系列丛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帮助人民认清神仙世界的本质，以解除神权观念对人的束缚。

序 言

一、道教原始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

关于道教的起源，古时候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说：“道家之源，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晋葛洪《神仙传》说：“自伏羲至三代，显名道士，世世有之，其老子盖得道尤精者也。”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则说道教创于元始天尊，继之以太上道君、上清高圣玉晨大道君、三天君，又继之以青灵始老君、丹灵始老君、中央黄老君、金门皓灵皇老君、五灵元老君，这之后才排上老子这位混元皇帝太上老君，然而元始天尊又是何等样人，如何创教，又实在说不清楚了。

现代学者一致认为：道教起源于我国上古的巫祝。上古时期，巫祝人员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又：“祝，主赞事者。”他们的具体工作是主持礼神的仪式，他们的使命则是沟通上

天与下民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战国末期，爱国诗人屈原作《九歌》诸篇，还是以巫附神，令百姓娱之以求降福。如《东皇太一》：“灵偃蹇兮姱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这里的灵、君就是装扮成神的男巫，他穿着“姱服”，百姓繁会，让他欣欣乐康。这种排场的中心和主角，是一个既虚渺又具体的形象。当然，这个形象还带有人们对各种神灵的盲目崇拜性，还不能说是后来道教所勾画的神仙形象，但既然神灵具有如此的威力和魅力，那么人们把神仙当做一个追求的目标，妄想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神仙，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此外，春秋之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都聚集于诸侯大夫之手，他们骄奢淫逸，无所不至，为了保持这种永久的享乐，他们很自然地企望自己能长生不死。但不管人们是出于拯苍生济黎民的目的，还是出于保持自己永久享乐的目的，神仙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和境界。春秋时期，便有人勾画神仙的轮廓了。《庄子·逍遥游》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此后，更有人为达此境界以身相试。《史记·封禅书》说：“邹衍以阴阳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世主莫不甘心焉。”这些方士就是道士的前身，是道教的探险者，而那些耽迷于神仙的帝王则是促成道家学说中一部分玄秘理论

成为宗教的最大、最直接的原动力。且不说齐威宣王和燕昭王，就拿秦始皇来说，他就是一个特别笃信方士的帝王。他派方士徐福入海求取不死之药，结果自己病死沙丘，徐福也没能回来见他一面。汉武帝更是一个成仙狂。齐地方士李少君哄他说：“祠灶则致物，致物则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于是烧炼之术自此大盛。后人求仙，不外乎求仙草和炼仙丹两途。

大约在东汉顺帝时，沛人张陵和他的儿子张衡、孙子张鲁在蜀中一带传道。凡愿入道者出五斗米，故称为“五斗米道”。此道以老子《道德经》为宗，教人诚信，为贫苦百姓建造义舍、发放义米义肉。这些作法颇得民心，所以当时信此道者甚众。张陵死后，他的孙子把他奉为“天师”，故而此道又被称为“天师道”。近人陈国符著《道教源流考·天师道与巫覡有关》说：张陵原本就是个巫师。由巫师过渡为道士，继而被尊为天师，他的一生浓缩了道教由原始巫教过渡为道教的过程。张鲁之所以能将他的祖父奉为天师，并使五斗米道由蜀中流播到全国，除了当时的社会因素之外，还得益于曹操的认可和倡导。到了东汉末年，钜鹿人张角宣传道士于吉所得的《太平清领书》（后称《太平经》，自称“大贤良师”，以符水为人治病，借以团结教民，最后形成了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黄巾起义。《后汉书·皇甫嵩传》说张角活动的主要区域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即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湖北一带，而这一带也正是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方士们活动最频繁的地区。

以张陵的五斗米教和张角的太平道教来看，它们都具备

了以下特征：一、有了自己传教的纲领性文件，这是一种团结教民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二、有了自己的宗教仪式和专门的神职人员，这是一种约束教民的手段和工具。三、有了相当数量的教徒，这是一种成熟宗教所必须的阵容。因而我们说：道教做为一种宗教正式形成，应当自汉代始，此前的方士们虽然早已开始将自己的追求付诸实践，只能算是道教的萌芽或准备阶段。

二、道教的学术和方术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道教从它的萌生始，即沿着两个不同的轨道前行。邹衍、齐威宣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乃至徐福、李少君之流，他们求仙问道，都是直接为自己或是为奴隶主、封建贵族服务的。而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教，则是活跃于民间、体现人民群众要求挣脱苦难，达到拥有自我的群体意识的，这也是造成道教绝不可能是一神宗教而必然是多神宗教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统治者在任何方面都是以自己为正宗，因而在道教的学术中，统治者所崇奉的道教被称为“仙道”，而民间道教则被他们贬为“鬼道”，这是道教自它产生之日起直至永远也无法调和的一种矛盾。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帝王将相，在宗教上同期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在道教的传播上，统治阶级倡导的仙道便成为主流。尽管民间道教也很盛行，但他们的宗教追求最终总要纳入仙道的轨道，否则就没有立足之地，即使是以鬼道起家的“天师道”，由于来势甚大，统治者无法以强权将

它置于死地，他们也变换手段，尽量把它拉近仙道的学术范畴，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道教的学术经典首当推老子《道德经》和《太平清领书》，但这两部著作又不能同日而语。《老子》原是哲学一家言，与道教本无必然关系。它之所以为道教徒所共奉，恐怕只是因为此书的一些玄理被道徒们用以借尸还魂。《太平清领书》则具有较为浓重的宗教色彩，全书虽以神人与真人问答的形式主要阐述帝王应当乘天运而行善政，但在此书中，人体诸神、避谷、尸解等道教理论，却已赫然在目，具备了道教的基本思想。然而道教学术的真正成熟之作，当推晋代葛洪所著的《抱朴子》。

葛洪，字稚川，生于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卒于东晋，帝隆和二年（363年）。丹阳句容人。他的从祖葛玄酷好神仙烧炼之术，此人便是民间流传至今的“葛仙翁”。由于受葛玄的影响，葛洪对道教学术也十分看重，并娶了葛玄的大弟子郑隐之女为妻。葛洪虽因镇压石冰起义有功而赐爵关内侯，但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黑暗时代，这就造成了他思想上的悲观消极，他在《抱朴子·论仙》中说：“百忧攻其心曲，众难萃于门庭。居世如此，可无恋也。”不恋世并不等于不恋生，他追求神仙之道，努力研究道教理论，也就成了他撰写《抱朴子》的思想基石。这部既有完整理论，又有丰富实践的著作就这样产生了。

《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是本书的精华所在。第一卷《畅玄》、第二卷《论仙》，系统地阐述了葛洪的道教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极力宣扬神仙不死、神仙可求。他认为“玄”

是创造自然的始祖，是先验的精神性本体，而不是物质存在。人若是能将持之以恒地冥思玄道，便可成仙。为了彰扬他的学术，他在《论仙》一卷中振振有词地对怀疑神仙存在的认识加以批驳：“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而浅识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言，使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

第四卷《金丹》是本书的重头之卷，主要讲述烧炼金丹之术。葛洪说：“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后世常说的“九丹”和“九转丹”，在这里被描述得神乎其神。如九转神丹，他这样说道：“一转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转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转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转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转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转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转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八转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转之丹，服之三日得仙。……其转数多，药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转不是指转动，而是说把丹砂烧成水银，水银又烧成丹砂，这样一个过程才叫一转。

除了金丹，还有金液。金液的主要成份是水银，杂以他药，合而封之。葛洪说：“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减九丹矣。”看来也是颇具灵验的仙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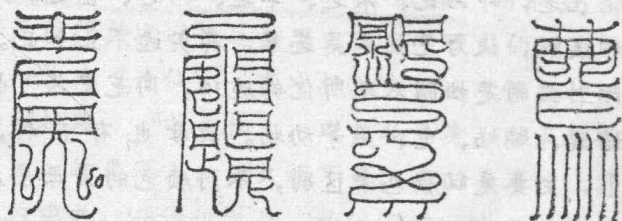
第十一卷《仙药》，分述了除还丹、金液之外的其他仙药，如芝、玉、云母、珠、雄黄、茯苓、地黄等等。芝有五

种，所谓五芝，即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芝就是灵芝草，其实远不止如此。如木芝，实际上指的是松脂入地所化的琥珀。肉芝更为可怕，指的是赖蛤蟆、蝙蝠、龟、燕等动物。云母也有五种，所谓“五云”，主要是以颜色来区别，不同颜色的云母应在不同季节中服食。

第十六卷《黄白》，主要阐述烧炼黄金、白银之术。什么叫黄白术？《二刻拍案惊奇》第十八回里有一段极通俗的解释：“方上丹客，哄人炼丹，说养成黄芽，再生白雪，用药点化为丹，使铅汞之类皆变黄金白银，故此炼丹的叫做黄白之术。有的只贪图银子，指望丹成。有的说丹药服了，就可成仙度世，又想长生起来。”这真给后人留下一片痴想！

《儒林外史》第五十回里说台州有个洪憨仙，能用黑煤炼成纹银。自称活了三百多岁，突然一日身亡，连个棺材也买不起，还是他女婿向人道出了实情：“笑话！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岁，哪里有什么三百多岁！想着他老人家，也就是个不守本分、惯弄玄虚，……哪里是什么黑煤，那就是银子，用煤煤黑了的。一下了炉，银子本色就现出来了，那原是个做出来哄人的。”

第十七卷《登涉》，主要阐述符录的功效及其使用。这些符录主要是用来镇恶避邪的，这是民间道教范畴的方术。符录中使用最多的是升山符。因为道士们多幽栖于山林之中，所以葛洪说：“凡为遁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所以要有升山符，才能确保无虞。这些符录的样子都很奇怪，说是图画不是图画，说是汉字又不是汉字，如：



总之，《抱朴子》的问世，标志着道教的成熟和完备，道教主要的思想和方术，在本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常见的道教方术和修养还有一些，诸如：

房中术，又叫阴阳术。《抱朴子·释滞》说：“房中之术十余象，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补阳，或以增年延寿。……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此术主要是强调男女交和的节宣。道教不禁欲，这与我国传统的“阴阳相生”论是一脉相承的。房中术之发明当归彭祖，其后道徒多有采阴补阳的各种论述。

守庚申，又叫伐三尸。三尸，又叫三虫，又叫三彭。道教认为人吃五谷杂粮则邪魔生，三虫聚。《云笈七签》卷八十二“庚申部”注说：“虫有三名，伐人三命，亦号三尸。一名青姑，号上尸，伐人眼，空人泥丸（脑神之名），眼暗面皱、口臭齿落、鼻塞耳聋、发秃眉薄，皆青姑之作也。二名白姑，号中尸，伐人腹，空人脏府，肺胀胃弱、失肌过度、皮癣肉焦，皆白姑之作也。三名血尸，号下尸，伐人胃，空人骨髓，腰痛疾急、腿痺臀顽、腕疼胫酸、阴萎精竭、血干骨枯，皆血尸之作也。”三尸在人体内部做尽坏

事，使人好色欲、增喜怒、轻善良，促人速死。据说三尸要在庚申日到天曹去告人的恶状，道徒们便发明了守庚申，即在庚申这一天彻夜不眠，斩杀三尸。

沐浴，又分为洗沐和木沐。通常道徒们所谓的沐浴，是指用五香汤清洁自身。《云笈七签》卷四十一说：“五香者，一者白芷，能去三尸；二者桃皮，能避邪气；三者柏叶，能降真仙；四者零陵，能集灵圣；五者青木香，能消秽召真。”五香汤即用这五种香料煮沸的汤。干沐，实际上与按摩之术相去无几，它本是医家健身之术，被道教引入用以延年。《云笈七签》卷三十一说：“摩手令热，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干浴。”

导引，又称行跻。《庄子·刻意》说：“吹响呼吸，吐故纳新，能径鸟伸，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史记·留侯世家》说：“留侯（张良）性多病，即导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裴咽集解说：“服避谷之药，而静居行气。”《三国志·华佗传》说：“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鸛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

三、道教与巫教、儒教、佛教的关系

巫教就是中国的原始宗教。做为国教的儒教与道教，都是从巫教中脱胎出来的，我们在“道教原始”一节中谈到的原始宗教，就是巫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巫教是道教之源。但道教和儒教产生之后，原始宗教并没有彻底消逝，还在民间广为流播，正如印度佛教产生之后，原始的婆罗门教并没

有因之而退出政治舞台的道理相同。

中国历来有“三教”之说，这三教指的是儒教、佛教和道教。同时又有“三教合一”之说，“三教合一”反映出中国国民思想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我们这里姑且不谈“合一”，先就宗教范畴来看一看道教与儒教、佛教的关系。

先谈儒教。儒教是否能称之为一种佛教，从古至今一直是有所争论的，但大多数哲学家认为佛教具备了宗教的特征，故应认为是一种宗教。佛教的基本思想是以孔孟学说为核心，并将其所提倡的学说加以神秘化和组织化。但我们都知：佛家思想以入世为要，主张人们努力参与社会变革，使自己变成贤人。它以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为宗，建立一种至高无上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伦理关系，它所崇奉的核心是圣人。而道教的基本思想是以出世为要，主张人们脱离社会变革，使自己飞升仙界。它以幻想中的神仙境界做为自已追索的最终归宿，对于社会伦理置之不顾，这应该说是二教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当然，儒、道二教都主张不为恶事、积德累仁，这是成为贤人和仙人的共同基础。

再谈佛教。佛教的创始人是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因此佛教是“舶来品”，这本身就与道教存在着民族心理上的重大差异。佛教主张灰身必智，进入阿罗汉果，号召众僧苦修，到达西方净土，建立佛国乐园。就其思想本质来说，它的唯心主义与道教是相同的，消极世界的社会态度也是相同的，但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它所尊奉的核心是“佛”，是释迦牟尼，是一神宗教。而道教则是多神宗教，这是二教之间的很大差别。佛教的基本思想是“涅槃”，即轮回更生，追求的是来世，因而把当世的修行当做更生的预备阶段；道

教并无“更生”的观念，因而把当世的修炼当做长生的初级阶段。除此之外，佛教主张禁欲，道教不主张禁欲，二者在民族心理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二教更重要的区别在于：道教靠方术修炼，佛教靠心术修炼。以佛教禅宗为例，禅宗六世祖南宗慧能和北宗神秀在给五世祖弘忍的偈中分别这样阐述佛理，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者更得弘忍的赏识，也更体现“四大皆空”的“空”。这个空，就是把自我也看成若有若无、可有可无。而道教重视自我的存在，自我由尘世之民飞升为上界之仙，仍是同一个自我，因而尘世与上仙之间并没有一个毁灭和再生的过程，这个“白日升天”只是一种境界的升华。

宗教是一种哲学，是人类社会的折照。宗教文化反映的仍旧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这已是人史哲人的共识。宗教不同于迷信，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由于我们思想界长期受极左倾向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谈，称之为“宗教迷信”，这是不客观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但那是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所致，而并不是宗教本身所特有的属性。实际上，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具有禁绝邪恶、引人向善的性质。各教在自己的教义中都把淫乱、杀伤、贪婪、妄语、嫉妒等人的劣根行为列在禁绝之列，这个道理就像一加一一样地简单，试想：如果某种宗教以杀人放火来吸引和发展教民，它能有多大的号召力？

四、关于本书的几个问题

本书中所涉及的神仙，都是从历代神仙传记资料中筛选出来的。我们所选录的这些人物，就其范围上来讲，包括了统治阶级倡导的道教人物和民间道教中的人物。它虽称之为“传”，但因为它是文学，就不一定真实，实实在在地考查一下，这些活灵活现的“神仙”在历史上实有其人的，不过大半而已，有些人物恐怕是道徒们凭空杜撰出来的，即使是实有其人者，那事迹也显然也绝不足信。我们选编的原则是：一、长时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的一些神仙人物。二、在改编为通俗文学的过程中尽量忠实于原著。除细节上略有充实而外，主要事迹方面不增加自己的杜撰。三、每个神仙传记后面所附的“参考书目”是主要参考书。有不少的传记参考了不少的史料，但罗列一大串书名，并没有太大的必要。读者诸君若想察考某传的详细材料，还须翻阅其他参考书和工具书。

还想到一个问题：人们时常用“洞天福地”这个成语来称誉那些清幽之处。实际上，“洞天福地”是个地地道道的道教术语，它指的是道教神仙修炼居住的名山胜境。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洞天福地”的实际内容，我们把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具体情况依《云笈七签》所载做一个附录。这些材料现在不易觅得，录在此书之后，或许对阅读此书以及想了解些中国宗教文化的人们稍有一些帮助。

篇幅所限，只能简单地谈这几句。我虽然研究中国古代

文化已有几载，但研究与撰写文学作品毕竟又是泾渭之别。承清福、爱群两位学长之命，我夫妇将这本小书奉献给爱好中华文化的中外读者，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小小的心愿，纵是瑕瑜互见，也还望读者诸君多多地谅解。

李之亮 徐 飞

1992年3月写于嵩山以东
之郑州三足斋

目 录

丛书总序.....	1
序言.....	1
东王公传.....	1
宋伦传.....	3
彭祖传.....	6
老子传.....	11
尹喜传.....	18
苏林传.....	23
皇初平传.....	28
徐福传.....	33
李少君传.....	39
淮南王刘安传.....	45
卫叔卿传.....	51
刘根传.....	56
王子乔传.....	61
马鸣生传.....	64
魏伯阳传.....	68
周义山传.....	72

张道陵传.....	76
阴长生传.....	83
尹轨传.....	89
王远传.....	94
左慈传.....	100
蓟子训传.....	107
介象传.....	114
栾巴传.....	119
钟离权传.....	124
葛玄传.....	129
茅盈传.....	134
壶公传.....	140
孙登传.....	147
杨羲传.....	151
鲍靓传.....	154
吴猛传.....	159
王烈传.....	163
吕恭传.....	167
赵瞿传.....	170
陆修静传.....	173
寇谦之传.....	178
王延传.....	183
朱孺子传.....	187
陶弘景传.....	190

许逊传.....	194
许迈传.....	201 ¹
沈羲传.....	20 ⁵
王褒传.....	209
李筌传.....	214
孙游岳传.....	218
王远知传.....	221
潘师正传.....	227
孙思邈传.....	232
杜子春传.....	239
张果传.....	246
李泌传.....	253
马湘传.....	258
杨通幽传.....	264
罗公远传.....	269
杜升传.....	276
羊旌传.....	280
田鸾传.....	284
王子芝传.....	288
刘商传.....	292
殷七七传.....	296
侯道华传.....	301
韩湘子传.....	305
萧洞玄传.....	312

王可交传.....	316
费冠卿传.....	321
王太虚传.....	326
吕洞宾传.....	330
聂师道传.....	336
兰采和传.....	343
陈安世传.....	348
张守真传.....	352
马 钰 传.....	357

附录：道教洞天福地简表.....	362
------------------	-----

东王公传

东王公，又叫木公、东王父，姓木，名倪，字君明。早在混沌未开的时代，他已集青阳元气，锤化而在碧海之上为王君了，所以他实为地上百物之始祖。

东王公头顶三维大道冠，身穿九色云霞织成的道袍，居住在云房之间、苍灵之墟。这是个什么样的所在呢？凡夫俗眼自然难以窥视，它的城郭是凝青云而成，屋舍是凝紫气而成。各路仙官道主乃至芸芸道民共所尊奉的玉皇大帝，就是此人！

东王公身边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环宇之内各路天仙、地仙数以万计，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职掌，然而都要听从这位玉皇大帝的委派和任用，如同世间朝廷百官一样。大帝按时上朝，百官依次禀奏。

西汉初年，京师长安来了一个小孩子，一边跳跃一边不停地唱道：“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当时的吏民谁也听不明白这童谣的意思，有人把这件奇事告诉了张良，张良思忖良久，猛然省悟，于是命人引导，追上了这个孩童，一头跪倒在小孩面前，拜了又拜，说道：“玉童劳顿，暂请歇息。”小孩子也不以为奇，只是摆动着小手说：“不累，不累！”说着，又蹦蹦跳跳地唱他的歌谣去了。路

旁观看的人都对张良的举动大惑不解，一位老者问道：“这孩子究竟是什么人？值得大人为他行此大礼？”张良回答说：“老父有所不知，这不是一般顽童，乃是玉皇大帝东王公身边侍立的玉童。他这歌谣是在布道，分明告诉世人：‘要想升仙，都要拜金母、揖木公啊！’”又一个好事少年挤上前来问道：“金母、木公又是何人？”张良说：“金母就是昆仑瑶池的西王母，木公就是玉皇大帝东王公！”人们这才似悟非悟，渐渐散去。

天地开辟之后，东王公把天帝之庭建在东极大荒之中，那里峭峻的高山，虎豹成群，飞鸟成队，只是没有人烟。玉皇大殿深广数里，可以容纳数万真仙同时前来拜奏。九灵西王母居住在西极，然而每年都要来这里两趟，与东王公共同校定天地男女真仙的官阶官品和考定他们的功过是非，然后上奏元始天尊，因此，各路真仙的升迁贬黜，都由玉皇大帝主司。世人多以东王公姓东，或姓王，都是不正确的。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一

《绘像列仙传》卷一

宋 伦 传

宋伦，字德玄，洛阳人，相传于周厉王甲辰年入道，自此凝心于寝景抱一之术，不与俗人往还。

宋伦刚刚入道时，每日只是诵读《道德真经》五千言，且往往日诵十余遍。后来游历中土名山，采食黄精白术，二十多年过后，他渐觉神思格外清朗。一天昼寝刚醒，他便分明见到太上老君来到他的面前。老君脖颈上环绕着一道金色光环，满脸闪着耀眼金光；身穿九色离罗道敞，头戴七彩晖映的仙冠；身后跟随着六名童男童女。宋伦大惊，连忙俯身谢罪，并恳请老君念他至诚，授仙成仙之至道。老君入座之后，对宋伦说：“我有景中之道、通真之径，生于三元之始，出于九天之庭。能分真散景，保命固元。如果你能静心修炼此道，便可以出有入无，变化随意，也可以飞升上清，得步仙庭。”宋伦听罢，再拜叩谢，连忙起身走近老君面前。老君也不掩隐，附在他耳边，把这些至道一一传授给他，说完，又取出一道出灵六甲丹符递在他手中，告诫他说：“此符能助你目视无碍，预言如神。即使日后飞升仙界，也还要带来世间走上几遭，讲说人间祸福、世道安危，也都是用得上的。”说话间，宋伦还想再多讨教，却已觉室内空空，不但老君早已不见，连那六个小童也倏忽无踪无影了。他

晓得仙人行踪不可以用肉眼察觉，也就安心地朝天揖拜。自此，宋伦静修仙道，数年之后，身边忽然多了三个童男、三个童女，青一色穿着兰色道袍。此后，宋伦出入饮食，都由这六个童子服侍，他自己也感到目视越来越远，甚至透过墙垣，便可窥见隔壁盗贼，远望山峦，便可察觉山中虎豹，真所谓“目视无碍”了。继而又能够隐形分身，来去无阻，可是邻里乡民却对此毫无觉察，就连他身边的六个小童，旁人也视而不见！宋伦虽道术在身，并不以此自矜。每每为家人预言吉凶，没有一次不应验，乡邻们总赞他读书破万卷，满腹才学，再也想不到他是神仙中人。

宋伦时而入山，便变为獐鹿之形；时而入海，便化做鸬鹚之态。不论做变做何物，那六位仙童也随他变化，寸步不离，世间凡人鲜有知他底细的。只是有一次，洛阳城中一个恶少年抢夺一位老者粮谷，正巧被宋伦撞见，他也不多说，霎时间化做一头斑斓猛虎，朝那恶少年扑去。少年吓得扔下粮谷夺路而逃，后面猛虎穷追不舍，直到把这个少年扑倒在地，才突然发出人声，喝问道：“你少小年纪，为何欺侮老者？”那少年惊恐之极，趴在地上哭诉道：“求大老虎口下留人！如今大旱连年，小人家中无粮，老母又卧病在床。小人只为了让老母在世间多活几日，才起了这不良之心，小人今后再不敢胡作非为，老虎爷爷饶我性命！”宋伦没想到是如此因由，不觉现了原形，他端详着这个吓得半死的少年，倒觉得他不似方才那般可恶，于是扶他起身。那少年定睛看时，哪里还有什么猛虎，分明是一位六十上下、面目慈祥的长髯老者。宋伦道：“你且放宽心肠，你家老母的病即刻便愈。今后无粮，但从我这里取去，万不可再行不义，伤害他

人！”少年伏地叩头，连声称谢，又哭诉说：“小人只要能
为老母送了天年，情愿跟随老大人背粮提箱，当个奴仆！”
宋伦叹道：“也罢，你老母必会安享天年。你愿意跟我从
善，不失为一件乐事，你且回家去安顿老母，五年之后，我
在城西等你！”

这少年回到家中，悉心照料老母，到得第五年头上，老母
面色红润，无病而终。少年遂践前言，来到洛阳城西，宋伦
果然已在那里等他。后来这少年随宋伦学道，用心笃诚。周
景王中，宋伦已是百岁大仙，这一天，他在梦中得到一道仙
诏，录他在仙籍为太清真人，专司中岳诸神。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零四

彭祖传

彭祖是道徒世代供奉的仙祖之一，姓钱名铿，据说是颛顼氏之玄孙，至商代末年已有七百六十多岁，但容颜始终不老。

彭祖自幼时起便超然有脱俗之志，不愿为尘世所累，对功名利禄看得十分淡泊，别人孜孜追求鲜车宝马、锦衣玉食，他都不放在心上，只以养生治身为事。天子听到彭祖这些非常之举，便以徵贤隆礼召他为朝中大夫，无奈他十日之中倒有八日称病告假，对朝政之事全然不顾，天子不忍斥责，也就由他自在去了。

彭祖自得补养导引之术，常服用水桂云母鹿角散，所以总是容光焕发。他性情沉稳，别人多次向他请教保命之术，他却总是摇头，不敢自称有什么道术，他也从不做那些鬼怪变幻的事，一直保持着一副淡泊无为的自然之态。他年轻时喜爱周游四方，而且总是独来独往，甚至车也不坐、马也不骑，连糒粮也并不见他携带，有时几十天，有时几百天，谁也说不清他究竟到了何处，但见他还家之后，穿衣吃饭跟平常人绝无二致，与常人所不同的是他常常闭气内息，往往从清晨到日中乃至日昃，正襟危坐，以手拭目，舔唇咽液，周身按摩，这就是道家导引补养的手段。据说这样做是蕴生内

气，保养精神。每当他把这一切做完，起身之后，又是谈又是笑，完全和常人一样了。有时内感风寒或肝脾不适，便导引闭气，以气攻毒，气运于周身之内，不仅是脏腑之间，就连耳鼻七窍乃至毛发之间也可行气，如此做上一番，百病皆愈。天子闻知，亲自到他府上问讯方术，彭祖只是恬然一笑，不以相告，天子不惜金珠宝玉，不断送到他的家中，彭祖也不却让，收下后不时周济些老弱贫苦之民而已。

朝廷中有一位采女，也是少年得道的仙人，颇知养性之术。已经二百七十多岁了，但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天子对她另眼相看，在大内专门为她修造了华敞的屋阁，内外以金玉为饰。天子对彭祖的延年仙术兴趣越来越浓，既是自家讨教不得，不妨命采女去讨教，或许同是仙路中人，彭祖肯于开口呢，于是命采女乘着华丽的车子来彭祖府上请教仙方。彭祖也素来敬重采女，便开口说道：“要想飞升得仙，上补仙官，最好是炼就仙丹，此乃元君太一白日生天的秘方，然而仙丹之道至深至大，怕不是帝王之辈所能做到的。其次当爱惜修养自己的精神，常服益寿药草，也可以常生不老，只是不能役使鬼神、乘虚而飞，若是再不了解阴阳交接的房中妙理，即使服药也无济于事。明达保养阴阳之理，可以推衍其他，这本没有什么可说的，何必再问？我是个遗腹之子，三岁上又死了母亲，遇遭犬戎之乱，流落到西域一百多年，想来已丧四十九位妻子、五十四个儿女，屡遭忧患，体内中和之气多有折伤，乍寒乍暖又使得肌肤枯焦，自以为是个道行浅薄的人，没有什么仙术值得宣传。我听说大宛山中有位青精先生，已经活了一千多岁，但脸色却像十几岁的童子。一天能行五六百里，且能累年不食，又可一日九餐。若是执

意要求神仙不死之方，倒不妨去求教于这位道长。”采女听罢，情有所动，问道：“敢问这位青精先生是位什么样的神仙呢？”彭祖答道：“青精先生只能算是位很道的道长，还不能称其为神仙。仙人应该是或耸身入云，无翅而飞；或乘云驾龙，上达天庭；或化为鸟兽，浮游云间；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出入于人间而人不识，或隐蔽自身而人不见。脸上有异骨，身上有奇毛。然而这种神仙虽然有不死之寿，但缺少人情，没有欢乐，好象鸟雀变成了蛤蟆、雉鸡变成了蜃，失却了元真之气。以我愚见，这种神仙我是不愿去做的。入道应该是能吃甘美的食物，能穿鲜丽的服装。能通阴阳，能处官职。骨骼硬朗，面色润泽，老而不衰，长在人世。严寒酷暑狂风骤雨不能伤体，魍魉鬼魅大精小怪不敢触犯。毒虫兵刃不近身，荣辱毁誉不变色，这才真正可贵。如果能采阴补阳，即使不知方术，只要处事得宜，也可活到一百二十岁，再略知些道术，就可以活到二百四十岁，甚而至于四百八十岁。若能尽明其理，就可以长生不死，只不过不是你所说的神仙罢了！养生之妙，在于不要损伤而已，比如冬天不觉其冷，夏天不觉其热，但并没有失去四时变化，不过是使自己更觉舒适；美女娇娃、幽闲娱乐，只要不使自己为情欲所蛊惑，就可以通神；车马仪仗，够用就可以了，不能贪得无厌，这样才可以使自己意志有守；美妙的音乐、轻盈的舞蹈，本是满足人们的视听，可以给人内心带来喜悦的。以上这些，其实都可以延年益寿，但若是失去节制，纵情任性，那反倒要加速夭折了。古时候有些圣人唯恐下界俗子不能节制，制定出一些矫枉过正的规矩，比如男女别床、夫妻异被、孤身独处、多服仙药之类，其实这也并非中和之

法，好比水与火，用得过度，都会成为祸害，但人世之间怎么能离开水与火呢？一般的凡夫俗子，不知自己经脉有损、血气不足、肌理不坚、脑髓不实，再遇严寒酷暑、美酒艳姬，自然要耗损年命，甚至发病而死，若能使内里充实，哪会有什么病呢？伤人身体的内患有许多种，过喜、过怒、过悲、过忧都于身体有害，而历来人们都只告诫要戒除房事，岂不是没有道理？男女交接，就像天阳地阴的道理一样：天地交合，才有了无穷的万象，人若是断绝了男女交合，不但不会延长寿命，反而会壅遏而生病，因此，人贵在得阴阳交合之术，这也是不死之术。天与地昼分而夜合，一年三百六十五交而精气不绝，万象无穷，人若能以此为法则，也可以长生不死，我将此术称为房中之术。其余如吐纳行气、舍形守影、责已谢过、早睡早起、默念体中百神等等，都不是真正的延年之道，此种小技只能教那些初学道者，使他们先端正自身。不少人苦于多事，表面上深入山林，简居洞穴，但心中仍旧纷纷扰扰，极难得道。其实只要深得房中之术，节制饮食，慢慢地也可以得道。我的先师曾写过《九部》、《节解》、《韬形》、《开明》、《四极》、《九灵》诸经，这些书很可以为初学道者所用。”

采女把彭祖所述牢牢记在心中，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天子。天子玩其深妙，依法而行，果然身体日益康健，满面生辉。自此方应验，天子一直秘而不宣，唯恐他人效法，继而传令全国：凡私传彭祖闭气、房中诸术者，一律杀不赦。即使如此，他还是担心此法从彭祖那里传流开来，于是兴心要加害彭祖，以求斩草除根。彭祖得知此信，悄然远离，没人知道他的去处。其后七八十年，才听说有人在流沙国之西见

到过他。天子行彭祖之术，直到三百多岁，仍旧精壮如四五十岁的人，只是后来得到郑女姐已，此女妖冶异常，常与天子白昼宣淫，天子迷了心性，忘了彭祖节宣之法，结果失道亡身，天下归周。

彭祖并不轻易传道，故而弟子得道者寥寥可数，只有一位黄山君，可谓得彭祖真传，三百多岁时还像个总角童子。后听说彭祖被天子逼迫远离中土，怕他的道术失去传人，于是追思彭祖教诲，写成一部经书，定名《彭祖经》，彭祖之术后来代代传流，还多亏这部经卷。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二
《神仙传》卷一

老子 传

老子，名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仁里人。相传他母亲一天夜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天上一颗巨大的流星重重地撞进怀中，惊醒之后，便觉得身已有孕，这便是时人所谓“受天然之气而孕”。

关于老子的身世，历来说法甚多。有人说他母亲嫁在李姓之家，故而老子生下之后就姓李；有人说他是混沌初开之前就已经降生，是上天之精气聚合而成的精灵；还有人说他母亲禀受了自然之气，当然不同于凡人的十月怀胎，老子在母腹之中孕育了七十二年才得降生人世。生他的时候，还是剖开其母左腋才把他产出来，此儿一降生便是一个白发老翁，故而称之为“老子”；也有人说：他母亲并无丈夫，老子之“李”，是他母亲娘家的姓氏；更有人说：老子的母亲怀孕在身，有一次独自外出，走到一株李树下时，突然腹痛而生产。老子一出娘胎便会讲话，他自指着李树对母亲说：

“既是生在李树之下，就以李为姓。”又有人把老子的行踪官位排列了个不亦乐乎，说他在上三皇时代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代为金阙帝君，伏羲氏时为郁华子，神农氏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氏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禹时为

真行子，汤时为锡则子，周文王时为文邑先生，或是守藏史。更有些人说：吴越争雄时，越国的谋臣范蠡便是老子的化身。

真正的老子又是怎样的呢？《金篇内径》上说：老子的面色黄中透白，双眉十分清秀，额头甚宽。两耳垂肩，且有三个漏门。眼睛比常人大，牙齿疏落，嘴唇颇厚。行路时手里总是握着几枚铜钱。周文王时任守藏史，周武王时又任柱下史，即主管一朝财、刑大权的人物。因为他寿限很长，所以当时的人们即称之为“老子”。此人既是应天命而降临人世，自然与常人不同，他常常得到天神的阴助，充当着列位仙官的首领，故而道家立教，便把他奉为教主。据说老子所传升仙度世的方术，只有炼神丹、合金液、行气炼形、治鬼养生、避谷不食等数种，其他一些道教方术，都是后来的一些诬道妄自增补的，应该算是邪道。

老子生性恬淡，对吏治和浮世的荣华根本不放在心上，专一留意长生不死之术，因而在周朝那么多年，官位并不算显达。他崇尚自然无为，对于永恒的时间、无尽的空间认识极为精透，既是时间、空间可以永恒，那么万物之灵的人若是能冥思自然的玄理，当然也可以与时、空融而为一，达到永久升仙的最高境界。他这样认为，也这样实践，因此他的长寿并不仅仅是一般的长寿，也就顺理成章了。

孔夫子曾经想向老子问礼，便先派弟子子贡去探问一下。子贡向老子讲明来意，老子告诉他说：“我晓得你的老师是孔丘，如果他真的有意，让他跟随我三年，三年后我才可以教他。”孔子听了子贡的回复，虽然不很情愿，但他深知老子绝非凡俗，也只好屈就了。他很有礼貌地拜见了老子，口称“大师”。老子也不谦逊，率直地对他说：“真

正的富商巨贾把财货收藏起来，并不让人见到，所以表面上像是并没有什么财货；真正的仁人君子把德行敛在内心，并不让人察觉，所以表面上像是凡俗人一样。我看你这个人首先要做的是去除你的傲气。你时时想做官济民，实则是自己另有所图，这些都是有害而无益的！不打消这些俗气，你哪里能够领悟我的玄道！”孔子被老子点中要害，面红耳热，连连点头称是，从此一天天压抑内心的志节和欲望。

有一天，老子见到孔子正在读书，便问道：“读的是什么书？”孔子答道：“是《易》，这可是圣人也要读的好书啊！”老子不屑地说：“虽说是圣人可读，但我却并非圣人。你既然以我为师，就不该再读这样的书了！你且说说，此书的宗旨究竟是什么？”孔子答道：“此书宗旨在于强调仁义。”老子听罢，呵呵大笑，说道：“蚊虫叮咬人的时候，它可不跟你讲仁义，你打死它们，你便是不仁不义，可是你不打死它们，那你就一夜也不能合眼！我看有些人整天讲什么仁义，而扰乱天下的，恰恰是这些自诩仁义的人！天鹅遍体洁白，并不是由于它天天洗澡；乌鸦满身乌黑，也不是由于它天天染色。天自有天的高远，地自有地的广厚，日月自有日月的光芒，星辰自有星辰的位置，草木自有草木的枯荣，这些浅近的道理，你总不该不明白吧？你既然想来修道，那就要循道而行，哪里用得看什么仁义！读着仁义之书来悟解玄冥之道，这岂不是像敲着锣鼓来寻找丢失的牛羊一样了吗？”停了片刻，又问孔子说：“你如今觉得得道了吗？”孔子谦恭地一揖，说道：“我孔丘寻寻觅觅二十七年，至今仍旧像在皮鼓里蒙着。”老子笑着说道：“说得正是！假如道像礼物一样可以随手取来送人，那么人人都可以把道传给

自己的后代了！世人所谓‘道不可传’，只是说俗人不可传，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悟道，却拿什么来传人？”孔子听得有理，只是仍旧不能领悟个中微妙，茫然地问：“我孔丘研读《诗》、《书》、《礼》、《乐》、《春秋》、尧舜的美德我记在心，周公召公的仁义我诵在口，我自以为这都是万古不移的至道。可是我周游七十多国，却没有一位君主听得进去，劝人真是太难太难了！”老子应声说道：“《诗》、《书》六艺，都是前代圣王的陈迹而已。你终日虚耗在这些陈迹之中，纵然用心良苦，也绝不会有所成就，这些陈旧的东西，当今的人如何能听得进去呢？”几句话说得孔子闭口不言。

孔子回到自己的住所，一连三天也没讲一句话。子贡从来没见自己的先生如此沉闷，小心翼翼地凑到身边，问道：

“先生心中有何烦闷？”孔子喟然长叹一声，感慨万端地说：“我孔丘自以为看人没有看不透彻的，假如有人用意像飞鸟，我会用弓箭般的言语穿透它，没有不中的；有人用意像麋鹿，我会用猎犬般的言语追逐它，没有不获的；有人用意像池中的鱼，我会用钩儿般的言语来钓它，没有制服不了的。但是对于龙，它乘着云气，遨游九霄之上，我就无能为力了。今番见到老子，就像是见到了龙，他使我张开嘴巴却说不出话，神思混乱到自己在哪里住都不知道了！实在厉害，实在厉害！”

秦穆公的一位家臣名叫阳子，有一次他遇见老子，便向老子请教圣王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老子答道：“虎豹为什么常常为箭矢所伤？因为它们的皮毛太绚丽。圣王治世，不管功业有多大，都不应该归于自己；不管仁德有多广，都不应该让人们颂扬自己。位越高，就越应该把自己看得可有可

无，似有似无！”阳子再三玩味此话的隽永，终于悟出深刻的道理，便将老子话的转奏秦穆公，秦穆公也是个极颖悟的人，在位期间，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老子准备到昆仑山去，便购置牛车，西出函谷关。车还没到关前，关令尹喜占风气，便知道不久将会有神人途经此处，他亲自带人洒扫道路四十余里。没过多久，老子到关，尹喜望见来者不凡，晓得是个异人，连忙上前施礼问安。老子微微睁双开眼，也看出尹喜骨相与众不同，知他是个有望得道的人，便暂且停住在关驿中稍事休息。老子在周，未曾传道给任何一人，包括孔子、阳子这些久负盛名的贤人，都不曾得其真谛，其他凡庸之辈就更可想而知了。

随同老子西行的仆役中有个名叫徐甲的，此人从少年时便受雇于老子，当时讲定的价钱是每日百钱，但老子至今没有付给徐甲分文。此次徐甲见老子决意出关，仍没有付钱的意思，心中越想越闷气，便找人替他写个证词，以便向老子索钱。写证词的是尹喜门下一个老吏，当老吏问徐甲主人共欠下他多少钱时，徐甲屈指细算，说道：“一共应该是七百二十万钱。”老吏听罢，失声大笑道：“错了错了，七百二十万钱，可要二百年才能积得啊！”徐甲睁圆双眼，极其认真地说：“一点不错，我的确已跟随先生二百年了！”老吏从坐上陡地站起来，惊愕地绕着徐甲走了几遭，心中暗想：“看这老仆憨厚至诚，不像说谎，况且主仆对质，说谎也是无济于事。倘若真的如此，那么这徐甲可算得个大富户了，何不把女儿嫁给他，一辈子不用为衣食发愁了。”想到这里，他把证词之事先抛在一边，向徐甲托出嫁女之意。这徐

甲自少年时跟随老子，孤身一人，备尝凄苦，今听得老吏此言，怎不能萌动男女欢会的凡心，于是他背着老子来到老吏家中，见他的女儿长得如花似玉，娇艳照人，心下十分欢喜，当下两厢情愿，定下终身。

且说这老吏欣喜之余，将写好的证词呈给尹喜，烦尹喜转致老子。尹喜读罢，甚感惊异，忙不迭地带上老吏和徐甲拜见老子，道明原委，老子微微点头，承认此事是实，捋捋胡须对徐甲说：“你本来早该死了。我当初雇你，只因为官小家贫，没有仆役。当时我把太玄清生符给你，你才能活到如今，你怎可如此背德忘恩？此前我念你长期劳苦，也愿意把钱交还于你，我不是多次让你到安息国去取黄金吗？你为何迟迟不去？”说罢，命徐甲张开嘴巴，面朝地下，只见一个道太玄真符从徐甲口中飞落在地，尹喜俯身看时，那符上的字迹十分清晰，就像是刚刚写下一般，再抬起头，却见徐甲已变做一具立着的骷髅。尹喜心中大动，知道老子确是神仙，他既能让徐甲速死，也会让他复生，于是跪倒在地，替徐甲叩头请求道：“小官尹喜，历来以谋善为本，恳请神仙还徐甲一命。神仙所欠银钱，全由小官代为偿还便是！”老子把将太玄清符拿在手中，往徐甲口中轻轻一投，符不再见，而徐甲果然又活转过来。尹喜命人速取七百万钱交给徐甲，连同老吏一同打发离开函谷，他处谋生，然后跪在老子面前，口称弟子，请老子传道给他。老子扶尹喜坐在客位，把长生不死的道术娓娓讲给他听，尹喜一一默记在心，再次叩请老子训示学道的诚律。老子闭上双眼，好一会儿，才摆一摆手，说道：“弟子细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尹喜耳听心诵，退下之

后，忙根据自己的记忆挥笔疾书，这便是尽人皆知的《道德真经》五千言。

老子知尹喜必得真道，且喜周朝已有传道真人，于是毫无遗憾地驱车上路，西赴流沙去了。尹喜目送老子出关之后，日夜研读，勤修不懈，久之自己也著成一书，取名《关尹子》，后来得飞升为仙。

老子去后数百年之间，确有无数量隐士真人遵循他的教诲，研习升仙不死之术。后来，避谷之士，烧炼之士、导引之士，都共奉老子为仙家之主。

〔参书考目〕《太平广记》卷一

尹喜传

尹喜，字公文，天水人，生于周代。他的父亲早在尹喜降生之前就已经下世，他母亲一人独居，十分困顿。

一天，他母亲正在睡午觉，梦见一团紫红色的彩云从天上飘飘忽忽地降下来，不一会儿，那彩云便将他母亲团团裹住，久久不见散去。他母亲用手揉摩，觉得彩云轻柔异常，慢慢地，那云色愈加灿烂耀眼，彩云裹住了她的下腹，越缠越紧，一阵疼痛使她蓦然惊醒，才省悟方才是在梦境之中。然而自此之后，下腹一天比一天胀大，六甲孕足，产下尹喜。就在尹喜呱呱坠地的那一天，平地上忽然绽开万朵莲花。他母亲知道这孩子来历不凡，所以尤其钟爱。看看已成少年，一次母子二人闲谈，母亲偶然发现儿子眼中闪出日精之光，不觉甚为惊异。

光阴荏苒，尹喜已长成一个魁伟的男子汉，和邻家的男孩相比，尹喜的个子比他们高出一头还多。他双手直垂到膝盖之下，真有天人的相貌。他虽然自幼贫穷，但还是从母亲和乡贤处学习了不少经典。长大成人，他但求行仁行义，从不以博学为炫耀的资本。周康王征求遗贤，乡里众口一词推举他入朝做了大夫。尹喜并不以此为怀，他时常和太史官一同观测天象，测度凶吉，时间既久，再加上他天生的颖悟，他

倒成了一位深通天象的专家了。

尹喜在朝岁久，渐渐觉得有些厌烦起来，于是便自请出任地方官吏。天子准奏，命他到函谷关担任守关令。这函谷关是东西交通的要塞，以前，由于守关官吏玩忽职守，时常出些差错，自打尹喜到任，对部伍稍事整饬，便秩序井然，再无关点差池，在这里，尹喜仍旧象往常一样时常观测天象，倒觉得比在朝作官自在了许多。

这一天夜里，尹喜发现空中忽有乾象显现在东方，一团紫气，经久不散，这分明预示着将有大贤大圣不久将临近此关，心中暗自惊讶。此前，他也曾常听人说有仙人不死的传闻，他决定不放弃这个千载难遇的时机。于是他亲自带领吏卒数十里，连夜洒扫道路二十里，并再三叮嘱关吏孙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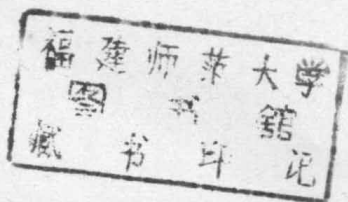
“这几日内要格外留意形态超俗、车服异常的人，若遇这样的人近关，万勿让他走失过去，速速报告于我！”

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的一天，孙景正在关口巡视，忽见远处慢慢走过一辆青牛白厢车。孙景一再审视，他估摸这辆车上的大半就是关令要寻找的人，于是急命士卒闭上关口，飞奔来报尹喜，尹喜听罢，喜形于色，说道：“此番料能见到神仙之俦了！”连忙换上朝服，齐齐整整，来到关前，那青牛车也刚好走到关下。尹喜从没见过这样的车，更没见过这样的牛，跪在车前，盛情地说：“小令尹喜恭请圣人暂屈神驾，在此稍作休息，小令已在此恭候圣人多时了。”

原来这车上坐的是老子。他撩开长幔，缓缓走下车来，也对尹喜还了一揖，说道：“我是个贫贱的老头儿，住在关东，因有旧田在关西某处，此行不过是到西边取些薪柴，不知关令是否接错了人？”尹喜不敢抬头，稽首再拜说：“我

观天象，知道圣人要西游出关。圣人不必自谦，望在此略做休息。”老子细细打量了尹喜一番，心中暗暗觉得他是个目有神光、骨相极清，可以授道的弟子，已是自有盘算，但还要试试他的内心是否至诚，于是又道：“关令差矣，我确是到西边收取薪柴的，还望关令高抬贵手，放老朽过关。”尹喜执意不肯，说道：“圣人神气超脱，是上界的真仙，请不必非要西去流沙，那里穷乡僻壤，何劳大圣人涉足？”尹喜这句话，正道着老子的实处，他更信尹喜并非一般士子可比，微微一笑，问道：“你见到什么了？为何说老朽是西去流沙的？”尹喜笑道：“小官前不久见到天理星西行，已过大昴。从那时起，朔风三番吹到此关，东方真紫之气如龙蛇之状，一直向西，这不是大圣人西行之兆又是什么呢？”老子听罢，怡然而笑，说道：“妙哉！妙哉！看来你早已知我，而我今也知你了！好好，既如此，我就暂且在贵阜停留几日，也好尽你我二人相知的情意！”尹喜心中甚喜，又伏地叩拜一通，问道：“敢问圣人尊姓大名。”老子道：“我姓渺渺，从劫到劫，不能跟你详说。你只记我着姓李，字伯阳，号老聃就行了。”

关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吵嚷着叫开关门，有的庆幸说见到了神仙，乱乱哄哄。尹喜命孙景喝退众人，自己则恭恭敬敬地引领老子来到关下的馆舍，从此不再过问过关盘查之事，一意对老子执弟子之礼。老子为度尹喜，在函谷关逗留一百余天，将内外修炼、升仙得道的方术尽数传给了尹喜，看看尹喜渐悟真道，老子心中甚喜。一天宴饮之间，老子说道：“我本应该化在西极，返于无名，今弟子总算应该让我出关了吧！”尹喜听得老君言辞恳切，情知留他不住，稍停



片刻，便退身离席，跪在老子足前，求老子带他同去。老子摇摇头说：“我游于天地之表，嬉于冥漠之间，周览八极。你跟我去，怎么能禁受得了呢？”尹喜言词坚定地说道：

“弟子即使是赴汤蹈火，灰身灭命，也绝无退缩之意！”老子十分叹赏尹喜的决然，但还是软语劝慰道：“弟子听言：你的骨相虽然甚合我道，然而你修道尚不深不精，不能西游诸域，更不能嬉游于天地之间。我今再授你道德五千言，你须不舍昼夜地精心研读，千日之后，你到蜀中青羊肆去寻我。”说罢，身已离座，升在云端，冉冉西行。那留宿的馆舍上空霎时间也罩上五色祥光，许久才散。尹喜目送老子仙迹，直到目不能及，才含着泪水，回到住处。从此闭目思玄，日夜读经，把关守之事尽皆交付给孙景。

却说老子于甲寅年初离函谷关飞升，到乙卯年又从太微宫分下凡身，降生在蜀中巨室李氏家里。出关时的那头青牛，原是一条青龙变成的，在老子降生之前，已先发下敕书，命青龙化做一头青羊，随在自己身边。这只青羊果然自李氏婴儿降生后便守候在婴儿身边，李氏夫人和婴儿都十分喜爱它。一天，这只羊忽然不见了，李家仆僮四处寻找，走遍了大街小巷，才在市肆一角寻到了它。这时尹喜已经来到蜀中多日，问了许多人，谁也不知道“青羊肆”在什么地方。这一天偶然碰见李家仆僮正牵着一只青羊行于肆中，尹喜心中砰然一动，大步赶上前来，问仆僮道：“这是谁家的青羊？你们要把它牵到何处？”童子答道：“我家夫人生了一位公子，甚喜爱这只青羊。这羊丢失两天，公子终日啼哭不止，如今幸而寻到了，我们得赶快把它牵回家去！”尹喜听罢，心中顿觉豁然开朗，激动不已，但一时又给仆僮讲述

不清，只急急地叮嘱仆僮道：“拜托小哥告诉你家小公子，就说关令尹喜已到此间！”仆僮笑了笑说：“我家公子才一岁多，哪里知道什么关令尹喜？”尹喜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边随仆僮还家边说：“你只管对公子如此讲，只管讲！”仆僮笑着点头。说话间已到家门，仆僮牵着青羊跑到公子身边，先自逗他笑将起来，又照尹喜的嘱咐对公子说：“外边有个什么关令尹喜，说要见你！”不想话音未落，小公子竟大声呼喊道：“叫尹喜进来！叫尹喜进来！”尹喜随仆僮刚进院门，突然见李家屋宇猛可里胀大起来，屋顶上冒出了一个莲花宝座，此时小公子已变成几丈高的金身，端坐在莲花座上。李氏一家大惊，一时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听得金身公子大声说道：“我乃李老君！太微就屋宇，真一就是身体，你等不必感到惊恐！”又对尹喜说道：“我前日不带你西去，是因你刚刚受道，仙骨未成，故而相约在此处等你。如今你保形炼色，已达至真至妙境界，心有紫络，面带神光，可以升仙了！”

尹喜被接上莲花宝座，与老子同升无极，成为真仙，后授以无上真人的道号。

〔参考书目〕《绘像列仙传》卷一

苏林传

苏林，字子玄，濮阳人，自幼聪慧，读书过目成诵，而对于道家仙术之书尤为留意。

大约在二十来岁时，他与亲族同到赵国游历，在这里见到一位矍铄老者，苏林与老者似有神交，在街市之中四目相视，一言未发，他便坚执地辞别亲族，要随这位老者游方。老者也不拒绝，带领苏林一径向南方行去。路途之中，苏林才得知这位老者就是久享大名的仙人琴高。原来这琴高是周康王门下舍人，精通炼丹之法，且懂得内行补精之术。南行之中，苏林在琴高的心交目送间学得了炼气延年之道。行到姑苏，琴高在一条清溪岸旁伫立了许久，对苏林说：“我们在这里赁屋住下，不久就会有红鲤鱼前来相邀。”

这时，师徒二人便在溪边赁了一所洁净的院落住了下来。苏林陪伴琴高朝夕礼敬，一天，清溪中果然跃起一条硕大的红鲤鱼。琴高见到鲤鱼，缓缓站起身来，叮嘱苏林说：

“我琴高在人间居止已经有几百年了，如今要乘此鲤鱼到地真那里领命。你也不必在此等我，我去之后，你只管往西去，到了华山之中，自然会有人指点你。”说罢，纵身一跳，端端正正地跨在了鲤鱼背上，那鲤鱼驮着琴高，摆了摆尾，便潜入水中。苏林虽然深感惆怅，但还是谨遵琴高所

说，收拾起简单的行装向西进发了。

不多几日，苏林来到华山脚下。华山高耸万仞，山间云气缭绕，一派仙家境界。苏林在山下歇宿了一晚，第二天天还没亮，便择路向山上攀行。约摸走了两个时辰，他觉得腹中有些饥饿，正想歇息一下吃点干粮，忽然见到远处林莽之中有一间石室，便忘了疲劳，直朝那石室走去，渐渐走近，苏林见石室之外，一位鹤发仙人正在合药。他走到大仙面前，躬身施礼。那仙人呵呵一笑，说道：“我知道你姓苏名林，不必拘礼了！琴高老弟早就把你来的消息告诉我了，你看，我这不是专门在此处等候你！”头也不抬，仍旧在撮取药物。苏林听罢这一番话，心中甚喜，连忙朝仙人行再拜大礼，然后低着头问：“敢问仙师尊姓大名！”那仙人依旧朗朗大笑说：“嗨，什么尊姓大名，众仙官都叫我仇生。我看你是个后生小辈，就叫我仇生罢了！”苏林久以前听说商汤时有个木匠名叫仇生，最精通还神守气之道，不想琴高师所托竟是此人，心中更喜，当下拜仇生为师，在华山之中住了下来。

苏林事师十分恭谨，这仇生也是个爽朗豁达的神仙，见苏林是个可教的孺子，便把数百年炼就的炼气养胎法一一教给苏林。不上一一年，苏林已觉得大获其益。正在节节上进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仇生把苏林叫到面前，对他说：“我仇生是个散仙，我看你是真人之材，应该求学真道。我劝你不必拘泥于我这些雕虫小技。我有个师兄叫涓子，现在齐地荷泽。你可以去寻他。如果能得到他的悉心指点，那就可以指日升仙了！”苏林与仇生相处日久，情感已深，不愿意马上拜离仇生，他想求告仇生让他在此处再耽延几日，谁知话还

没出口，那仇生早已不知去向，连石室外面的丹灶、药瓮也不翼而飞了。苏林正在发怔，却听得仇生在空中笑道：“求仙之人，岂能儿女情长！即刻下山往东去吧！”苏林知道仙命难违，只得朝空中拜了两拜，留连不舍地望了望居留几年的石室，下了华山。

渭子也是一位数百岁的神仙，近些年一直在荷泽以渔钓为乐。他这垂钓与姜子牙不同：那姜子牙是以渔钓干仕禄，后来得到了列土封侯；而渭子却是以渔钓观人世，吸引求仙的弟子。一连几年，荷泽一带的吏民只把他当做疯子，他挨了数不清的打骂取笑，哪里有人知道他竟是一仙真仙！却说苏林晓行夜宿，不多几日来到了荷泽，远远见到河边上坐着一个老翁，一动不动地盯住水面，那河里的鱼儿游来游去，却总不见这老翁提竿。苏林观察了半个时辰，心中似有所动，便轻轻走到老翁身旁，试探着问道：“老先生这钓法与渔父全然不同，我已看了许久，我想老先生的鱼钩也是直的吧？这老翁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依然静静地盯着水面。苏林断定这老翁绝非凡俗之辈，只不知道此人是不是真仙渭子，于是进一步探问说：“看老先生这光景，像是在等人，恕晚生冒昧，如果晚生猜得不错，老先生是在等一位华山来的弟子！”老翁停了片刻，才慢慢地收起渔竿，收好钓绳，抬起身来，看也不看苏林一眼，只说了一句：“弟子随我来。”便带着苏林，迤迤走到一所茅草院落中。老翁让苏林坐在石凳上，慢吞吞地说：“仇生与我是最要好的仙侣，他几次向我说起你，今天见你果然有真人骨相。既是如此，你且先在我这草舍中住下，待我慢慢地授你真诀。”

这老翁就是渭子。自此以后，渭子日日给苏林讲述求仙

之道。他先讲人身三虫为害之要，又讲到制服三虫的方法，大意是说：人体之中有三虫，即使是断谷不食，体内仍不清静。要想杀灭三虫，必须要服食制虫丸，这是飞升成仙首当具备的条件。而要想成为真仙，还要服食制仙丸。这制仙丸就是太上八琼飞精金丹。苏林牢牢记取涓子的每一句话，又在涓子的指导之下学习合炼制仙丸。冬去春来，花开花落，苏林合炼不辍。涓子冷眼旁观，眼见得这仙年轻后生道术日长，心中也暗自高兴。一天，涓子突然对苏林说：“我受天帝之召，要飞升仙界，补为中黄四司大夫。你知道：天上七日，人间百年。你也不必等我，我走以后，你只管依我所教，专意杀灭三虫，合炼仙丹，我在仙宫等你飞升！”说完，只见天空中豁然一闪电，苏林再看面前，涓子早已无影无踪了。

苏林回到涓子的卧处，想为仙师治一衣冠冢，以尽弟子之情。谁知进屋一看，哪里有什么衣冠？只见床榻旁边的石几上放着一卷道书。苏林取来一看，是一本《五斗三一经》。书中还有一幅素帛，上面写着：“此经乃玉皇大帝秘藏，但得三一，便可长生不死。我服食白术黄精三百年，炼气五百年，守玄丹五百年，守三一之道六百年。这期间回翔五岳，周游八海，其乐无穷。招呼六丁、玉女环卫，念真养气，无所拘羁。苏林弟子可依此经而行，勤勉勿怠。”原来是涓子临别前为苏林写下的一份遗嘱。望着这寥寥数语，苏林泪如泉涌，他奔出茅屋，望空拜道：“弟子苏林一定谨遵师命，矢志不移！”

从这一天开始，苏林仔仔细细地研读此经。所谓“三一”，就是三元真一之道。能守三一，可为地上真仙；所谓

玄丹，就是脑神之精。能守玄丹，便可以为太微官。苏林的道术日臻精熟，后来终于学成，周游天下名山。又能分形散影，召遣鬼神，然而人们所见到的苏林，只不过是街市之中卖履为生的老翁而已。苏林在尘寰之中含而不露，却冷眼留意着每一个过往的人。数年之后，有一个叫周季通的年轻人识破了苏林的仙身，拜苏林为师，勤学苦练，孜孜不倦。苏林道有所传，心中也觉得欣然。

汉宣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苏林把周季通唤到身边，先试问了他种种学业，略加赞许，鼓励他至诚修道。接着又道：“昨天夜里，我已受天帝之召，命我为真命上卿，领太极中侯大夫。你的道业猛晋，我也可以放心地去了。”周季通心中十分悲切，一夜也没有离开苏林的床榻，直守到第二天清晨，只见天空中飞来大片彩云。彩云过后，便见龙车虎车相继驰来，车驾后面跟随的仙童玉女不下千人，一齐降到苏林的屋宇之前。季通扶苏林上了龙车，目送苏林白日升天而去。

来接苏林的是太极真人使者。周季通从太极使者口里得知：太极真人早几年就派仙官来徵苏林为中岳真人，苏林因周季通道业未精，乞愿再留人间数年。后来，太上老君又派王郎下界，授苏林为五岳地真，苏林又辞谢了。周季通感动异常，故而苏林登仙之后，季通第一件事就是为仙师苏林作传，广传于四方名山。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百四

皇初平传

皇初平，丹溪人。初平家虽不是什么显宦，但是景代殷足，这主要是由于皇家有个传家之宝：凡是皇家的后生，成人之后，都不能坐享富足，必须亲事耕稼渔猎，备尝艰苦，知道财产来之不易，这样才不至于变成败家浪子。

皇初平自幼读书，到了十五岁上，已经长成个魁梧少年。其兄皇初起把他叫到面前，对他说：“我们皇家的规矩你是知道的，如今你已长大成人，要学会吃些辛苦。我家有羊数百头，从明日起，你即到山中牧羊。记住：切不可再像孩童一般玩耍误事，若是有了闪失，家法可是留不得情面的！”皇初平点头应诺，次日早早起身，带些干粮，挥着鞭子把羊赶到了左近山中。初牧羊的一些天里，初平心中好生害怕，那一双眼睛左顾右盼，不敢离开羊群片刻，生怕有羊走失受到责罚。向后他才摸出门道儿：原来这羊也是通灵性、喜结群的，它们自家把自家管束起来，总是拥在一处，偶有羔儿离开羊群，便会有大羊将它赶回，他这才放宽了心。即使如此，他每日早出晚归，午间只能捧些山泉涧溪吃几口干粮，比在家读书时确是辛苦得多了。

一天日将西沉，皇初平赶着羊群下山还家，还没出山，在路上遇到一个老道士，这道士鹤发垂肩，面带童颜，极有

神仙风致，且面色十分和善，望着皇初平点头微笑。初平见天色尚早，也不忙于回家，便与道士坐在路边攀谈起来。言语之间，老道士觉得这个少年后生温良恭谨，心下十分喜爱，于是对他说道：“我家离此山不远，贤侄若有雅兴，不妨与我一同前往，也免得我路途寂寞。”皇初平也很喜欢这个老头儿，但是看看羊群，面露难色，说道：“多谢老先生美意，只是初平牧羊，脱身不得！”老道士呵呵一笑，忽须说道：“这有何难，待我施一小术，管叫你的羊儿一头不少，尽随我二人同去，贤侄尽管放心！”说完站起身来，一只手拉住皇初平，另一只手朝羊群划了一圈。初平还没有摸着头脑，已觉得自身如羽毛般轻轻飞起，回头看时，只见数百头羊紧随在二人身后，也飘起在云朵之间，一齐朝西南飞去！不一时，二人连同群羊又轻轻落在一座山顶之上。皇初平感到自己脚刚点地，老道士便拉着他向山下密林中走去，羊群乖顺地紧随其后，来在一间石室之前。老道士望着初平惊魂未定的脸，笑着说：“这便是贫道的居处，我们进去叙话，如何？”皇初平还是担心羊群走失，不敢贸然进洞，老道士心知其意，松开初平的手，径自把羊群赶到东坡，而后朝羊群大喝一声：“定！”皇初平看得呆了：但见那数百头羊霎时间变成了数百块白色巨石，布满坡上！老道士回到石室之前，对初平说：“如何？这下总可以放心了吧？你若是怕你的羊儿挨饿，我再给他们身边堆些青草！”说完把手一挥，那羊群变成的巨石四周果然慢慢地长满了青草。

皇初平这才醒悟过来，原来今日遇到了神仙。他问老道士道：“敢问此是何处？”道士答道：“此乃金华山，离你家丹溪不过五百余里。”初平愕然说道：“当初先生说你住

处离我家不远，难道五百里还不算远么？”老道士摇了摇头，缓缓说道：“俗人走来，五百里路确乎算得远途了，但是神仙之侍驭风乘气，片刻可行千里。我说不远，自然不是毫无根底的胡言。仙道至深至大，我见你有仙人风骨，特收你为弟子，数年之后，你也以乘虚而来，乘虚而去，岂不快哉？”皇初平大梦初醒，这才想起还没有与老道士见礼，慌忙跪下叩拜。老道士扶他起身，问道：“学道乃是一桩苦事，你能受得住这山中风雪吗？”初平坚决地说：“我皇家少年都是吃得苦的，但望仙师多多督责，弟子一定谨遵师教，不敢少怠！”老道士点点头说：“如此甚好！我们且在这石室中住下，待我慢慢地教你道术。”皇初平从此住在山中随师学道，这一住就是四十年。

却说那一日初平牧羊未归，把皇家上下急得不知所措，夜色已深，皇初起还带领着家僮满山寻呼查找，然而踏遍青山，哪里还能见到初平的踪影！父母怕出意外，终日里哭哭啼啼。初起劝慰道：“纵使是兄弟遇到豺狼虎豹，也总不至于把几百头羊全都吞掉吧！二老且请放心，初起一定细细寻查！”他劝解父母，可他自己也极是纳闷：若是初平只身遭到不测，无根底查找倒也罢了，那么多羊如何能够不翼而飞？他不相信世间竟出此奇事，日日登山，逢人便问，然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初起从青年寻到老年，鬓发都变灰白了，还是找不到初平下落，他也心灰意冷了。这一天，丹溪市中来了一位道士，声言能为人测出祸福。皇初起赶上前来，拉住道士说：“且请先生为我测一测，若是测得准时，我情愿赔上半个家业酬谢先生！”那道士笑道：“贫道岂敢收此大礼！若是测得准时，贤契只诚心信奉我教，贫道便感

激不尽了！”皇初起道：“我有个兄弟叫皇初平，少年时牧羊走失，至今已有四十年了，一直不知他的生死下落，心中好不凄苦，求先生为我说个明白！”说着，不觉落下泪来。那道士听罢，说道：“金华山中有一个牧羊少年，名叫皇初平。依贫道之见，此人必是贤契的兄弟无疑。”皇初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把揪住老道士衣襟，说道：“仙人此话当真？”道士说：“贤契若是不信，贫道愿带携你一同前往，如何？”皇初起不假思索，当即决定随道士前往。二人相伴相携，晓行夜宿，不几日来到金华山中，果然见到了尚在少年的皇初平！兄弟相见，悲喜交集，初平不免问讯些家人情况，得知父母已经亡故，伤心落泪。皇初起又喜又嗔地对初平说道：“兄弟离家这么多年，也该与家中通个音讯，叫我们好生悲苦！”皇初平叹口气道：“我在这里分明只度过三四个月，便急忙催促仙师到家中报信，怎晓得人间已是三四十年！今日见到兄长容颜苍老，我才如梦初醒，望兄长勿怪！”初起这才晓悟：原来那卜卦道士就是初平的道师，这时，听得那老道士哈哈大笑，声如洪钟，接着对二人说道：“你兄弟相见，贫道不多搅扰，后会有期！”兄弟二人再看时，老道士已经升起在云端，向他们招手而别。

初起坐定，问初平道：“兄弟随师来此，那数百头羊总该有些影象吧？我们踏破铁鞋，如何一头羊也寻觅不到？”初平笑着道：“那羊儿一头不差，兄弟我全都带在此间。”初起大惊，四下环顾，说：“兄弟莫非戏耍我？哪里有羊？”初平道：“就在东坡。”初起向东望去，连连摇头道：“没有！”初平道：“羊就在东坡，只是兄长见不到就是了！”说着，携起初起的手向东坡走去，到得那群巨石丛中，初平大

喝一声：“羊起！”但见那块块巨石倏而变成数百头羊，围在二人身边！初起晓得兄弟已得仙道，心中不免艳羨，略带惭愧地说：“兄弟独得仙道如此，不知能否也教会为兄一些道术？”初平点点头道：“吾兄一生敦厚，便是学道之本。只要真心向道，便一定可以学成！”初起毕竟还是尘世中人，想起家中妻小，放心不下，当下对初平说：“兄弟容我到家中安顿下你嫂嫂侄儿，旋即便回！”初平也不拦阻，并叫他把羊也带回家中。不上一月，初起重新返回金华石室，跟着初平服食松脂茯苓，练习闭气导引，终于能坐存立亡，飞行无碍，直到五六百岁。皇初平改名为赤松子，皇初起改名为鲁班。兄弟二人就在金华山中教授弟子，弟子辈得道者有数十人之多。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七

徐 福 传

徐福，字君房，籍里不详。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一心想求得长生不死之药，以保永享万乘之尊。一日，咸阳城里来了一个异邦汉子，在街市上讲述大宛国出的一些新鲜事：大宛国中有许多枉死的人，陈尸于道路之中。不久，这里飞来许多像乌鸦一样的黑鸟，衔着草蒙在死者脸上，死人便立即活转过来，十分灵验。但此草只能用一次，再用就不灵了。官吏们把这件传闻禀奏了秦始皇，始皇认定这定是他梦寐以求的长生草，于是即刻派人前往大宛，取来几束这样的草。始皇及满朝大臣仔细辨认，见此草与中土所生全然不同，自然也叫不出它的名字。咸阳城北部住着一位鬼谷先生，最善于阴阳之术，始皇命人把他请进朝中。鬼谷子看罢，奏道：“此草名叫养神芝，又名祖洲草，生在东海祖洲之上的琼田之中。它的叶子像菰菜，又比菰菜叶厚。此草不喜丛生，然而若得到一株，便足以使千人起死回生。”秦始皇听罢，便有心遣人到海中寻求这种仙草，然而东海祖洲是个从未有人到过的去处，又且是仙山神岛，所以没有立即下诏，只派内侍们在京师之内暗暗访察有道之士。

此时京师正巧来了一位方士，用符咒为人治病，因为他

往往手到病除，故而人们传说他是上仙下凡，专来救治三秦生灵的。此人名叫徐福。内侍很快找到了他，把他带进宫中面见始皇。秦始皇见徐福年纪在四十上下，髭髯如漆，颇有些不同凡俗，先自心中暗喜，问道：“你可听说过东海之中有祖洲仙岛？”徐福答道：“臣数年来多在齐地游历，也到过东海，知道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岛，是仙人居住之处。另有祖洲之岛，是神芝生长之处。”始皇又问：“你可知祖洲生长的神芝叫什么名字？”徐福道：“此草名叫养神芝，一株能活千人。”秦始皇听徐福对答如流，心中已有八九分意思，于是说明召他进宫的本意道：“朕平定九州，天下一统，理当万寿无疆。你既知养神芝生在祖洲，又曾经到过东海，朕有意遣你前往祖洲，取回芝草。功成之后，朕定然不负于你！”徐福叩头领命，奏道：“臣万死不辞，请陛下打造楼船十艘，另选拣童男三千、童女三千与臣同往，大功可成！”秦始皇便命徐福即在宫内早晚候旨，另派人分头打造船只、拣选童子。

不久，一切就绪，京师六千童子靓妆盛服，从咸阳乘车出发，昼夜兼程，直来到登州海边，那十艘巨大的楼船打造得异常宏美。徐福命随行人等将酒食及童子们安顿停当，便启航东行。这一天风和日丽，恰好是出海天气。

一晃数年过去了，秦始皇日衰一日，渐觉得心力不支，但出海的徐福却再没得半点消息，不久，秦始皇死在巡行途中。可怜一世雄主，最终也没有等来长生不死之草。

徐福究竟哪里去了呢？俗人传说：东海之中风高浪急，那六千童子连同徐福早已成为鱼鳖的腹中之物了。也有人說：徐福带那童男童女入海求仙，想必是自己当了神仙，怕

没有侍从吧。他既然当了神仙，哪里还管得了秦王嬴政！还有人说：徐福未必成仙，他多半是另寻一方土地，把六千童子当做臣民，也做起皇帝来了。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向后楚汉相争，又是三国鼎立，人民生灵涂炭，也就渐渐把徐福入海的事淡漠了，直到南朝齐时沈羲升仙，黄老遣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青龙车、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车共携沈羲而去，人们才恍然大悟：却原来徐福早就进了仙宫，做了使者！然而沈羲毕竟自偏邦小郡登仙，那三位使者又是来去匆匆，故而徐福离登州后的几百年究竟怎样，仍旧不得而知。

又是几百年过去，倏忽已是大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一位姓李的士子，正在春风得意、深得天子青睐之时，却患了一种半身枯黑的奇症，百般请医调治，只不见丝毫好转。此症发得蹊跷，以至惊动了玄宗，玄宗即命御医张尚容前往医治。张尚容当时最称神医，《金匱》、《素问》无所不通，他自称还没有见过难倒他的病症，然而这一次他却一筹莫展，望闻问切，竟丝毫也理不出此病的根源，用些攻治瘫痪的虎狼之药，仍不见一点变化，只好回府。李生一族上下见张御医都打道回府，料想此病绝非人间圣手所能治愈的了。李生道：“这样虚耗下去，万无痊愈之望，我听说东海里有神仙居处，我如今也只有去海上求取仙方，才能治愈此病。”一族老少见他病体虚弱，百般苦留，无奈李生执意拼死一试，众人也不好勉强，误他性命，便派了数名身强力壮的本族少年随他一同前往。不一日来到登州，觅下一艘空船，便扬起风帆，顺风东去。

船行几十里，前方出现了一个孤岛。李生命少年们把船靠向此岛，见岛上有几百人正在朝谒一个什么人，不一会儿

船靠了岸，少年们搀扶李生上了岸，岸边见一个妇人正在洗药。李生开口问道：“敢问娘子，此岛上都是些什么人？”那妇人回身指着人群说：“你们看那床上端坐、须发全白的老者，那便是徐君。”李生不解，又问徐君是何许人。妇人惊奇地说：“你难道不知道秦始皇时出海求取仙药的徐福？”李生恍然大悟，说道：“听当然听说过，可那已经是数百年以前的往事了，小生哪能想到？”妇人笑笑说：“罢了，那位老者便是徐福，我看你也是从中土远道而来，有什么话尽可找他去讲！”说完端起药篓，袅袅而去。

李生再朝人群望去，见众人开始逐渐散开，便让族人扶着来到徐福面前，拜见之后，将自己患此奇症、百治不愈的始末对徐福述说一遍，并恳求徐福帮助调治。徐福听罢，不慌不忙地捻须说道：“你这症候，只有我能医好。你尽管放宽心肠，服药静养吧！”说完唤过一个侍女，命她盛饭给李生吃。侍女转身离去，片刻便端上来小小一碗饭，那饭碗金光闪烁十分精美，碗中的数粒白米也是晶莹透彻，分外诱人，只是嫌少了点儿。李生奔波劳顿，也着实觉得腹中饥饿，接过碗来自语了一句：“就止这些？”徐福知他是嫌饭太少，笑道：“且只管吃，自有分晓。”李生点头，没几口把饭吃光，徐福命侍女再给他添上一些，这李生竟一连吃了十来碗。侍女又擎上一盏黄金小瓿，还没到口，李生已觉出那盏中美酒沁人心脾了。李生饮下不久，觉得有些天旋地转，醉上来了。

第二天，徐福又遣侍女为李生端来一个小碗，只是这次碗中盛的不是白米，却是黑黑的数粒药丸。李生像昨日一样，把这些黑药吞进肚中，刚刚落肚，便觉得肚子咕咕鸣叫起来，紧跟着上吐下泻，吐出泻出的全是黑乎乎、粘稠稠的

东西。只因这一吐一泻，却使得几位本族少年失声惊呼起来。李生也顿觉那偏枯的半边身体又充满活力，不再用人搀扶，竟自奔到海边对水自照，已经和未病之前的模样一般无二了。李生心中狂喜，径奔回徐福面前，咿嚙跪下，拜谢不已，泪流满腮。他请求留在岛上，事侍徐福。徐福呵呵一笑，说道：“当年秦始皇遣我来此为他求取仙草，以求长生不死。想这始皇帝威风一世，不知使多少生灵惨死于无辜！这样的暴君，不长生倒也罢了，他若是长生起来，那岂不把九州之内的生灵全部杀光？所以我来到此地，一去不返，断不为暴君延命。如今天下晏然，唐玄宗乐施好道，甚合吾教。你是他的臣民，有求于我，我岂有不救之理？只是说到你留在此地，我看大可不必。你还有禄位在身，且带回一些仙药，为人行善，才是道理。”于是从座旁拿起一个装满药剂的黄锦袋，交给李生，又说：“此药能疗治一切疑难杂症，每次施药不必求多，只一刀圭即可立愈！我就以东风送你回到东土，不必再受海浪颠簸之苦！”说完，合眼默坐。李生只觉得眼前一暗，耳边风声大起，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早已和几个族中少年一同落在登州城中。

李生一行回到京师，把海上遇到徐福的事详尽尽地奏了玄宗。玄宗叹道：“真是神仙气概！徐福既不愿事奉秦王，却为何不肯到我圣朝来？”李生依稀记起徐福还讲到“当奉劝当天子多行善道，不可因盛世而沾沾自喜”的话，料想其中恐尚有没点破的机关，但又不敢面陈玄宗，唯唯而退。原来徐福早已预知玄宗末年将有倾覆之乱，才让李生为玄宗尽言，而李生的这一念之差，险些断送了唐朝江山。

李生把徐福所赐的仙药珍藏在家，凡遇良善人等，不问贵贱尊卑，尽以一匙药给他，不知医好了多少病人。由于他积善行仁，在朝中又是一个骨鲠之臣，所以后来安史之乱，他竟得以全命免祸。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

《太平广记》卷四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李少君传

李少君，齐地人，出身微贱，然而自幼酷好神仙方术。少君少年时曾跟着安期先生学习烧炼神丹之术，后来安期先生仙化，他便回到家乡，每每想亲自置灶炼丹，可惜身处僻壤，连衣食尚且没有保障，哪里有钱置灶买药？就这样穷困潦倒，数年过去，还是一无所成。偏偏又祸不单行，妻子病故之后，儿子又接连夭亡，单剩下少君子然一身！此时他虽然感慨万端，然而毕竟再没有家事累身，故而辗转来到了京师长安。

李少君是个有心计的人，入京之后，他多方打听，得知深泽侯赵将夕酷好仙道，且略通晓些方术，于是请托熟人，在赵将夕门下做了舍人。京师乃是人烟辐凑、繁华热闹的去处，名公鉅卿比比皆是，况且这些王侯将相、达官显宦，不管老的少的，哪一个不希望能长生不老，安享尊荣？李少君借得赵将夕的声名，经常出没于豪富之家，自己的名气也渐渐地大起来。这样一来，不仅自己的衣食有了保障，积蓄也渐渐丰厚。李少君倒也不负重望，测人祸福，往往一针见血；求他治病的人用了他的药，十个也治好了九个。

一天，武安侯田蚡举行盛大宴会，请李少君赴宴。少君被安排坐在一位九十多岁的老者身旁，他手捋胡须，似曾相

识地望着老者说道：“我曾经与足下的祖父在临淄某处一同游历两年，记得那时足下还是个十几岁的孩童。如今足下虽然须发尽白，且喜精神矍铄。”老者被他说得楞住了，因为他幼时跟随祖父在临淄的游历至今仍记忆如新，他连忙恭敬地向李少君见礼，又听少君讲述了许多当时的故事，这一来不仅老者把他目为异人，满座宾客无不以之为神仙者流。老者向李少君道：“不敢动问足下，今年高寿几何？”李少君故作谦恭地一笑，淡然答道：“不敢当，我今年六十六岁。”

朝议郎董仲躬也是齐地人，和李少君一向交好。仲躬有一陈年宿疾，折磨得他骨瘦如柴。病得厉害时，连喘气都困难。李少君多次暗示董仲躬，想用仙方为他调治，但仲躬生性刚直，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仙方仙术，无奈有一次病得十分厉害，看看将死，正巧赶上少君前来拜访，仲躬全家拜求少君一定要看往日交情，用仙方救他一命。少君见仲躬危在旦夕，也顾不得他信与不信，即回到家中，取来一些黄精根、兽脂、炼蜜等，放在一个铜鼎中，又命一个小童沐浴清洁，然后调汤续火。百沸之后，少君又在药中添上鸡蛋数枚，看看大功已成，少君把服药的方法交待给仲躬家人，其后飘然而去。

却说董仲躬夫人把药端给仲躬服下，并不明言这药是李少君调治，董仲躬病痛之中，也没有多加询问，饮下一剂。说也奇怪，不到一个时辰，仲躬便起身下床，且感到身体比病前轻便了许多，便问夫人道：“这位医家现在何处？老夫理当拜谢才是！”夫人含糊其词地说：“医官已经回府了，官人且先不必说到谢与不谢，将养好身体再谢也不为迟。”仲躬点头称是：“也罢，也罢，病愈之后，老夫定要重重谢

他！”旬日之间，仲躬服下三剂药，那早已脱落的牙齿竟又长了出来。又服了两剂，觉得气力大增，目光也不嫌昏浊了，心中十分惊异。夫人见此情景，也异常高兴，又喜又怨地嗔怪仲躬说：“你往时总是信不过李少君，骂人家是巫方，如今三五剂药，你倒像年轻了三十岁，我们该重重谢他才是！”董仲躬不听则已，听了此话，满面的笑容登时变成了怒色，忿然顿脚说道：“咳咳！又是这李少君作怪！我早就对你们讲过：少君这个人样样都好，人也聪明。他若是潜心经学，一定是个大才，可他偏偏放不下这些神仙道术！天下哪有什么神仙道术，明明都是欺世盗名的勾当！”董夫人觉得仲躬过于执拗，本想刺他几句，但知他生性难移，也就不再辩驳，只是暗暗把剩余的药细心封好，以备日后万一。

汉武帝广开三边，即位数年，国家富足，而武帝也不觉到了秋霜染鬓的年纪了。武帝是个酷好仙道的皇帝，他常为当年秦始皇派方士徐芾入海求仙草不果而深感遗憾，同时也为自数年寻不到一个真正有术的道士而苦恼。近些年京师有个李少君，他也久闻其名，但因为曾经受过一些方士的哄骗，又不知这个李少君道行究竟有多深，所以不急于请他，只想找一个机会试他一试。一次朝宴之上，武帝专请赵将夕赴宴，并嘱他一定带上李少君同来。武帝把一件春秋时的宝鼎放置在坐旁。

饮到酒酣，汉武帝命李少君猜一猜这方铜鼎是何时何人的爱物。李少君端详片刻，答道：“启奏陛下：此鼎乃春秋盟主齐桓公之物。桓公十年时，此鼎置于柏寝之台。到景公时，景公与晏子同游少海，登柏寝台，抚鼎而望其国，便是此鼎。”武帝命宫中侍从仔细查看，果然鼎上铸着桓公十

年置于柏寝的标记。一座大惊，都深信李少君必是千岁神人，连汉武帝也对他减少了许多疑虑，召他进宫。

少君进宫之前，让随身小童依仙方烧炼了神丹数枚，密藏在身，以备不时之需。汉武帝以隆礼把少君延请上殿，让他尽述仙事。李少君道：“微臣自幼学道，曾游于渤海，见到安期先生。安期先生只吃大枣，那枣大如瓜，也并非中土所产。他时常往来于齐地与蓬莱之间，曾教微臣烧炼合药之术，以故微臣合药与当今道士多有不同，请为陛下言之：世人但知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有不死之药，于是便设法求取，天下哪里有那么轻易的事！依微臣之见，则必须礼敬神灶，不殫其烦，使丹砂炼为黄金。黄金炼成，再用它制成饮食器皿，时间既久，仙气渐入肌肤，便可以益寿延年。以此延年之躯，再加以虔敬之心，才能够真入蓬莱仙境，会见众仙。”汉武帝听他说得入情入理，便命他即日置备丹灶，烧炼神丹。少君早料有此一日，便把带进宫来的数粒神丹再加烧炼，以待药力更盛。过了数月，看看那灶上丹丸由紫变红，由红转黄，知道火候将到，大功垂成。

这几个月里，恰逢京师之内诛杀无数，国人道路以目。武帝老髦昏聩，却仍旧耽溺于女色，淫纵不息。李少君自恃有宠，便劝谏武帝说：“陛下既想成仙，而今却不戒女色，不减骄奢，杀伐不止，喜怒无常，这样下去，只恐神丹也会为之减力。”武帝乃一朝天子，哪里受得住一个区区道士的指责，十分恼怒，说道：“治国乃朕之事，朕请你来只是炼丹敬我，难道还要你来教导朕如何治理天下？”李少君见武帝毫无敬仙之心，便熄了灶火，把那尚未纯精的丹丸献给武帝，推说近日因炼丹操劳受些风寒，要告假还家歇息数日。

武帝见神丹已成，十分高兴，早把个李少君看得可有可无，打发他出宫自便。

这天夜里，汉武帝作了一个梦，梦见他和李少君一同登上嵩山。刚走到半路，一位仙官使者骑着青龙从半空中冉冉降下，说太乙真人请少君叙话。武帝刚想降旨，猛可醒来。他觉得此梦十分蹊跷，即刻派人问讯李少君的消息。使者去了不久，回禀说：“少君病重。”武帝早朝，对大臣们说：“昨天夜里朕梦见李少君离朕而去，便知其中必有缘故。”又命人赶到李少君住处，命他们速将少君的仙方学来，然而内侍赶到少君家中时，少君已经闭上眼睛，只剩游丝一缕了。武帝十分懊悔，说道：“李少君乃是真仙，他哪里是死了，分明是怪朕没有听从他的劝谏，所以化去为神。尔等须厚殓了他，不可轻慢。”当众人准备把少君尸身放入棺中时，却见衣带支隆，却没有尸体，活像蝉蜕一样。武帝闻知，更是婉叹，悔当初对少君太不礼敬。

得益于李少君仙药的董仲躬，此时又觉得全身不适。前几天他刚刚听到武帝说梦，才相信世间果有仙道，而自己却也失之交臂，再加上身上的病一日重似一日，也觉追悔莫及。董夫人深知丈夫的心事，也不明言，只把以前封好的药又递到仲躬面前。仲躬深感夫人大德，服药之后，果然又变得精神旺盛，步履轻捷，于是辞去官职，立志专修玄道，然而庸士易得，真仙难寻，纵然踏破铁鞋，哪里还能遇到像少君那样的真人？看看垂暮之年，不免黄泉之路了。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榻前，深有感慨地说：“我年轻时曾服过李少君的药，当初不信人间有神仙之事，后来赖此药活到八十多岁，却没有把少君的真本领学到手中，这也是命该如此。我

死以后，你等定要遍求人间方术之士，把少君的真传学到手，长服此药，定能升仙。”

汉武帝和董仲舒都眼睁睁放过了李少君，然而有一位叫文成的将军却得到了少君的方术。文成因事得罪了武帝，武帝派人捕杀他。文成对来人说道：“列位请代我转告陛下，望陛下容留我几天，以便把仙人之术留在宫中。”汉武帝恨透了文成，只把这些话看做鬼辩，急命将他处死。文成整好衣冠，向南跪拜道：“陛下好自为之，臣文成即去。后三十年，望陛下在成山找我，我与陛下再得共事，那时就不会有这人间怨恨了！”使者杀了文成，并把文成临终的话回禀了武帝，武帝冷冷笑道：“掘开他的棺木，朕倒要领教领教他是哪路神仙！”使者一行奉命揭开文成的新棺，只见棺中确无尸身，只有一个竹筒。汉武帝怀疑是文成的门人亲友把尸身藏匿起来，于是将与文成生前有过交往的人统统收捕入狱，逐个拷问此事，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武帝这才相信文成的遗言必有来历，亲下诏命，在甘泉宫旁建了太乙真人祠，又特地为文成建了一座文成祠，他时常亲执弟子之礼，来礼拜这些仙君。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九

《史记·封禅书》

淮南王刘安传

淮南王刘安，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安的父亲淮南厉王刘长是刘邦最小的儿子，刘邦死后不久，文帝即位。刘长自以为与刘邦最亲，故而对文帝颇为骄横，根本不把文帝放在眼里，他在自己的封国中自制法令，反倒把国法置于脑后，又与匈奴、闽越相互勾结，想借夷狄之力推翻文帝，事发，汉文帝念他是刘邦嫡出骨肉，不忍杀戮，将他流放西蜀，还没有到达蜀中，途中病死。汉文帝八年，哀其后裔，故封刘长的四个儿子同为王侯。刘安初封为阜陵侯，继而把刘长原封的土地分割为三，刘安封为淮南王。

当时诸王及公子大多喜好戈猎犬马，声色娱乐，但刘安却颇爱读书，尤其喜好读些占候方书，总想用阴德来抚绥境内百姓。他收养门客数千人，大都是对方书道术颇有研究的士子。刘安对门客十分客气，能折节下士，不以尊者自居，门客们感恩戴德，更加躬勤于方术的研讨，这些门客集思广义，先后写成《内书》二十二篇，又作中篇八章，旨在讨论黄白烧炼的技巧，取名为《鸿宝》。另有三章十余万言，专论变化飞升之要，这就是众所熟知的《淮南万毕术》。

汉武帝即位之后，由于刘安博辨有才学，武帝尊称其为叔父，有些诏章，都是刘安与司马相如共同写定的。刘安为

汉武帝献上《内书》二十二篇，武帝阅毕，十分喜爱，竟把它珍藏起来。此时刘安已是倾动朝野的人物，天下道家方术之士往往不远千里，径投到刘安门下。

一天，忽有八位鬓发皆白的老者相携来到刘安府前，请求谒见。门人回报刘安，刘安其时并没有介意于心，只是随口叫门人自寻题目难为他们几句，把他们打发走。门人趑回，对八位老者说：“我们大王上想求延年长生不死之道，中想得博物精议入妙的学者，下想得勇猛刚健拔山扛鼎的壮士，我见您八位年事已高，既无延年之术，又无勇武之力，何以谒见大王？”八位长者听罢，不觉一齐大笑起来，最前一位老人说道：“我等数人久闻你家大王礼贤下士，吐握不倦，哪怕只有一点点德能者，都要引为上宾，故而慕名求见。如今我们几个人年岁是大了些，但只求一见大王，即使于大王无补，只恐对大王也无害吧？何以因我等年老便如此鄙弃？大王一定要见到少年才以为有道，见到白发反认为无用，这实在不是怜才爱士之理。假如大王果是嫌我等年高，我等皆可变成少年，这有何难？”话音未落，八位老者一色变成了十五六岁的童子，两角挽系着油油青丝，面色如桃花般艳丽。门人大惊失色，急忙回禀刘安。刘安听罢，连鞋子都没穿好，便匆匆赶到府口，连声道歉。八童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视而笑。刘安知这八人定有来历，于是把他们请进苑内的思仙台，并铺设起象牙之床、丝锦之帐，燃起百合异香，摆好金玉几案，然后自执弟子之理，向八位童子叩拜道：“在下刘安，肉体凡身，虽自幼酷好道德，但时至今日仍为世俗所累，不能超脱凡俗。刘安思念神明，如饥似渴，只是精诚浅薄，灵性未通，故望神明仍如隔霄汉。不想

今日仙师屈临，实我三生之幸，眼见我刘安禄命已见拔擢之日，且惊且喜，不知所措！唯求仙师哀悯，教以仙道，则浊骨之人借得仙力，也可一飞冲天。”刘安伏在地上，不敢抬头瞻视。只听得老者呵呵笑声，觉得有异，抬头看时，却见八位童子又恢复了鹤发老人的相貌。老者笑够一阵，其中一人告诉淮南王说：“我等久已听说大王雅好才士，故而特来相从。不知大王究竟有什么欲求，不妨直言。我们八人，一个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便成江河，撮土即为山岳；一个能使高山崩塌，深泉壅塞，降服虎豹，制止蛟龙，役使鬼神；一个能分形影、换容颜，死人生、生人死，日为夜、夜为日；一个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出入无碍，呼吸千里；一个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湿，刀枪不入身，冬不寒，夏不汗；一个能千变万化，任意所为，禽兽草木，万物可成，移山填海，行宫换室；一个能炼泥成金，炼铅为银，驾驭飞龙，浮于太空。……所有这些仙术，任凭大王所好，均可传授。”刘安听完，心中又惊又喜，他留八公在思仙台休憩，自己带领众多门客朝夕礼敬，美酒佳肴时时供给，他日日不辍地受习八公之言。八位老者的话果然不虚，旬月之间，千变万化，种种仙术，刘安无不立效！八公见刘安学有所成，又密授给他《玉丹经》三十六卷。此经专论炼丹之术，刘安得此，废寝忘餐，殚精竭虑，其后依法烧炼，终于把金丹炼成。望着这一服冲天的神丹妙药，刘安恍然如在梦中。

刘安的太子刘迁喜好剑术，未能深通，却自以为天下无敌手。他听说郎中令雷被剑舞得很好，便召他对击为戏。雷被深知刘迁剑术平平，为了给他留些面子，雷被一让再让，怎奈刘迁愈加得意忘形，雷被忽一失手，误中刘迁肩臂，刘

迁脸面上下不来，登时大怒，把剑一扔，气咻咻地离他而去，雷被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恐怕被刘迁问罪而身遭不测，所以急于想为自己寻些开脱。当时朝廷有一个规矩：凡是自愿出击匈奴的人，可以直奔长安投军，任何人不可阻拦。雷被无计可施，为保全性命，只好闯这条路。无奈刘迁以前便与雷被有隙，这次又遭他羞辱，决意要除掉他，便在刘安面前添油加醋地把雷被说成是故意杀伤不遂。此时刘安升仙心切，未暇深问，便免除了雷被郎中之职。雷被抽身逃脱，到了长安，上书自明。事情闹到廷尉那里，廷尉判定刘安有意阻碍雷被出击匈奴，当受斩首弃市之刑。武帝素来看重刘安，不忍加罪，廷尉只得改判削夺刘安五县，武帝复核时，将“五县”改成了“两县”。这样一来，刘安更加恼恨雷被，而雷被惧怕早晚遭到刘安父子的毒手，便与旧交伍被串通一气，共同上书，告淮南王刘安谋反。伍被原与淮南王不和，两被一拍即合。这一次武帝没敢轻易放过，便暗派宗正官持节前往淮南查问。刘安闻知此讯，与太子刘迁商议，以为此次凶多吉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登上思仙台，请求八公赐教。八公似相互会意，微微而笑，一位老者对刘安说：“足下试想：古往今来，哪个君王天子不是最忌一个‘反’字？这次大王您可以升天而去了，这也是上天之意！依我等看来，足下如果不遇此大祸，一天挨一天，何时才能真的离开尘世呢？”八公让刘安登山举行大祭之礼，而后命他服下刚刚炼就的仙丹，淮南人但见刘安与八公相携升入天空。他们在山上登飞的足印深嵌入石，代代为人瞻视。

升仙之前，老者告诉刘安说：“凡有仙籍的仙官在人间被

人诬告者，诬告人必遭灭顶之灾，伍被、雷被死日已近。”且说宗正官来到淮南，查询刘安一家不见踪影，自然要推问二人，二人张口结舌，只能据实告诉宗正说：刘安一家与八公同日升仙而去。此事传到武帝耳中，武帝大怒，吼道：“有仙道之人，何须谋人间之反！分别是伍、雷二人衔隙陷害！”命廷尉张汤问二被之罪，伍、雷二人枭首弃市，诛灭三族。这世间变迁，果如八公所言。

刘安虽已升仙，但毕竟人间恩怨尚未完全断绝，心中委屈尚未得以伸舒。早在升仙之前，刘安就恨不得杀掉二被，八公劝谏他说：“万万不可做此鲁莽之事，升仙之人，连禽兽尚且不忍加害，更何况是同类呢？”刘安又问八公道：“平素相交亲厚的住吏，可否携同一齐仙去，让他们一览神仙境界，再遣还人间呢？”八公齐道：“这也使得，但不能超过五人。”刘安大喜，便把平素交厚的左吴、王春、傅生等五人带往玄洲，但见仙界之中，禽兽尽白，银屋金阙，其乐融融。此事很快传到武帝耳朵里，于是急派人召见左吴等人诣阙面见。左吴等将仙去所见据实禀明武帝，武帝听罢，既是钦羨，又是懊恨，长叹道：“假如我刘彻是淮南王安，扔掉天下不过如同扔掉一双鞋子罢了！”这位总想成仙而终未成仙的天子也学着刘安的样子，广招天下贤士，也希望能遇到八公之流的真仙，只是没有刘安那样好的运气，反倒被冒名方士公孙卿、栾大之流欺蒙得不亦乐乎！尽管如此，武帝仍念念不已，企望能遇真仙，因为刘安仙去，行迹了然，怎能不信天下确有神仙之事呢！

相传刘安与八公仙去之后，鼎炉中的剩药丢弃在庭院当中，鸡啄犬舐，都得以升飞仙界，故而有“鸡鸣天上，犬吠

云间”的故事广为流传。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八

《汉书·淮南王刘安传》

《淮南子序》

卫叔卿传

卫叔卿，中山人，少年时即好神仙之道，后在陵阳山中修道，以服食五色云母，日久升仙。

汉武帝元封二年八月壬辰，武帝罢朝，正在御座上闲坐，忽然见一位仙人乘坐一辆白鹿云车冉冉下降，最后竟落到了大殿之前！武帝睁眼看时，恍如在醉里梦里，可是揉揉眼睛，确见从鹿车中缓缓走出一个人来，此人年纪约有三十上下，而面色像童子一般丰润可爱。他身穿羽衣，头顶星冠，雍雍雅雅，仪态万端。武帝惊问道：“来者何人？”羽客施一大礼，答道：“在下中山卫叔卿。”汉武帝从来没有听说过卫叔卿这个名字，但看他这付装束和停在殿前的车驾，便知他是个有道之人，他在龙椅上欠了欠身，说道：“你可听说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既称中山人，即是朕的臣下，可以近前，与朕攀话。”卫叔卿久闻武帝是个好道的天子，所以专意来访，料武帝一定会对他倍加礼敬，没想到这老儿竟按人间俗礼，把自己称为大汉臣民，心中甚感失望。武帝见他没有近前，正待再说，眨眼之间早已人车全无。武帝毕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来者一定是因他的傲慢不辞而别的。他原想自己也是会过西王母、上元夫人的煌煌天子，对于一般仙官，无庸定要执弟子之礼，没

想到这卫叔卿不买他的天子帐，也觉有些懊悔。为了补过，第二天一上朝，便命殿中侍者梁伯为特使，专到中山郡中去访求卫叔卿的下落。

梁伯不敢迟慢，晓行夜宿，赶到中山。他到处侦访，无奈偌大一个中山郡，哪会轻而易举寻到一点形迹，一日，正在一家酒肆饮酒，吃得酒家正在与一位饮者谈论卫叔卿，梁伯像是海中遇到了船，窜下坐来，拉住那位饮客便问：“请教客官，卫叔卿家居何处？”那饮者见他神色急切，反倒迟疑，问道：“足下何人？打探卫叔卿家又有何事？”梁伯把受武帝之命前来寻访等等备细讲过，那位饮者才放下心来，说道：“我与叔卿是同乡，叔卿多年在外，恐怕难以寻觅，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度世，现在就在家中。”梁伯慌忙请饮者领路，来到卫家。还没近屋舍，便见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正在田里耕耘，那饮者指着汉子道：“此人便是度世。”

梁伯不敢耽搁，备下快马，也等不及度世打点行装，便急急催促他上路，面见武帝。汉武帝正等得不耐烦，忽报“梁伯与卫叔卿之子候见”，便将二人宣进殿中。武帝开口便问道：“你父卫叔卿现在何处？”度世据实答道：“我父卫叔卿从小喜好仙道，时常服药导引，不与世俗交往。后来丢下我母子二人，一去不返，算来至今也有四十年了，一直没有还家。父亲走时，小人还在襁褓之中，故而至今不知道他的音容，更不知他的下落。”武帝听罢，颇感失望，又急急问道：“你母亲今在哪里？”度世眼中潮润起来，答道：“母亲养儿劳苦，已经辞世二十年了。”武帝一心想探出叔卿的下落，接着又问：“你母亲过世之前，难道没有对你讲述你父亲的行踪？”度世默默思忖了一会儿，似有所忆，答

道：“记得母亲在世之时曾告诉我，说父亲离家时讲过，日后若想寻他，可到太华山去。因路途遥远，我母子从未到过那里，也不知是虚是实。”

汉武帝听到这里，龙颜转悦，他唤过梁伯，命他与度世一同去太华山寻找卫叔卿。梁伯又领了这么个没头脑的圣命，便带上几名卫士，与度世并辔来到华山之下。稍稍休息，便与度世共同登山。谁知一连几次上到山腰，他二人面前便冒起熊熊大火，无法继续攀缘，然而下到山底，那火却又早熄了。梁伯早年也曾做过些寻仙问道的事，他揣测这火一定是仙人手段，便与度世商讨如何能够上得山去。度世想了想说：“这一定是众仙仙官不想让你同我上山。明日清晨我一人上山，料想不会再有这火光之灾！”

第二天一早，度世起得身来，好生沐浴斋戒了一番，开始攀山。还没有到达山顶，便在一个绝陡的山岩上见到几位神仙妆束的人共同博戏。一局刚终，一位年长的仙人指着一个三十几岁的人叫道：“叔卿输我一局！叔卿输我一局！”度世听得真切，知道那三十几岁的仙人便是生身之父，于是遁道而行，那一双眼一刻也不敢离开仙官，生怕再失去踪影。

仙官们头顶上分明笼罩着浓浓的一团烟气，离他们不远，有不少小仙童手持幢盖旒节静静侍立。度世爬到众仙面前，望着卫叔卿便拜。叔卿止住欢笑，问道：“你来此干什么？”度世跪在地上答道：“陛下悔恨前些时失于礼貌，没能与你共商仙道，所以今派使者梁伯和我同来赔礼。愿父亲屈尊再临长安，与陛下叙谈！”卫叔卿把度世扶起，坐在自己对面石床上，说道：“我几次三番在太上老君面前讲述武帝好道的心愿，老君才命我下界走一遭，一来慰武帝多年慕

道之思，二来要告诉他国家大难之期及拯救灾厄之术，这样汉祚才能延续下去。怎奈这老儿以强者自贵，不识真仙，反倒以我为臣，真真岂有此理！此等顽劣小儿，好道也未必是真，所以不辞而别。我如今正要和中黄太乙仙人共商天元定数，你回去告诉武帝老儿说：‘我不会再回长安去了！’”度世唯唯受命，谨记在心，又问道：“这几位大仙是何人，请父亲示知。”卫叔卿指指旁坐的仙官一一介绍说：“这是洪崖先生；这是许由居士；这是巢父；这是飞黄子，还有王子晋、薛容。”度世顺其所指，记起刚刚赢得父亲那一局的老者，竟是洪崖先生。

众仙人仍旧弈棋，叔卿对度世说：“如今世界将乱，天下无聊。此后几百年间，土灭金亡。你下山之后，到我斋室西北角大柱底下寻出一个玉匣，匣中有《神素书》一卷。你可按上面所言合药服食，一年之后，便可以乘云而行了。道成之后，就到这里来找我。千万不可作汉室大臣，也不必向汉天子多说什么。”

卫度世辞别父亲与众仙官，顺路下山，见到梁伯，也不想多说。梁伯因有皇命在身，心中急切，问他什么，他也只是支吾其词，直熬到半夜，梁伯才如梦方醒，他觉出度世此去必大有所得，于是跪伏在地，向度世乞求点悟。卫度世自从跟梁伯从中山离家，一路上多承他百般照料，近些日子两人相交，也甚是相得。他觉得梁伯这个人性行温淳，恭谦知礼，与一般为宦者全然不同，于是便把日间的所见所闻偷偷地告诉了他，并相约同回中山。梁伯叩谢不已，于是两个寻些缘故甩开随行武士，一经奔中山而来。到得家中，度世依父亲所嘱，果然于房舍西北掘出玉匣一个。梁伯是个仁人君

子，知道这玉匣是卫家传世之宝，因而但凭度世取书研看，自己绝不近前。度世合药，梁伯也只是围炉向火，不问丹方。如此数月，药力强足，度世与梁伯同服此药，不移时，二人相携升空，朝太华方向飘飘而去。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四

刘 根 传

刘根，字君安，京兆长安人。少年时从师学习五经，汉成帝绥和二年举孝廉，不久，除授郎中之职，可谓少年得志。然而刘根对官场上事并不热衷，后来索性弃官学道，来到嵩山一间石室中棲身，这石室悬在峭壁之间，从石室向下看，深不见底。刘根在这里摒除万念，唯日诵老子《道德经》数遍，诵经之余，便在石室旁呼吸导引，或在嵩山上采集芝术。他来时穿的衣裳渐渐破蔽，便把树皮穿缀起来，披在身上，冬夏都是如此。数年过去了，他身上长出一二尺长的黄毛，而面颜却像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本来生得深眼窝、长髭须，入山这些年，那髭须也长到了三四尺长。

嵩山是群道聚集的灵圣之地，刘根得道的消息渐渐传播开来，因而也就时常有人慕其名而来。这些人中，有的是为了学道，愿拜在刘根门下做个弟子；有的是为了探奇，倒要看个虚实究竟。有一位从京师来的富室子弟，特地穿戴着华丽的冠服、带着几个僮仆来寻刘根。刘根把他让进石室，那富室子弟见过礼后，打量着刘根满身的黄毛，夸口说：“真人如果需用华服鲜衣，弟子愿以百件相送，以表敬慕之心。”话音刚落，只见刘根身上陡地穿起了簇新的华裳，与来客的衣着相比，毫不逊色，这位富室子弟自觉唐突，羞得满脸通

红，只好匆匆辞谢下山。

河南郡太守衡某的祖父与刘根同岁，王莽新政时，他曾几次派使者请刘根到府，刘根都闭口不答。衡府君知道刘根不同凡庸之辈，请他下山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于是特派府掾王珍专程到嵩山问候寒温，并带去一些银钱布帛，以备刘根日常之需。刘根听完王珍的来意，一言未发，丢下他扬长而去。王珍无奈，只好把礼物又带回府中复命。衡府君暗暗敬服，命功曹赵公再进嵩山，表示自己的景仰之情。刘根听罢，淡淡地说了一句：“多谢太守有情！”便又缄口不言了。不久，颍川太守高某来河南郡替任，郡中瘟疫流播，死者过半，连刚刚随来至任的高太守家小也都染病在床。高太守在颍川时便闻知刘根的大名，于是忙唤王珍速去嵩山，请刘根下山禳除灾疫。王珍寻遍青山，才在另一个石室中找到刘根，连忙跪拜行礼，把高太守的诚意如实告诉了他。刘根请王珍入座，不慌不忙地说：“此事不难，用不着我下山。你回去后告诉太守，让他下令郡民在宅院中太岁宫的方向挖地三尺，填上细沙，然后用酒浇洒，即可消灾。”王珍领教告辞，急急奔回郡中，依刘根所述在太守院中掘地三尺，填沙浇洒，第二天，家中染病的数口果然个个精神恢复如初。高太守以此术强令郡民照做，家家灵验，传到邻郡，也都禳除了正在蔓延的灾疫，一郡官民不约而同，朝嵩山拜谢不已。

几年之后，河南郡又换了一位姓张的太守。此人没有到任之前，就听说嵩山上有个妖道，法术甚高，所以一到郡斋，便派属官入山召请刘根，想趁机把他诛除。一府上下闻知新太守要杀害刘根，莫不变色，都来规劝太守不要对刘根轻举妄动，张太守只是冷笑，不听谏言。有一位受过刘根救

治的郡吏见情况紧急，乘夜赶到嵩山，把张太守要下毒手的消息告诉了刘根，并劝他速速离开嵩山，免遭不测。刘根听罢，泰然答道：“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刘根乃上方道士，当依其山，怎好因此区区小事就便离去？”这位郡吏见他不听，也无可奈何，又怕此行被张太守觉察，便连夜赶回城去。第二天，张太守的特使果然上了嵩山，请刘根到府治中议事。刘根笑笑，说道：“不知张太守请我这个山野之人有何公干？也罢，我片刻即去。我如果不去，又怕你们灾祸临头，那太守大夫定会说他无能，连个山野伧夫也请不来！”

说完，对几个贴身弟子略做交待，便随特使来到河南府衙，但见衙中宾客满座，正北坐在首席的便是张太守无疑了。刘根打量此人，年约五十上下，一脸凶相，他身边几个如狼似虎的差役各自拿着绳索棍棒，虎视着刘根。只听得张太守厉声喝问：“来人刘根，本官问你：你究竟有什么法术？”刘根冷冷一笑，没有作答。太守又问：“我且问你，你能召鬼吗？”刘根抗声答道：“能！”张太守把案一拍，大声说：

“好！你既然有此法术，本官现在命你捉个鬼到厅前给众宾客看看，也好服膺众人。如果捉不到，便是蛊惑民众，那就别怪本官不留情面了！”刘根不慌不忙地走到太守面前，说道：“捉鬼实在是轻而易举，不过须借用太守的印鉴和笔墨一用。”张太守料定他是故意作态，不会有什么真本事，便命人把印鉴笔砚交给刘根。只见刘根蘸满浓墨，在纸上画了些符，盖上太守印鉴，然后长啸一声，声闻数里，满座宾客无不愕然。不大功夫，只见厅堂南壁忽然裂开几丈宽，裂开之处，竟有二三百个士率分列两侧，紧接着是二十几名手执刀剑的红衣士兵推着一辆军车隆隆而来。刘根大叫一声道：

“把车上的鬼拿下来！”那些红衣士兵应声从车上拖下两个老人，张太守不看则已，定睛看时，却原来是自己的老父老母，被大绳捆绑着吊在了厅前！张太守吓得咿嚤跪倒在地，不知所措，只听那老翁责骂道：“逆子！我活着的时候，你官职不显，没得你孝敬一日，如今我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冒犯天官，使我被收，受此困辱，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间！”张太守爬下台阶，扑在刘根脚下央告道：“小官冒犯仙颜，罪该万死，任凭仙官处置，只求仙官放了先人！”刘根且不理睬太守的哭诉，面对众宾客道：“列位宾客看个分明，我刘根捉的是不是鬼？”这些宾客早已吓得两股战战，争先说：“是！”刘根小笑一声，又大声喝令兵士们将囚鬼押出厅院，一阵车声隆隆，渐渐远去，那厅堂南壁又恢复如初，毫无异样。刘根说了声：“去也！”便化做一缕青烟，随车飞天而去。张太守受此重挫，从此一病不起，合家大小几十口人也都相继病倒在床，虽有仆人料理，无奈这病来得怪异，无药可医，不上三两个月，张家老少都接连死去。

张太守宴请群寮，想大显自己威风的时候，府掾王珍也在座中。王珍是几次见过刘根的人，深知此人绝不是平庸道士，如今亲见刘根制死了太守，更加仰慕，多次到嵩山拜望刘根，并询问他学仙的始末。刘根也不隐讳，对他说：“我早年进山，只是精思玄漠，渐觉得自己的思虑可以深入无极之远。后来到华阴山中，见到一位乘坐白鹿车的大仙，我便向他求乞一言之数。大仙问我：‘你认得韩众吗？’我回答说：‘我久闻其名，未见其人。’大仙便笑着告诉我说：‘今日便让你见见其人，在下就是韩众！’我知道这次所遇是位真仙，便叩头自陈说：‘我刘根自幼好道，只恨不遇明师。学习方书，也

多不灵验。今日得遇太仙，是刘根夙昔之愿得以偿还了！望大仙赐我要诀，指点迷津。’大仙摇头不肯，我便流泪再请，大仙让我坐在石凳上，说道：‘你有仙骨，所以才能见到我。可是如今你髓不满，血不暖，气少肉多。你虽然行气服药，那只能延寿，不能长生。你须要先调治疾病，十二年后，才能服食仙药。仙道不一，有升天驾云的，有游行五岳的，有服食不死的，有尸解飞升的。但不论怎样得仙，总要服食仙药。药有上品下品：九转还丹、太乙金液，这是上品，服后即可升天；云母、雄黄，这是下品，虽然不能马上升天，也可以役使鬼神、变化长生。再其次还有草木类药，那只能疗治百病，延年益寿而已。’我听完大仙的指点，顿首再拜说：‘今日蒙上仙教诲，拨雾指迷，实是天幸！’大仙接着又告诫我说：‘要想长生，先去三尸，三尸一去，则意志坚定，嗜欲尽除。’于是授我神方五篇，我依这些神方合药服食，才得以役使鬼神，飞升上天。”王珍听得入迷，便请求刘根收他为弟子。王珍每见刘根以笔画符，便念念招呼，那符好像是有人取走，飘飘而去，但又绝不见什么人影。有时听刘根喝斥推问，便有对答之声，有时还听见鞭鞑皮肉的声音，且看见地上淌血，只是不见人影。刘根先教王珍守一行气存神之法，也让他守杀三尸，数年之后，王珍随刘根同入鸡头山，一齐升天而去。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

王子乔传

王子乔，河东郡人，东汉明帝时曾为尚书郎，因为触怒了当朝权贵，被贬出京师，任叶县县令。

子乔少年时曾跟从一位神仙学习仙术，那位神仙叫什么名字，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乘云驾雾、役使鬼神的本领，别人也从无所闻，他一直含而未露。这次遭贬，他认为人间天子和权臣忒不通情达理，便思量着和他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叶县至京师有千里之遥，而王子乔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亲赴京师奏事。初时汉明帝以为他乘快马而来，但后来见他每月都要跑上两趟，又不见有什么香车宝马，心里便有些疑惑，暗地里遣太史官侦视他的行踪。

过了三四个月，太史禀奏说：“王子乔一定是用了乘云跨鹤的仙术。他每次来到京师，必会有两只白鹤从东南飞方过来。臣等在白鹤将临的地方设下大网，前几天张网捕鹤，谁想捕到的却是一双鞋子。”说着便双手捧起一双红靴，呈过头顶。明帝命内侍把鞋子取来细看，分明是永平四年时赐给尚书台百官的。

叶县县尉又入朝禀奏了一桩怪事：自从王子乔当了县令，那县衙门前的鼓总在清晨不敲自鸣。算其时间，正是天子早朝前后。汉明帝又派人前去伺察，一连数日，确是如

此。明帝这才相信王子乔身上定有异术，因而对他更怀忌恶，想寻他些是非来治他的罪。子乔心里早已知局，这一天，他又来到朝堂奏事，刚说了几句，龙颜大怒，明帝当着文武百官厉声训斥道：“逆臣王子乔，在尚书台时即与主事结怨。身为百里之长，不思悔过，却又以妖术惑民，致使一县上下人心散乱，农桑废弛，罪在不赦！”

汉明帝话音未落，猛然间听得空中雷声轰轰，阴云骤合。众官吏以为大雨将至，都扭头望着殿外，谁知雷声过后，殿前“咣啷”一声，从天落下一口玉制的棺材。汉明帝看得真切，心中大惊，不知道这又是什么怪异之物，连忙命侍从把棺材推出殿外。众侍从蜂拥上前，谁知几十人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那棺材依旧纹丝不动。这时王子乔又奏道：“启奏陛下：这是天帝在召遣我。望陛下不必再费气力，待我自去就是。”说罢起身，整了整衣冠，缓步走到棺材旁边，那棺材的盖子便自动地打开了。子乔转身朝明帝行了个大礼，然后跨进棺中，仰卧停当，棺盖又稳稳地落下。刹那间玉棺腾空而起，飞向东南。

却说过这口玉棺载着王子乔一直飞到叶县城东，此时天已将黑，城内城外人户都正在收耕罢市的当口，不少人见到这口棺材飘落下来，一些离得近的人眼见得棺材竟自行入到土中，片刻，那棺材上面便自堆起一个大坟，有些不知此事的农夫正赶着牛马回家，半路上牛马都气喘吁吁，直到王县令自葬的消息传开之后，这些农夫才想起：牛马是因为这件怪事受到了惊吓。一城更民都知道王县令是个神仙，于是便在他的葬处建了一座庙，号为“叶公祠”。此后，凡县里有水旱瘟疫，人们便去祈祷，多有灵验。

再说汉明帝直到玉棺飞走，才猛然省悟：原来这王子乔并非鬼魅之流，乃是上界神仙，因此心中好生懊悔，为了表明自己崇玄的心迹，他下诏把叶县衙前的大鼓移进京师，放置在都亭之中，然而再早朝时，那鼓便不再响了。朝中有个略通玄道的老臣向明帝奏道：“臣闻周灵王的太子名王子乔，好吹笙作凤凰的鸣声。此人曾经在伊、洛之间游历，道士浮丘公把他接上嵩山，学道三十多年。周灵王派出无数官吏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他。但子乔坚不下山，告诉找他的使臣桓良说：‘烦你转告我的家人，七月七日这一天在缑氏山巅等我。’到了七月七日，缑氏山官民企望，果然见子乔骑着一只白鹤飞到山头。人们抬手拉他，却总是隔着一尺远触不到，王子乔骑在鹤背上举手向官民致谢，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后来控鹤飞升。这位大仙是尽人皆知的，近几百年没有下到人世。臣以为：叶县王县令想必是这位大仙下到人间小戏一场。”汉明帝听罢，更是悔愧交加，命满朝文武朝天拱拜，以求神仙不降灾难于人间。

〔参考书目〕《列仙传》卷上

《洞仙传》

《太平广记》卷六

马 鸣 生 传

马鸣生，后又叫马明生，临淄人。他原姓知，字君宝。

马鸣生出身微贱，刚刚成人，便在临淄县里当了一名捕役。一次随人抓捕盗贼，因为筋力尚没有强壮，遭盗贼猛刺数刀，猝死在路边。也是没巧不成话，就在鸣生尸体尚温时，太真夫人东游泰山路过此处，见到这个待弊少年，顿生恻隐之心，从袖中撮些药出来救活了他。鸣生苏醒之后，已有隔世之感，见到面前一位姿容绝代的妙龄女子，便知道她即是再生的恩人，为报此恩，他也顾不得男女之嫌，双手捧住太真夫人的双足叩头拜谢，太真夫人落落大方，问了鸣生负伤因委，庆幸地说：“像你这样的重创，已伤到了肝肺五脏，若不是遇到了我，万无再生之望了！”马鸣生听了此话，心疑这位女子定是名医，伏地再拜。夫人笑着说：

“你的心意我领受了，快快请起！我且问你：你如今愿不愿意随我游于东岳泰山？”鸣生父母已死，了无牵挂，当即答道：“小人愿抛弃现役，跟随夫人东南西北！”于是改名叫马鸣生，随夫人前后，直奔东岳而来。

不一日来到泰山脚下，二人相随登上了山中一间石室，这石室在断壁之间；上下壁立如刀削斧斫过一般，上入重霄，下临千丈，真是个鸟迹难到的神仙洞府。室中有金床、

玉儿，一切都与人间陈设大不相同。马鸣生当初只认定夫人有起死回生的金创妙药，一心想学，然而时间既久，他发现常有各路仙官忽而飘来，忽而飘去，才知道夫人原是神仙中人，于是更加勤苦，洒扫供给，不敢有半点懈怠。夫人有时幻化些鬼怪狼虎来试探鸣生，这鸣生倒也灵透，始终不觉恐惧，倒象是与夫人戏耍一样，格外开心。太真夫人还时常脱去衣衫，露出润泽的玉肤，放出万种妖烧要与鸣生交姁讲欢，鸣生却志如铁石，毫不动心。太真夫人知他是副仙骨，心里已暗暗定下要教导他。

夫人有时离开三日五日，有时离开一月两月。大凡夫人一动身，便会有仙人宾客随之而来，有的乘龙，有的跨凤；有时三位两位，有时挤满石室！鸣生眼见得那石桌上精细菜果佳肴应手而出，美酒琼浆久斟不绝，又听得空中伴有琴瑟之声，更加羡慕。夫人有时兴来，也自弹自唱，每逢此时，便有百鸟齐集在石室之外，徘徊飞翔，赶都赶不走。这天人之乐，是鸣生想都想不出来的。

太真夫人只要不乘龙出去，便和鸣生同居一室，鸣生早已见到夫人玉榻上常放着一本《九天太上道经》。尽管夫人并不避着他读经，鸣生也始终没敢私自翻看一页！甚至连夫人的衣饰也从不乱动一指，就这样过了五年光景，有一天，夫人慨叹地对鸣生说：“我看你确是一个可得仙道的后生。凭着你的俗人身躯，不淫不慢，对神仙恭敬勤勉，始终如一，实在难得！记得你当初问我姓名，我只让你唤夫人。今天我从实相告：我名叫婉罗，字勃遂，侍奉玄都太真。因我年纪少小，常游逸于四海八极，仙司劾我不遵教法，贬为东岳泰山主事，管辖此处鬼神。此今奉君王之命，又被太上

老君频频降旨，要我重回天上，故而不敢久停。我念你多年事奉我，从不懈怠，所以我先把延年之术、常生之方都教给你。至于我所受服的太和自然龙胎之体，还不能教给初学道的人。有位安期先生，最通晓金液炼丹之法，是九君太一升天之道。安期先生明日要来此处为我送行，届时我把你托付给他。你要象随我一样随他苦修，时间既久，他定会传授给你。”

马鸣生对夫人再拜，仍执弟子之礼，就在石室中受诵夫人所授延寿仙方。第二天，安期先生果然乘着一条花龙，穿着徘徊袍，头戴远游冠冉冉从空中而至。鸣生原以为安期先生是位龙钟老者，此时定睛细看，才知道他只有二十来岁，与自己在伯仲之间。先生身后跟来的六七个弟子，都是些十九岁的小童。

安期先生见到太真夫人，口称“下官”，十分恭敬地施礼问候。夫人只是微微含笑，略略还了一礼，便捻指设下菜酒果肴，两人对坐，鸣生和六七个童子都侍立一旁，就这样边饮边说，谈笑风生，足足过了两个时辰，夫人才转身对鸣生说：“我不便再久留，你只放心地随安期先生去吧，不必挂记我，我还会时时看顾你学的如何！”说罢，命鸣生取来纸笔，写了两首诗留给他，以为纪念。

马鸣生为安期先生背负行囊，寸步不离，一行人来到女几山，歇息未久，又起登程，北到玄丘，南抵庐江、青城山、九疑山，如此周游，足足有二十多年，其间鸣生受尽千辛万苦，但从无半点怨悔，这一点赤诚之心，实实在在地感动了安期先生，他望着早已胡须满腮的马鸣生叹道：“似你这种无怨无悔的真心，连我都感到自愧弗如了！”于是把太清金

液神丹之方仔仔细细地为他讲授了一遍，并特地叮嘱他说：

“此方颇为灵验，任你去留。你若不想尽早升天，炼成后可先服半剂，也可做得一个地仙。”说罢师徒二人洒泪而别。

且说马鸣生自离开安期先生，一径来到华阴山中，选得一个精绝的石室，便开始专心研读金液丹方，他心中洞明，依方合药，果然炼出了神丹。服食半剂，立觉体魄轻盈，飘飘欲起，他明白此刻自己已为地上仙人，心中好生欢喜，然而数年来他已惯于持重，所以从不以此招摇，还是在尘世中往来，后来索性近出山林，与农夫田老同住在村舍之中。鸣生与人交往和善可亲，人们都喜爱他、敬重他。只是他从不在一处久居，三五年中便要移居别处，故数年之间，人们都不晓得他是个成仙的人。鸣生如此辗转，五百年间历经九州万国，直到东汉灵帝时，太傅胡广察知他已脱凡俗，特地到他门下拜访，并向他咨求国家命运。马鸣生初时并不回答，只顾左右而言他，后见胡广用心专诚，也就把汉祚将衰、群雄竞起的惨状讲给他听。胡广深相敬佩，想请他到自己府中传授仙道，鸣生见自己地仙的真象已被胡广识破，暗自思忖道：此事流传开来，那些想成仙的凡夫俗子必然会踏破门槛登门讨教，如此繁杂，在人间居止还有什么乐趣？想到这里，便婉言谢绝了胡广，重新架起丹灶，烧丹神丹。丹成，服下一剂，白日里冉冉升天而去。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七

《云笈七签》卷一百六

魏伯阳传

魏伯阳，吴地人，出身于阀阅之家。但东汉巾叶之后，世风日下，伯阳自小不喜欢揖礼仕宦之事，总是醉心道家方术之说。成年后，州刺的刺史太守屡屡察举他入仕，他都拒不受荐，只管终日闭门在家。父母家人时而从窗牖向屋内窥视，想弄清他究竟干什么，但见伯阳时而闭目独坐，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两个时辰；时而又伏于几案凝神观书。一次，他父亲隐忍不过，推开房门，问他在读什么书。伯阳拿起书卷，淡淡答道：“不过是一本《周易》。”其父又问他何以时常闭目静坐，伯阳则推说身体困倦，搪塞过去。难得他偶尔出屋，却不是交接显宦，只带着他养的一条白犬到郊野闲游。伯阳对家人态度淡漠，唯独对这条白犬却经常十分亲昵，似乎这条狗倒成了他唯一的亲人。

就这样一晃数年，父母都已年迈，伯阳也近精壮之年。因为他不愿作官，父母便让他教书，也总算是个立身之本。伯阳拣造弟子十分挑剔，那些只想读几眼书便梦想当官的富家子弟，他一概不收，挑来挑去，见世上凡童大都满脑子荣辱利禄，喟然长叹一声说：“也罢，我权且收下几个，看他们自己的机缘吧！”于是除了一个志诚少年之外，他又挑选了两个富室子弟。他教习课程，也与其他先生迥然不同，总

喜好谈些玄理，到后来干脆甩开儒经，竟讲起一些符法丹方来。三位弟子倒也听得有味，再加上伯阳不时地总插述一些神仙可求、神仙极乐之类的言语，所以师徒四人倒越来越相得了。

一天，伯阳正讲解烧炼神丹之事，忽然停了下来，问弟子们说：“我如今想入山烧炼，你们哪个愿意随我同行？”三个弟子不约而同地答道：“我愿随先生入山，不辞劳苦！”伯阳甚是高兴，果然各自收拾行装，背着家人，相约来到栖霞山中，寻得一个幽静的石室安顿下来。

山中岁月虽然清苦，然而远离嚣尘，倒也令人心宁神静。平日里师徒四人演习合药炼丹，那条白犬便伏在灶旁，像是在乖顺地观测主人的一举一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度过了多少这样的日夜，眼见得那丹药在灶中一变再变，伯阳欣喜于色，一日，他把三个弟子叫到面前，说道：

“如今神丹将成，我想先拿白犬试一试药力。我等不妨取神丹让白犬吃下，若是他能飞升，我们便可以放心服食；若是白犬服下此丹死了，那我们就不必再服。”三个弟子都觉得有理，点头称是。

却说魏伯阳炼丹本是胸有成竹的事，何以又生出这样一个花招呢？原来自入山以来，他时时留意着三个弟子。他已觉出那两个富家子弟用心不诚，先是想读书以求显达，入山后又急于服食成仙，此等人物，是断不能携登仙界的，所以想出了这么个试探的方法，那三个年轻弟子哪会知道他的用心！伯阳对神丹心内洞然，他晓得：九转神丹，若是转数不足，或是缺少某些药物，人吃下去后就会出现假死，但这不过是登仙之前的一段小小磨难而已。

伯阳从灶中取出一粒金丹，扔给跟他多年的爱犬，那白犬仰脖吞下，顷刻抽搐而死，把三个弟子惊得咋舌不止。伯阳暗暗察看他们的神色，故做无奈地说：“想我当初炼丹，唯恐不成，今日一试，白犬又死，大概还没有得到神仙真旨吧？这一炉丹药费尽我们几年心血，可是白犬确已死了，我们该怎样才好？”一位富家子弟狡狴地说：“毕竟犬非人类，倘若先生服食了，会不会升仙呢？”魏伯阳不假思索，略显凄然地说：“我违背世路，抛家入山，还带累你们虚掷光阴，今上天有报，使我不能成仙，我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父老乡亲！好在我年事已高，死生对我已经无足牵挂，我且把这金丹吞下去！”说罢，从炉中抓出两粒金丹送进口中，哪消片刻，便僵仆在地了。

见此光景，三位弟子又怔了半晌。其中一个说道：“我等随先生入山，还不就是为成仙得道？如今这金丹反倒成了毒药！”那个姓虞的贫家子弟平日更得伯阳信任，如今见伯阳已死，便有殉道之心，说道：“我知道我们先生定非凡人，服下金丹便死，大半是想试试你我的心迹。纵使真的死掉，我也甘心随先生而去！”说完，也吞下两粒金丹，死在灶旁。这两个富室子弟见状，相互商议，一个说：“我们本求长生，如今服下即死，何苦自寻死路？不吃，还可以在人间安享几十年福呢！”另一个说：“此话有理。但我们与先生和虞生毕竟相交一场，相处数年，恩义尚在。如今我二人下山募些钱财，为先生和师弟整备两口棺木，总是应该的！”两人计议已定，于是收拾行囊，下山而去。

却说这两个弟子走后，魏伯阳便站立起身，把含在口里未咽下去的残丹吐出来，分别塞进白犬和虞生的嘴里，不大

功夫，白犬和虞生都活转过来，师徒二人连同白犬竟飘起在白云之间！将近家乡时，见到有乡里农夫进山伐木，伯阳从袖中掏出纸笔，匆匆写了几句，扔到农夫面前，拜托他们把此书交给那两位富家子弟。两弟子得书，才明白是自己用心不坚，被先生试了出来，坐失了升仙的良机，所以懊悔不迭。

魏伯阳没有入山之前，便撰写了《周易参同契五行粗》等书。家人听说伯阳已死，便当做遗物收藏起来。后来又听说他已经升仙，郡县官吏都对他另目相觑，到他家寻求遗书，得书之后，奉若至宝。然而这些书后来被腐儒曲解，按易卦阴阳去注解，自然顿失其中三昧，他们哪里知道，伯阳原是借六爻之象来论述炼丹之道呢！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二

《云笈七签》卷一百九

周 义 山 传

周义山，字季通，汝阴人，是西汉开国丞相周勃第七代孙。祖父周玄，西汉昭帝元凤年间任青州刺史。父周秘，西汉末为范阳县令，后累迁为陈留太守，这一年周义山十六岁。

义山在郡学读书，无是是《诗经》、《周易》、《论语》之类先贤经典。他为人沉默寡言，喜怒哀乐从不形之于色，且喜欢独自一人静居默处。因对儒学殊无兴趣，后来便辍学在家。心有所感，便在每天的天明之后、日落之前面朝正东嗽口咽液，并面对太阳反复礼拜。这样大约过了一年，他父亲觉得纳闷，问他为何做此乘张之举，义山随口答道：

“也并无其他缘故，只是义山心中颇善日光而已。”逢到初一、十五，他便独自信步于街市和里巷之中，见到穷困饥饿的人便解囊相助。有时也离家上山，嗷嗷长啸。陈留是当时中原大都，名士云集。这些人都晓得周义山德行高远，性情沉美，故多愿与他交接，然而义山对此却十分不耐烦，十次有九次称病谢绝，他父亲为此十分恼怒，骂他不达人情事理，逼他定要会拜客友。迫不得已，义山时而登堂会客，然而这些所谓名流，也多是些附庸风雅之辈，见到义山，便口若悬河地大谈神仙变化之理。义山对此不屑一顾，只管闭目

缄口，一言不发，常弄得来客高兴而来，败兴而归。

这一年陈留大旱，百姓流离。那些名公鉅卿多在此时屯积粮谷，而周义山却倾尽家中所有来周济困穷，陈留一郡赖周家全活者不计其数。陈留贤士黄泰拜见义山，并告诉义山说：“我久知足下好道，而且阴德流行，思虑精微，令我感佩，故来拜望。”义山不惯这些客套寒暄，懒懒地答了一礼。黄泰呵呵笑道：“足下如此慵散无聊，不怕老夫见怪吗？”义山也陪付一笑，不冷不热地说：“当今怪我者多矣，何在乎再多先生一人！”黄泰并无嗔怪，盯着义山的脸说：“足下若因为对来客不恭，错失了万载良机，心中不觉得遗憾？”义山转向黄泰，问道：“此话怎讲？”黄泰又微微一笑，凑到义山耳边，悄声说道：“实不瞒足下，我并非什么乡贤之辈，实乃中岳地仙须林，字子玄。我原是卫地人，卫灵公末年生，从小喜好道德之说，受学于岑先生，得他传授炼身消灾的道术。后来又巧遇仇生，仇公又教我还魂守魄之术。我知道足下至今元阳未泄，又会导引行气，这就不用阴丹补胎息之术了。但见足下体中还有三尸未得消除。这三尸又叫三虫，又叫三彭。一名青姑，二名白姑，三名血尸。三尸不灭，令人心绪烦乱，意气郁积，正是足下今日这番景况。足下若是有意，我且来教你杀三尸之方。”

周义山没料到这位黄泰原来是个神仙，惊疑之余，喜上眉尖，马上换了一张笑脸。他双手接过黄泰递过来的药方，见写着附子、胡麻子、地黄、白术、茺萸根、肉桂、云芝英七种良药。黄泰又告诉义山合药之法、服食之要。二人一见如故，越说越觉投机。黄泰又给义山讲述了许多神仙之事：

“药有多种，仙有多品。定元公、太生公、中黄大夫、九气丈

人、仙都公，这些都是上仙，官居极品；还有五岳真君，司役鬼神，算得中仙。再如受一山之封，受一官之主、避谷不死，日中无影的列位真君，就是下仙了。我曾得消子秘方，如今居中仙之品，而你眼下又学不得我全部秘要。你必须先杀三尸。我这里有灵妙小有道书一卷，今世一并付你看罢自会洞悉仙路，你便可以远行名山，列位仙师会教你种种仙术。”

周义山再拜领受，送出黄泰，从此杜门谢客，服食神芝五年，果然目视千里之外，日行五百里之遥。于是弃家远游，寻黄泰所嘱，访名山拜师去了。他先来到蒙山，路上遇见仙人羡门子，羡门子将一部《龙蹠经》授给了他。其后来到王屋山，见到赵佗子，受《芝图》、《五行秘符》二经，边行边读，又早来到礐冢山中，拜见了上卫君，拜受《太素传》等经。当他来到嵩高山时，正赶上中央黄老君在太室山上会合众仙大宴，义山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得，于是急急登上太室，来到黄老君面前，再拜不起，乞求长生度世，永为神仙。黄老君命他起身，说道：“成仙得道，绝非朝夕之间的易事。你如今学道未足，还要遍行诸山，领受众仙所授的要诀，切不可操之过急，那样反而会促死！我见你心诚，今把《上真道经》一部先授给你，你可以自行领悟。数年之后，必然有用。”周义山立志甚坚，遵命辞别了黄老君及众多仙官，继续游访名山。他西登白空山，沙野帛先生授他《太清上》；南下峨眉山，宁封子授他《太丹隐书》；北上岷山，阴长生授他《九赤丹符》；北上岐山，臧延甫先生授他《忧乐曲素诀》；牛首山上拜见汉相张良，受《太清真经》；九疑山上遇李伯阳，得《李氏幽经》；钟山高丘子教

他金丹方；鹤鸣山阳安君教他九鼎神丹方。如此苦行，已过数载，又回到嵩山石室。

黄老君天眼历历，知义山学道已成，早候在他的石室之前。义山见到黄老君，再拜称谢，泪水盈腮。黄老君笑着说道：“我看你浊骨已换，目睛也越显得光亮有神了。今天让你见两位神仙，一位是白元君，一位是无英君。白元君是下真，见他一面便可活到三千岁；无英君是中真，见他一面便可活到一万岁了。你且看来！”周义山顺着黄老君手指处凝目细看，只见黑黢黢的洞室既没有人，也没有神，正疑惑间，黄老君高喝一声：“看！”义山这才在冥冥之中见到两位仙人，初时尚且朦朦胧胧，越看越显真切，正待跪拜，却听黄老君呵呵大笑，说：“啊，微乎，深哉！你如今可去嵩山戒斋念道，不久就可以上升仙界了！”

周义山领命，未及休息，便来到嵩山石室戒斋念道，用心至诚。黄老君、白元君、无英君时而来此，前后授他大洞真经三十九篇，又派金童玉女各二十一名来为义山烧香。义山昼夜无歇，如此又过了十一个春秋。终于有一天，一条白龙飞到石室之前。义山心知白龙是来接他升天的，于是最后环顾石室一遭，骑上白龙，腾云而去。那白龙驮着义山在云中飞行，眨眼之间已来到太微宫中。太微帝君除授他为紫阳真人，命他管领葛衍山金庭铜城，就是尽人皆知的所谓紫阳宫。紫阳宫中原有七位仙人，加义山共为八位，义山后至，为真仙之首。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百六

张 道 陵 传

张道陵，本名张陵，字辅汉，沛国丰县人。他本是太学生，向后学得博通五经，声名也扬播得甚远，只是仕途不尽得志。日月如梭，星移物换，这张陵看看年龄已近半百，时而身体不适，便仰天长叹道：“想我张陵一世饱学，其实对年寿并没有什么益处，倒不如学些能够延年益寿的本领！”自此，便弃绝儒经，专心留意仙道。

也是夙世仙缘的定数吧，就在一次远游中，他无意中在山中拾得一个黄金缕刻的匣子，匣子异常小巧精致。张陵心中甚喜，忙打开小匣一看，里边装着一卷发黄的经文，那面皮上写着六个大字：“黄帝九鼎丹经”，其下又有一行小字，分明写着：“遗与下一劫天师。”张陵如获至宝，急急赶回家中，细细翻阅经文，都是合炼神丹的法术。张陵读得精熟，便想试着合药一试，可叹张陵家道一向贫寒，平日里养些畜禽，种点庄稼，也仅够一家温饱而已，炼丹的药都是些贵重之物，哪有闲钱来购置？也只好耐心等待，寻找机会。

他听得人说：蜀中一带的人情纯朴温厚，又且多名山大川，于是带领着十来个弟子跋山涉水，来到蜀地的鹤鸣山中，阐发《黄帝九鼎丹经》的微妙之处。他前后共写了二十

四篇讲经之义，一边传授弟子，一边也向田夫樵者口讲指画，渐渐地，张陵的名声倒比他前五十年更响亮了一些。这一天，张陵正在聚徒授学，忽觉得天空中猛然间亮了许多，众人同时抬头观望，见有上千的天神从空中飘飘而下！这些仙人都是黄金车舆，翠羽车盖；那车子或是龙骖，或是虎驾，好不威武！行在最前面的几辆车子先自落在鹤鸣山顶，从车中走出来几位神仙，一位白发老者自称为柱下史，一个少年自称东海小童。张陵慌忙上前叩拜，柱下史将他唤起，让他就坐在自己身边，又命东海小童授给他新出正一明威之道，张陵一一领受。

这一番仙授，使本来尚且蒙蒙漠漠的张陵茅塞顿开。自此之后，张陵以正一之道合药，为人治病，这些药在蜀地山中即可采得，又便于讲授，一时间前来拜师受业的老幼男女竟达数千人之多！张陵见弟子众多，一人也难以管理授受，于是便仿照人间官制，设立祭酒，分领各地道徒，而且立法甚严，使所有弟子教民都出些米、绢等物，带领民众修整道路、建造房舍。碰上那些不愿劳动、偷懒耍奸的恶徒，便咒他患病，直到他乐于劳作，再用符药将他的病治愈。有此一术，那原来崩毁的道路逐渐又车马往来如潮了。为除狼虫之害，张陵又发布旨令，让民夫斩除杂草、填平沟壑，蜀中各县，人人自愿出力，民风更淳，风貌日新。

张陵毕竟是儒者出身，仍想用廉耻礼义来教化民众。他反对对人使用酷刑，于是订立本道条法：凡是患病的人，不问贫富，不问男女，都要一条一条把自己一生所犯的过错、所行过的恶事写在纸上，然后投入井中，与神明共同立约，保证不再作恶，若是继续作恶事，当以死为约。这样一来，

蜀地贫富，一旦生病，都如法炮制，悔过自新，保证不再重犯，再由各处弟子将其病治愈。如此日久，各处所贡的米帛钱财也逐渐丰厚起来。有了这些钱财，令弟子买来合炼神丹的药物，开始烧炼还丹。几年之后，果然炼得丹成！张陵望着这耀眼的还丹，心中思忖：若是升仙而去，此刻即可，但是自己数年来学道设教，救治民众，此功亦不可少废。想到这里，他决定不立即服食升仙，取丹在手，服下半剂，把那剩下的半剂埋在了灶旁。这半剂还丹，已使得张陵具有了分形之术。什么叫分形？就是随其所欲，可以把一个张陵变成十几个、几十个神貌冠服一般无二的张陵！他所居道院之前有一池清水，张陵时常在水中荡舟游戏，而各地往来奏事的道士宾客只要进得他的道室，便见座上总坐着一个张陵与他们交谈饮食，谁也不知道这是他的分身，而真身则还在池中游嬉娱乐呢。

张陵为人治病所用的药，都是山中采到的，不过是在配制时略有损益，总不过就是一个路数，所以众方弟子都学得一些。而他行气服食，用的是仙法，没有传给一个弟子。他曾对弟子们说：“你们这些人俗态不除，学些治病疗疾，既利于民，也利于己，也就差不多了，还不是弃世登仙的骨相。但我见你们终年十分辛苦，我就把些炼就的导引之术教给你们，你们再服食些利气补神的草术，都可以活上百岁，也不负你们跟我苦学半生！”于是分作数身，到各处治地去传授些导引延年之术。至于他烧炼还丹的秘要，只传给了身边最亲近的一个名叫王长的人。一次，他与王长闲谈，偶然说起：不久，将有一个人从东方到此山来，你不要把他放过。此人一定是在七月七日这一天来，他形貌伟岸，面色白晰，

求道十分心诚。到时我将试他七件事，若是他都能禁受得住，我便把九鼎丹法传授给他。

不觉到了七月七日这一天，中午时分，果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壮年汉子从东西挥汗而来。王长拦住此人，打量了他的相貌，确与张陵日前所说全合，便问道：“你是何人？到这里来做什么？”那汉子答道：“在下姓赵名升，特来此山求访道师，不知足下可为引荐否？”王长料定张陵说的必是此人，于是带他拜见。相见叙礼，张陵果然试他七件事。哪七件？第一件：王长带赵升来拜时，门人围在他身边高声谩骂，其言语污秽，不堪入耳，赵升竟拒不复还一言，只重复一句话：“我诚心诚意来拜天师。”就这样一连骂了四十天，赵升在门前草坪上露宿了四十天，没有丝毫怨怒，这样，张陵才允许赵升进院。第二件：就在进院的次日傍晚，张陵又命赵升到院西一块草地帐中去守护旁边的黍地，以防熊鹿来食。夜色渐深，只见一位天姿国色的妙龄女子走进他的帐中，说她远行至此，天色太晚，请求借住一宿。第二天，这女子又托言足痛，留宿不走，一连留在帐中十余天，日日都对赵升目挑心招，调笑戏谑，到后几天索性昵在赵升身上动手动脚，赵升只将好言规劝她，再不动半点淫欲。第三件：张陵召赵升回院，在路上故意遗下黄金三十锭。赵升眼见此物，漠然走过，直回院中。第四件：张陵又命赵升上山砍柴，刚走进密林深处，忽见三只猛虎横在山路当中，奔吼着扯咬赵升的衣服，但一直没有伤到他的性命。赵升一任猛虎吼叫窜跃，颜色不变，大声喝道：“我乃修道之士，少年至今，非礼之事不曾做过半件！所以不远千里来到此山，只求拜见天师，以求长生之道。尔等如此肆虐，好不识人！”

莫非是山鬼派来试探我的？”三只猛虎好像听懂了人言，竟不再撕咬，退后几步，又掉转身躯朝林子深处跑去。第五件：张陵又命赵升到街市上去买十四匹素绢。赵升来到市中，把银钱交给店主，抱起丝绢转身要走，那店主突然叫住他，说他还没有付银钱。赵升也不做强辩，把自己身上道衣连同西来时所带的盘费尽数押给店主，既不吝惜之色，也没有在张陵面前讲起此事。第六件：张陵又让赵升去守护谷仓，这时，一个老妇人蹒跚地走过来向他叩头乞食。此妇衣衫破蔽不堪，脸上污黑，似有多日未洗，身上还生着几处浓疮，一副齷齪形骸。赵升神色怆然，连忙解下自己的衣衫披在老妇身上，又跑回自己的卧房，取些自己的口粮送给老妇。老妇人再三叩谢告辞。第七件：张陵带领三百弟子登上云台峰绝壁之前。绝壁上长着一株桃树，那树干仅像人的胳膊般粗细，树下便是深不见底的幽谷。桃树上结满了肥大鲜嫩的桃子，诱人口谗。张陵对弟子们说道：“哪位贤弟子能摘来树上的桃子，我便把升仙要道密授给他！”听了这话，不少弟子都奋臂攘袖，以为这是个绝好的得道机会，但俯身望去，却个个吐舌瞪眼，二三百人个个股票不止，看几眼便吓得缩到后面去了。这时，赵升被几个好事弟子拥到壁前，他向下一望，心中暗想：“此番摘桃，若是没有神力护祐，确实难有生还的希望。”但他不愿在天师面前显得畏缩，便抗声说道：“神灵护祐于我，还有什么险阻？天师在此，谅不致让远来弟子死于幽谷之中！天师有教，必定此桃是可以摘得的！”于是分开众人，纵身下跳，那身体不偏不倚，正跨坐在桃树干上！树干重重地颤了几下，赵升只紧紧地抓住粗枝，直待摆稳了身体，便开始摘桃。一只又一只，直摘到怀

中尽满，然而待要攀上壁顶时，却见那陡壁直上直下，没有半点可以借助之物，他只好用足气力，将怀中的桃子一颗一颗扔上岩顶。张陵双脚半悬在峭壁之上接桃子，不大功夫，赵升怀中桃子掷尽，张陵也把桃子分给了弟子们随意品尝，自己只剩得一颗，对岩下的赵升说道：“弟子，留此一桃与你吃！”说完，伸下一只手臂来抓赵升，赵升只想着此举无济于事，不想张陵垂下的手臂越拉越长，直垂到赵升眼前，好家伙，这手臂足有两丈多长了！赵升被张陵提上岩顶，喘了两口长气，接过了张陵另一只手里的桃子。那张陵自己又回到绝顶边缘，笑道说道：“赵升心正，故能骑到树干上不死，让人看得眼热。我现在也有意试一试，兴许还能摘几颗大桃子！”众弟子听罢，一齐嚷道：“万万不可！”有几个贴身弟子甚至跪在崖前，恳求天仙不可跳下，免遭不测。只有王长和赵升对此举不加可否，哑然地立在一旁。张陵只说了一句：“无妨！”便纵身一跳，他全身凌空，又没有掉在桃树干上，弟子们瞪大眼睛寻时，天上地下，哪里还见得到仙师踪影！纷纷痛哭起来，又是王长、赵升二人都不流涕，好大一会儿，赵升才说：“天师好像父亲一般，天师既投进了幽谷，我们做弟子的哭有何用？倒不如我们都追随天师去吧！”说罢，与王长二人双手相携，纵身跳下崖去。赵升自料此番必定粉身碎骨，谁知“啪”地一声，两人都坠在地上，周身也没有摔痛的感觉。睁眼一看，见又是一个方正平坦的所在，张陵两腿相交，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方石几之前。他见到王长和赵升，大笑着说：“我料定你们二人是一定要寻我来的，特在此处专候！”于是立践前言，将九鼎丹经的秘诀详详细细地讲授给二人，这样一连三天，才又带着

王、赵二人择路回到院中。众弟子们以为这师徒三人早已成了虎狼腹中之物，如今见他们皮也没擦破一点儿安然回来，怎不惊呼！大伙儿争相倾诉思念哀恸之词，张陵笑了笑，也不多言。从这日起，张陵总是把王长、赵升叫进自己的道室，有时三五日也不出户，就这样过了许久，终于相携升天，众弟子亲眼所见，那一日三个人飘飘忽忽，许久，才消逝在白云之间。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八

《云笈七签》卷一百九

阴 长 生 传

阴长生，南阳新野人，东汉和帝阴皇后的嫡亲，生长于豪门之家，但生性不喜荣华富贵，一味汲汲于道家方术。

阴长生刚刚成人，从亲友处得知马鸣生已得度世的仙术，便怀了一个离家出走，寻仙问道的念头，终于寻到一个机会，长生趁出门郊游之机，灌醉了仆从，便只身独骑径奔北方而去，行不多时，他的马被强人劫夺而去，身上所带的银两也被清洗一空，此时真可谓山穷水尽！但他历尽艰辛，终于在太华山中找到了马鸣生，为了表示虔敬，长生以贵胄之身，甘心作了马鸣生的仆役，日复一日，他为马鸣生洗足提鞋，汲水洒扫，从不少怠。尽管如此，马鸣生并不想把度世之道传授给他，阴长生每次启齿讨教，马鸣生总是以宏谈阔论把话题岔开，或论当朝政事，或论治理农桑，就这样过了七八年光景，此间长生求道之心弥坚，从不懈怠气馁，一切杂役依然如故，与马鸣生交谈时唯谨唯敬，对鸣生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也从无怨怒。这些年里，师事马鸣生的前后不下二十人，都因长期不得度世之法而改换门庭，只有阴长生对马鸣生日敬一日，鸣生终生于受到感动。一天，他把阴长生唤到面前，对他说：“我冷眼看尘寰，晓得你是个能得真道的弟子。如今我要到青城山去，走以前把炼土成金之术教会

于你，你且记住：切不可学成道法便数典忘祖，否则仙术也会失其灵验的！”阴长生再三叩谢，说道：“弟子谨遵师命，天神可鉴。”于是昼夜不停地担土挑石，筑成神坛。马鸣生登上神坛，念诵符咒，从袖中取出一卷《太清神丹经》，亲加解说。阴长生如饥似渴，句句牢记在心，其后，鸣生要阴长生依经作法，果然把黄土炼成了金灿灿的黄金。

马鸣生见弟子已经学会烧炼金丹之术，放心地往青城山去了。阴长生送走道师，怀揣金经回到家中，与妻子叙述了此行求仙的经过，夫妻二人随即置备炉灶，合好丹药，昼夜烧炼，几经寒暑，终于炼成了金光耀眼的神丹。长生沐浴斋戒，取丹服食，刚刚服下半剂，便觉得身体轻轻飘荡起来，他妻子服食了剩下的丹药，霎时也腾空而起，夫妻二人竟在空中伉俪相携！一城百姓几时见到过这番景象，一传十，十传百，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向阴长生夫妇举手相贺，连城外那些乞食度日的老弱，也扬起手臂大声叫喊道：“阴神仙！阴神仙！”阴长生为自己飞升得仙感到分外兴奋，然而俯看郊外这众多的贫苦百姓，心中顿时又充满压抑之感，他携着妻子的手按落云头，回到了家中。二人计议：定要烧炼无数黄金，用以周济天下贫苦大众。自此日始，夫妻二人昼夜围炉炼金，数日之间，已炼得黄金万两，一一散给左近贫寒的人家，一时新野周围百里之内，绝无乞丐，认得他的和不认得他的，都交相颂扬他的美德。阴长生又记起马鸣生临行前的教导，发誓行遍九州，不懈地烧炼黄金，使普天之下再无贫穷冻馁。夫妻二人志同道合，双双离家周游天下。所到之处，不消数月，则贫富均匀，户户丰饶。

一天夜里，阴长生夫妇正围炉烧炼，忽然隐隐之间听到

马鸣生在对他讲话，那声音越来越响，只是四处不见鸣生的踪影。马鸣生夸赞他立志周济天下的义举，接着又说：“你二人休养已成，我已在仙宫为你们列下名籍。如今四海晏然，百姓安乐，你夫妻二人均可升仙了。飞升之前，你还须将烧炼之术备细地写成经卷，传给后世，不要使我辈失去传人才好。”阴长生夫妇听罢，望空叩谢。这一夜，他夫妇二人将一炉黄金炼好，便不再继续，早早安歇了，二人难得静下心来回忆以往，如今屈指一算，九州踏遍，那光阴也荏苒一百多年了！

他遵照道师所嘱，开始撰写经卷，接连百来个昼夜，终于著成《金丹黄白经》九篇，大意是说：“上古成仙者甚多，不能一一而论。自汉代以往，已得仙籍者共四十五人，连我夫妇共四十七人，其中二人尸解，其余都是白日升天。”其余则分篇叙述烧炼之要，并为此书作了一篇序言道：“汉延光元年，新野县北山子阴长生接受了仙君的神丹要诀，得道离开人世。我将这部经书藏于名山之中，有谁得到了它，便可以列于真人名籍之内。真能领略其中神妙者断非俗人，我也不指望人人都能领略其中神妙。得此道书者应当牢牢记取：长生不死的根本是炼成神丹，至于方书上所述行气导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等等，本是医家方略，它可以延年益寿，但不能度世升天。”

阴长生带着这部写毕的道书来到中岳嵩山，在一幅黄绢上认认真真地写下炼丹经诀，然后密封在一个石匣之中，安置妥贴。但他感到在世之事尚且没有作完，因此又两游太华旧山，寻到拜师时的石室，取来黑漆，在一块黄版上把炼丹经诀又抄写了一遍，密封在一个青玉匣中，放在石室中央，

又在石室之外架起丹灶，烧炼黄金，但这次烧炼并非出于赈济贫苦，他要把炼出的黄金派上更大的用场。历经数天，黄金炼成，阴长生把片片金版列在一处，然后用随身带来的钢刀在金版上把丹经缕刻一遍，并将这部金简丹经装在一个白玉匣内，出关南游，将此匣放置在蜀绥山中。

百余年间，阴长生前后收受了二三十名弟子，这些弟子都是些老实诚厚的人。长生夫妇教会他们烧炼黄金，让他们也到各地去赈济穷困，故而多没有学到炼丹度世之方。阴长生把写经传人这最后一桩心愿了却之后，便在蜀绥山中以音声召唤各处弟子前来。不上两月，二十多名弟子集会于蜀绥山中。阴长生说道：“你们这些弟子跟随我学道多年，历尽辛劳，如今也该尽速熟知炼丹的要诀了。我这里有一封帛书丹经，现在交付你们，务必要认真领悟，使我之道代代广传。”众弟子见此情景，知道阴长生即将辞世，昔日教诲之情虽深，今日分别之情更切，不免都歔歔啜泣起来。阴长生叹口气说：“我等都是神仙路上走的人，你们不要如此做儿女子状，只记住要好好合炼神丹，丹成，你我师徒在天宫还可相见！”说罢，命弟子取来笔墨，挥毫做诗三首。第一首云：

唯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汉世，紫艾重纁。余独好道，而为匹夫。高尚素志，不在王侯。贫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苍霄，乘龙驾浮。青要承翼，与我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遥太极，何虑何忧！傲戏仙都，顾盼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几，泥土为俦。奔驰索死，不肯暂休。

大意是说：我的远祖在尧舜之时就担任佐命大臣，汉朝

也是达官显贵。而我自小好道，对官宦之事殊无兴趣。如今我入火不焦，入水不湿，想长生果然得以长生，而且在太极之中俯视尘世众生，还有什么遗憾呢？

第二首云：

余之圣师，体道之真。升降变化，乔松为邻。唯余同学，十有二人，寒苦求道，历二十年。中多怠堕，志行不坚。痛乎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归贤。身没幽壤，何时可还？嗟尔将来，勤加精研。勿为流俗、富贵所牵。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亿千！

大意是说：我的道师马鸣生是位真正得道的神仙，我的十几位道友，只恨他们不能持之以恒，故而不能成仙，最终同俗人一样，死葬九泉了。你们这些弟子一定要记取前人的教训，万不可为世俗荣华富贵扰乱求道之心。神道一成，那就可以长生不死，寿同三光日月星了。

第三首云：

惟余束发，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南西北。委放五浊，避世自匿。三十余年，名山之侧。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不敢归，荣不敢息。奉事圣师，承欢悦色。面垢足胝，乃见褒饰。遂受要诀，思深不测。妻子延年，咸享无极。黄白已成，货财万亿。使役鬼神，玉女侍侧。今得度世，神丹之为。

大意是说：我从小抛离家园，追随仙师，三十多年间，顾不上穿，顾不上吃，克制着人间种种情愫，只求让仙师高兴，直磨炼得满脸焦黑、脚底生茧，才得到仙师的信赖，才

授给我神丹要诀。我如今与妻子同得升仙，都是借助神丹之力。

弟子们手捧墨迹唯唯领命。只见阴长生仰在坐上，闭上眼睛。他满脸红润，像十八少女一样柔美可爱。不大会儿，但见他头顶上缓缓降下五色祥云，弟子们双眼正迷蒙之间，阴长生已经坐在彩云之上，冉冉升在空中了。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五十五

尹 轨 传

尹轨，字公度，太原人。他出身于儒素之家，由于家学渊源，尹轨自年少时便已博通五经，渐长，又对天文星气、历象讖纬、河图洛书等学术深加探究，真称得是经天纬地，无所不知了。

尹轨对仕宦之途十分淡漠，只在家中教授生徒为业，同时也以此为乐。一生不娶，父母相继百年，他尽完孝节之后，自己也已经接近桑榆晚景了，自这时起，他开始专一留意神仙之道。初时他只采食黄精，每日三次，从不间断，这样过了若干年，那精神颜貌确显得永驻不衰。向后他又在黄精之外另加了几种药，合煎而服。郡人只见物换星移，桑田沧海，却再不见尹轨转衰。有些好事的少年偷偷地为他计算年寿，竟有几百岁了！而尹轨讲论起古往今来，预料起天下凶吉，也无不应验，以故一郡人都知道他已绝不是等闲野老，定然是暗换了神仙风骨。

尹轨不常出外，偶尔外出采药或是到街市中购物，人们都能见到他轻盈步履有如少年，翻山越岭也像是脚下生风。不管是干什么，他的腰间总要挂着十几个竹筒，竹筒里装的都是药丸。人们问他此药能医治什么病，他却答道，“我这药能避血兵之灾！”有一次，一位乡贤向他求药，尹轨取出

一丸，嘱咐他说：“此药凡人万万不可服食，只宜佩带在身。”这位乡贤一生向善，对神仙之术也久以仰慕，故而恭恭敬敬地特别缝制了一个精美的饰袋，不管坐卧起居，始终佩带着它，再不敢离身。不久，天下大乱，群雄蜂起，一乡之中贫富多半死于兵火，唯独这位乡贤，兵来绕路，火来绕屋，一片瓦砾当中，居然剩下这座宅院完好无损，乡贤一家人虽也耽了些惊怕，但到底没有一口罹于兵火之灾。乡贤寻到尹轨叩谢不已，请他吃酒，尹轨也不逊让，便来到宅中大吃大嚼。饮食之间，尹轨又对这位乡贤说：“此番兵火之后，必有大疫，你可将那药丸掰下一些，研成粉末，涂抹在门前，可保合家无恙。”乡贤连连点头称是，送走尹轨后，即将那药丸捣下一半，细细地涂在两扇大门之上，他毕竟为善已久，又将剩下的大半药丸都研成细粉，给那些没有丧身于兵燹的人家涂门，并讲述尹大仙药丸的灵验。乡里人最初都嘲笑这位乡贤佩戴药丸是疯子妆脸，这场兵劫之后，人们才对乡贤及尹轨刮目相看，也就纷纷向尹轨求药，尹轨也不拒绝，将药丸分给众人自去涂门。时过不久，郡中果然大疫流行，邻县邻郡死于病患者无法计数，而此郡则全赖尹氏药丸，竟无一人病死。

一次，尹轨上山采药归家，听到路边一所破院中传出一个男子的哭声。尹轨见天色尚早，便赶到破院里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个年轻汉子死了老母，由于家贫，无力安葬，又急又愧，所以悲啼不止。尹轨心中叹道：“像这样的孝子理当相助！”于是扶起汉子，宽慰他几句。汉子不认识尹轨，只道是位行路的好心人，心中虽然感激，但于安葬老母没有一点实际帮助，故而哭着对尹轨说道：“多谢先生好

意，可谁能帮我归葬老母哪！”尹轨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办法固然会有，只需耐心等上三两日，我便可以帮你完此心愿，你看如何？倘若可以稍等，你先去拣一块铅给我。”汉子是个至诚人，也不多问，便进屋寻出一方铅片。尹轨接铅在手，说了声：“且自珍重，等我回来！”于是放下药袋，让汉子把药袋放在死者身旁，便大步朝山中走去。

两天以后，汉子见尹轨果然如期而来，甚觉宽慰。尹轨从怀中取出一包散碎银子，约有几十两重。原来尹轨早已学得黄白之术在身，只因为见到世间许多人为财而生，为财而死，故而认定银钱是生祸之胎，也就绝不轻易在此道施法，此番偶一为之，也不过是为了救这孝子一时之难。那汉子见到这许多银两，顿觉心中踏实下来，他伏在地上叩谢不已。尹轨叮嘱他说：“且不用谢，我也只念你实在困窘，无力尽孝，所以特来救你，你也不用多言。”汉子又告诉尹轨说：

“老母尸身未烂，也是神仙相助。”尹轨笑笑说道：“你讲得既对又不对，你母亲尸身未烂，是因为有我这药袋镇守，倘若没有药袋，那神仙怕不知道你家有死丧之事！”说罢告辞，扬长而去。汉子怔怔地望着尹轨远去的背影，心里才猛可里省悟过来：原来此翁便是一位神仙！

邻家一个县中的差役外出办事，路上遭万人劫夺，百万缗钱被盗贼洗劫一空，只拣得一条性命逃了回来。县令听罢此人的哭诉，怒不可遏，连呼：“拉出去砍了！拉出去砍了！”转念又一想，觉得事情还没弄个真实，先把人砍了，往后再须口供，岂不是没了对证？于是收回成命，先将此人打入死囚牢中。这消息传到他家，家中妻儿老小急得发疯，

但及知道这百万缗钱也确乎事关重大，托人求情恐怕也难救他性命，故而终日里哭作一团。尹轨的弟子们听得此事，当作闲谈告知了尹轨。尹轨听罢，心中也好生凄然：一个差役受命行事，受人劫夺，还险些丧了性命，治罪的当是那些强盗，不该重罚这差役。想到这里，开口对弟子们说：“你们速去找些锡来，我自有处分！”尹轨得了些散锡，便架起炉灶，把锡放入灶中，又用些秘药也一同放进，慢火烧炼，那些锡由青变白，由白变黄，只一天功夫，便烧得黄金百两。他带上这些黄金来到县衙，换得那差役出了牢狱。差役早已料想必死无疑，此番出狱，真像是死而复生，那感激之情自是无法形容。

尹轨最得意的弟子叫黄理，他学得道成，离开尹轨来到陆浑山中静修。谁知陆浑山中多有猛虎，黄理又道不精熟，没奈何只得下山向道师求救。尹轨令他砍四根木柱，在住室五里之外，四方各埋一柱。尹轨书写了四道画符，让黄理带回钉在木柱子上。黄理照此行事，果然虎患全绝，群虎虽嗅到黄理的生人气味，但在离他五里之外的地方都徘徊不进。黄理刚刚放宽心静悟玄道，却不料屋金顶上又飞来一只怪鸟，此鸟全身乌黑，相貌凶残，把个黄理又唬得魂灵出窍。他连夜下山，把这只怪鸟的情形又向尹轨描述一番，尹轨知道其中的天机，也不多说，又画了一道符交给黄理，让他把符放在屋顶怪鸟止落的地方。第二天清晨，黄理刚刚放好画符从屋顶下到院中，那只怪鸟又扇着巨翅登上屋顶。这一天黄理没有出屋，直到红日西斜，他才探出身子，那只雄赳赳的大鸟竟无声无息地死在屋顶，那道画符也不知怎么的，居然稳稳地盖在怪鸟的身子上面。

尹轨在人间往还了数百年，做了许多善事，后来离开太原，到太和山去游历，从此一去不再复返，升仙到天宫之后，做了个清静的仙官。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三

《云笈七签》卷一百四

王 远 传

王远，字方平，东海郡人。汉桓帝时，王远察举为孝廉，被授予郎中之职，不久，加为中散大夫。

王远博通五经坟典，对天文图谶河图洛书研究尤精，他预料天下兴衰、九州凶吉，往往如观掌中，所言必中。大概是预料到天下大势必然是冰消瓦解，因而辞去官职，入山专意修道。数年之中，王远尝遍了人间甘苦，但他不移初衷，再加上他原本对谶纬就深深通晓，故而终于学得道成。

汉桓帝听到王远得道的消息，接连数次降旨诏他入朝重新作官，但王远坚辞不就，无奈州郡的太守刺史催逼甚急，他自知躲避不过，只得将就出山，为了表示自己对仕途无意，这一路之上一直低头不语，到了京师后，连天子的圣谕也只管闭口不答，弄得汉桓帝很下不来台，只是碍于他是个得道之人，不便以君臣礼法来究治他。王远下殿，走到外殿门口时，忽然停下身来，唤取笔墨。百官文武见他蘸墨挥笔，在宫门扇板上洋洋洒洒写下了四百字的谶言，都是些预料未来的言语。桓帝也走到门前，看罢，心中十分恼恨，连忙命人把这些字迹刮去，然而奇事出现了：众内侍费了许多气力把字深深地刮了一遍，可是不消片时，原字又冒了出来，而且越是刮削，那字的墨迹也就越发鲜明。

王远没有子孙，乡里人们代代相沿供养他。太尉陈耽是王远的同乡，曾替王远营造了一座宏大宽绰的道室，早早晚晚到这里来拜望。每次向王远问安后，只说求仙人赐福，不敢声言学道。王远在陈家一住四十年，陈家上下没有一口人死丧和生病，家中的奴仆婢妾也一向安然无恙，甚至连家里饲养的鸡鸭猪犬也活蹦乱跳，繁殖甚多，田里桑麻谷米比旁人家多收几成。

一日，陈耽照常来王远这里拜望，王远忽然对他说：“我的运限已满。多谢这些年来你对我的供养之情，我明天中午便当离去，望多多保重是幸！”陈耽听罢，吃惊非小，但他知道王远此话绝非戏言，再也无心谈笑，快快而去。第二天中午，王远果然死在他的道室床上。陈耽知道他不是真死，只是仙化，故不敢将他的身体移向别处。陈耽与王远相处日久，今日一别，当然悲苦难禁，慨然叹道：“先生丢下我，我还靠什么延续残年？”命家人备置上好棺木，焚香礼拜，将王远尸身连同床上道服道冠一齐装进棺槨，准备三天之后出殡。第三天一早，仆人开棺验查时，却发现道服全在，而人已不见，那衣装支支楞楞，就像是蝉蜕掉的空壳一样！陈耽仍旧按大礼出殡，并没因此变故而少有怠慢。

倏忽三个月过去，陈耽一直茶饭无心，身体和精神都像衰老了许多，渐渐成病，不多几日便死了。家人仆僮都说他是学得了王远仙化之道，随他而去了，可郡中也有人说，这是王远预知陈耽将死，所以先他一步仙化而去。

早些年时，王远曾去东南名山——括苍山远游，经过苏州，借住在蔡经家中。蔡经只是胥门一个寻常百姓，然而王远反复审视，却看出他的骨相当为神仙，于是对他说道：

“你是度世升仙之才，我意欲荐你替补上仙的缺位，可惜你现在还不通道术，况且气少肉多，不能随我即去。我今教会你尸解之术，你不用怕，那不过像是从狗洞里爬出一样！”接着便把尸解要诀密授给蔡经，自己歇了一宿，继续南行了。却说这蔡经虽是一介小民，但自幼也颇醉心神仙之道，只可惜无人教诲罢了。如今遇到王远，自知成仙有望，且惊且喜，把王远所授的尸解方书反复揣摩，直到烂熟。

一天，蔡经忽觉得浑身发热，而且越来越觉得灼烤难当，连连呼叫家小用冷水浇他全身。合家上下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纷纷桶浇盆泼，忙得不亦乐乎，可那水泼到蔡经身上，就像是泼到了烧红了的火炭上一样！就这样一直忙乎了三个昼夜，好端端一个血肉之躯，竟只剩下一张人皮和一付空空的骨架了。全家老少都吓得发抖，眼看着他一步步挪动，走进了自己的寝处，用被子蒙上全身。等到家里人惊魂稍定，战战兢兢去察看蔡经动静时，掀开被一看，床上只有一张人皮，哪里还有原来的蔡经！刹时间哭天抢地，乱作一团，邻居人家见此惨状，也无不为蔡家惋叹，相帮着将残皮装入棺木，安葬在蔡家祖茔。

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了，蔡家人也慢慢把此事淡漠下来。忽然有一天，蔡经又回到家中！只见他容颜少壮，鬓发漆黑，目有神光。全家人以为鬼魂还宅，吓得吐舌瞪目，而蔡经却兴冲冲地告诉他们说：“七月七日这一天，真人王远要到咱们家来，到时候多煮些饭食，供他的随行役人吃。”家里人这才恍惚省悟他已经成了仙官，故而惟命是从。到了七月七日，全家出动，把左邻右舍大盆小瓮尽数借来，足足煮了百斛米的饭，一坛坛、一罐罐摆放在廊檐之下、庭院四

围。刚刚忙完，就听见空中传来金鼓箫管的鸣声和人喊马嘶之声，四邻八舍何曾见到过这种场面，都惊得目瞪口呆！蔡家人抬头望去，认出坐在前车上的仙官正是十几年来家借宿的王真人，只见他头戴远游冠，身穿红道袍，腰系五彩绶，腰边佩着宝剑，赤、白、黄、红、黑五色的五条巨龙同驾一乘羽盖车，从天上飘飘而下，在蔡家庭院中停了下来。这王远面色微黄，并无髭须，高矮也与世间凡人一般无二，而他的随从侍卫则个个身高一丈。刚刚见得真切，这些随行人等却忽而不知隐到何处去了，庭院之中只剩下王远一人！蔡经引领他与自家父母兄弟一一见过，只听得王远冲着天空高声说道：“在下王方平，敬报麻姑仙姑：我已久不到民间，今日偶然来此处一游，不知仙姑能否也烦来一叙！”不大功夫，只听得空中冷然响起一位女子的娇声，说：“麻姑再拜！你我相别忽而已经五百年，且请王真人稍候片时，我先到蓬莱按察一遭，即刻便归。”约摸过了一个时辰，空中又响起人呵马叫之声，紧接着，一位身穿赤白相间道衣的女子袅袅降下，随行人马但闻其声，不见其人。

只见麻姑姿容绝世，大约十八九年纪，头顶挽着一个椭圆发髻，余发披散在背后，直垂到腰间。麻姑朝蔡经也施两拜，口称道友，蔡经慌忙起身作答。三人坐定，王远与麻姑各出餐厨，都是金盘玉盏，令人目不暇接，那杯盘中的菜肴，也大都是些珍稀之物，绝不似世间珍馐，异香扑鼻。王远又取出一些干脯，分给二人，说道：“此乃麟脯。”麻姑取一片入口，边品尝仙味，边笑着说道：“我自入侍仙宫以来，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刚才到得蓬莱，又见东海之水比上次去时浅了一半，莫非此处又将变为桑田了？”王远、

蔡经都附合感叹不止。吃到半餐，麻姑想会一会蔡经的母亲及妻子。当时蔡经的弟媳妇刚刚产子没多久，麻姑一见便知，说道：“你且慢行礼，先站在这里，我为你求些米来！”话音刚落，但见珍珠般的白米撒了一地，再一定睛，见那白生生的米粒刹那间都变成了红彤彤的丹砂！王远呵呵大笑道：“仙姑到底年少，还喜欢作这些狡狴的游戏！我老了，只给弟子家中老小赠些美酒吧。这酒出自天厨，味极醇厚，可是俗人万万不可饮用，一旦误用此酒，肝肠都会寸寸烂掉！你们可以用水调和着少饮一些。”说罢，从袖中取出一升酒，掺上一升多水，赐给蔡家老少，蔡家人小饮两口，觉得其味甚美，都按捺不住，每人又喝了许多，结果都醉倒在地。

三人重又回席。宴饮之间，蔡经偶见麻姑手似鸟爪，不觉暗想道：“真乃一双小巧妙物，若是背上发痒，用这双小手来扒搔，一定极为适意！”王远望着蔡经微微一笑，早已得知他心中所思，于是命人将蔡经拉到庭院当中，用鞭子狠狠抽打，并对他说：“麻姑乃上界神仙，你怎敢想到让她的手为你扒背！”蔡经趴伏在地，只觉到一鞭一鞭地抽在背上，却看不见谁在执鞭。那麻姑倒是个豁然大度的仙女，呵呵笑着劝王远道：“罢了罢了！蔡道友不过是偶然一闪凡人一念，真人何苦如此苛责于他！”

蔡经邻居中有个姓陈的，原在某县任县尉，后因得罪县令，被罢黜回家。他听说蔡家来了神仙，于是登门造访，乞求神仙指路。蔡经听得叩门，问明情由，果真领他来到二位仙官面前。陈某叩头说道：“小人终生好仙，只叹无人指引，如今得见真人，小可愿与蔡经贤弟随仙人驱遣，万苦不

辞！”王远望望来人，缓缓地说：“你且面朝红日站立！”王远从他背后望去，捋须说道：“你心邪不正，终不能带你飞升仙界，但可授你任当方地上主事之职，你意如何？”也不待陈某回复，便从袖中取出一符，封在一只精巧的小匣之内，递给陈某，嘱咐他说：“我虽不带你度世，但可以存你的本寿到百寿之上，你可以用此符为人禳灾治病，以积善行德。大凡病不该终的人生病，你带着此符到他家中，自然可使他痊愈。若是有人附了鬼魂，你也可以用此符驱除鬼祟。”并告知他如何用符。陈某拜谢不已。后来陈某用这道符为人医病，果真符到病除，跟他学道的弟子前后不下百十多人。陈某活到一百二十岁而死，弟子虽多，但再用此符，却都失其灵验。

王远在蔡经家盘桓了大半天，直到日将西沉，才告辞而去。廊檐下、庭院中的饭食都早已吃尽，坛瓮狼籍，却也看不见有人来吃。蔡经的父母问蔡经说：“这位王先生究竟是什么神仙？住在什么地方？”蔡经答道：“王真人常住在昆仑山，有时也在罗浮山、括苍山间往来，那山上都有宫室。王真人主管天曹之事，一日之内，就可以上天入地几十遭，所到之处，百神都来迎接。”略停少顷，又说道：“父母且宽心，我此次也须跟随真人去了！”说罢，冉冉飘飞出屋，望空而去。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八十五

《太平广记》卷七

左慈传

左慈，字元放，庐江郡人。他自幼被郡人目为神童子，少年时便深通五经，且旁通天文星象之学。当时已是东汉之末，左慈从星象之中已预见到汉朝社稷即将倾覆，天下战乱不久便起，于是感叹道：“生当乱世，官高者身危，财多者身死，人世间的荣华富贵有什么可恋！”于是弃绝世俗，专心学道。

左慈先学习六甲之说，逐渐领悟到其中玄妙，试施法术，果然能驱使鬼神。不久，他只身来到天柱山中，精思玄理。一天，他在山中采药，偶然间发现一座石室，便走进其中，那一股清虚之气直沁肺腑。他猜想这石室一定是仙人居住之处，慢慢寻觅，果然见一架石几上放着一部书，近前一看，封面上赫然写着《九丹金液经》五个大字！他欣喜欲狂，轻轻将书捧在怀里，携回自己的居所，从此细心地阅读此经，道术也日有所进，变大化小，任其自如。其时司空曹操闻知此人，便要召他进宫，派使者专门来到天柱山延请。左慈闻讯，把自己封闭在石室当中，坚执不出。使者无奈，如实禀告曹操，曹操大笑道：“尔等多带糒粮，日夜守候在他石室旁侧，他什么时候出室，尔等便什么时候带他前来见我！”使者带足食饮，重又回到天柱山中，守在左慈石室门

侧。太阳由朝至暮，节令由春而秋，看看已将近一年光景，守在石室的官吏不知受了多少艰辛，才听得石室哗然一响，左慈满面生辉，走了出来！

左慈在室中，对室外的一切了如指掌，他见曹操为延他如此费尽苦心，十分却意不过，故而才走出石室，跟随使者来到京城。谁料想像左慈这样的仙人也有识误他人心的时候，曹操乃大奸之人，岂肯真心崇敬一个方术之士，他不过是想把左慈诱进京师，伺机除掉他罢了！譬如这一年之中，曹操知他避谷不食，而人间众生岂有不食之理？这分明证实左慈必有左道妖术，岂能容他侍于自家左右？

第二天，左慈沐浴之后求见曹操，说希望能准许自己仍回天柱山。曹操十分惊异，问道：“先生为何刚才便讲这样的话？”左慈道：“因为我不久便会惹来杀身之祸，不如远遁以避之。”曹操已知道了左慈的明察，强作解释道：“我曹操岂敢对先生不敬？既然先生执意要去，曹某也无法强留，但请允我为先生设宴饯行，不知肯否赏光？”左慈爽快地答应了。

几日之后，曹操召集文武宾僚数十人为左慈饯别。宴会上，曹操对众宾客说道：“今日列位高会，百味珍馐都有了，只是缺少松江鲈鱼，实乃憾事！”说完，故意将目光移向左慈。左慈知道这是曹操有意试他，便立起身来，拱手说道：“此事甚易，且请丞相给山人一个铜盘，注上清水，我来钓取鲈鱼，为列位尝鲜！”曹操大喜，命人端上一只注满清水的铜盘，只见左慈一挥手，便凭空握住一枝钓竿，然后将鱼钩甩进铜盘，片刻，一条硕大的鲈鱼竟真的从盘中被左慈钓起！曹操抚掌大笑，说道：“妙哉！妙哉！只是一条鱼

不足以满足众多宾客，请先生多钓几条！”左慈又垂竿于盘，果然又钓出一条三尺多长的大鲈鱼。

厨师端上鲈鱼脍，曹操即命宾客开怀畅饮。左慈起身拱手，对曹操道：“且慢！依山人之见，今日是列位特地为我饯别。别者，分也，故请列位分杯饮酒，不知丞相以为如何？”曹操听出左慈有诀别之意，但还是佯装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各位宾客面前都满满斟上一杯。轮到曹操座前，左慈道：“丞相不必另置一杯，山人与丞相在同一杯里分饮，丞相意下如何？”说罢，也不等曹操肯否，便顺手从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在酒杯中间轻轻一划，那融融春酒霎时间断作两半！众人看得呆了，连称妙绝。左慈端起杯来，先自饮了半杯，把另一半放在曹操面前。曹操原以为左慈应该让他先饮，才不失卑主客之理，见左慈把剩酒留给自己，心下很不受用，也就不愿再饮。左慈微微一笑，说道：“丞相既然不愿饮这半杯，我代丞相饮罢！”说完，将杯中剩酒一饮而尽。左慈把空杯向上一抛，但见那酒杯在廊檐之下晃来晃去，竟不落地。曹操见左慈如此戏耍他，那心中的不快早已变成一腔愤怒，变了脸色，喝叫武士把左慈当众拿下，然而话刚出口，那左慈早已不知去向了，满座愕然。曹操急命侍卫四处寻查，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原来左慈早就回到他那天柱山石室中去了。

曹操怒气难休，发狠要杀掉左慈，于是命人将天柱山团团围住，声言缉拿妖道。一方面也是想试一试左慈是否果然杀而不死。左慈知道这次曹操来者不善，他走出石室，恰逢曹兵赶到，正在寻思脱身之计，忽见山坡上走过来一群白羊，他计上心来，快步地走进羊群，化成了一只白羊。追兵

眼见得活生生的一个左慈，一时间竟烟消云散，分外气恼，于是把羊群围起来，让牧羊人数一数是否多出一头。牧羊人仔细查点了三五遍，确比原数多出一头。追兵头目对牧羊人说道：“曹丞相非常敬佩左先生，只希望他暂回京师，并无恶意。你把先生辨出来，也让我们好回去复命！”忽然，羊群中走出一头大羊，前腿屈跪在军士们面前，用人语说：

“岂有此理！”军士们互相猜测，断定说：“这头羊就是左慈！”忽地蜂拥而上，要把此羊捆绑起来。未及动手，但见几百只羊一齐屈下前腿，也用人语说：“岂有此理！”那声音甚是洪亮，直震得山谷回鸣。军士们面对此景，再没办法辨出哪头是真哪头是假，只好悻悻地离开。

曹操传令各地，缉捕妖道左慈，一时间城乡各地都贴满了左慈的画像。一天，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丞相府，禀报说：“小人在阳城山采药时，亲眼见到左慈就在山中栖止。”曹操立即命人赶到阳城山，这一回没有白跑，军士们果然把左慈押回了京师。一路上，军士们把他看管得严严实实，生怕他又施什么法术脱逃。其实左慈并非不能脱身，他倒是想借这一次机会大大显一显自己的神化之术，把奸相曹相好生戏耍一番。

左慈被解到京师，曹操也不推问，便喝令狱吏将他送进牢狱，严刑拷问。狱吏押左慈入狱，分明是“咣啷”一声锁紧了牢门，回头看时，却见门外又站着一个左慈，一时弄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幻了，只好禀告曹操。曹操怒不可遏，命将两个左慈全都杀掉。狱吏捆绑着两个左慈，举起了鬼头大刀。然而刀还没落，两个左慈又都不见了。狱吏知道这又是他施了隐遁幻化之术，急命城中四门立即关闭，然后挨户

搜索。市上有人问道：“左慈究竟生得怎副模样？”狱吏告诉他们说：“此人瞎了一只眼，身着青衫，葛巾裹头。”谁知这一番描述不要紧，倏忽之间，满城老少都变成了葛巾青衫，而且人人都瞎了一只眼！狱吏惊恐万状，屁滚尿流地奔回丞相府回禀。曹操恶狠狠地说道：“好一个左慈道人！你等听着：凡见到瞎一只眼、青衣葛巾者，一律杀无赦！”这一来一城之中霎时腥风血雨，其状惨不忍睹。忽然之间，南市街头有一壮年男子押着一个青衫瞎子大声喊道：“左慈捉到了！左慈捉到了！”只见满城老少又都恢复于原形，那些无辜受戮的人也都像大梦初醒般爬起身来，仔细看去，他们不过是被刀剑割破了点衣衫而已。众军士前呼后拥，把左慈押到丞相府前，曹操大喜，捻须笑道：“我倒要看一看谁能斗过谁！”大跨步走到左慈面前，再定睛一看时，哪里是什么左慈，只不过是一束茅草而已！

左慈脱身之后，来到荆州。荆州刺史刘表也早闻他是个惑众的妖道，想捕拿后杀掉他。一天，有人禀告刘表说：左慈现正在军府门前。刘表立即陈兵于刺史府前。左慈心知刘表这是在自己面前炫耀他的军威，便转身慢慢离去，刘表大声喝道：“妖道，休走！”左慈回过头来，又缓缓踱到刘表跟前，说道：“刺史何必如此愠怒？山人此来，不过是有些礼品馈赠给军中将士。”刘表见左慈只身而来，笑道：“真是胡言妄语！你只是赤条条一人之身，而我却有万千之众，你哪里有那么多的礼品给我的将士们呢？”左慈道：“当今天下无道无义，不过是为了财货而已，山人却正是为了散财而来，难道还要诳骗刺史大人不成？”说罢，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酒瓮，放在地上。说也神奇，那瓮越变越大，里边还装

满了清醇的美酒，酒香四溢。他又掏出一束肉铺，放在瓮旁。一个兵士走上前来拿，却根本动不了一丝一毫，又有七八个兵士使气走上前来搬那肉铺，仍旧纹丝不动。左慈从一个兵士腰间掣出一把钢刀，拿起肉铺，一刀一刀削将起来，那肉铺片片落地！他又让刘表派百名兵士前来扛取酒肉，犒赏军中，此间刘表各路将军带上兵马，纷纷前来，一时府门前集结了万余将士，五人一堆，十人一伙，每人尽醉尽饱，笑语欢颜，红光映脸。刘表亲自探视瓮中的酒，仍是满满的，肉铺也还在左慈手下片片飞舞。见众人不再饮食，左慈才停住了手，放下肉铺，而后对刘表施礼说：“我慕刺史与奸相曹操分庭抗礼，不同流合污，特来犒军，绝无他意。”刘表十分感戴，从此再没有加害左慈之想，把他奉为上宾邀入府中。几天后，左慈告辞说：“山人是闲云野鹤，不惯久居刺史馆舍。今日便去，望刺史好自珍重！”

左慈沿江东游，来到吴国。吴国有个叫徐坠的人，也颇有些道术，家住在丹徒县城。左慈路过丹徒，特意前来拜访。徐坠门前有几名守门家丁，还有六七辆车子、六七头牛。家丁们见左慈衣衫褴褛，形容蓬垢，甚是不屑，随口骗他说：“我家主人外出未归。”左慈明白这是家丁戏弄他，也不多言，拂衣便走。家丁们呵呵笑他，忽然看见牛在杨树梢上走，吓得忙爬上树去赶牛，又见牛仍在地上！再看那几辆车，车毂上长出了一尺多长的荆棘，用刀砍也砍不断，推车也推不动，家丁们慌得没了主意，跑进门去报知徐坠道：

“有个瞎一只眼的老翁要见先生，我等见他是个闲客，便哄他说先生不在家，不想他走了以后，牛和车都变得怪异起来！”徐坠顿足斥责道：“嗨呀！你们这些痴货！这是左公

来拜访我，你们竟敢欺蒙仙人！赶快给我追回来！”众家丁急忙朝左慈走去的大道追去，赶上他之后，众人围成一圈，一齐跪拜，口称死罪。左慈挥了挥手，说道：“起来吧！”众人簇拥左慈回到宅前，见那牛、车全都恢复了原样。

拜别了徐坠，左慈来到吴国都城建业，见到吴主孙权。孙权也怕他妖术惑众，想除掉他，但又不敢贸然行事。孙权将要出游，便命左慈骑着马在前面走，自己跟在他后面，想趁他不防从身后刺死他。左慈脚穿两只木屐，身上挂一根小巧的竹杖，慢慢悠悠地信步前行。孙权扬鞭策马，挥师追赶，但总是离他十几步不能得近他。孙权知道这是道术使然，只好按住诸将。

左慈门客弟子不多，故而常常是独来独往。他的得意弟子只有葛玄一人。一日，他召葛玄入室，密告他说：“我今日须前往霍山，在那里合炼九转神丹。我走之后，你也不必苦苦等待，只管精思玄妙，必能升仙。”说完，飘然而往。后来左慈在霍山炼成神丹，服食之后，冉冉升天。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一

《后汉书·左慈传》

蓟子训传

蓟子训，齐地人，从小以信义礼让为先，与人处事，从来不把一己之私放在心上，乡里的官吏和百姓都很敬爱他，故而他年轻时就被推举到州郡中做了属吏。后来察举孝廉，除为郎中之职，不久，赶上匈奴犯边，蓟子训应募从军，任为幕府，回朝后升为驸马都尉。数十年过去，谁也不知道他有道术，后来告老还乡，乡间耆旧见他数十年容颜不老，不免生疑，有几个好事少年暗地里跟踪他，然而数月过去，见他除了居家读《易》、时而作几篇小小文章之外，并没有异常之处。

蓟子训性情恬淡，但待人温厚宽和，他虽然是高官致仕，但与乡邻之间交往，亲如兄弟子侄，并不以贵者自居。邻家一对夫妇老来得子，老两口儿欣喜若狂，爱之如掌上明珠，子训也来庆贺。他逗逗小儿，小儿朝他咧着嘴儿笑，格外喜人，他便请邻妇让他抱抱这个孩子，不料妇人把孩子交给子训时，子训手没把稳，孩子掉在石砖地上，竟登时气绝而亡。邻家夫妇悲痛得肝肠寸断，但因为素来敬重子训，子训又确是失手所致，也只能强咽下无限哀伤，为孩子打制了一口精美的小棺，抬到祖茔中埋了。蓟子训当时只摇了摇头，叹了几口气，便离开邻家。一连二十多日，才重又回到邻

舍，问道：“你夫妇二人一定倍思娇儿吧？”邻翁苦笑一声，答道：“看来定是此儿命相太薄，不该长大成人吧！如今已死了两旬有余，再思再念又有什么用处呢？蓟先生也不必为此歉疚太深，大家都把心放宽些，也就过去了！”蓟子训微微点点头，也不再说什么，拔腿走出院外。不多时，他怀抱着婴儿回到邻家，那孩子还在怀中啼哭呢。邻家翁妇只道是小儿已死，哪里敢接这孩子！蓟子训笑道：“这分明是你夫妇本来骨肉，为何不敢相认？”那婴儿认出母亲，止住哭啼，咧开小嘴儿又笑起来，两只小臂也伸向其母，邻妇赶忙把孩子抱过来，仔仔细细地辨识孩子的眉眉眼眼，真觉得如在梦里一般。

子训告辞回家，这夫妇二人还在发呆，还是老翁先清醒了过来，对妻子说道：“我们的孩子新埋不久，何不掘开棺木验视一番？若是棺中有儿，此子必是妖孽；若是棺中无儿，那么此儿必定是当时未死，被蓟先生用计收养数日，也未可知！”妇人觉得在理，二人来到祖塋，挖开棺木，却见棺中仰卧着一个六七寸长泥人！此儿后来长大成人，也举为孝廉，官做到二千石。

更有一桩奇事，人皆不敢信以为真，可这事奇得分明，人们又不能不信。你道何事？原来蓟子训有一桩令人年岁倒流的法术。乡间耆旧中有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一天，子训与他们弈棋聊天，说到浓处，子训对几位老叟道：“尔等几位鹤发四垂，霜鬓如雪，神致天成，好不令人羡慕！”几位老者闻言，呵呵大笑道：“蓟先生真能耍笑人，我等垂暮老朽，不知几时便要黄土加身了，你倒说什么羡慕！我等倒想让自己的须发变黑，可惜只有等到来世了！”子训捻捻自己乌

黑的胡须，问道：“几位老者愿使自己白发变作我这颜色，此话当真？”老者齐道：“蓟先生若是能令我等须发变黑，便是我们的大恩人了！”子训点了点头，将几位老叟一一端看一过，随后说道：“列位老者，你等相互看看，须发是否已变了颜色？”几个老叟茫然相视，都惊得瞪目结舌，只见几个人的头发和须眉由白转灰，由灰转黑，霎时间各各回返了三四十岁，简直对座不敢相认了！

这个消息像风一样传到了京城洛阳，不少达官显贵都想虚己以拜，可惜当时这班文官武将都已是蓟子训的晚辈，与子训没有交情，也就不敢贸然造次。几个贵官不知从何处打探到太学中有一位姓刘的后生与蓟子训是同乡同里，其家就住在蓟家右邻，于是设下宴席，请这位刘生坐在上宾之位。席间，你言我语地对刘生说：“你如今夜夜苦读《诗》《书》，还不就是为求一个富贵？你若是能把蓟子训召到京城，我等每人为你进上一言，你就可以大富大贵，三代也享用不尽了！”这刘生来京师就学之前常与蓟子训言笑玩耍，十分相得，心中料想此事不难，于是应允下来，他毕竟是读过书的人，有些心计，盘算片刻，问道：“几位大人言语当真？”那几个贵官赌咒发誓，还要给他立字为据。刘生连忙推阻道：“学生何敢如此，但得列位大人季布一诺就是了。只是大人不可性急，学生回去，须慢慢打动蓟先生方可。”几个贵官都说：“这个无妨，只要请得蓟先生到，早些晚些有什么紧要！”

却说刘生回到齐地家乡，拜在蓟子训门下为弟子，为他洒扫供事，不觉一年有余。蓟子训心知其意，用言语敲打刘生道：“我看你的心思并没有用在学道上，只为讨我欢

心。难为你日日如此勤苦！”刘生支吾苦笑，不知怎样对答。子训又道：“你何不以实相告？如此妄为虚掩，到何时才是个了结？其实，你不讲我也早就知道了：京师中有贵人想邀我一见。我不忍看你一介书生在我这里终日杂役辛劳，也想成全你求取富贵之心，你但可以放心回到京城，对诸贵人言明：待我将这里安顿停当，一个月后的今日一准到得洛下！”刘生心中甚喜，回到自己家中将此事告诉了父母，父母也为他高兴，打点行囊，先让刘生上路。刘生回到洛阳，找到那几位贵官，把子训一个月后即到京城之事一一禀明。

再说刘生去后，刘生的父母日日窥察蓟子训，再不见他有任何动静。算来明天他就应该抵达洛下了，可还见他在街市上与耆旧弈棋耍笑，不免心中急切，巴望到红日西沉，老夫妇摸进蓟家，问子训道：“先生没记错行程吧？依我家小儿所说，先生明日当到洛下，怎么今天还没有动身呢？”蓟子训笑道：“你二位是怕我忘记，担心我失信而使刘生陷于不义吗？我怎敢行此不仁不德的事？你们且放心回去安歇，明日一早我就启程。”

次日清晨，蓟子训果然来到刘家与刘生父母话别。二千里路，子训不过用了半天的时间。他来到洛阳东门，刘生早已在门口迎望着他了。子训也无寒暄，问刘生道：“是哪位想要见我？”刘生道：“想要拜望先生的人很多，他们不敢相邀，但凭先生足迹所至，他们自会前来拜迎！”蓟子训道：“何须如此，我二千里路尚且无甚倦怠，难道还吝惜走这几步路？你且详细告诉我，究竟有哪些人？家居何处？”刘生心中了然，见子训并无他意，便取来纸笔，把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一一写在纸上，点一点数，正是二十三家。蓟子训

接过来看了两眼，又对刘生说道：“你今天依次通告这些人，叫他们各各谢绝宾客，我明日当一一前去造访。”刘生揖谢了子训，飞报各家。各家闻讯，都杜门谢客，洒扫庭除，以待贵宾。

第二天上午，二十三户贵官家中各自来了一个蒯子训。贵官们各各与蒯子训交谈议论，都自以为蒯子训最先来到自家，不免心中得意。第二日早朝，彼此询问：“蒯先生何时到得你家？”回答全是昨天上午，二十三人所见同在一时！再问子训的衣冠相貌，回答也全然一致，只是子训在各家所言，随主人问话不同而有些差异。这下子朝官莫不惊异，想不到子训竟有如此分身神变！这样一来，不仅这二十三家，就连其他一些朝官，也都想一睹子训的仙容，于是又把刘生找来，将他团团围住，要他转致子训：百官想同时参拜他。刘生领命寻到子训，把百官之意述说一遍。子训笑道：“诸朝官只道我是重瞳八采，所以想要见我。如今见到我，我也并不像什么异人，也没有什么道术可论，再见又有何益？不如让他们兑现前言，还你富贵！我已不想再在京师滞留，今日便要离去了。”说罢，骑上一头骡子晃晃悠悠出门向东而去。子训刚走不久，数位朝官贵人相继冠盖塞路而来。刘生告诉他们说：“蒯先生不愿再见，故而刚刚离去，东街上骑骡子的就是他！”朝官们掉头去赶，可是眼见得子训在前面缓缓而行，却怎么也近不到他身前，就这样追了半天，谁也没能拦截住他，只好垂头丧气各自还宅。

其实蒯子训只用了一个分身术，引着朝廷百官在城中绕了半日，那真身转了一个弯，拐进了致仕在家的旧相陈公家中。子蒯早年为官时，曾与陈公为同僚，两人交契甚厚，故

而特来拜望。语不多时，陈公感叹说道：“我与蓟兄难得一见，就在我处多逗留几日，也好解后学陈某数年渴思！”子训道：“我明天日中时分即将离去！”陈公素了解子训为人，他的话从来不容变更，也不便苦留，只问道：“此行是远处还是近处？”子训答道：“莫问远近，只是难得复还！”陈公心中有些惨然，命家人取来一件葛布单衣相赠。子训也不推拒，取过来穿在身上，又聊了半个时辰，天色已晚，便就陈公宅中安歇下来。

次日上午，陈公一直不见子训出户，料想他必是长途劳顿，不忍叫醒。谁知到了日中，还不见一些动静，心中生疑，推开屋门一看，蓟子训穿着旧日相赠的那件葛衣，已经死在床榻之上了。但见他双臂交抱在胸前，状如屈铁，陈公想把他双臂拉直，却怎么用力也动不得一丝一毫。紧接着，屋里腾起一股芳香，这香气飞出户外，飘在市中，洛阳城里大半人都嗅到了。陈公将子训装入棺中，正待入殓，忽听得棺中噙然一响，一道电光喇地闪过，棺旁的人吓得顿伏闭目，再睁眼时，却见棺盖碎裂成百千小块，飞散到空中。棺中没有死人，只有一只子训来时穿的芒鞋和那件葛布单衣而已。人们惊疑未醒之间，又闻得巷中有人马萧鼓之声，径直朝东而去。

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位少年从长安回到洛阳，自称在长安见到了蓟子训，说当时蓟子训正与另一位老翁共同摩挲金狄铜人。子训感叹道：“我还觉得这铜人刚刚铸就不久，算来也有五百年了！”这位少年想上前拜见，两位老人见有人来，跨上骡子，头也不回地朝西走去。少年大呼：“蓟先生且住！蓟先生且住！”那蓟子训等二人全然不理。少年紧追

不舍，直到夜色昏黑，也没能追赶得上。自此以后，再也没人见到过他。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二

《后汉书·荀子训传》

介 象 传

介象，字元则，会稽人。他自幼精通儒术，博览百家，本欲跻身仕途，但不幸天下多故，介象见生民涂炭，烽烟迭起，自叹没有回天之力，又不甘心于像草芥一样任人芟割，于是弃儒学道，来到会稽东山避世静修。初学道时，不过炼些禁气导引之术，一天在山中采药时，偶然在一间破旧石室中发现了一部残缺不全的经卷，介象细细读来，原来是部讲授役召之术的道经。他如获至宝，依经文所述演而习之，渐渐得其要领，能在茅草上点火烧鸡，鸡熟而皮不焦；又能让人家点火煮饭久而不熟，让人家的鸡犬三天不鸣不吠。一次他偶然到市中闲游，市中人笑他齷齪奇谲，争相围过观看，看得他心中好不气闷，于是闭目行一定身之术，一市人居然一动不动被定在原处，心里明明白白，可谁也动弹不得！直到介象回到山中，市人才解脱了这场厄难。

大凡有些道术的人，仅能避谷役召而不得长生度世，往往于心不甘，介象也是如此。他听得别人说：要想飞升伸界永为神仙，须得炼就九转神丹。又听说不知何山之中藏有一部《五丹经》，是专教人如何炼丹的，于是离开会稽东山，周游天下名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介象踏破了无数鞋履，走遍了东西数座名山，仍旧一无所获。此间虽不时遇到

一些山中道士，但多是无知妄说之辈，夸夸其谈，不可尽信。介象不得已又回到东山之中，静思玄理，希望能感达仙灵，稍加明示。一次，他默坐了半日，觉得身体有些疲乏，便顺势靠卧在石板之上，不知不觉睡着了。这时，从林中走出一只斑斓老虎，径来到介象身前，伸出赤舌舔舐介象的前额。介象被虎弄醒，睁开双眼，心中陡然一惊，随即又镇定下来，冲着老虎大声说道：“你若是受天神之使来护卫我，暂且停住；若是受山神之使来试探我，速速离去！”那老虎似乎听懂了人言，盯了介象两眼，便掉头离他而去。介象这才爬起身来，虽自感有通身法术，但遇此猛兽，心中的惊悸还是久久不能平息。

这一日，介象只身进入东山深处，来在一道深谷之前，他见到山谷中有许多紫色的卵石，也都像鸡卵般大小，晶光闪烁，极是精美可人。介象心中喜爱，便下到谷中，拣取了两枚攥在手中。再向前行，谷口更狭，而且黑魆魆不能辨识路径，便转身往回走，刚刚走出谷底，碰在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女，这女子身穿五彩之服，容颜闭月羞花。介象料想在此间闲游者绝不会是凡间女娃，一定是位神仙，于是上前一步，深深行了一礼，说道：“小子介象乃此山中修道之士，多年无成，今日有幸得遇仙姑，乞望指教长生之道！”少女袅袅走近介象，说：“道士不必拘礼，但须将手中所握两枚紫石送回原处，我方可与你共话。你不该有此异物，故而我专在此处等你！”介象听得此言，更信此女必为仙家无疑，于是返身回谷，将那两枚卵石小心翼翼放归原处。那女子果然不食其言，就在原处等他，对他说：“你虽然修道多年，可惜血食之气未尽。你且回去，闭门断谷三年，再到此处寻

我！”介象已学得些避谷之术在身，于此谨遵少女之命，回到住处，绝粒不食，终日如死人一般。介象原有几个弟子，见介象如此模样，心中好不惊惧，生怕道师出些差错，每每劝他进食。初时介象只闭口不言，向后心中有些怒气，呵斥弟子辈道：“尔等无知，岂可再诱我回复世俗之躯！”弟子们咋舌不敢再言。看看三年已近，介象才爬起身来，他觉得全身轻飘飘的，走路时脚底只如弹在棉絮上一般柔软。他只身来到初见少女的旧处，果见那位女子又早候在山坡凸处。女子从袖中取出一部《还丹经》授给介象，嘱他道：“玉帝命我来授你此经，你好幸运！得此一经，其他道术都可以置之不顾了！”介象再拜受之，辞谢而去。从此之后，就在东山石室与众弟子采药炼丹，又不止三年五年。

介象初上山时，有个叫骆廷雅的弟子随他学道，但后来廷雅觉得仙道甚虚，求之无望，故而辞别介象，回到武昌去重操儒学旧业了。介象也不阻拦，随他自便。数年之后，介象西游武昌时见到了骆廷雅，此时廷雅虽然博取了官职，但对道师仍恭敬如初，邀他入宅休息，介象便住在骆家偏室。晚间，廷雅与一班儒徒争论《左传》之义，你言我语，不能得其要领。介象听得不耐烦，便走过来，三言两语道破机关，众人都为之叹服，廷雅正想再多请教他几句时，介象却倏地不见了，他匆匆赶进介象卧处，见他安卧在床上，像是原来就没有起过身一样！廷雅心知这是他施了小小的法术，故而来去随意，不为所碍，他对此术倒不觉惊奇，奇的是介象对儒经竟是如此透彻！似这样二教通达之士实在难得，于是将介象出山之事表奏了吴王。吴王览奏，即命朝官来廷雅家中请介象入宫。介象晓得是廷雅所荐，嗔怪道：“小子怎

敢背着为师通达君王！我乃是山野之人，岂可到朝堂之中受人拘管！”骆廷雅朝介象深深一拜，说道：“弟子开罪于先生，望先生多所宽宥。然而弟子实在是一片诚心，绝无半点恶意。当今吴主圣明仁德，先生正当辅此明主，以为帝师，绝不会有什么拘束先生之处！”介象摇摇头，叹道：“也罢，我且过几日帝王之师的日子吧！”

介象来在宫中，吴王确对他十分礼敬，尊称他为“介君”，并命人为他专门建造了一所宏敞的宅院，所用屏帐帷幕之类，都是世间最华贵之物。宅成，又赐给他黄金千镒，这才开口要学隐形之术。介象见吴王果是个仁爱之君，便将些分身隐遁、变大化小的法术密授给他。吴王回后宫试验，他出入宫闱，往往复复，那些宫妃嫔嫱们弹棋斗草他全都看在眼里，而他在嫔妃之间往来走动，嫔妃们却真的看不见！吴王见此术果真灵验，不免心中甚喜，对介象更为殷勤，并向他求教练丹长生之术。介象知神丹非帝王之辈所能服食，也不点破，只托病向吴王告假休养，以此来拖延时日。吴王听说他患病，急命左右侍姬捧两奩嫩梨赐给介象，并致意望他速速康复。介象拣了两只梨子一气吃下，侍姬们正待告退，却见介象仰面跌倒，近前看时，竟已死在地上，侍姬们张皇失措，连忙驱车回奏。吴王还在盼望着向介象学道，听说介象骤死，长叹一声道：“想是寡人福薄，本无长生不死之命！”命人厚礼将介象安葬。

且说那介象不过是施了解化之术，哪里就是真死！他口中时吃罢梨子倒在地上，脱得真身，到日昃时已经到了建业，并将吴王侍姬所赐的梨子交给御园吏人栽种。吏人们把此事具表奏呈吴王，吴王哪里敢信，命人启开介象的棺木验

看，那棺木中果然只有一符而已。吴王思念介象，又再不得见，便在建业为他立了一座庙，时时亲自前去祭祀。此时介象已经隐身于盖竹山中，将原先跟他多年的弟子们聚在此处，依旧修道炼丹，世间没有人再见到他了。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三

栾巴 传

栾巴，字叔元，蜀郡成都人。

栾巴从少年时起便仰慕道术，有时街中来了远游道士，他总是寸步不离地跟着到处行走，问这问那，似乎分外痴迷，别人笑他疯颠妄想，他也置若罔闻，依然故我。略长成人后，越显得性情孤僻，懒与人交。有一次，蜀郡太守出巡诸县，在路上碰见了，见他丰神秀韵，不同寻常，便向从官打听此人是谁。从官告诉太守说：“此人便是栾叔元，一向以道术自诩的。”太守早就听说过栾巴这个名字，原以为他是个矍铄老者，今日一见，才知道原来是个翩翩少年，于是当即带他回郡，让他当了个功曹，并以师友之礼来对待他。

太守对栾巴不尽职守毫不介意，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次，他到功曹府来看望栾巴，正巧在半路上碰见了，便问道：“我久闻足下有道术在身，能不能让老夫一饱眼福？”栾巴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即端端正正坐在路边一间客舍的椅子上，太守忽见栾巴头上缓缓生出一团白雾，那白雾团团转转，竟卷着栾巴移到了座后的墙壁上，又过一阵，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太守及从官都惊愕不已，正在发楞，见客舍后面绕出一只斑斓猛虎，径朝功曹府奔去。太守似有所悟，急忙命人打轿赶到功曹府，栾巴出门迎接，谈笑自若。太守

心下明白：那只猛虎是栾巴幻化的。

由于蜀郡太守的举荐，栾巴升任为桂阳太守，治郡有功，再迁为豫章太守。豫章为东南鉅郡，但楚巫之风至今盛行，郡内多山川鬼怪，号称难治。据当地百姓传说，庐山庙里有神，能在神帐之内与人讲话。郡人到庙中求福，此神便在江湖中作法，使风分帆举，以便得众人的供给。栾巴到郡后，最先听到的就是这尊“神”。他立足未稳，便率人来到庐山庙，说也奇怪，自此以后，这尊庙神再也不显灵了。栾巴告诉众人说：“这是庙中鬼魅谎称神灵天官，前来祸害我方百姓，有罪当治！”即命功曹随时捉捕，他自己也运行道法，务求捉得此鬼，以防他远走他郡，再勒索一方百姓。

且说这个鬼魅果然逃到齐郡，变做一位书生。此人到齐郡不久，一郡上下都知道他深通五经，齐郡太守甚至把女儿嫁给了他。栾巴暗暗寻索，终于找到了他的行迹，便来到齐郡，拜见太守说：“太守的东床并非人类，而是一个老鬼诈称庙神，被我识破后逃到此地，化做书生的。今日我特来捉他，望太守不必惊慌。”齐郡太守听罢，直唬得魂灵出窍，战战兢兢地进了宅院，叫道：“贤婿，有客来访！贤婿，有客来访！”那老鬼早已感知是栾巴已到，哪里敢跨出房门。太守又不敢推他的门，只好跌跌撞撞奔出院门，向栾巴哭诉哀告，请他务必捉拿鬼怪。栾巴道：“老太守不必心急，让它出来甚是易事，你且就在此处摆下一案，备好纸笔，待我作法就是了！”太守张口结舌地忙命人依栾巴所嘱，放置几案笔纸，一切停当，栾巴捉笔在纸上画了一道捉鬼符，画毕，长啸一声，声传数里。随着这声长啸，但见那符飘向空中，象是有人拿去，却又绝不见人影。满座人惊得舌头都吐出来

了，眼瞅着那道符慢慢地落进太守宅中，径朝女婿居室飞去。

却说那老鬼化成的书生料到难免大祸，抱住太守的女儿哭道：“我与娘子万般恩爱，如胶似膝，无奈今有仙人捉拿，料想此去必死，再难相见！望娘子好自为之！”说罢，亲手拣起那道符，慢腾腾地走到栾巴面前。栾巴大声叱道：“老鬼，还不快快现了原形！”话音刚落，那书生早变成一只狐狸，伏在地上乞求活命，栾巴哪里肯放，大吼一声道：“杀不赦！”只听天空中“哗啷”一声，飞下一口宝刀，那狐狸应声身首异处，血污四溅。齐郡太守见鬼魅已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忽又想起女儿前已生下一子，正要向栾巴讨教，早见女儿房中摇摇摆摆走出一个一岁多的小儿，霎时也变成一只小狐狸。栾巴又唤下天刀，把这小狐狸也杀做两段。

太守府中除了妖魅，一郡吏民都对栾巴感激不尽。栾巴也不久留，他谢绝了太守的盛情款留，急急赶回豫章，豫章原先那些血食生灵的独脚鬼、饿鬼闻知栾巴是上界救命的地仙，都吓得远远逃匿了，豫章数年鬼患，如今大治。汉顺帝闻知，龙颜大喜，把栾巴召进京师，拜为尚书。

栾巴进京，时值春节，朝廷为百官赐宴。栾巴因迟来了一步，而且面带酒色，故而顺帝举杯、百官同饮之时，栾巴却没有举杯。近侍看在眼里，深怕在这良辰之际拂了天子的盛意，悄悄走到栾巴面前，命他即刻举杯饮酒。栾巴举起酒杯，把酒含在口中，忽然“咻”地一声，把酒朝西南空处尽都喷出，满坐为之哑然，而后面面相觑，唯恐震怒天子。近臣慌忙跪拜在顺帝面前，奏道：“栾巴目无天子，多有不敬，请求逐出朝宴，严加惩治！”顺帝心里也着实不受用，

严辞问道：“栾巴，为何向西南喷酒？”栾巴禀奏道：“下臣家乡父老因下臣能消除鬼疫、为人治病，所以为下臣立了生祠，晨夕供养，以保蜀中平安。今日清晨，臣家乡父老数人来京探望，劝我酒食，我怎好推却得过？所以来迟一步，而且面带酒色。方才陛下命臣饮酒时，恰看见成都市上起了大火，下臣急切之中向西南喷出些酒，只为救灭这场大火！也只是为家乡做点好事，伏望陛下谅解。”顺帝听罢，深感惊疑，降旨道：“速遣使者驰驿成都，察看火情，如果事实，朕自有封赏；倘若此话有诬，治你欺君之罪！”使者领命，火急奔往成都，到街市上查询虚实。那酒肆店铺中的人们刚好在谈论那桩怪事，使者探得真切，火速回京复命说：“春节那天上午，成都府廨后院突然起火，烟焰漫天，不久，忽有大雨三阵，是从东北飘过来的，顷刻间火熄雨住，那雨点儿落在人们身上，全是酒气。”顺帝龙颜大悦，宣栾巴上殿受封。

永嘉元年，汉顺帝驾崩，朝中大臣讨论为顺帝营造宪陵。选定的陵址左右有一些吏民的旧坟，主事大臣命人将这些旧坟尽数拆毁。栾巴苦苦相谏，当时梁太后垂帘秉政，对栾巴早有嫌恶之意，因而借此机会，加他一个“诽谤圣朝，苟肆狂妄”的罪名，打下死囚牢中。临刑，栾巴了无惧色，只是冷冷说道：“我栾巴若是狂妄，不在此时，也不在此地！且等我先行一步，七十年后共睹大汉朝的兴亡吧！”说完，俯首就戮。刽子行刑刚完，只见一阵狂风暴雨扑天卷地而来，风雨过后，哪里还寻得着栾巴的尸首？连地上的血迹也象是一洗而光。后来有人讲道：“栾巴也善于尸解之术，只不过刀剑加颈，比道士们通常尸解化去更胜一筹，这叫做兵

解。

栾巴临化前的话后来如期应验，几十年后，中原大乱，豪强烽起，好端端一个大汉王朝，没多久就土崩瓦解了。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一

《后汉书·栾巴传》

《云笈七签》卷八十五、卷一百九

钟离权传

钟离权，字云房，号正阳子，京兆咸阳人。曾祖名朴。祖父名守道。父钟离源，后汉末年时曾官居枢要。

钟离权自少年时攻习文学经术，又喜好草书，其字如蛇行草中，笔势飘逸，神韵天成。长大成人后，身長八尺七寸，伟岸超群。一缕美髯，直垂到丹田之下；两眼炯炯，时时像有神光。由于他出身显达，加之才干卓越，所以人到中年，已官居左谏议大夫之职。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仕途得意之极的当口儿，由于一次上言边事失利，得罪了当朝宰辅，被贬到蛮荒之地。没几年，魏、蜀、吴三分天下，钟离权预知这种局面必不长久，于是隐没民间，读书自娱。直到司马氏夺取政权后，钟离权才重露头角。晋武帝因他是汉朝旧臣，又曾熟知军事，所以让他担任了将军之职。当时国家新立，四方战事时有发生，钟离权虽说年事已高，但宝刀不老，雄锋犹在，多次亲自挥杀上阵，为晋武帝平定邦国立下累累奇功。

这一年关中一带大饥，民情汹汹，没几天便成揭竿之势。为了平息此次民变，晋武帝命梁王司马彤为统帅，钟离权、周处为左右将军，急速出兵征讨。由于司马彤与周处素来不相和睦，这次正好找到了渲泄私愤的机会，于是他命周

处和钟离权仅带五千兵马前去迎敌，而敌方却是聚徒七万之众！虽然浴血苦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王师败绩，周处饮恨自刎殉国，钟离权则趁着天黑人乱，慌不择路地逃进了乱山之中。这一宿虎啸猿啼，钟离权又身上单薄，腹中饥饿，好不凄苦！他也顾不得东南西北，只管披荆踏棘，随意而行。看看天将破晓，忽然见面前走过来一位道士，钟离权连忙上前施礼。那道士像是没听见，也不还礼，只一味默然前行。钟离权拦住道士，又施一礼，哀告道：“我乃是败军之将，敢问真人，此山中何处有人家？我只求借得一餐充饥！”那道士仍缄口不言，只随意地往东南一指，便绕过钟离权向前走去。

钟离权顺着道士所指的方向前行，大约走了七八里路，果然见到重峦迭嶂、苍松翠柏之中隐隐现出一座道观，这道观楼阁炫耀，金碧辉煌，十分宏壮，山门两侧各有一个青衣童子把守。钟离权心中大喜，忙不迭地奔向山门，向守观童子作揖施礼，问道：“动问两位仙哥，此处是什么地方？”童子朝他笑了笑说：“此处是紫府少阳君所居之处，东华帝君的别业。我师帝君已经在观中候你多时了！”说完，把钟离权带进观中，钟离权被领到大殿之前，只见殿中端坐着一位大仙，正捻须对他微笑。钟离权慌忙跪拜在地，叩头不止，只听帝君对他说道：“免礼了吧，且先用些酒饭。”于是命童子摆上酒肴，钟离权已经两三天不得饮食，早已前胸贴后背了，得了这些酒食，如猛虎扑羊，恶鹰攫兔，惹得旁观的道士童子不住地笑。刚用餐时，钟离权哪里顾得细品滋味？吃到后来，他才觉出这菜肴酒果香气异常，人间断断没有，只可惜腹中满满，再吃不下了！

帝君命童子撤去残宴，让钟离权坐在侧位，问他此战详情。刚谈了几句，便有童子来报道：“仙客已到！”帝君挥了挥手，便丢开钟离权，带着众道士们出门迎客去了。钟离权独自留在殿中，不知前者又是何人，便偷偷移近窗前，从窗牖间向外窥望，见走在最前面的一位神仙身長八尺，身穿青衣，腰系白带，脚登草鞋，头顶云冠。那一双眼睛光亮如电，好生气派！第二位神仙则是广袖白袍，手握一只铁笛。第三位神仙身穿绛红道袍，头顶华阳巾，手牵一只苍毛老虎，这老虎身体硕大，钟离权猜想它定是仙人的坐骑。帝君把三位仙客领进另一馆舍，不一时，便听得舍中交杯换盏，笑语喧哗，如此足足过了一个时辰，才见帝君把三位仙人送到院中，那三仙大仙都已醉得东摇西晃，轻风一吹，方才清醒过来，三人一一与帝君道别，钟离权看得真切，只见三仙人一个骑上虹霓，一个跨上彩凤，一个跨上苍虎，依次升上青霄而去。

帝君重又回到正殿，与钟离权谈笑。钟离权问道：“不知刚才那三位大仙尊姓大名？仙人唱和，我这个肉身浊物怎的一句也听不明白？”帝君笑道：“那穿青衣的是跨霓仙；那手握铁笛的是铁笛仙，他们都是我时常往还的弟子。仙人唱和，都是歌咏神仙之乐，现今你未入仙籍，自然听不分明。你且不要着急，我如今就把些仙术传授与你。”他缓缓起身，握着钟离权的手一同走进一处屋舍，这屋舍中尽是金匣玉笈，琳琅满目。钟离权只见过人间藏书满架，何曾见过这仙家秘籍金装玉裹！随行侍女捧起几个书匣，放在帝君面前，帝君把匣一一打开，说道：“我知你年已衰迈，这是天使其然。但老而更慧，就是仙使其然了。我先把这些经卷讲

授给你，不消多日，你便会换做仙身了！”从这一日起，钟离权由帝君亲授赤符玉籙、金科灵父、大丹秘诀、青龙剑法诸术，渐渐地脱胎换骨，化为仙身。

帝君见钟离权浊气消尽，对他说道：“我如今有事要回昆仑山去，你想随我同往呢，还是另有计议？”钟离权叩谢帝君的教诲之恩，答道：“弟子从凡间走来，深知民人疾痛。如今既学得仙道在身，愿暂留人世，扶救厄难，不知帝君允否？”帝君高声赞道：“甚好！果然不负我心！我刚才那句话，也不过是先试你一试。我与你今日即别，来日仙宫等你佳音。”

钟离权辞别了帝君，身穿布衣，头挽椎髻，脚穿芒鞋，一路下山，谁也看不出他今日已是成仙之人，更看不出他昔日曾是沙场骁将。自此，他遍历人间，以符籙药剂为人治病，闲暇之时则调神炼气。他时时冷眼看世界，也希望遇到个可以度脱的弟子，可惜数年之间一直不见，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才在庐山遇到吕洞宾，授他以天遁剑法。

钟离权游至邢州开元寺观音殿时，曾在殿后题诗三首，那笔势飘忽，真如飞龙之状。诗云：

得道真仙不易逢，几时归去顾相从。

自言居处连苍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莫厌追欢语笑频，寻思离乱可伤神。

闲来屈指从头数，得到清平有几人？

其字迹经久不灭，直到宋朝仁宗皇祐年间，墨迹仍鲜亮异常，如同刚刚写下。邢州知州刘从广怕这神仙墨宝一旦遭火，故而把它勒成石碑，以志永存。刘从广这一点真心诚然

可嘉，但他哪里晓得，此时钟离权仍在尘世之间，还没有仙化而去呢！钟离权自度脱了吕洞宾之后，自称为“天下都散汉”，隐居于晋北羊角山中，轻易不出。北宋中，有一次陈尧咨奉命请华山隐士陈搏出山，见到陈搏身边坐着一个樵髻道长，尧咨低声问陈搏道：“此是何人？”陈搏告诉他说：“此人便是钟离权。”尧咨大惊，自此人们才知道：钟离权自汉末至宋代中，一直遨游于人世之间。

【参考书目】《金莲正宗仙缘像传》

《金莲正宗记》

《宋史·陈搏传》

《晋书·周处传》

《宣和书谱》

葛玄传

葛玄，字孝先，三国吴时得道。

葛玄初学道时，为左慈的弟子，他从仙师处受九丹金液仙经，对于还丹金液符水之术也都很精通。他时常服食饵术，所以身轻体健，面有童颜。逢遇大灾之年，饿殍遍野，而葛玄曾学得避谷之术，连年不食，他从来不觉饥饿，渐渐地仙骨已成，能够在烈火之上端坐不动，火灭之后，衣帽宛然。他也常为人治病，不择贵贱，一视同仁，江左一带没有不认识他的，众人都称他为“葛仙翁”。

葛玄酷好饮酒，每每喝得大醉，便随便寻个深林涧泉处睡倒，酒醒之后，洒然游走，满身并没有半点沾湿。由于他喜好谈论，所以好事少年几十人慕名跟他学道。有一次众人乘船而行，船里一瓮，装有书札符籙数十。有个少年弟子问道：“这些符籙有什么灵验？能做什么法术？”葛玄微微一笑，拿出一符投进水中，那符顺水向下飘流。众弟子见了大笑，说：“这个我们也能做到！”葛玄又取出一符投进水中，那符竟逆水向上飘游，弟子们止住嘻笑，瞪大眼睛，不知其妙何在。葛玄不动声色，再投一符，那符任水势旋转流淌，只是原处不动，渐渐地，三符聚拢，合而为一，葛玄五指一伸，三符一同飞进他的手心。

葛玄道术非常，有一次他来到江边买鱼，见到一条大鱼，便对渔家说道：“敢烦渔家，把这尾大鱼放归到河泊之处如何？”渔家道：“此鱼已经死掉了，怎能再回河中？”葛玄摆一摆手，说道：“这个不打紧。”渔家不知他有什么妙术，半信半疑地把死鱼递给他。只见葛玄把一页丹书塞进鱼腹，然后投进江中，片刻，那大鱼跳动上岸，吐出一卷墨书，而后像一片大叶般飞跃而去。渔家目睹其实，楞楞地望着葛玄，叩头叹道：“神仙！真乃神仙！”

一天隆冬，葛玄下处来了许多客人，但室中只有一炉炭火，众人都冻得瑟瑟发抖。葛玄见状，向众人拱手说道：

“小道贫居，不能每人拥一炉火，且请列位容我作法，共享温暖。”说完张开嘴巴，呼出一口气，只见满屋赫然火起，众人立时感到温暖如春，又不觉得炙热，连连称异。又一日，葛玄与一位宾客对坐进食，吃完，起身漱口，谁知从口中吐出黄蜂数百头，嗡嗡一片，满室乱飞，宾客吓得左搦右躲，连呼救命。葛玄重新张口，那些黄蜂又嗡嗡地飞回他的嘴里，原来这些黄蜂都是他腹中米粒变化成的。望着面如土色的客人，葛玄连忙赔罪，说道：“小道饮酒略多，失了常太，竟露出此道惊扰贵客，实在不该！”

葛玄擅尽变化之术，他能在冬天里为宾客求来鲜瓜，在夏日里为宾客求来冰凌，还能使坐前的杯盏自动传到每人面前。画牛牛便耕，画水水便流。当时从北土来了一位道士，自称能为人消除百病，而且夸口说自己已经活了几百多岁。葛玄晓得他在骗人，便伺机戳他一个透，可巧有一次郡太守大会宾客，这位道士和葛玄都应邀前往。葛玄对身边的一位熟客说道：“你想知道这位道长的年龄吗？”那熟客说：

“愿意领教！”这时忽见一个头戴进贤冠、身穿大红衣的人自天而降，径直来到那位道士跟前，厉声说道：“天帝命我问你到底有多大年岁，并责你欺蒙人间百姓之罪！”这道士惶恐万状，下坐长跪，连称有罪，哭告道：“小道无德，实年六十有八，实年六十有八！”葛玄拍手大笑不止，红衣人忽地飞去，满座宾客也哄然笑将起来。道士羞得无地自容，干笑着朝太守拱了拱手，离席而去。

吴主孙权闻知葛玄乃神仙者流，特命人召他进宫，并许给他尊官厚禄，要他长留宫中。葛玄谢恩不受，乞求孙权放他回归山野，孙权不允，并时常与他共同游宴。一次野宴，见到路边求雨的人排成长队。孙权问道：“百姓这次求雨，能否求到？”葛玄立即答道：“定能求到！”于是取来笔墨，疾写了一道书符，命人速送往村社之中。须臾之间，天昏地暗，大雨如注，钱亭之中的水也漾起了半尺之多。孙权大喜，又问道：“先生能使水中有鱼吗？”葛玄不假思索，又答道：“能！”就钱亭之内又写了一道书符，投进水中。不消片时，即有大鱼数百尾在水中自在嬉游。孙权怀疑这些鱼并非真物，接着问道：“此鱼可以吃吗？”葛玄点头说道：“当然可食！”当下厨工数十，把捉出的鱼剥鳞切肉，烹成一席丰盛的鱼宴。孙权举筋品尝，其味甚是鲜美，方才相信确是真鱼。

一次，葛玄随吴主孙权乘舟出行，途中忽然遇到狂风，刮得天昏地暗，百官之船尽皆被巨浪掀翻，落水无数。葛玄所乘的船眼看也被波涛掀浪，而孙权所乘的龙舟由于靠岸及时，才免去一场灾难。他定下神来，慨然叹道：“好一场狂风恶浪，连葛仙公也未能幸免！”于是登上四望山，命人打

捞落水官员，一宿之间，数百人忙得不亦乐乎，看看天将破晓，仍未见葛仙公尸骸。正忙乱间，忽见葛玄踏着水面径来到孙权面前，他面色通红，显然是喝了不少酒，见到孙权，揖谢道：“昨日侍从大帝出游，而伍子胥却硬把我拉了去，去得甚急，丢下大王停泊水面，实在有罪！”孙权给说得哭笑不得，然而葛玄道术非凡，他是又一次亲眼得见了！

葛玄每次出行，只要碰见亲友故旧，总要顺手拉他在道旁坐下，然后拔下路边小草划开树皮，树汁便缓缓流进杯中，饮一口，酒香沁脾。没有饭食，随手取路边土石放在口中，都变成美味鹿脯。一天，有位朋友请他饮宴，葛玄不想趋承，无奈主人再三再四地相邀，只得随他而去。刚走了两三百步，葛玄忽然双手捧腹，弯下腰来。主人且惊且异，不知出了什么事。还没有来得及发问，却见葛玄已经昏死在地。主人摇了摇他的头，不想那头骨碌碌滚出去老远；动一动胳膊，胳膊立即断成几截，可把这位朋友吓得半死，他眼睁睁看见这尸体变烂生蛆，臭气逼人，这才急忙赶回葛玄家中，谁知葛玄端坐于厅堂之上，与往日并无半点异样！此人也不敢多言，吐着舌头又回到葛玄猝死之处，哪里还见得到什么尸体！

葛玄曾游会稽，有一位中州来的商客路过神庙，庙神遣主簿托付商贾说：“烦劳你给葛仙翁捎去书信一封，请他立即回京城来！”主簿写好书信，扔到商客的船头。商客想把书信拾起取到怀中收藏，不料那书信像胶粘在船上一样，再也拿不起来，直等到船到会稽，客商寻到葛玄下处，让他亲自上船取信。葛玄来到船头，拿起书信，许久，才转身对跟随而来的弟子张大言说：“天子逼我速到京城，看来长生仙

药没得功夫炼就了。今年八月十三日日中时分，便是我葛玄尸解的时辰！”

到了这一天，葛玄戴好云霞之冠，穿起八卦道衫，进到静室之中，卧息于床。弟子们进得门来，葛玄早已气绝，然而面色如生，毫无痛楚之痕。众弟子为他烧香祈祝，一连三日香火不熄。到了第三天夜晚，忽然狂风大作，拔木掀屋，十分猛烈。葛玄灵室里的灯烛香火全都被吹灭。不到一餐功夫，狂风骤停。弟子们重新燃起香烛，却见葛玄床上放着衣袍、帽子和束带，独独没有了他的尸骸。天明询问邻居，邻居们都说昨夜平平静静，并不知有什么刮风的事，弟子们这才晓悟：葛仙翁是乘此大风尸解而去了。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七十一

《三国志·吴书·赵达传》裴松之注

茅 盈 传

茅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据氏族谱谍所记，茅氏本是周天子之后，远祖受封于茅，故以邑为氏。茅氏一族积德累仁，因此祚流百世而不息。

茅盈的高祖叫茅濛，字初成，学识深宏，洞察精微。他看到周室将衰，所以不愿再为诸侯家臣，而以鬼谷子为师，不久，隐居于华山之中，专意于神仙之道，从此远离人世嚣尘。曾祖父茅偃，字泰能，是茅濛的第四子，秦昭王时官居舍人，后迁为车骑校尉。祖父茅嘉，字正伦，秦庄襄王时封为广信侯，秦王嬴政即位，改封德信侯。秦王政六年，韩、赵、魏、楚四国联合攻秦，茅嘉带兵攻伐，战功卓显，秦王赐他黄金五千斤，后来率军攻打会稽时，战死于乱军之中。秦王因为志节忠纯，特许葬于长安龙首山麓。茅嘉有六个儿子，当时都知名于天下。第六子祚，字彦英，他便是茅盈的父亲。茅盈是茅祚长子，他的二弟茅固、三弟茅衷都聪慧异常，非常人可比。

茅盈自幼就与众不同，他志节高远，神思超迈，常常一人独处，体味清虚玄漠之妙。十八岁时，他弃家出走，北上恒山，潜心披读老子《道德经》及《周易》经传，不久，他开始在山中采摘些术草灵芝服食，深得轻身之益。秦王三十

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茅濛在太华山中乘龙驾雾，白日升天。此前，长安便流传着一首童谣，说：

神仙得者茅初成，
驾龙上天入太清，
时下玄洲入赤城，
继世而往在我盈，
帝若学之腊嘉平。

秦王嬴政听到后，便向臣僚询问此中意思。一位老臣奏道：“此乃仙人歌谣，是劝天子行善道，求长生。”于是秦始皇更信长生之道，并把每年腊月更名为嘉平月。这位大臣所奏固然不诬，但他却悟不出“继世而往在我盈”的“盈”实际是预言子孙中名盈者可以得道升仙。

茅盈在恒山之中一读六载，由于用心至诚，终于感动上界仙官。一次他正在昼寝，忽梦见太玄玉女手握一卷真经前来拉他衣襟，并告诉他说：“西城王君已得真道，可以为你的道师，你何不去寻找王君！”茅盈蓦然醒来，回思梦中，十分真切，他明白这是上仙引路，于是跋山涉水，晓行夜宿，历尽艰难，来到西城。他先在山下斋戒三月，然后攀援而上，果然得见真人王远，他拜叩之后，将梦中仙人所嘱诉说一遍，王远微笑点头。转瞬二十年弹指而逝，王真人带领茅盈来到龟山，见到西王母。茅盈叩头禀奏道：“茅盈小丑贱生，敢以枯骨之身，而求龙鹤之年，因此昔日读经于幽林之中。今幸遇尊师王真人带携，教盈以治身要诀、服气法术，日夜演练，不敢少怠。今日拜见王母，恳望王母教我以长易之方！”西王母命他起身，笑道：“我看你的心也是至诚的了，如此甚好！我的先师元始天尊及皇天扶桑大帝曾教我为

仙之要诀，你可愿听？”茅盈再谢，王母便邀他近前，将玉佩金铛之道、太极玄真之经娓娓道出，又嘱咐他道：“那金铛，是上清之华盖、阴景之内真；那玉佩，乃太上之隐玄、洞飞之宝章。凡能得此道的人，都能上达霄汉，遨游太虚。你先下到世间认真研读，另有太霄隐书，留待来日再教与你吧！”

茅盈叩谢了西王母，又告别王真人，回到家中，这一年按照人世光阴，他已经四十九岁了。他对乡人只说在恒山读经数载，绝口不提西城、龟山之事，然而此时茅盈父母还在，见他数年不归，亦且音讯断绝，十分恼怒。其父茅祚把他唤至面前，骂道：“逆子！你不孝养双亲，流走四方，定要重重责罚！”喝命家僮取来家法要打。茅盈虽然对外人不讲自己学仙之事，但听了父亲此话，不免心碎，他毕竟是个孝子，故而还是将实情禀知父母，说道：“盈受天命，应该得道，前日虽然离家远行，没能为双亲尽孝，但可以保全合家安康，父母高寿，乃至一方百姓无灾无病，也算得另一番孝心吧！我已经得到仙官符籙，身边有天丁环顾侍卫。得道之人，纵使父母也不可再加责罚，否则激怒三官，非同小可！”茅祚一生谨行慎修，唯通儒术，对道德玄域之事全无知晓，听罢茅盈所述，一来是怒气未消，二来倒也想试一试他的话究竟是真是假，于是举杖便打，谁料那木杖还没有挨近茅盈之身，早已断做几截，断杖如箭发弦上一般，飕飕地刺进墙壁之中！茅祚惊愕之后，才顿然省悟，原来茅盈果然已经得为真仙了！

到汉末之时，茅盈的两个弟弟都已经成为显宦：茅衷为五官大夫、河西太守；茅固在京师，为执金吾，赴官之时，

乡里为他们送别饯行的有好几百人，当时茅盈也在，他对众宾客说道：“我在世间虽然没有二千石的职位，但在仙宫倒也任职。明年四月三日我当赴天宫之任，不知众乡邻到时能否像今天这般为我送行？”此时除茅盈父母之外，乡邻们都不知道茅盈得道的根底。人们虽然多不相信，但茅家忠厚传家，威望甚著，也就随声附和道：“理当如此！”一些有心人都在心底留了一个心眼，倒要看看明年四月这茅盈怎般赴任。

次年四月三日，茅家门前数顷地转瞬之间变得平平整整，没有一寸芥蔓，茅家屋舍也披上青缣数重，屋前一大块白毡铺地，足可容得下几百人坐。一时间东邻西舍竞相转告，人们纷纷拥到茅家，与其说是为茅盈送行，倒不如说是看看这番热闹，乱乱杂杂，比去年送茅衷、茅固时的人要多上三四倍。茅祚向众人见过礼，敬请用餐，乡邻们刚刚坐好，只觉得金杯银盏送到面前，可并不见有谁递过，倒像是飞来面前的！紧接着乐声四起，也不见有伶人舞女，一乡老幼被这场面弄得懵懵懂懂。酒入肠中，异香满口，只见席上众人，一个接一个醉在席前。渐渐日影西移，却见迎仙官从天空缓缓降下，文官都是红衣白带，武官都是甲杖牙旗，好一付天宫气象！众人拭开醉眼，见满天光耀，四处彩云，茅盈与家人和乡邻举手道别，又对族中子弟说道：“真仙贵在隐迹，本不该如此铺张，以动一乡之视听。我之所以不默默遁去，不过是想以此来诱导我的两个弟弟追慕此道。兄弟子侄们日后若有求于我，可在丹阳句曲山相会！”说完，便飘飘而起，消逝于云间。

茅衷、茅固在官，听到大哥茅盈白日飞升，才相信仙道

可学，神灵可致，于是双双弃官回家，以继承兄长之志。但是此时二人都已年过半百，又不得真诀，哪会有什么补益？两兄弟商议道：“兄长临行时留话给我们，说若是想寻他帮助，可以到句曲山去，我们何不就此前往？纵然见不到兄长，那里的仙人道师众多，总不至于让我兄弟死在他乡吧？”计议已定，于是治装渡江。

不消多日，茅衷、茅固来到丹阳句曲山，与茅盈相见。兄弟重逢，自然悲喜一番，茅盈问明两个弟弟的来意，说道：“你二人至今方才省悟，已经太晚了！”惋叹之情溢于言表。茅衷、茅固听得此话，双双跪下，哭诉道：“衷、固顽劣低下，道德不达，但求兄长拔擢于泯涂之中，教以道术，不求成仙，只求长生。”茅盈扶起二人，说道：“你二人如今已老，即使得到真诀，也不可能列位仙官，只能补地下之职事了。那上清升霄大术可不是老夫所能学得的！如今你们就留在此山，我教你二人服青芽之法，咽气液之道，以补焦枯，这也是停年不死之术，望你们用心领悟！”茅衷、茅固专心无贰，连行三年，茅盈又把些上道教演，使二人存明堂玄真之气，又是三年，二人渐觉精神爽朗，体轻如羽。至此，茅盈又各赐九转还丹一枚、神方一首。衷、固服下还丹，领略神方，不久，果然有上天使者下临，宣读紫素文书道：“太上老君有命，咸阳茅固受名当仙，位为定籙之职，兼管地真，治地设于丹阳句曲之山。茅衷弟茅固，识道虽晚，但志虑贞一，今命为地仙，掌管劝教童蒙、教训女官、蒞治百鬼、监植芝草等事，治地设于良常山带北洞镇阴宫门。”

汉平帝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域王真人

随西王母来到句曲山茅盈石室。茅盈让坐不多时，又有天皇大帝派遣的绣衣使者冷广子前来赐茅盈神玺、太微帝君派遣的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条前来赐茅盈紫羽道衣和八龙锦车、太上大道君派遣的协晨大夫叔门前来赐茅盈金虎符和流金铃、金阙帝君派遣的王忠和鲍丘前来赐茅盈四节咽胎流明神芝。茅盈一一拜受，吃下神芝、佩上玉玺、穿上羽衣、戴上道冠，手握符铃而立。使者们恭贺茅盈说：“茅君尔今寿齐天地，位为司命上真、东岳上卿，统领吴越所有神仙真人！”说完，一一与茅盈道别而去。西王母、西城王真人为茅盈摆设天厨佳宴，奏响玄灵乐曲，尽欢半日方散。王母和西城王真人又带领茅盈看望茅衷和茅固，并分别授给二人要道，又命上元夫人送给二人《太霄隐书》、《丹景道经》等四部宝经。

自此之后，茅盈独掌东南道真，且与上界三元夫人冯双珠、紫阳仙公石路成、太虚真人、南岳真人、桐柏真人等真仙时常唱和往还，句曲山也因此改名为茅山，在道家学术中自成一派，代代相沿。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一

《云笈七签》卷一百四

壶公传

壶公，不知姓名籍里，也不知生于何代何年，只知道后世流传甚广的《召军符》、召鬼神治百病的《玉斧符》等二十多卷道书经卷，都出自壶公之手。后人把它们总为一书，取名叫做《壶公符》。

东汉顺帝时，汝南郡有个市掾，名叫费长房。一天他正在巡市，忽然见到一个老翁在市中卖药。长房看他面生，悄悄问市肆中的商贾，也都说从来没见过此人，长房便留意此人，见他卖药绝不还价，且宣称吃了他的药后，必会吐出些污秽之物，不管什么病，不消两个时辰便可痊愈。偶有人前来就医，用了他的药，果然不移时就痊愈，十分灵验。市中传闻比风还要快，不多时，便有不少人围上前来求医问药，这一天下来，老翁收入不下三五万钱。人散之后，老翁便把这些钱随便散给路旁那些冻饿乞讨的人，自己只留得三五十钱。

费长房一连留心了十来天，一点儿不惊动他。每天日落西山后，此翁便蹒跚来到街市僻静处，然后跳进他从不离身、背在背后的一只壶里，这举动异常迅捷，以至一般的人若不留意根本看不清，长房因是有意盯着他，老翁作法又恰巧就在费家楼下，故而见得真切。他心中暗暗想道：“此翁

有如此神异，绝不是等闲人物。”于是开始有意照应他、接近他。先是日日替他清扫卖药的地摊，其后又主动地为他送汤送饭，壶公对此既不道谢，也不领受，只是冷冷地拒绝。就这样一连过了一两个月，费长房日日如此，毫无懈怠，也没有对老翁提出任何请求。俗语道：日久见人心。老翁见长房为人温厚信诚，对他说道：“你不必在此盘桓，你若有意，等夜深人静时再来找我！”长房会意，也不多言，离他而去，直等到夜已将深，才匆匆赶回老翁坐处。老翁对长房说：

“你见到我跳进这个壶里后，紧跟着我往里跳，自然可以进去，不必惊疑。”费长房早有准备，他紧紧抓住老翁的后襟，跟着老翁纵力一跳，果然无任何痛痒，便已掉进壶中了。

这壶好生怪异！费长房进到里边，所见的竟是一个仙宫世界，只见楼阁重叠，道路宽阔，满眼的金光闪闪耀目。那老翁身边立即跟过来几十名侍从，一色的道衫道履。老翁对费长房说：“我原本是个神仙，往昔在天宫供职，因公事不勤，受到贬滴，这才来到人间一游。我看你是个可教的后生，所以邀你到仙界相叙。”费长房顿首再拜，说：“血肉贱民无知，积罪不浅。今日有幸得神翁怜悯，正好比揭开棺木还我真阳！只是长房乃世间凡庸之辈，不配为神翁负书提壶。”老翁大度地笑笑，说道：“我在街市中也留心你多日了，知道你温淳朴厚，断不似那些狼牙鹰眼的恶吏。不过今日所见，切切不可泄露给他人！”长房道：“长房幸得神翁指路，岂敢悖此大德！”

费长房跳出神壶，依旧日日在街市上巡检，并无任何异样。一天，壶公有兴来到长房楼上，说道：“我备了一些美酒，想与你相对共饮。这酒现放在你家楼下，你速差人取上

来！”长房立即唤几名属下少年拿酒上楼，十来个少年见是一个小小酒盏，相对而笑道：“如此一盞，怎够他二人饮用？不必说，我们自然是没有口福的了！”一个少年伸手去擎，谁想那酒盏一动不动，把他吓了一跳，又唤过一个少年来帮，还是扳不动，众少年十分惊异，一拥而上，虽然勉强擎了起来，但都已累得气喘吁吁，哪里还抬得上楼！无奈何，只好回禀长房。老翁摆了摆手，说：“你且坐着，还是待我取将上来吧。”说完下楼，轻轻一把，便端上楼来，少年们唬得面面相觑。

老翁与长房一递一口，直吃到红日平西，那盞中的美酒仍随饮随泛，不见少下些许。老翁道：“几日之后我就要返回天庭，不知你能去不能？”长房道：“弟子想去之心自不待言，只是不想惊动家中老小，不知老神翁有什么计谋没有？”老翁说：“这很容易。”于是顺手取过一枝青竹杖交给长房，又说：“你带着这枝竹杖回房歇息，把它放在你的床榻上，然后称病，自然可以放宽心随我去了。”长房也不敢多问，只依老翁所言，把竹杖放在自家床上，第二天天还没亮又悄悄回到老翁那里。老翁也不多言，只令他闭上双眼，只听得耳畔风声呼呼，长房明白老翁已施仙术，只管紧紧握住他的手臂，随他飞行。

且说次日清晨，女仆到长房屋里打扫床凳，平日此时长房早已外出公干，今日却依旧躺在床上不动。女仆上前想推醒他，可是推了数遭，仍不见他醒来，再一细看，原来主人早已咽气，死在床上了，女仆吓得六神无主，慌张不迭地奔告女主，一时间全家乱成一团，哭声震天。家里人虽觉长房死得蹊跷，但毕竟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把他埋葬了。

其实长房家人所葬哪里是长房的真身？不过是那枝青竹杖而已。费长房跟着壶公老翁飞到一处，只觉得手中一空，那壶公顷刻间不知哪里去了。长房睁眼一看，身前身后竟围着数百只猛虎，一个个张开血口，朝他咆哮。长房并不惧怕，拉开架势要与群虎一决高低，不想那些老虎只一味地嗥鸣窜跃，却没有一只真的扑过来咬他。就这样熬了一天，群虎散去，长房才见到身旁不远处的绝壁之间有个口狭内深的石洞，长房顺手摘些茅草编成绳子，想攀绳而上，到洞中歇息一晚。他把长绳抛在壁间一块奇石上挂牢，拽住绳子往上攀登，刚刚上到一半，猛地从石洞中涌出一群巨蛇，齐来咬噬草绳，眼看着绳子将被咬断，倘若跌落下去，必定粉身碎骨！长房却镇定如常，仍向上攀缘不止，恰在此刻，壶公突然出现在半山，托住长房身体，把他轻轻放到地上，大加赞许地说道：“我的眼光果然不错，你是个可教少年！你且吃些东西，我便把道术传授给你！”说完，带领他在山中转了几转，来到一座石盘旁停下，可那石盘上并没有食物，只有一盘粪便，粪中还蠕动着数十条蛆虫，臭气薰人。长房万没想到壶公让他吃这等恶物，迟疑不动，尽管壶公再三敦促，他还是难以张口。壶公不再勉强，又同他回到原处，不无感慨地说：“你马上就可以飞升成仙了，只可惜失了最后一着，无法登天了！我今赐你为地上之仙吧！你也不必抱憾，地仙之寿也有数百岁，非血肉之躯可比！”说完，把一道封好的符交给他，嘱他说：“带上此符，就可以役使一方鬼神，你便是地仙使者。如遇三灾八难，也可以用此符治病祛邪。”费长房也知道刚才吃粪的事肯定是壶公在炼他意志，只为一时迟疑，故不能永为神仙，心中懊悔不迭，只得接过

那符，拜谢壶公，并问道：“我不晓得这里是什么所在，也不知离家多远，望仙师指点还家之路！”壶公道：“这里是南海东山，离你家十万里之遥了！”又递给他一根青竹杖道：“你且骑上它，片刻就到家了。”费长房遵嘱跨在竹杖之上，只觉得眼前昏黑，象是刚刚入睡，再睁眼时，早已来到自家门前。

且说长房家中一年前把他埋葬了，如今又回来了一个费长房，合家都惊叫起来，以为是冤鬼还宅。长房也不着急，把跟随壶公仙去的事件原原本本述说了一遍，父母妻子哪里肯信，即命人挖开棺木，棺盖启开，那棺中果然没有长房的尸身，只有一枝青竹杖，这才将信将疑。家人又问他为什么去得如此之久，害得这一年中父母哀哀，妻子愁苦。长房道：

“我离家不过一日，想是在世间便是一年吧？”他父母妻子刚晓得棺中一根青竹杖竟害得他们痛苦了一年，如今见长房又携回一根竹杖，不免又怨又怕，流下泪来。长房毕竟是仁孝之人，他明白父母妻子的心思，便把来时骑的这根竹杖拿在手中，投到郡南的葛陂里，那竹杖刚刚落水，只听“豁啦”一声，变成一条青龙，矫首冲天而去。

长房一家转悲为喜。从此，费长房辞了公差，在邑中行符召鬼，为人治病消灾，无不灵验。一次，他和一位旧日朋友在一起谈天，忽然怒不可遏地厉声斥责，这位朋友被骂得不知所措，直等他消了怒气，才大惑不解地问道：“小弟并没有得罪兄长，何以突然动怒？”长房拍拍他的肩头，说道：

“我哪里是骂你，不过是突然见到一群小鬼，呵斥它们罢了！”当时汝南郡数有鬼怪，来时排成一队跟在太守身后，倒象是太守的扈从一般。一旦太守入府，众鬼便周行内外，做些

恶事后纷纷离去，汝南人为此患苦，已非三日五日。长房近来也闻得此事，因此格外留心。这一天，长房应命到太守府中议事，正巧赶上众鬼也跟到了府衙门前。太守进衙去了，长房便在留门口。众鬼知道费长房乃此方地仙，所以不敢近他身前，长房大叫道：“前边那鬼，还不速速过来领罪！”那领头的鬼早吓得战战抖抖，哪里还能移得动步！长房把它提在脚下，怒喝道：“你这个该死的老鬼，不恩施惠于人，却专做伤天害理的勾当，你知道死罪吗？”那老鬼叩头求饶，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早已化做一只大鳖，大如车轮！长房又命它恢复人形，然后抽出一札，口中念诵符咒，把它送还给葛陂君。这老鬼叩头流涕，带札离去，其余的小鬼都早逃得不知去向。此时府衙前已经围过不少百姓，太守也重新走出来，见此情景，命人速追到葛陂察看。回禀的人说道：“葛陂塘边立着鬼带去的札子，那鬼已经头绕枯树而死！”太守大喜，请费长房入衙，欢宴而罢。

几年后，费长房离开汝南来到东海，正赶上东海大旱，已经接连三年了。长房见到远处一群百姓正在供牲祈雨，大步走过去，说道：“东海神君三年前会见葛陂君，因见葛陂夫人年少貌美，因而成奸。我把东海君拴系在地狱之中，命他悔过，只因我公务繁多，竟忘记把它放回原处了！你等众人尽可放心回家，待我把东海君放出来，让他行雨就是了！”众百姓半信半疑，不肯散去，不大功夫，天上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紧接着大雨滂沱而下，人们这才欢呼雀跃往自家飞跑。

费长房还善缩地之术，千里之遥，经他稍一作法，便宛如近在眼前，故而千里之内，众鬼都对他慑服无比，同时也

恨他入骨，思量着盗取他的仙符，终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次长房醉酒，那符被群鬼盗去，长房也旋即为群鬼咬噬而死。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二

《后汉书·费长房传》

孙 登 传

孙登，字公和，家世未详。他独身孤处，无家小之牵累。

汲郡之北有土山，绵延数十里。孙登终年游于此山之中，以土穴为家，弹琴读《易》。五冬六夏，只穿一件草织的单衣。冬天里寒风凛冽，常人穿棉穿皮尚且觉得寒冷，而孙登却只用头发裹身。他的头发有一丈多长，其相貌不类当世俗人，虽然落拓，又没有鲜衣峨冠，却透出许多神仙韵致。

汲郡有集市。孙登并不常来，只是时而一至。每逢他晃晃荡荡游行于街市之上时，老少男女都争着来看，以至他所过之处围人如墙。孙登行为怪异，他有时向围过来的人嘻笑着乞讨些钱财，所得的施舍着实不在少数，但人们又从来见不到他买衣买食，却常见他把乞来的银钱散给贫弱老者，故而他回山时，仍是身无余资。孙登自幼学习避谷之术，因此不像俗人一样以食为本，年复一年，他除了避谷不食之外，便采山中草药养身。

晋武帝太康之后，天下晏然，天子不再忧劳国事，一味地耽溺于酒色之中。临晋侯杨骏等人权倾天下，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又进杨骏为太傅，总理朝政。然而杨骏深知自己素来不能有孚众望，深恐宗族倾覆，不能长久，他听说汲郡

共北山中有一位神仙，便特意派人前往迎接，想借得神仙之力来永保自己的荣华。使者费了许久找到了孙登，并把他请进了京师杨府，杨骏迎出，见来者果然不是寻常之辈，故而礼遇甚为恭谨。正厅落座，杨骏自称俗夫，问孙登道：“闻先生冬夏只穿一件草衣，恐致寒暑之气，老夫有意敬赠先生一件布袍，不知能否笑纳？”孙登两眼微闭，未置可否。杨骏忙命人取来一件簇新布袍，亲手捧在孙登面前。孙登取袍过来，随手往肩上一披，也不道谢，起身便出堂而行，杨骏不晓得这是何意，忙示意侍从紧随在他身后。且说孙登一径走出府门，忽又趑回身来，从守门军士手里取过一把钢刀，手提布袍从中一砍，那袍应声断作两截，孙登又就杨府门前将布袍连砍数刀，直到破碎不堪，才把刀扔给军士，大步走开。侍从们谁也不敢上前拦阻，直等到孙登把袍子剁碎，才跑进府中，把这情景禀告了杨骏。杨骏知道孙登此举必有兆验，急命人备马，亲自将行走未远的孙登请回来，又折节把他安置在府第最宽敞华丽的别馆之中，准备次日登门讨教。然而第二天一早，侍卫给孙登送茶点时，却见他仰倒在地，身体早就僵直了。杨骏深深婉叹，教人购来上好的棺木将孙登厚葬在京郊振桥。几年之后，杨骏被晋惠帝围杀在府第马棚之内，诛灭三族，这时他才明白：当初孙登刀剁布袍，就是自己的暴死之徵。

孙登那日从杨府脱身出来，仍旧回到汲郡。汲郡这些天正传闻他死在杨府的事，如今见他又悠然在郡中街市上转，都十分高兴，竞相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并且馈赠他许多衣衫食饮，孙登也不辞让，尽数收下，却又转手周济了贫弱百姓。不久，他回到共北山中石室，仍以采药服食为事。

当时名士阮籍、山涛、向秀、嵇康、王戎、刘伶、阮咸七人，旷达不凡，时常相邀游于竹林之下，软酒弹琴，放歌谈笑，世人号为“竹林七贤。”嵇康隐居于河内郡山阳县中，誓不与世俗同流，也颇好神仙长生之道；而且他以为所谓仙人，都是禀自然之气，绝不是积学而能成的。他也常在其北山中采集仙药，有一次上山，他远远听见有鼓琴之声，其音飘飘渺渺，恍如仙乐。嵇康忽然觉得心有所动，便顺那琴声慢慢寻去，见到一位长发丈人瞑神抚琴。嵇康此前听人说起过孙登的形貌，料想此人必是孙登，他心中暗谢上苍安排，移步迈前，放下药锄，向孙登问候，可是几次发言拱手，孙登似是根本没有听到见到，一言不发，只顾俯着头弹他的琴。嵇康始信孙登必是异人，以俗礼交往，料他不会理会，只能激他说话，便猛地拾起药锄，愤然吼叫道：

“你算得什么神仙，难道对嵇康竟无一言？”话音响彻山谷，几番回荡。这孙登果然止住琴声，抬起头来，缓缓说道：

“你才干太多，而识世太少，又不善于养护自身，恐怕难免于当今之世。”说罢，微微感叹，又低下头去，说：“你且细细听我再抚琴一曲。”嵇康品味孙登的话，仓卒间不能得其要领，而孙登琴声又起，声调凄清哀怨，忽而似秋蝉树间鸣，忽而似朔风山间啸，好不动情！嵇康也是个弹琴高手，却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动人心魄的曲调。孙登刚刚弹完，便问道：“请教先生，不知这支仙曲叫什么名字？”孙登答道：

“《广陵散》。”嵇康把琴曲牢记在心，想再请教仙药服食要领时，孙登早站起身来，说道：“仙药并非能使人成仙，惜哉，惜哉！”言毕，头也不回，径朝东边走去。

嵇康回到自己住处，连夜把孙登所弹的琴曲记成曲谱，

按谱再弹，倒觉得比孙登山上所奏更为凄切。其后不久，嵇康遭人诬陷，被判死罪。临刑之前，他援琴自若，又全神贯注地弹了一曲《广陵散》。曲罢，长叹一声，说道：“昔渐柳下，今愧孙登！”便俯首就戮。

孙登道行简约，不聚门生，独往独来，与天同命。嵇康死后，他更不愿意在人世居留，汲郡人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九 《晋书·杨骏传》

《三国志·王卫二刘传》注

杨羲传

杨羲，吴地人，晋成帝咸和五年九月出生于句容一个贫贱之家。

杨羲少年好学，不到冠年，便广涉经史，兼工书画，加之他长得面庞白晰，姿容秀美，又善于谈笑，故而甚得当地吏民的喜欢，他的父母虽是寻常百姓，也以有这样一个都雅的儿子感到欣慰，可惜杨羲刚刚弱冠，父亲便因病逝去，家中只剩老母和一个弟弟。杨羲对父亲之死哀痛欲绝，他痛恨自己苦无长生之术，不能延父亲年寿。

当时护军长史许穆与杨羲同郡，杨羲比许穆小十几岁，但两人相交，如同心照，许长史也甚喜爱他的聪明灵彻。当时晋简文帝司马昱还没有即位，封为相王。许长史把杨羲举荐给相王，被用为王府舍人，然而杨羲并没有有得官沾沾自喜，终日里深居简出，专好冥思《道德》玄理。相王有时与他谈玄论妙，倒是颇为相契，久之，便把他简慢官事看作了一种美德，杨羲借此便利，时而带着僮仆到左近名山中游览，那名山胜境，更使他甘愿抛却尘俗，学习仙道。终于有一次，他游山时，遇见一位道士，此人便是魏夫人魏华存的长子刘璞。刘璞见杨羲骨相清冷，便把一部《灵宝五符经》尽皆传授给他。自此为始，杨羲专意于神仙之道，后来感动

真仙。

晋哀帝兴宁三年，杨羲三十六岁时，忽一日，太虚真人、西城王君、大茅君盈、紫微夫人安九华等真仙前后接踵来到他的居处，奏起九天仙乐，宾主尽述升仙之乐，整整欢饮了一天。晚间众仙离去，独留下西城王君和九华安妃二人。王君对杨羲说：“你骨相虽清，但是要修炼升仙，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须熟知吞服日月之精的法术，这样体内才能够充盈真气。炼魂制魄也要刻刻为念。再说你多年食谷，体内三尸还没有制服，我再教你制三尸、守庚申之术。总之只要一往无前，仙道便可学得。学道就像射出的箭，箭离弓弦，真冲不顾，总有一日会射中靶心的。”杨羲频频点头受教。九华安妃虽已得道多年，然而袅袅婷婷，姿容绝代，看上去只像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她对着杨羲嫣然一笑，说道：“王君已教你道术，我不敢在真君面前班门弄斧，只教你一道尸解之术。至于再深的要义，请君往拜魏华存夫人为师。”说罢，从广袖中取出一卷尸解经书授给杨羲，撮其至要点拨了数处。杨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无师尚可自通，经过安妃指点，心中更像点亮灯烛，处处明透。看看夜深，两位仙人告辞离去，临别时又嘱咐杨羲说：“你且在家中静静思虑，待得益之后，便上茅山来寻我们！”道声“珍重”，飘然而逝。

杨羲日夜精思，有时相王来寻他议论，他也毫不隐讳地直言相告。久而久之，相王也在与杨羲的交谈中感悟到一些道要，据说后来相王当了皇帝，没几年也随杨羲仙去，那是另外的话题，此处不赘。且说杨羲吐纳导引、守杀三尸、炼形制魄，样样精熟了，便择日告辞了相王，径往茅山而去。

他先见到了大茅君盈，契阔几年，茅盈见他面带红光，

便知他道术已近纯熟，于是引他去拜见魏夫人。杨羲因受魏夫人之子刘璞的发蒙之恩，故对魏夫人尤加礼敬，定要随魏夫人前后执弟子之礼。魏夫人不多推阻，又教他炼丹之术，并自做媒人把九华真妃配给杨羲为妇，一双仙侣，仙歌互答，朝夕相伴，令人艳羨。几年后，杨羲收下弟子许玉斧，教他诸种道术。

一天，九华真妃对杨羲说：“仙籙定数，君当在二十二年后乘龙驾云，白日升天。依我之见，君虽有多种道行在身，但总不能耐得风火之烟，不如将我授你的尸解之术再深走一步，求个剑解升仙，不知君意如何？”杨羲点头称是。于是炼药涂剑，到晋武帝太元十二年，一旦剑解而去。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五、卷一百六

《真诰》卷二十

鲍 靚 传

鲍靚，字太玄，东海陈留人。他自幼聪明颖悟，超乎常人，父母既为此惶惑，又为此高兴，不知得此神童，能否得终天年。

鲍靚五岁多时，有一次忽然一本正经地告诉父母说：“我本是长安杜陵北乡李湛之子，九岁时掉在井里淹死，此后转生改姓，才托生在这里。我的小妹是长安杜陵张虑之女，也是转生在我们家中的！”父母听完之后，先以为全是一派疯话，到了晚夕仔细玩味，又觉得小小孩童不可能凭空讲得如此煞有介事。可巧几天之后，鲍靚的父亲有公干要到长安，便留了此念在心，办完公事之后，特地来到渭桥旁侧询问李氏宗人。李家世代在渭桥开店，几辈人积善行德，济贫好道，到今日已经是七代遗风了。就为这不泯的阴鹭，转到鲍靚身上，使他改名换姓，更生为人。鲍父心中大惊，始信鲍靚所述颇有来历，断非荒唐。回家对妻子说知，夫妇二人对他兄妹二人愈加爱护。

说也奇怪，渐渐长成的鲍靚，对道家方术十分热衷，甚至无师自通。一天，鲍靚正在伏案阅读《道德真经》，忽见案上又飞来一部黄卷，上面赫然写着《太极真人飞仙尸解经》九个朱红大字，端端正正地飘落在他的面前。鲍靚得此

真经，自知天授，也不声张。自此之后，除经史纬侯之外，他着意地反复披览这部真经，那学道之心也与日俱坚。

由于郡人的荐举，鲍靓先在本县担任了一个属吏。他对于为官虽殊无兴致，然而为养家糊口，他也不得不 应时点卯。几年之后，连升为南阳中部都尉，继而迁为南海郡太守。

此间江左一带有一位名叫于吉的高道经常出没，鲍靓闻得此讯，便派人留意访察，不久，在邻郡乡间找到了此人。鲍靓换下官服，只穿布衣，带着几个随从便去拜会于吉。二人相见叙礼，鲍靓说道：“闻得先生大名已久，只恨无缘相见，今日一瞻先生容颜，实在是三生之幸。万望先生不弃在下俗人骨血，收为弟子，鲍靓愿为先生鞍前马后，取浆负笈。”于吉见此人脸带善乐，不像有些达官那样满脸贪横，于是答应教他三皇五岳劾召之术。鲍靓倒身便拜，也顾不得官府繁忙，竟留在于吉舍中一连数日，昼诵夜记。于吉见他颖悟异常，心中暗暗惊叹，为免他的为难，于吉劝他暂还官府，并告诉他说：“学道绝非五日三日之功，只要心诚，迟早会见奇效！”鲍靓学习正在极胜之时，又在于吉馆舍留了旬余，果然召鬼鬼即来，请神神必到。于吉送他还郡，临行时嘱咐他道：“此役召之法，我是不轻易传授他人的，今见你为民父母，一郡百姓难免为鬼魅所欺，故此把此术传给你，你可以用此术为百姓排忧解难，万不可以此来吓唬黎庶，妄逞豪能！”鲍靓谨记在心，片刻不忘。自此之后，凡是郡中官民为鬼魅所欺，鲍靓便换下官服，亲至其家，为他消灭灾瘴。

鲍靓的道术越来越精熟，有一次，他因皇命赴南方巡行，到了广州海滨，正赶上狂风大作，而且经久不歇，眼见

得带来的糗粮已经吃完，又无法到左近取食，部属们都面带愁容，不知还能否生还，而鲍靓却神色自若，他先令部属取来白石数块，放在一口破锅里沸煮，大约过了一个时辰，鲍靓命部属们开锅取食，众人将信将疑，小尝一口，觉得香甜如白米饭，于是争先恐后，很快把一锅白石吃了个精光。

王机当时任广州刺史，一天上茅厕时，忽然见到两个黑衣人在厕所内格斗不止，王机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喊人捉拿，待到众人将两个黑衣士缚了个结结实实再看时，哪里是什么黑衣人，原来竟是两只乌鸦。鲍靓此时已从海上回来，正在王机府中，见了此状，深感不祥，他只淡淡地对王机说：“恐怕未必是吉兆，足下须格外留意才是！”王机对此事也甚感厌恶，命人点火将两只乌鸦烧死，火刚点着，却见二鸟挣脱了捆绑，直飞入空中而去。没隔几天，天子降旨，说王机违命自逞，定杀不赦。王机临刑，才晓得鲍靓所讲的话绝非信口而言，只恨当时未向鲍靓讨些避凶的主意。

晋元帝大兴元年，鲍靓到江东商议军务，路过金陵薄山北侧，见一个十六七岁的英俊少年一直跟他并肩前行。初时鲍靓并没有留意，向后，那少年时而对他侧目而笑，鲍靓心中生疑，又不愿在他郡生惹是非，于是策马狂奔，想甩掉了事，谁想那少年足下生风，看上去并没有异常举动，但不大一会儿，却跃到了鲍靓前面，倒回过头来，仍旧朝他微笑不止。鲍靓勒住马缰，下马朝少年行了个大礼，问道：“请教先生尊姓大名。”那少年也煞住脚步，扶起鲍靓，笑道：“我叫阴长生。太上老君命我到赤城洞天宣谕圣命，我知道

你仰慕仙道已有数年，又能行些役召之术。不瞒你说，京口金陵一带，不出十年，必然兵刃相见，将成为一片血污，故而不能久留。你还记得你少年时曾经凭空得到一部《太极真人飞仙尸解经》吗？那便是我奉仙命捎给你的，可惜你年纪太幼，不能体悟。而今如果你有意，何不从我重学尸解之术，永为神仙？”鲍靚久闻阴长生是上界仙官，今日一见，料想自己仙缘已近，于是伏地再拜，口称弟子，说道：“多谢仙官赐我《太极尸解》真经，鲍靚少时家无余粮，不得不以末官微职糊口度日，埋没了仙官擢拔之心，罪该万死，弟子今已无尘缘挂牵，伏望仙官点拨，弟子不敢少怠！”阴长生仍旧微笑着扶起鲍靚，屏退左右，只剩二人，就路边依山而坐。阴长生道：“以往仙人升天，以尸解为最妙。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用木。就以上尸解而论，以神丹染笔，在刀刃左右抄录《太上太玄阴生符》数语，不消片时，那字迹便漫灭不见，你的躯体也就随即死在床上，这死尸只不过是躯壳，真身升去，魂魄跟随，此刻但须切记万万不可还家，倘或尘缘不断，思妻念子，一旦回到家中，形神归一，那便前功尽弃了。下尸解道理也是一样，不过是把《阴生符》写在竹木两边就是了。”言罢，从袖中取出一卷《太上太玄阴生符》递给鲍靚，让他记诵在心。

鲍靚学得了此术，也算是道行成就，他拜别阴长生，草草了结了皇命，便辞官北迁。不久，苏峻兴兵，江左涂炭，鲍靚忆起阴长生所说“不出十年，必然兵刃相见”之语，知人世不可久留，便架起炉灶，烧炼金丹，丹成，浸得笔锋饱满，便在随身几十年的宝刀两侧疾书《阴生符》数语。写毕，掷笔于书案，只听得“咣”一声，鲍靚闭目倒在床上，

须臾，只见衣冠宛然，而那真身却冲破屋顶，冉冉升空而逝。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百六

《晋书·鲍靓传》

吴 猛 传

吴猛，字世云，豫章郡武宁县人。

晋代世风混浊，士大夫多纵酒谈玄，这就是所谓“魏晋风变”。然而吴猛却自幼以孝行为先，七岁时已经是郡县中有口皆碑的孝子了。江南的夏日，蚊虫甚多，吴猛因家贫买不起蚊帐，睡觉时竟一任蚊虫叮咬，不忍心驱赶它们。父母乡邻问他何以如此，他回答道：“蚊虫乃是天造噬血之物，我把蚊虫驱走，它们必去叮咬我的双亲！”难得他幼小年纪，竟能存如此孝心！

吴猛父母多病。为能尽孝，他二十多岁了，还不敢议论婚娶大事，而父母却时时以此为念，托人替他选定了本县一位贤淑女子为妻，婚后未久，两位老人便相继辞世，吴猛为此悲恸欲绝，悔恨自己不该娶妻以分父母之孝。左邻右舍都盛赞他与他的妻子已经尽孝，并劝慰他说：“你的双亲正是了却了你的婚姻大事才瞑目九泉的，怎么倒说是累你婚娶的缘故呢？”吴猛回想父母在世时，妻子确是早起晚睡，任劳任怨，没有半点儿惹父母不悦的举动和言辞，这才安下心来，操持自己的家计。

两年后，妻子生下一女。就在这一夜，吴猛梦见有仙女乘着彩鸾前来向他道喜，他也非常高兴，就为小女儿取名彩

鸾。小彩鸾长得十分惹人喜爱，而且三四岁上，就已聪慧过人。这一年江南大旱，武宁县还算是灾情较轻，尽管如此，也只是家无余粮，苟且度日而已。一天，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婆婆领着一个几岁的女孩，来到吴猛门前。正赶上吴猛出门，婆婆一把拉住吴猛哀告道：“我们是建城人，可怜孙女父母早已饿死，我也只是放心不下这小女子还勉强拼着一口气。乞望先生收养下我的孙女，先生大德，后日必有神仙之报！”吴猛本有恻隐之心，又见这婆婆确已气息奄奄，谅难久于人世，那女孩子也瘦得皮包着骨，便俯身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女孩嗫嚅地说：“我叫秀英。”孩子话音刚落，老婆婆突然仆倒在地，吴猛大惊，赶上一步挽扶时，老人已经断了气息。吴猛与妻子将老人安葬，收秀英为义女，疼爱她甚过自家的小彩鸾。

一家四口勉强度日，看看两个女儿渐渐长大。那彩鸾丰神秀韵自不待言，秀英也出落得神清气朗，与平常乡间女子大不相同。

吴猛同乡里有个叫丁义的长者，出外数年，乡邻都不知道他的音讯，忽一日县里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的老道士，站在吴猛门前要讨些饭食。吴猛把他让进屋里，催两个女儿打火做饭。这位老道一见两位女子，似乎砰然心动，吃饭之间，对吴猛说：“我看夫子这两位千金均是神仙骨相，若是夫子割舍得下，老儿愿诚心教她们神仙之术。”这一番话说得吴猛楞了半晌，但他马上想起收养秀英时婆婆讲过的“日后必然有神仙之报”的话，难道老婆婆的话就应在今日？吴猛正在沉思，听得那位老道又说道：“不单是两位千金，依贫道之眼力，夫子也是一副神仙骨相。”吴猛微微一笑，问道：

“敢问老先生尊姓大名，府上何处？”老者朗朗一笑道：“不瞞夫子，我乃是本乡人民，名唤丁义。只因多年云游在外，所以乡里人都已认不出我了！”吴猛这时才恍然大悟，连忙施礼说：“失敬！失敬！”再偷眼看彩鸾秀英，二女都对着丁义颀颀微笑，这大概就是常人所谓的“仙缘”吧！吴猛虽然舍不得两个女儿，但又深知仙缘错过，追悔莫及，于是与妻子商妥，洒泪亲送二女跟随丁义飘然而去。

一晃几年过去了，吴猛思女心切，常常在梦里梦见彩鸾和秀英。这一夜他梦见两个女儿身穿道衣，回到家里。吴猛欢喜无限，蓦然醒来，当他睁开双眼时，却见彩鸾和秀英果真就站立在他的床前，不过没有穿道袍而已。父母相见，自然是悲喜交集，吴猛问两个女儿何以归家，秀英答道：“仙师丁义嘱咐我二人说：‘你父吴猛当为真君，你把道术传授给他。他仙骨已成，定然速就。三日之后，你与彩鸾仍旧回来，再往白鹤山继续学道。’”

三天之后，吴猛果然把秀英所述的符籙之术记得尽熟。仙命难违，父女三人又一番依依惜别。此时吴猛已经年过四十，二女已是仙籍中人，自己又受了仙籙，便抛开家计，一径来到南海郡，投到太守鲍靓门下。鲍太守也是个好道之人，故而与吴猛甚相投契。后来吴猛回豫章，路过钟陵时，见江波甚急，舟人不敢撑船，吴猛也不再等候，用白羽扇划开水面，飘飘然渡到对岸，两岸行人看得目瞪口呆，惊呼：“神仙！神仙！”

回到家中不久，忽一日狂风大作，掀瓦走石，十分怕人。吴猛不慌不忙地画了一道书符扔到屋顶之上，片刻，不知从哪里飞过来一只青鸟，衔住符书飞向南方，那狂风也随

之而止。邻人聚拢到吴家，问吴猛是怎么回事，吴猛答道：

“南湖也遭此狂风，有两个道士呼天求救，所以我得投符搭救他们。”众邻居半信半疑，有几个好事之徒暗地里去南湖探访，果然确有其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一县上下都晓得吴猛是个得道成仙的人了。

武宁县令干庆刚到任不久，突然患了急症，接着便死了，三天没有出殡。吴猛闻讯，赶到县前大哭道：“干县令不该离开一县吏民而去，我为你上天讼冤。”于是倒卧在县令尸身旁边，再不动弹。就这样过了十来天，大暑天气，不仅干县令尸身已烂，就连那棺木也开始变朽。人们正急得不知所措，却见吴猛立起身来，那变腐发臭的县令也渐渐苏醒，睁开了双眼！吴猛俯身扶起县令，竟真真地使死人重新活了过来！干庆的胞弟干宝，当时正在朝中任著作郎，他亲闻兄长死而复生，始信人间确有神仙异事，他广为搜集，撰写了一部《搜神记》，此书流传甚广。

吴猛云游数年，道术益精。一天，忽然得到仙官之旨，命他前往西平候命。吴猛也不迟疑，整装来到西平山中，只听得山中豁然一响，裂开一道深涧，一辆白鹿宝车从涧底飞也似也奔到他的面前。吴猛跨上鹿车，那宝车越奔越猛，渐渐腾起地面，冲上虚空。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一百

《晋书·吴猛传》

王 烈 传

王烈，字长休，邯郸宦家子弟。少年时进入太学读书，但他读书不拘一格，诸子百家之言，无不备览。家里人说他读经不专，将来难成大器，为此，王烈也不知道受了多少责骂，但他总不能安心于文章千古之事，与人论起百家之说，倒往往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后来偶然里遇见一位疯颠道士，教他一些服食之法，王烈对此心领神会，索性逃出太学，来到太行山中，做起了逍遥野人。

王烈服食之物并不神秘，他常服的不过是黄精和经过烧炼的铅。说也奇怪，乡里耆旧死生相续，而王烈活到三百三十八岁，却仍旧面带少年容色。他在山中登山历险，行步如飞，时而也到附近的城市中游历数日，做些卖药问卜的小把戏消遣娱乐，久而久之，他的名声也就大了起来。

竹林七贤之一的谯国嵇康，其时在朝中为中散大夫。这嵇康也不是个正统儒流，时常轻蔑时政、向往神仙。他闻得王烈之名，便有意向他拜师求教，于是丢开政事，来到太行山中寻找王烈。二人常共卧于山中石室，冬夜山风呼号，嵇康觉得寒冷难禁，王烈对他说道：“大夫若是不嫌山人齷齪，只靠近我身，便不会再觉寒冷。”嵇康将身挤近王烈，果然觉得暖如拥炉。二人上山采药，回到石室便畅谈些玄冥

之事，嵇康对此颇感欢愉，无奈离官日久，朝廷每每遣人来催他下山。王烈也是个豁达爽朗的人，对嵇康说：“学道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大夫尽可下山，何时兴，只管前来！”

一次，王烈独自一人正在太行山中采药，忽听得东面不远处传来隆隆巨响，王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跑过去看，原来是一片大山从中裂开，上下壁立数百丈，两壁露出青石，石中有一个洞穴，穴口大约有一尺来宽，青泥从穴口慢慢地涌出来。王烈好奇心盛，取些青泥上来揉搓成丸，不消片刻，那泥丸已坚硬如石，更奇的是：这石丸在他手中冒着热气，这气味又酷似粳米饭团的香味，王烈把石丸放到嘴里咀嚼，那感觉与吃粳米饭一般无二！王烈一时兴浓，取一些青泥，团了像核桃大小的数十丸带在身边，连夜赶到山阳嵇康家里，兴冲冲地对嵇康说道：“山人今日得了些异常之物，来与大夫一同消遣！”说着把石丸尽数取出，放在案上让嵇康嗅它。嵇康不明就里，伏身去嗅，什么气味也没有，用根小铁棒击打，那声音琤琤，如击铜之声。王烈也惊得楞了，用牙咬时，哪里还咬得动，分明就是坚硬的青石！二人同来到山中察看，却见那裂开的两壁早已恢复如初，那石穴也已掩在山中，无处去觅寻了。

不久，王烈带领几个弟子来到河东的抱犊山，见到一间石室，室中有一副白色石架，甚是精巧。师徒进了石室，见石架上端放着两卷素书。王烈取下来看时，见上面全是些蝌蚪文字，竟连一个字也认不下来，他不敢造次，连忙把素书放回原处，只在心里默默记下一些字的形状，下山来找嵇康，把这些字拿给嵇康辨识。嵇康乃是个饱学名士，把这些字全都识讲了出来。王烈听罢，十分高兴，将嵇康所教牢记在心，

又急急赶回抱犊石室，想把这两卷素书看一个明白透彻。谁知到了抱犊山，弟子们迎上前说道：“我等遵真师之命，在石室之旁日夜守候，生怕出些差池。不料昨日日中，山中起火，我等赶去把山火扑灭，再回来时，那石室已经消逝得毫无踪迹了！”王烈听罢，心中暗暗惊奇，他先安抚众弟子几句，接着说道：“只为素书文字我认不得，故而就教于嵇中散，而中散一见此书文字，此书又不翼而飞，这分明是说嵇康没有上应仙道之骨，可叹！”后几年，嵇康遭人诬陷，果然死于非命。神仙灵示，不可不信。

《神仙经》中有这样的说法：“神山五百年一开，其中有石髓流出。得而服食，其寿与天地日月相齐。”王烈在太行山中所得石丸，肯定是经书上所说的石髓了。晋惠帝永宁年中，王烈又只身来到洛阳，游览都下胜景。一天，他看见街旁围了一大群人，便也好事地凑上前来，只见一个壮年大汉正在炫耀自己的膂力。大汉面前摆着一张硬弩，高声叫道：“列位父老，我这弓须得二石之力方能拉起。若有愿来与小可相较者，小可恭候指教；若有能胜过小可者，小可立拜为师，跟随鞭蹬，永为奴仆！”围观的人交头接耳，哪个敢上前一试！这王烈是个好凑热闹的活性子仙官，听得此言，心中好生不忿，于是分开众人，来在大汉面前，说道：

“贫道不但能挽起你这二石硬弓，还可在百步之内，十发十中！”大汉见近前的是个矮小老头儿，双手抱拳，礼貌彬彬地说道：“伏请仙师不要取笑！”旁边围观的人也都哄笑起来。王烈也不多言，掂起硬弓，大声说道：“请教了！”搭箭上弓，只听“飐”地一声，那箭直飞向百步以外的靶垛。众人见状，不由得齐声惊嘘，连称：“神人！神人！”这王

烈兴致更浓，一直把彀中二十支箭全都射尽，那箭垛的正中也挤挤簇簇地扎满了二十支箭！大汉“咻”跪倒，伏地向王烈请教尊姓大名。王烈拍拍两手，率而答道：“贫道王烈，小技而已。”

洛阳城中有个叫张子道的老者，祖贯河东闻喜，少年时科第有成，游宦四方，如今致仕，住在洛阳，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还十分康健。一天，他在街头信步，见到王烈喝醉了酒，正趑趄趑趄地朝前赶。张子道盯了他好一会儿，不觉失口自语道：“此人颇似王烈真人！”那王烈朦胧听得有人叫他，扭过身来，这下张子道看了个正面，说道：“不错，就是王烈真人，就是王烈真人！”说完，上前拉住王烈回到自家，给王烈行跪拜之礼。王烈也不逊让，平坐在正位，泰然受之。张家弟子十分奇怪，问张子道说：“此人是谁？敢劳老祖宗为他行此大礼！”张子道把手一挥，嗔道：“子侄休得失礼，此乃真人王烈！我小时患病待毙，多亏真人施以仙药，方才得有今日，大恩大德，今天才报，羞愧！羞愧！”又告诉众子侄说：“我九十多岁耳不聋腰不弯，都是少儿时一剂仙药所致，想我十来岁上见到真人，真人便是这番模样，如今我已垂老，真人却一点儿也没有改变，神仙之事，岂可不信？”

王烈在世间游历四百余年，后逢晋室多故，中土凌夷，洛阳、河东以及太行山里再也见不到他的行迹。有人说他到西蜀去了，有人说他到流沙去了，也有人说他已经飞升仙宫了，但这些传闻都无证可稽。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九

吕恭传

吕恭，字文敬，家世未详。

吕恭自少年时起便耽迷于服食之道，虽娶妻生子，他全然不把儿女之情系于胸怀。一次，他带着一奴一婢同进太行深山中采集药草，行到一道深谷之前。他俯下身去探看谷之深浅，没想到却见谷底站着三个羽衣道士，三人齐声对他说道：“你是想长生不死吧？真难为你如此勤苦艰辛！”吕恭听得分明，答道：“小子实是酷好长生之道，只可惜未获仙方，故而采些芝术之类，希望能延些年命罢了！”说话之间，那三个道士已经攀着绝壁来到他的面前。三人都面带和善。一个年略长些的说道：“我姓孙，字文阳。”另一个少年接着说：“我姓王，字文上。”最后上来的中年道士笑着对他说：“我姓吕，字文起。”吕恭慌忙一一答礼，也自我介绍一番。那个自称吕文起的道士走到吕恭面前，又道：

“我等三人都是太清太和府中的仙人，时常来此山采药，以劝助那些初学仙道的人。你与我同姓一吕，你字文敬，与我的字又有一半相重，我该以兄弟待你，这也是你命该长生了！你若能跟随我在山中采药，我便可以把不死之方教授于你，如何？”吕恭恍然如在梦中，再不想此行能遇到真仙，跪在吕文起脚下，谢道：“小子得遇神仙，真乃是飞来之

幸！只怕小子暗昧不通，不足为徒！如果仙人不弃，小子愿随仙人爬山涉险，在所不辞！”于是打发奴婢二人先行还家告知主母，自己则随三位仙官翻山而去。

吕恭也弄不清来到一个什么去处，但见殿宇巍峨，鸢鹤群飞，好个飘渺的所在。在这里他尽得三位仙官着意款待，果酒笙歌，欢笑竟日。临去，吕文起授给他仙方一首，并告诉地道：“你来此两天，但人世间已是二百年了，日后所见一切，皆不用感觉奇怪！”说罢，将吕恭轻轻一推，吕恭身不由己，一个趔趄，双脚却早落到家乡村落了！他凭着自己记忆回到家中，然而除一座荒颓了的空宅还在，子孙却再也寻不到一个，心中不免生些凄凉。

他在村里转了一遭，看到一户门前挂着“赵辅之宅”的名牌，便叩开院门，对开门的老汉问道：“敢问老丈，吕恭家的后代子孙如今住在何处？”老汉迟疑地打量着他，说道：“客官从何方来？为什么打听如此久远的人呢？我听得祖先说起，此村原有一个叫吕恭的人，带奴婢进太行山中采药，一去不返，家里人认定是为虎狼伤害，所以其后再没人提起他来，算来恐怕有二百年了。吕恭有个后世子孙叫吕习，现住在县城以东四十里张家庄，是这一方有名的道士。他为人治病推卦，所以此地人多奉事他。”吕恭听罢，揖谢了老汉，一径来到吕习门前叩门。开门的是一个少年家奴，问他道：“先生从何处来？找我家主人有何要事？”吕恭道：“这就是我的家！速速报知吕习，我乃二百年前随仙人同往的吕恭！”家奴回报，吕习又惊又喜，鞋子也没来得及穿好便奔出家门，一头拜倒在地，涕泗交流地重复叫道：“是仙祖回家了！是仙祖回家了！”

吕恭进厅，问了吕习父祖诸事，难免有些悲喜慨叹之情。住了几天，便将秘方传授给吕习，不久拜别回到太行山中，人不知其所止。吕习当时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他按吕恭所授仙方服食了几个月，果然返老回春，直到二百岁上，才踵继祖上之足迹，也进入太行深山之中。自此以后，吕家子孙代代入山而化，没有一个老死在病榻之上。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九

赵瞿传

赵瞿，字子荣，河东上党人，出生于富庶之家。他的父祖靠经商积攒下偌大家业，但赵家还没有人做过朝廷命官，赵瞿又自幼生性颖悟，所以其父立下誓愿：拨出半个家业供他读书，求取贤达于乡里。不想这赵瞿年未弱冠，渐渐满身生出恶疮来，旬月之间，遍体毒疮溃烂，真可谓体无完肤，那气脉也一日微似一日，把他的父母急得昼夜流泪。邻家一位相士好意劝道：“此儿全身毒气，应该在他临死之前丢出家门。若是死在家里，那么后世子孙必会毒虫蛀身，绵延不绝！”他父母听罢，虽不忍心将亲生骨肉抛身荒野，但更怕后世子孙衍流其毒，也只好忍心割爱。这一日，其母从清晨开始饮饼煮饭，一直到红日西斜，足足为赵瞿做了够吃一年的干粮，而后命家僮将赵瞿和半车干粮送到深山之中。父母惧怕他为虎狼所伤，拣得许多干柴把赵瞿藏身的洞口堵住，这才三步一回头地洒泪离去。

赵瞿虽然患了这么重的症候，但心里却是明镜般地明白。他自伤自恨，昼夜哀哭不止，就这样一直哭了一百多天。一天入夜，赵瞿忽然看到洞口前站着三个人，那最前面的老者他问道：“你何人？为何终日在此处啼哭？”赵瞿心

中暗想：如此荒山野岭密林深处，绝非一般客商行旅所能攀走，这三个人说不定是神仙之俦。想到这里，便通报了姓名，并哀乞来人救他性命。那三个人走近柴草堆，将洞口干柴揭开，赵瞿渐渐露出身体，他自惭形容恶秽，慌得双手捂住面孔，不敢仰视。老者问道：“疾灾厄，谁人敢保无虞？你也不必羞惭。我等见你无辜，有意为你救治，但你须服些药物，能否办到？”赵瞿听罢，如遇再生父母，也顾不得全身浓血，趴在地上答道：“小子无状，得了这样的恶病，死在旦夕之间。只要能全活性命，刖足割鼻尚且情愿，服药有何不可！”老者点点头，朝后面二人挥了挥手，那两个侍从便将五升松子、五升松脂送到赵瞿面前。老者叮嘱他道：

“这些药物非但能治愈你的病症，还可使你长生不死。你这病只须服食一半即可痊愈，病好之后，切切不可停药，到时自有应验！”说罢，与两个侍从离他而去。赵瞿待要拜谢时，哪里还能见到他们踪影？

待毙之人，得药如得性命。赵瞿遵照仙人所嘱，每日服食。三个多月过去，那药也吃下一半，他周身的浓疮果然停浓、结痂，继而如蝉蛇一般褪下一层老皮，新肉长出，比病前更加细嫩。他试着在山间行走，步履也甚觉轻捷，他欣喜若狂，急忙收拾余药，翻山越岭，回到家中。他料想自己能死而复生，父母家人也定会喜之不尽，谁想叩开家门，父母家僮都吓得面如土色，惊呼见了鬼魅！赵瞿好不容易按定父母，细细讲述了遇仙的始末，二老人方转惊为喜。报知邻家，邻居们也为赵家更相庆贺。

赵瞿牢记住仙人教诲，每天仍旧服食剩下的药物，不过剂量比前要减却了大半，约摸过了两年，药方食尽，家人邻

里都感到他越变越年少，那肌肤竟像处女般柔滑。就这样一直到七十多岁，父母兄嫂等亲故都早亡化了，家里的仆僮也更换了不知多少，他却依然容颜少壮，精力充盈。吃鸡吃兔，往往连骨头都嚼烂咽下。有时仆僮购物，背负重物则气喘不迭，他居然接到自己背上，行走几里而面不改色。

赵瞿活到一百七十岁时，有一天夜里刚刚睡着，忽见屋里有一点光明，像镜子折射日光般地耀眼。他觉得蹊跷，忙叫起随身仆从。仆从把眼睛揉了揉，却怎么也见不到什么亮光。赵瞿心中不耐，叫他们自去安歇，自己则目不转睛地盯住这片光亮，只见那亮光越扩越大，到了五更时分，这光亮已经遍布全屋，连四下角落都被照得纤毫毕见了。家中生此怪异，仆从们不敢离赵瞿太远，就在他室中支床而卧。当晚，赵瞿忽然豪兴大发，命人取纸笔，要作一篇《光明论》。文章刚刚写完，仆从们收拾笔墨时，忽见他两颊上各出现了一个小人，虽只有三寸来长，可是裙裾飘飞，手足并舞则是历历可见的，原来是两个小小的美女。这两个小小美人儿爬在赵瞿鼻梁上勾拳戏耍，娇态可掬。没两天，二女渐渐长大，与常人相差甚微，也不再停于赵瞿脸颊，而是随侍在他的左右。仆从们识趣，忙搬出此屋，又怕有事，夜间便趴在窗前伺伺，只听得室中传出琴瑟之声，赵瞿与二女欢声笑语，如同伉俪。

赵瞿在人间三百多年，常带童子颜色。后来他携二女共入太行山中，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

陆修静传

陆修静，字元德，吴兴东迁人，三国时吴国丞相陆凯的嫡传裔孙。父陆琳，一生不慕荣利，朝廷多次徵诏入朝作官，陆琳坚辞不受，死后谥曰高道处士。

陆修静的母亲还在怀胎之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老婆婆，自称会相人灾祥。她来到陆家门前，对守门仆人说：

“我见到你家有一团紫气，让我进去看个仔细！”守门人见她是个疯婆子，拦在门口撵她快快离开，可巧这时陆琳夫人来到门前，问明缘由，对守门人说：“让她进来，就算是个讨饭婆，也该怜她偌大年纪，给她几口饭食！”不想那婆婆并未抬脚进门，只用双眼直勾勾地盯住夫人下腹，接着拍起手来，笑着喊道：“原来这紫气竟在尊夫人腹中！如此，我也不讨你家一口饭吃了。告夫人知：你这腹中的孩子当为天师！”说完，也不进门，径自摇摇摆摆地沿街而去。陆夫人吓得半信半疑，待到生下陆修静，见这孩子的脚掌上各有一个轮子印迹，两只小手手心中各有一个“大”字，背上还有一串蝌蚪文。一家人好生怪异，都不由得忆起几个月前来的那位婆婆的话。

陆修静自幼喜好读书，不光是儒家典籍，就连那些象纬之书，也读得津津有味。他十几岁时，父母为他完了婚，

不久察为孝廉，到公府中作了属吏，但仍旧没有改变他嗜书如命的习惯。当他读《史记》读到留侯张良避谷养生的时候，忽然像是有所感悟，于是抛开与妻子同床交颈之乐，独自搬进一室，练起避谷之术来了。可能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几个月后，他果然觉得不但腹不觉饥，精神也比前时清爽了许多。妻子为他产下一个娇女，他似乎无动于衷，对孩子不亲不昵，对宦途也越来越不留意。与他同时为吏的一些人，有不少已经得到迁擢，而他处在下僚，却也心安理得。一次，他邀几个同僚饮酒，饮到半酣，他突发感慨，叹道：“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在仕途上搏风击雨，得到的不过是两鬓白霜，有何乐趣！金银易得，光阴难再啊！”同僚们只道他是喝醉了，谁也没有认真琢磨他的话，可是第二天之后，公府中再也见不到他的踪影。到他家中寻找，家里人还以为他公务繁忙歇在公府呢！原来陆修静自那晚之后，便决心抛家弃女，脱落官事，独自到云梦山中隐身修道去了。

陆修静凭着自己的感悟和一些人间易得的方书，在云梦山中孜孜不倦地过了几年。为了合药，他不得不下山求取，路过家门，毕竟舍不断一缕情缘，便在家中宿歇了几天，可这几天里父母悲悲切切，妻子哭哭啼啼，又使他心中厌倦，便要重新回山。刚要启程，小女儿忽患热病，昏迷不醒，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恳求修静去寻医救治。修静仰天叹道：“我本来已经抛妻弃子，托身于玄门之中，今日回家，就像旅居客舍一样，不敢再有爱恋之心！”说完，拂袖出门，扬长不顾而去。家中老小恨他如此绝情，也不去追他。谁知修静刚走，女儿的热度便开始减退，到了第二天，女儿便像未

病时一样欢喜跳跃了。

陆修静购得药物，回到云梦山，弟子几人上前迎接，并把他接进洞室。修静把药袋放好，便随弟子们来到林中，不料过不多时，洞室里忽然烟火冲腾，弟子们想把修静千辛万苦购得的药品抢夺出来，争相回奔，陆修静心中洞明，拦住弟子们说：“不必如此了，我晓得这是冥道还不许我现在就合药！”片时火熄，师徒重回洞室，果见室中诸物都没有被焚，唯独那药袋，早已化为灰烬。冥冥之中，修静仿佛听到有神人告诫他说：“应广求而博采，岂可固守云梦！”他这才大梦方醒，嘱咐弟子守在云梦，自己则南游九疑山，访南岳夫人魏华存；西至峨嵋山，寻清虚真人王褒，得到许多真仙秘录，投访愈多，他就愈感到仙道宏深高远，并非稍能避谷就可以妄想的！他把这些秘籍带回云梦，昼夜苦读，时时演练，数年之后，果然合药药成，炼丹丹就，大有运筹帷幄之势了。

宋文帝元嘉末年，陆修静到京师卖药。文帝早就听说他学道有成，特地请他上殿讲授玄法。修静来到大内，讲道谈玄，不问昼夜，文帝大喜，竟放朝政于脑后，从早至晚听修静授道。太后王氏更是一位好道如命的妇人，她降下母后之尊，与文帝同在修静面前执弟子之礼。不久，太初难作，修静见皇室多故，不愿再滞留京师。他思慕庐山胜境，于是治装前往庐山，在东南的白云峰瀑布岩下构起馆舍。此地处幽深，结构宏丽，使见之者无不想起昆仑阊苑。云梦弟子闻得此讯后，纷纷赶到庐山，师徒终日讲玄炼丹，不废一日，就这样过了十年。

宋明帝刘彧未即位之前，也曾读过一些道教方书，但他

只知其然，而不能深究其奥理。即位之后，第一件事竟是宣召陆修静进京！太始三年三月，明帝命江州刺史王景宗亲带圣旨来到庐山，敦请修静下山。陆修静不愿再踏进是非之地，故而假托有病，暂需调养，以此来拖延时日，无奈朝中圣命一道紧似一道，使者频频而来。修静料得难免此行，只得整好行装，带领几个弟子一同出山，满山的虎豹猿鹰也像是不愿放走山中灵秀，竟来在道路两旁，夹道哀鸣，直到一行人远去方才停止。此时宋明帝早在京师北郊的方山修筑了一座崇虚馆，专请修静师徒在此处讲论玄理。一时间王公贵戚、达官显宦纷纷登门拜谒，令修静没有片刻闲暇，道教之盛，莫过此时！

太始七年四月初，宋明帝身染重病，御医久治不愈，满朝文武都急得无计可施，只好来请陆修静。修静感明帝崇尚仙道，身体力行，故而决定以法术使明帝重显生机，以慰生民。他在崇虚馆内建起三元露斋，率弟子为国祈请。到了二十日这天，天上阴云密布，轻而飘零，直到二更天气，斋坛之前忽然出现了一团车盖般大小的浓浓黄气，气团自下而上，直升到十几丈高，紧接着又变成五色祥云，在道馆上空徘徊不散，观斋者几百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奇观，待到百官侍斋完毕，准备把此事禀奏明帝时，那明帝早已安然无恙，坐在龙床上品饮清茗了！

宋废帝元徽五年二月底，陆修静忽然召集弟子数人来到座前，说道：“我要回庐山去，尔等替我整备衣装。”众弟子没有听得天子有准他回山的诏命，故而面面相觑，不知真师究竟什么用意。修静也不强求，到了三月二日，弟子们久不见他露面，便进了他的道室，却见他早已安卧于床，偃然

解化了。他双目仍旧熠熠有光，肤色红润，满身异香传于室外。此后三天，那些留在庐山的弟子们都亲眼见到真师乘着云车，车后扈从百数，霓旌遮天地回到旧居，刚要上前拜见，却又倏然不见！这正是所谓“炼形于幽壤之中，腾飞于太微之上。”宋废帝听得此信，也心中哀感不止，降旨改修修静庐山旧居为简寂观，谥修静为简寂先生。

陆修静弟子数百，真得其道者只有孙游岳、李果之二人。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五

《三洞珠囊》卷一、卷三

《茅山志》卷十

寇 谦 之 传

寇谦之，字辅真，京兆万年人，是后汉河内太守、大将军寇恂的十三代孙。父修之，苻坚时任东莱太守；兄寇赞，因率秦雍之地千余户归顺北魏，拜为绥远将军、魏郡太守，后又拜为安远将军、南雍州刺史，封轵县侯，再赐爵河南公，荣显一时。

寇谦之生长于豪门望族，若是跻身于仕途，其前程自不待言，但他自幼不慕荣利，时时流露出弃绝世俗的愿望，稍长，其志愈坚，开始着意于神仙之术。初时以张鲁所传的天师道法为宗，不断服食丹药，然而数年过去，却见不到什么奇效。尽管如此，他的笃诚已经暗暗感动了上界真仙。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壮年男子，自称叫成公兴，此人径至谦之的婢娘家中，愿作一为佣夫。寇谦之是个谨行孝道的后生，经常到婢娘家中探望她。时间既久，他发现成公兴做工十分用力，而且形貌强健，于是请求婢娘把成公兴转到自己家中佣作，婢娘笑着应允了。

成公兴来到谦之家中，谦之先命他开垦宅南的一片枣林，而谦之自己则坐在林木之下，聚精会神地演算着什么。成公兴垦掘土地，汗流夹背，绝不偷懒。谦之叫他稍微休息一会儿，他便憨憨一笑，走到谦之面前看他演算。谦之笑着

说道：“你只管把田地垦殖好就行了，这些推算你又不懂，为何看得这样专心？”成公兴报以一笑，仍去垦田，但一连两三天，这汉子总是不停地来到谦之身边，而且越看越入神。一次，寇谦之正在推算七曜之数，可是无论怎样推演，总是算不出来，不免显出懊丧之色。成公兴正好走过来，问道：“先生为何不高兴？”谦之道：“我学习算术已经数年，可是现在计算《周髀》，却总是不合，真是惭愧。嗨呀，我对你讲过，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去做你的工吧！”成公兴也不恼怒，说道：“先生若是信得过我，请按我讲的算上一算。”寇谦之听得愣了，他抬头看看成公兴，样子十分认真，且面带自信之色，不好拂他的盛意，便半信半疑地依他所述细细推算，说也奇了，不大功夫，果然演算了出来！寇谦之自此对公兴另眼相看，且要拜他为师，成公兴执意不肯，只说：若是谦之不嫌弃他，收他为弟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没几天，又对寇谦之说道：“先生有意学习道术，不知肯不肯屈尊跟我隐遁？”谦之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当即便向公兴行了再拜之礼。公兴慌忙扶起他，并让他沐浴斋戒三天，而后一同来到太华山中，寻一个石室住了下来。每日里公兴都上山采药，回来时和谦之同吃，寇谦之吃了一段，渐觉腹中再不饥饿。不久，成公兴带着谦之来到中岳嵩山，见有一个三进的石室，便让谦之住在第二重，自己则住进第三重。大约一年过去了，一天，成公兴叮嘱寇谦之道：“我上山去采药，走后会有人给你送药来。你尽管服下此药，不必生疑。”成公兴走后不久，果然有个少年给他送来一只瓦罐。寇谦之高兴异常，急忙捧过来，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些毒虫和腐臭之物，把个寇谦之吓得大叫一声，扔开罐子拔腿

就跑。过了一阵，成公兴采药回来，谦之扑到他面前，把方才的情景告诉了他。公兴没等听完，便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看来先生不是仙路上的人，只好做帝王之师了！”

成公兴每天仍旧采药疗饥，从不间断。如此七年，一天，他对寇谦之说：“公兴不能久留在人世之间，明天中午便要别你而去。我走之后，你沐浴洁身，自会有人来迎接你。”说罢，走入三重石室，仰卧在石床之上，次日中午，果然气绝。寇谦之记取公兴的嘱咐，山泉沐浴，心中不住悲切。过了三天，忽听得有人来叩石室的门。谦之开门一看，原来是两个童子，一个手拿道衣，一个手提锡杖。谦之把他们让进石室，来到成公兴尸首旁边，正欲致哀，忽见成公兴跃然而起，穿起道袍，手持锡杖，飞出石室！此后不久，长安有一个叫王胡儿的人，他叔父很是灵异，曾把他安置在嵩山之上，胡儿游山时，见到一处金室玉堂，有一馆分外华丽，又无人居住，上面一块金匾上题着“成公兴之馆”五个大字。胡儿十分奇怪，向他叔父询问，他叔父告诉他说：“这是仙人成公兴的馆舍。成公兴为仙之时，因失天火烧了七间房舍，玉帝罚他做寇谦之七年弟子。”王胡儿这才明白：寇谦之精诚通神，成公兴滴满而去。

寇谦之在嵩山精思玄理，毫无懈怠，终于在魏明元帝拓跋嗣神瑞二年十月乙卯遇见大神乘云驾龙，前来授他至道。大神侍从一百多人，还有数不清的仙童玉女，一齐集于嵩高山顶。大神自称太上老君，对寇谦之说道：“嵩岳道士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理当处于师位。今我特来授你天师之位，赐你《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我这经卷，自天开辟地以来，从不传世，今运数应出，特赐与

你，你可以宣扬我的新科，整顿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和男女合气之妖术。大道清虚，岂有此事！理当以礼度为首，加之服食闭气，方为正宗！”说完，又命侍从王九疑等人面授谦之服气、导引之诀。谦之得到此法，可以避谷不食而气盛体轻、颜色润泽，弟子十余人，也都得谦之真传。

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十月，有个叫李谱文的高道来嵩山，自称是老子的嫡传玄孙，早年在代郡桑干学道，汉武帝时得道，现任牧土宫主，管领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前来为谦之传道，并宣读诏告说：“我处于天宫，敷演真法。谦之为道二十二年，除十年之蒙昧，另十二年里教化虽无卓显功业，但毕竟有传授之劳，今赐你迁到内宫，除授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籙，再赐你《天中三真太文录》，你可以召劾百神，传授弟子。你要诚心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就能成为真仙！地上平民，传教甚难，但要让男女建立坛宇，朝夕礼敬，其中若有能修身炼药、学习长生之术者，便是你真君种民！”李谱文所传的仙方都是谦之前所未见的，另外还有炼丹、云母、玉浆等各种方术，都有要诀。又命谦之与群仙结为徒友。有关幽冥之事，寇谦之一一请教，谱文也一一为之解答。

泰武帝拓跋焘始光初年，寇谦之把诸道书带到京师，献给当朝天子，泰武帝命谦之暂住京师。朝官崔浩向来笃信神仙之术，故而拜谦之为师，学习道术，不久，他上书给泰武帝说：“臣闻圣王受命，必有上天之应，而《河图》、《洛书》都以虫兽为字，古奥难明，不像今日人神直接对面。神仙辞旨，深妙无比。臣以为不应以世俗常谈而忽略上仙之命。”泰武帝闻奏，欣然同意，于是在京城东南建立天师道

场，重坛五层，十分壮观。其后，命专人盛礼进入嵩山，迎取寇谦之在山中的弟子四十余人，又拨一百二十名道士的衣食给谦之，自己则四时礼拜。

世祖准备讨伐赫连昌，太尉长孙嵩以为不可，世祖举棋不定，便向寇谦之询问幽微。谦之说道：“此战必胜。陛下神武应天，就该以大兵平定九州，先武后文，成就太平真君。”泰武帝发兵出征，果然大获全胜，应寇谦之的真言，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

太平真君九年，寇谦之召集众弟子道：“有我寇谦之在，尔等可以修真迁转，我去之后，要达仙宫，就更须恭谨勤勉！”众弟子知道仙师将去，都十分悲痛。只见谦之张开嘴巴，口中缓缓吐出一股白气，状如烟云，飞出窗外，直到半空中方才消散。谦之的仙体逐渐变长，弟子们用尺一量，竟达八尺三寸！三天之后，才又缩为原状。弟子们知道仙师已经尸解成仙，这尸身的盈缩恰恰是他成仙的征兆。

【参考书目】《魏书·寇谦之传》

王 延 传

王延，字子玄，扶风始平人。他自幼仰慕玄道，据说九岁时便已读过《道德》诸经，能与人谈玄竟日而词不屈，令不少达官和素儒叹为观止，目为“神童”。

西魏文帝元宝矩大统三年，王延十八岁，便辞别父母，只身来到太华山中，拜贞懿先生陈宝炽为师，正式入道修行。在宝炽的诸多弟子当中，王延独与李顺兴特相友善。李顺兴后来也得道成仙，列名真人之位。不上几年，陈宝炽因事东迁，几位得意弟子也将随同前往。王延跪倒在宝炽身前，请求带他东行，陈宝炽爱怜地说：“我等此去，必历水火之厄，你现在道行未深，内蕴不足，恐怕有性命之危。为师绝没有厚此薄彼之心，恰恰相反，我倒觉得你日后必成大器，你定要好自为之。近来茅山道士焦旷真人已迁来华山，前日我已会过他，并已经把你托付给他了。我走之后，你一定要跟随焦真人静心修道，不可用心有贰！”王延虽然跟从陈宝炽未久，但陈先生待人宽宏，他心中十分景慕，再加上李顺兴也要随师东去，不免心中凄然，落下泪来。顺兴也上前软语劝慰，王延只好强忍别离之悲，与师友洒泪相别。

且说焦旷也是一代真仙，他字大度，本是茅山道士，因名播宇内，后周武帝宇文邕慕其玄静高远，特拜他为帝师。

焦旷在京师住得烦闷，武帝便命人在华山云台峰上为他专门修筑了一座楼观，因山得名，此观便叫做云台观。据说修建此观时，华山陡崖峭壁间忽然向外涌土，工匠夫役们取土造观，颇得便利，不想那土却随取随出，用之不竭。武帝命工匠因土为观，土用尽观才算建完，故此观規制恢宏，院宇危耸。焦旷住进云台观，便有两只青鸟飞来此处。平日里二鸟止栖于观门之外，凡有外人来拜谒焦旷，二青鸟便飞进他的道室，用鸟语来报知他。焦旷在此避谷餐霞，又收了几个弟子，独得一方神仙之乐。再说王延与陈宝炽作别之后，即日收拾行装经卷，翻山来到云台观，拜在焦旷门下为弟子。王延心性聪颖，与焦旷眼下这几个弟子相比，自是胜出一筹。因而也颇得焦旷的青睐，焦旷专一密授给他《三洞秘诀真经》，从此，王延在云台观中食松果，饮涧泉，日日冥思，夜夜苦读，几年之间，道业大进，已把同学的几位弟子远远抛在了身后。

后周武帝本欲再请焦旷出山，但使者两次三番上华山相请，焦旷都托故不往。使者报知武帝道：“焦旷的高足王延也已经深得其道，不若改请王延下山，此为两全齐美之策。”武帝准奏，于是朝廷敦请王延下山。焦旷把王延叫至面前，不无感慨地说：“如今道教陵夷，被俗道惑乱得支离破碎，且长时期不得真仙斧正，此乃吾教之大不幸！我意你可以下山赴京，借此机会弘扬吾教之本旨，功莫大焉！到京师后专意授道，不必再以我为念，我即今离去。”说完，又把弟子洪仙等几人唤过来，嘱咐他们道：“王延虽与你们同为我的弟子，但你等尚未升堂，王延早已入室，道行高下，为师者心中最为洞明。我去之后，尔等可随王延前往京师，从此日

起，王延代我教导你等，你们要以师徒相称，不可再以兄弟相待！”洪仙等人唯唯领命。只见焦旷走出石室，这时，山中忽地飞来一麟，焦旷腾身跨在麟背之上，飞升上天，从此不返。

王延谨遵焦旷所嘱，带领洪仙等八名道士来到京城，叩见后周武帝。武帝对王延十分礼敬，请他坐在御座之旁，说道：“如今沙门邪滥，异说纷起，惑乱我民，已成殃灾。朕已命高僧整饬。道教乃我国教，现今四方道士，多以幻化、房中之邪术蛊惑民心，亟待整肃。朕闻先生乃茅山正宗传人，特恭请先生屈居京城，以倡正风，不知先生意下如何？”王延拜谢道：“今陛下以万民为本，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也是吾教之大幸。吾师焦真人前此升仙，临行时嘱我敬听皇命，贫道岂有不为吾教弘扬之理？”武帝听罢，十分高兴，于是命人在京郊兴建通道观，就请王延入主此观，聚徒校正《三洞经图》。这王延乃茅山正宗，全不以小术为念，借得此机，在观中一面指导校订，一面自己又撰写了《珠囊》七卷、诸旧经的传注共计八百余卷，做为道教正经，珍藏于通道观中。自此以往，茅山正教得以弘扬，多是王延之功。功成之时，已是北周静帝宇文衍临朝。为彰扬道教弘广，特改年号为大象元年。

王延师徒在此孜孜不倦，两三年后，隋文帝杨坚禅帝位。杨坚是风华绝代、兼容并包的一代圣主，对弘扬道教也甚为热衷。他即位未久，因嫌通道观离大内太远，问道不便，便在大内左近又建了一座玄都观，仍请王延为此观之主。开皇六年，隋文帝特备宝车，将王延请到内廷大兴殿中讲教，自己则率百官斋戒沐浴，坐在宾席，当时权相苏威、杨素等人都

拜在王延足下，恭执弟子之礼。这一天，王延将道学宏昌扼要讲述，条分理析，听者折服。讲罢，忽见殿外飞来两只丹凤，径落在殿中神坛之上！文帝以此为大吉之兆，对道教更是深信不疑，宠礼备至。

隋文帝仁寿四年九月的一天，王延披改经卷罢，走出观外，望着高天爽气，不觉心有所动，于是把洪仙等人叫到座到，说道：“我离开太华多年，想来好不思念旧山！我想回华山石室，只怕文帝不允。文帝是位仁爱之君，我已与他心相莫逆，他英灵上天，我自会在大帝君面前讲述他对吾教的功德。如今炀帝新即君位，不知能否真知我心？”说罢，瞑目而逝。洪仙等人忙将此事奏知炀帝，炀帝大加叹异，即传圣旨，赠锦缎百匹、钱二十万，设三千人之斋。斋毕，护送王延灵棺返回西岳。送丧的队伍浩浩荡荡，直排了一里多长，那灵棺所过之处，人人闻得一股异香。及至到了云台山下，抬棺的人顿觉得棺木变轻，打开看时，里面并无王延尸体，这也是王延深得尸解之妙，早在回山途中便飞升太虚了。

〔参书考目〕《云笈七签》卷八十五

陈国符《道教源流考·焦旷传》

朱 孺 子 传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家贫。七八岁时，父母相继亡故，孺子又没有亲友可以投靠，便流落在永嘉市中，乞食为生。温州大若岩道士王玄真来在永嘉卖药，见到此儿可怜，而又聪明灵慧，便带他回到大若岩石室，收为弟子。

孺子自幼没有读过书，他见到王玄真石室中藏有黄卷数百，十分惊奇，问道：“真人乃是修道之士，要这些经卷有何用处？”王玄真笑道：“你以为只有做官之人才须苦读经书？经卷有千种万种，我等修道之士，当然也有玄道的经典。你若是不会读经，只好等我升仙之时带携你去；你若是学会了读经，自己也可以修炼成仙了！”孺子听罢，心有所动，便请求玄真教他读经。玄真觉得这孩子乖顺可爱，自他上山来后，凡二人上山采药，他总是跑前跑后，背药拾柴，不上山时，也勤于洒扫，从不用人催促，便答应教他读经。自此为始，二人每日仍到山中采药，晚夕时便燃灯读书。孺子悟性甚高，玄真所教读过的经卷，不须讲述二次，他都已熟记在心中，两年以后，他便可以自行读经，不用玄真逐字指点了。大约又过了四五年，孺子将玄真所藏经卷逐一读了一过，越读越觉得心中洞明，甚至感到玄真对经卷的解说尚嫌肤浅，只是碍于师徒之分，不便戳破。他懂得学道必先静悟玄冥之理，

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平日里登山采些黄精白术，帮助玄真合药。这些药物服食之后，虽然身体轻捷，精神爽悦，但他从经书中得知：“此等药物不过是却病延年的补品，并非长生度世之仙药。”

这一日，孺子正在溪边洗药，忽见溪岸上跑过两只小花狗，这两只小狗在沙地上嬉戏玩耍，样子十分可爱。孺子心里喜欢，便放下药萝朝小狗跑去，想抱他们回山喂养。这两只小狗见有人过来，一径跑进了不远处的枸杞丛中。孺子绕着树丛看了两遍，也没有寻到它们的影子，心里觉得奇怪，回到石室，把此事对王玄真讲了一遍，玄真也很惊讶，因为他在此处居处已有二十多年，人迹罕至，更没有见过什么小狗，一时兴浓，便跟着孺子回到溪边，只见那两只小狗又在岸边耍闹翻滚。王玄真一个箭步窜过来，小狗又朝那丛枸杞跑去，待到玄真和孺子也逼到丛木前时，花狗早隐入丛木深处了。

孺子毕竟少年，心中喜爱不舍，对王玄真说：“真人且请在这里守候，待弟子回去取两把药锄，把这木丛挖开，不信捉不出这两只小犬。”玄真点头应道：“速去速回！”片刻，孺子取了药锄飞跑回来，两人便围住这丛枸杞又挖又砍，直到把枝叶刈光，只剩下光秃秃一根茎杆时，也没见到小狗的影子。朱孺子仍不死心，对玄真道：“待我把它连根掘起，难道这两只调皮的小犬会藏到地下不成？”王玄真有些疲惫，坐在一边小憩，看着孺子挥锄掘地。这朱孺子果然把枸杞的大根挖了出来，继而眼睛一亮，惊奇地叫道：“师付快看，这枸杞的根与那两只小犬的形态一模一样，只恐就是那两只小犬所化！”王玄真近前细瞧，确见两块大根，与所见

的小狗一样憨态可掬，心中甚觉怪异，便让孺子把两块木根洗净抬回。

朱孺子把两块木根放在锅里，加水来煮，一连三日三夜，不敢添柴，再没有离开半步。他舀出一匙羹汤尝了尝，味道甚是甘美，便用匙子切下一块肉根放在口中，其味更比羹汤香甜百倍，也值他腹中饥饿，便不停地吃了起来，直到两块木根将近吃完，才伸伸懒腰，从灶边站立起来。这时王玄真刚刚睡起，走到灶前，问孺子道：“煮得如何了？”孺子后悔贪嘴，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道：“已经煮烂，味道甚好，我已吃了一些。”王玄真揭开锅罩，那锅里果然所剩无多。他原本没有把此物过于记挂在心，听得孺子说味道好，也取了一匙放在嘴里，正在咀嚼，忽听得身边“飐飐”风响，扭头看时，却见朱孺子已经乘着朝霞，腾在空中，朝前面山峰飞去。玄真大惊，这才猛可里省悟：原来这枸杞根便是升仙之药！他眼望着孺子在对面山峰之上对他举手致意，越飞越高，连忙将锅中剩下的小半块木根吞食下去，连锅里的沸汤也忙不迭饮了个精光。玄真后来活到一百八十多岁，大若岩西陶山的樵夫猎者们时常能碰到他，只是药力未足，他最终未得升仙。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百十三

陶弘景传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人。他的七代祖是三国吴荆州太守陶濬。祖父陶隆，为王府参军。父陶贞，孝昌县令。田郝氏怀弘景时，夜里梦见青龙飞出怀中，又梦见两位天人，手捧香炉来到他家，醒来之后，觉得十分惊异，对邻舍说起此事时，邻舍们都说这是吉兆，这一胎不但要怀个男儿，而且必非凡庸之徒，只是怕他久后成仙，未必能留下子息血脉。

十月怀胎已满，郝氏果然产下一男，这孩子白白胖胖，晶灵可爱，和别的婴儿确实大有不同。弘景长到四五岁，更显出不同凡俗的标韵，他常常折断苇竿，划着灰学习写字，十岁时，不知从何处得到一本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他如获至宝，昼夜研读，渐渐羡慕神仙方士，有了乘云驭龙的志向，曾对别人说：“我仰望青云白日，倒并不觉得高远。”不久，他的父亲被妾谋害，陶弘景厚葬了父亲，立誓终生不娶。

光阴荏苒，弘景终于长大成人，他身高七尺七寸，十分伟岸，且眉清目秀，额头很宽，两耳垂到肩头。耳孔中各长着十几根黑毛，伸出耳廓两寸多远。右膝长着几十粒黑子，恰缀成七星之象。这高标神韵，显然与众不同，再加上过目成诵，学富五车，一时间成为显宦择婿的目标。一次，齐高

帝偶然见到弘景，十分喜爱，即刻召进王府做侍读。

陶弘景二十多岁时开始服食仙药，后来到兴世观，向观主孙先生咨求道学真经。孙先生知他是当代名士，又爱他丰神秀韵，便把道家修炼服食通幽达微的奥妙尽皆传给了他。齐武帝永明十年，弘景转官奉朝请，此时他早已看破人世的浑浊，便把朝服挂在神武门上，上章请求解职辞官，由于他态度甚坚，武帝只好准许了他的辞呈，并赐给他丝帛数十匹，此外又特地宣诏：每月赐弘景茯苓五斤、白蜜两升，专供他服食合药之用。朝廷公卿大夫在征虏亭为他饯别，宴会十分盛大，以至路边车马填塞，道路为之阻断。

陶弘景隐于茅山之中，得到杨羲、许逊两位真师的真传道书，在山林深处石室中静心研读。他自称“华阳陶隐居”，连书信的署名也用这个称呼。其后遇见东阳道士孙游岳，游岳与弘景一见倾心，情同莫逆，游岳授给弘景符图经法，使弘景道业大进。二人曾相携游历中南名山，采集仙药，服食之后，身体日见轻捷。回到茅山之后，弘景准备移到蒋山修道，齐武帝恳请他留在旧山，并下诏为他建造三层楼阁供他居止。楼阁建成，十分宏敞，陶弘景自己住在最上一层，众弟子住在中层，下层则留以接待四方道徒宾客。他日日在楼上研读不倦，配合仙药，可谓触处即通。在此之余，他还为《道德经》详加注解，此书长达二百多卷。又自撰了《真诰》二十四卷，为道教重要的经典著作。

齐末，陶弘景已预知大祚将终，所作诗笺之中多有“水丑木”三字，三字合一就是一个“梁”字。梁武帝萧衍兵到新林，弘景派弟子戴猛之等奉图笺进奏。萧衍早年与弘景有过旧交，即位之后，对他更加礼敬，常常亲自修书专致问候，

此等殊遇，就是朝中一些重臣也是难以得到的。陶弘景得到神丹秘诀后，认为神丹可以炼成，只苦于缺少药物。梁武帝闻知之后，立即命人给他送来黄金、丹砂、曾青、雄黄等药。不久，神丹炼成，弘景服食后，身体更觉身轻如羽。梁武帝服用此丹，也觉得精神分外爽快，多次宣召弘景出山，弘景只是坚执不出，只画了两头牛，一头闲步在水草之中，一头套着一个金笼头。武帝看罢，深知其意，哈哈大笑着说道：“看来果然没有办法让这头犟牛回到人世当中了！”然而每当国家有凶吉征讨大事，梁武帝总要专门派人到茅山向陶弘景讨教，当时人称为“山中宰相”。

梁武帝天监四年，陶弘景从茅山移居积金东涧。自上茅山至今，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此间除了服食仙药金丹之外，他还常以避谷之术延寿，因而虽已七十余岁，却仍像壮年男子，步履矫捷，言语从容。道书上说：“眼方者寿千岁”，陶弘景一只眼就是长方形的。

梁大通二年，陶弘景已经年届九旬，仍旧体健如常。忽然有一天，召集众弟子，宣告遗令说：“我自知应该离众位而去了。我走以后，不须沐浴，也不必施床，只用苇席两张围裹。仍用我日常穿的旧衣，左肘系上簪铃，右肘系上药铃。百日之内，夜里点上长明灯，白天也不要断香火。”说完，闭目而逝。

众弟子尽哀半日，遵照弘景的遗命，日夜守护在他的肉体旁边。数日之间，见他脸色仍湿润如生，香气漫出室中，缭绕于茅山之上。如此百日之后，弟子们才把他安葬于雷平山中。下葬之时，弟子们忽然觉得苇席一下子变得轻软许多，揭开看时，却只见道服道冠，好像黄帝之葬衣冠、王子

乔之葬剑鞋。

陶弘景仙去之前，有弟子数百人，其中真得仙道的有王远知、陆逸冲、桓清远诸人。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百七

《南史·陶弘景传》

许 逊 传

许逊，字敬之，祖籍汝南郡，后来举家迁往豫章，遂成为江南大族。他的祖父许琰，曾为晋朝显宦。父亲许肃，一生仰慕仙道，但由于不能得其要领，所以既抛舍了敬儒为官之途，又没能得道升仙。到了许逊这一辈，用世俗眼光来衡量，已经可谓家道中落了。为此，许逊少年时虽然也曾读过些书，但不得不靠狩猎为生，以供家用。

一日清晨，许逊又入山打猎，走没多远，望见一头小鹿，于是挽弓搭箭，正射中小鹿腹部，那小鹿哀鸣一声，仆倒在地。许逊正待去拾取猎物，忽见一只母鹿窜到小鹿身前，为它舔舐伤处，那情景真像是一位母亲在拼力挽救自己的儿女！不大功夫，那头母鹿竟也歪倒在小鹿身边。见此情景，许逊心痛欲裂，于是仰天长叹道：“小鹿何辜，许逊有罪！”把箭箠中的箭全都拔出来，一根根折断摔在地上。回到家中，一连几日沉默不语。

他记起本郡曾有一位至孝的人名叫吴猛，学习仙道，通达上方，后来终于升仙而去。他只恨自己福薄，不能亲自拜见吴真人，然而转念一想，那吴真人也是由于用心至诚，才得以升仙的，仙官也最喜爱用心如一，不如就供起吴真人的仙位，朝夕礼拜，或许能感动真人，赐教于我呢！他想到做

到，果然供起吴猛的仙位，每日早晚供奉执礼，从不间断。

仙人吴猛洞识人间善恶，许逊的至诚果然对他有所感悟，于是传谕他的儿子说：“我去以后，本郡有个叫许逊的少年要来找你，你定要好生待他。我有《三清法要》一部，就在你房中西南的石匣中秘藏，你可把此经传授与他，成全他这一片真心！”

也是鬼使神差，却说许逊礼拜吴猛，已不止二年，这一天忽然动了要去吴真人旧居去瞻拜的念头，于是打点起简单的行装，寻到吴真人的旧居。吴家本不阔绰，现在更加荒落，许逊原本也没有料到能在此遇到他的家人，不过想尽些虔诚罢了。谁知他跨进吴家院落，那断垣残壁间居然缓缓走出一个人来，向他施礼问安。许逊惊异非常，慌忙还礼，请教来人尊姓大名，这才知道此人是吴猛之子吴亦玄。亦玄相貌虽然与乡野伧夫一般无二，然而举止飘逸，态度磊落，却像尘外之人。他把许逊带进一间破屋，略叙了寒温，便从西南隅挖出一个石匣，交给许逊说：“先父嘱托，我已代他了结了夙愿，就此告辞！”话音刚落，许逊再看，屋里除了这只精美的石匣之外，哪里还见得到一个人影？然而不意得到这部经典，已是许逊始料未及的了。回到家中，他除了继续读些儒家经典之外，于仙道尤加用意。

许逊事亲至孝，也是远近出了名的，赶上朝廷徵选人材，郡太守举他为孝廉，不久当了一任旌阳县令。许逊对仕途本无贪恋，不过赖此谋些衣食养家罢了。正巧遇到晋室不幸，兵火纷起，他便辞去官职，遨游江东。那时王敦作乱，这一天，许逊和江左名士郭璞同去拜见王敦。王敦自知这两个人都不赞同他现在的举动，肯定是前来劝他休兵罢战的，

心中已有八分不快。三人坐定，王敦便傲慢地对许逊说：

“二位都是神仙路上的高人，早想讨教。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想请许先生替我圆一圆，不知肯赏脸不肯？”许逊倒想看一看他葫芦里装的究竟是什么药，还了一揖，不卑不亢地说：“不敢当，但请将军直叙。”王敦示威般用力咳了一声，说道：“我梦见一株大树，其高不知几何，只见他刺破青天。依我王某的预感，似乎在说我可以上禅帝位？”许逊不假思索地答道：“依许某之见，倒不觉得此梦是大吉之兆。”王敦催促说：“哦？如此快请赐教。”许逊说道：“木字上破青天，分明是个‘未’字，这明明是讲将军未可轻举妄动，晋朝的运祚并没有到头！”王敦早已怒形于色，又命郭璞为此梦占卜一卦。郭璞占完，说道：“将军举事不成。”王敦又问：“我年寿几何？”郭璞看看卦相，缓缓说道：“将军若是起兵反晋，那么杀身之祸近在眼前；若是安守武昌，其寿高不可测。”王敦早已按捺不住，恶狠狠地反问道：“我倒还想请教郭老仙：你的寿命又有多长？”郭璞神色自若，他盯住王敦，与他四目怒视，把卦签往地上一贯，说道：“郭某的年寿止于今日！”王敦冷冷一笑，说：“痛快！我且先把你的大寿成全了，再来看顾许神仙！”于是喝命武士把郭璞绑出府门，斩首示众。许逊知道王敦杀了郭璞，也断不会饶过自己，便端起坐前酒樽，一饮而尽，然后把酒樽朝上一抛，却见那酒樽竟不落下，而是在房梁之间萦绕不住，王敦惊愕地望着那酒樽，却分明又见到一个峨冠道士缓缓从梁间飘下，拉着许逊，大摇大摆地出了王府，直来到庐江江口，招呼船公，要与许逊同往钟陵。许逊问道：“请教仙师尊姓大名？”那道士随口答道：“还记得你朝夕礼敬的人

吗？”许逊这才猛然省悟：原来是吴猛真人前来救助！那吴猛似乎早已料到许逊要问他为何不救郭璞，接着又说：“我见你官禄已经登录在仙籍，特来召你。郭璞虽然终生想要成仙，可惜他听信巫道，不悟真言，一味以签卦为乐，故而无法搭救。他如今死在王敦刀下，倒也成就了千古烈名。”

二人登上船，那船公不费丝毫气力，而船自行于水面如飞，这也是神仙暗中用下的力量，行不时，早来到庐山金阙洞西北的紫霄峰下。吴真人临别之前，专意把幻化识精的法术传给许逊，然后告辞道：“只此先行一步。我去之后，你可仍回豫章，待我禀明太上老君，让你合家升天。”

许逊在紫霄峰过了数年，习学各种法术，眼见得渐渐精熟，便带上一个叫施大王的得意弟子回到豫章。行在路上，忽见对面走来一位翩翩少年，与许逊二人相见施礼，自称叫做慎郎。许逊与他略略交谈，便识破他并非人类，那慎郎拜别二人想继续赶路，许逊望着他的背影，对施大王说：“这个少年是个蛟蜃之精。我想江西这些年多遭洪水之害，多半就是这个慎郎所为。今天如果不除掉它，只恐逃遁之后，再为水害！”施大王边听边看，许逊话音没落，便见那少年已蓦然消逝了。许逊大叫一声：“果不出我所料！快随我前往龙沙洲！”跃起身来，带上施大王，径朝龙沙洲奔去。到得洲前，远远见到一头黄牛在洲边嚼草。许逊说：“这个蜃精化成了一头黄牛，待我化做一头黑牛。我把这白帕系在臂上做个标记，你牢牢记住：待你看到两牛相斗，你便用利剑刺杀它！”说罢，倏地化成一头黑牛而去。不大功夫，施大王在雾蒙蒙间看到了黑牛追逐着黄牛朝他奔过来，连忙抽剑在

手，用力朝黄牛挥去，这一剑正砍中黄牛的左腿，那黄牛呜呜哀叫着跳进城边的一口老井，黑牛紧追不舍，也随之窜下井去。施大王刚听见几声牛角相格的咩咩声，那黄牛便又奔突上井，直向西南方向奔去。

许逊还了人形，望着西逃的黄牛，闭上双眼，口中默默地念了几声，对施大王说道：“这个蜃精是奔往潭洲去了，如今我们也只好暂不还家，到潭州去走一遭。”

却说那个自称慎郎的蜃精也颇有些来历，它在江西数年为患，洪水一来，淹没农田屋舍，于是这一方贫富的家私财宝便大都落入它的囊中。他不知从何处闻知：新调任潭州刺史贾玉有个女儿，美貌倾国倾城，故而动了凡心，化做一个翩翩少年，又使用大量财宝，重重地贿赂贾玉的亲近侍从和亲戚同官，终得以入赘贾府，成了东床娇客。这贾玉自以女儿如花似玉，也早就发下誓言，定要寻一个富贵少年为婿。自从见到慎郎，又喜他口如蜜糖，心中自然喜欢，合家僮仆们也都得他不少好处，也就处处都护着他。这贾家小姐与慎郎伉俪相谐，一连生下两个儿子。这次慎郎前往豫章，是因为他感到银两欠半，想带些财货回去，不想冤家路窄，碰上许逊，不但空手而归，还被剑砍伤了左臂，只得对岳父和妻子谎说途中遇上了盗匪。

许逊和施大王迤迤来到潭州，径到贾府门前，叩门求见。典客翁问名姓字，回报贾玉说：“有个叫许敬之的高道现在门外，求见老爷！”贾玉并不认识什么许敬之，但听得是一位道士，也不好拒之门外，便吩咐请他进门。许逊拜见贾玉，也不寒暄，便请允他见一见贾家女婿。贾玉不知何意，忙命仆人唤慎郎前厅相见。那慎郎惊魂刚定，以为甩脱了许

迹，今听得此人追进府来，又吓得魂不附体，躲在屋里不敢出来。许逊跨出厅堂，在院中对着慎郎的房室厉声喝道：

“江湖害物，蛟蜃老鬼，还敢遁形！”只见房门大敞，从门中宛宛转转滚出了一只大蜃，贾府兵吏见此恶物，刀剑齐加，将它杀死在院中。许逊又命贾玉把两个外孙也速速带将出来，然后要来一桶清水，往两个小儿身上徐徐浇下，那两个小儿果然渐渐化成小蜃。贾府千金突出房门，跑向小蜃，许逊要把她也化为蜃形而杀死，怎奈贾玉夫妇苦苦哀求，请他用药为女儿疗治鬼气，饶她一命。许逊见元凶已毙，也就不再坚持，从怀中取出一道神符，口中念念，那少妇几次现出隐忍苦痛之态，直到许逊把神符收进怀中，少妇才感到原本困倦之躯顿时清爽了许多。

贾玉目睹此情此景，目瞪口呆，好半晌才定住惊魂，对许逊千恩万谢，并邀他入厅用酒。许逊摇了摇头，即命贾府兵丁快快掘开庭院，兵丁们面面相觑，不敢动手，贾玉气急败坏地吼道：“快挖！快挖！”僮仆取过几十把铁镐，数人齐动，直掘到地下一丈多深，忽见底下是一片汪洋，黑水翻滚，深不可测。许逊指着这潭中黑水对贾玉说：“只为你贪财无度，你家骨肉险些全都化做鱼鳖！如今火速搬家，一刻也不敢耽搁！”贾玉吓得两腿战战，急忙命人搬箱移床，一时间人来人往，手忙脚乱，家没搬完，忽听得“轰隆”一声巨响，贾府崩塌，黑浪翻腾，贾家主仆数百口人都瞪眼吐舌，作声不得。

许逊回到豫章，炼丹画符，并教家人也服食习学。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许氏全家共计四十二口，于豫章西山拔宅升天而去，只有那原来装《三清法要》的石函、炼丹用的

药灶和许逊所用过的锦帐在飞到半空中时，连同故宅一齐落回了原处。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四

《云笈七签》卷一百六

许迈传

许迈，字叔玄，小名叫映。丹阳句容人。许氏为晋代大族，冠冕相承。许迈生长在贵胄之家，将来当然也可以出将入相，但他自幼喜好道术纬学，不以仕途为念。当时有位叫郭璞的学者，很善相术之学，权贵之家时常请他占卦。许迈偷偷地找到郭璞，请他为自己占上一卦。许迈是郭璞晚辈，两家原本很熟，这少年又十分聪慧可人，所以郭璞破例给这个孩子卜了一卦。那卦象为大壮，又有上六爻。郭璞沉吟片刻，一本正经地对许迈说：“看卦象你是元吉自天，大有成仙之望！既是如此，你应该着意学习轻举飞升之术。只要立志坚定，或许有朝一日真的列名仙籍，也未可知。”许迈虽然年少，但这一席话恰恰说到他的心坎儿上，禁不住喜形于色。郭璞又说：“如今南海太守鲍靓是个酷好仙道的人，你若有志，何不拜他为师？”这话果真入了许迈的心，回到家里，他便背着家人偷偷地打点行装，一切停当，寻了个机会离家，直奔南海郡而来。太守鲍靓见这个少年神气清迈，心中早已有八分喜爱，款留几日后，果然把中部之法以及三皇天文传授给他。许迈入耳在心，过目成诵，鲍靓前此也收过若干弟子，相较起来，还真找不到一个能似许迈这般清俊颖悟的。不久，鲍靓得知许迈是背着家人悄悄到他这里的，有

些嗔怪地说道：“仙道光被九州，神通四海，学道断断不是鼠窃狗偷之事，怎好瞒着家人，带累我也陷于不义？你今日即刻回家，向家人讲明原委，才好放宽心继续修道。”许迈听从了鲍靓的劝导，整装回到家中，以慰父母。许迈初离家之时，父母正在为他议亲，后来儿子走失，哪里还有这份心思！如今见儿子平安归家，不免又旧话重提，也想以此来系住儿子的心，谁知许迈学道之心一日坚似一日，终于又禀明父母，请求准许他入山修养。父母家人知道无可挽留，也只好洒泪送他远行。

许迈一直朝东南行进，来到临安县深山之中，寻得一片清幽之地，建起茅舍，从此改名为“远游”。他依照鲍靓所教，入山采集白术黄精，日日服食不辍，渐渐感到有所获益，这样一连数年。一天，太元真人定录茅君来到此山，许迈得此良机，多所求教，茅君传授给他胎息、隐逸等弘深道术。许迈多年断谷，身体本已变得轻捷，又受了这些法术，自然如鱼得水。他每次休养感悟，往往可以腾身升空。后来他听说临海县赤城山更是清幽仙境，且多有真人栖止，便离开旧居，移到赤城山中。当时真人王世龙就在赤城山，许迈久闻其名，王世龙也从茅君那里听到过许迈的名字，于是收许迈为入室弟子，教他反行解束之术。至此，许迈诸术皆精，上天入地、幻化倒行，随其自便。山中的日月虽然已使他成为八十岁的老者，然而人间年岁对仙人来讲，又实在微不足道。这数十年之间，时而也有家乡亲故前来探访，讲述些家乡故事，其中俗者寿尽，安于地下；道者学仙，各有所得，许迈越来越少牵挂。为了使自己重现童颜，他凭着自己深湛的道行，合成玉液朝脑精，连服三年，果然面色红润如十八岁少年。

可叹的是，仙界毕竟也有勾心斗角。就在许迈即将名列仙籍的时候，不知是哪位真师因嫉恨许迈有道而没有尽传给他，便诬他一个不遵教法、我行我素。这样一来，果然触怒了当方仙主，三官都禁派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严白龙各持许迈的罪簿，双双来到赤城山中。临行时，都禁还专嘱两位使者说：“倘若许迈对答不出来，即可执缚治所，重重治罪。”两位仙官一一数列许迈罪责，直说得许迈心惊魄动，他平生何曾受过此等冤屈，因而面对使者的声声喝问，竟不知如何作答，正在难堪之时，赤城山中另外两位真人龚幼节和李开林闻讯赶到，极力为许迈辩白。使者听两真人说得有理，才渐渐平息了怒气，转而安慰许迈。许迈定下神来，长啸一声，泪流满面地说：“大道无亲，唯道是与；天地无私，随德乃矜！想我许氏一族，几代并没有背德之举，也算得是仁义道德之门了。我七世祖许子阿，一生积德行善，恩及鸟兽。当年郡中瘟疫流行，七世祖散尽家财，竭力拯救，并且自调方药，使四百零八个生灵死而复生，阴德延绪，使一门后世应入仙籍的竟有五人，他们名已录在青宫，这大概是旷古绝今的事，也是二位使者始料未及的！”

话音刚落，只见中侯李遵冉冉落降在许迈面前，手握金铃，声音清亮。立足刚稳，便对周魴说道：“你二人可以回去复命了，司命真君特派遣我来宣谕许氏仙籍！”周魴、严白虎陪笑唯唯而退。李遵宣告许迈已度名为东宫地仙，位在中品。许迈第五弟许穆官至护军长史、散骑侍郎，七十二岁上离开人世寻求仙踪，能通灵降真；许穆的二子虎牙自应灵符；三子玉斧亲受定禄君上道，也都上应仙籍。许迈深深感谢，自此之后，许迈履行地仙之职，恪守仙命，教谕弟

子，直到玉帝召遣，才离开赤城山而去。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百六

沈 羲 传

沈羲，吴郡人，出身于乡间一个中等人家。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他听得郡人传说蜀中多有名医高道，便决心一往，希望能学会一些本领，好生救治郡中病弱的百姓。这蜀中是天师道的发祥之地，名医高道确实比比皆是。沈羲历尽艰辛，几年之间奔劳于巴山蜀水，拜访了不少医师和道士，边求学边在蜀中行医看病，渐渐地医术转精，便收拾行囊，回到家乡。他在家一边整治农桑，一边为郡人治病消灾，时间一久，沈羲的大名便逐渐传流开来，不仅仅是吴郡之内尽人皆知，就是临郡临县，也都知道他不仅医道如神，而且乐于助人，经他救治的百姓不计其数。沈羲读的经书虽然不多，但却事事以仁义当先，他早在蜀中访道时就知道仙药能使自己轻身羽化，飞升成仙，但是一株仙草往往能救治十人性命，而百株仙草未必能使自己返老还童，故而立志济民，忘乎自我。

他这种救济苍生的义举感动了上天仙官。有一次，沈羲和夫人乘车到亲家翁卓孔家中拜望，回家时，路上遇到一幅从未目睹过的奇观：一辆白鹿车、一辆青龙车和一辆白虎车拦在路途之中，每乘车的后面都站立着数十名身穿红衣的武骑卫士，人人手持长矛，腰跨宝剑，十分威武。沈羲被阻断道

路，走下车来，只听一位首领模样的武士问道：“借问先生是不是沈羲？”沈羲心中一惊，又不知这些人的来历，据实答道：“在下便是沈羲。不知列位从何处得知山野草民的贱字？”那位武士又说：“沈羲，你有德于一方百姓，心有善道，不迷本性，自少年至于老成，言行举止无可挑剔。可惜你一生勤苦，寿命就要到头了！黄老君特地派众仙官下界，就此接你升天！”说话之间，三乘彩车中飘然走下三位神仙。武士指着白鹿车上那位大仙说：“此仙是黄老侍郎薄延之。”又指着青龙车上那位大仙说：“此仙是度世君司马生。”白虎车上的仙官也缓缓踱过来，武士又说道：“此仙是专司迎取新仙官升界的迎使者，大名鼎鼎的徐福。”三位仙人齐到沈羲面前，分别将白玉简、青玉介、丹玉字授给他。沈羲此刻仍如大梦未醒，楞楞地瞅着三位羽衣飘洒的神仙，又低下头看那简介上的蝌蚪文字，哪里能识得半个字？尚在迟疑，三位仙人一齐说道：“就请新仙官上车！”话音未落，沈羲只觉得身不由己，步履自移，早已登上了白虎宝车！只听得“哗啷”一声巨响，三乘宝车连同数十名武士蓦地腾空而起，冉冉上升，路途之上只留得轻轻一团黄尘！此刻，路边耕稼的农夫们都被此情此景惊得咋舌瞪目，直到众仙官高入云端，这才大梦方觉，纷纷跑到路上，却见沈羲与夫人所乘的牛车走下路边田中，那牛正在田中吃苗吃草！几个腿脚麻利的青年壮汉急忙奔回沈羲家里，把眼见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沈羲的弟子。这些弟子跟随沈羲多年，都是志诚学医，并不以神仙之事萦怀，所以再不想沈羲果真白日升天，还只是怀疑路上遇见歹人，把先生和夫人掠进深山幽谷去了，于是动员左右邻里，一乡人一齐出动，竟把方圆

百里之内的山山谷谷搜得一个透底，哪里能找到沈羲的踪影！

四百多年过去了。一天，吴郡忽然款款行来一位白发老翁，自称是故人沈羲。老人也不问路，径直朝沈家宅舍而来。沈家的宅第虽然几经更新，且喜仍在原处。出门迎接的是一位五十上下的老人，此人虽然须发尚未尽白，但那面色却远不如来者温润可爱。二人叙礼后，沈羲双目微闭，口里默默地念着些什么，然后睁开眼睛，问道：“你是沈羲的第十四代孙，名叫沈怀喜，对不对？”这沈怀喜且惊且喜，邀沈羲进到堂中坐下，说道：“我小时就听到祖上多次说起：四百年前，我家祖沈羲白日升仙，一直没有回来！不知老祖宗在天界一向可好？”沈羲啜口香茶，缓缓说道：“我初随徐福仙人升天，并未得见天帝，先拜见太上老君。老君面东坐在天庭之上，身边侍者有几百人之多，且多是玉颜仙女。老君的侍卫把我带到殿前，专嘱我不许称谢，只管默然坐地。那宫殿巍峨，云气缭绕。五色流露，令人眼花缭乱。殿庭之内芝草丛生，玉树成林，青龙白虎在其间奔逐嬉闹，那一派神仙境界确不是世间凡人所能想象得出的！”

“我只管默默地坐着，偷眼窥看这神仙境界，一句话也不敢说。不久，太上老君从坐上立起身来，这老君果然与俗人全然不同，身长足有一丈，长发尽披在肩后，宝光闪耀在身前！他向后略一挥身，身后的几位玉女便捧着玉杯来到我面前。玉女说：‘这是神丹，饮此神丹就会长生不老。你夫妻可各饮一杯，便都有万年之寿了！望君谨记：饮完此丹，只可拜上老君，万万不可称谢！’我夫妇遵命服下神丹，又得老君赏赐红枣两枚，像鸡蛋般大小。还有五寸鹿脯。只听得老

君玉音洪亮地说：“你妻暂留天界，你可以先回人间，为百姓治病消灾。若想升天，只书写这个符信，挂在竿头，我自会派使者接你！”说完，让玉女持一个符和一卷仙方赐给我。我只觉得像在睡里梦里，真醒来时，已经是在我吴郡界中了！自此之后，我仍在郡中为人治病，你意如何？”

沈怀喜听到这里，连忙跪在叩头，沈羲把他扶起来，说道：“你已是仙人嫡孙，正可以继承祖风，积善行德。即今便可告知邻里左右，说沈羲老者今日已从天庭返回，仍旧为郡人救治百病，你也就随侍我的左右吧！”

自此，沈羲一如四百年前，终日不倦地为人治病，又收了几个弟子，把老君那里得来的符录仙方也都传给了他们。后来，有的弟子也升仙去了，而沈羲和沈怀喜却从来没有自己挂竿书符，返回天宫。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五

《云籍七签》卷一百九

王褒传

王褒，字子登，范阳郡襄平县人，是南岳夫人魏华存的仙师。父王楷，曾任汉上党郡太守、雁门郡太守，所在有治声，深得天子的青睐，迁为殿上三老，为皇太子讲《春秋》、《尚书》、《周易》和《论语》，又迁光禄大夫，谥文侯。母为汉太史令司马迁之女，温良贤淑，甚具母仪之德。

王褒生而美姿仪，神韵天成，聪明颖慧。他自幼熟读五经，旁及诸子，连算数、象纬、阴阳、律吕之书也都涉猎殆尽。成年之后，娶了当朝丞相孔光之女。夫妻二人都是道德中人，以礼相待，伉俪相得，这一切渐渐地使他名声远播，辟他作掾吏的文书也接踵而至，然而王褒对仕途一事尤其淡漠，一天夜里，他突然大发感慨说：“这人世之间，尘埃竟起，得失相攻，这样地争名逐利，蝇营狗苟，有什么趣味！”于是劝服妻子，决然离开家乡，径往华山隐居。这一去就是九年，如许漫长的岁月中，他虽然受尽了寒风酷暑，却喜得内心清静，得以冥思玄理。

一天夜半，王褒正在茅舍之中闭目思玄，忽听得林间有人马之声，萧鼓之乐，而且这声音似离他越来越近。他睁开眼睛，跨出茅舍抬头仰望，但见天上千骑万乘飘然而来，顷刻间，渐次落在王褒茅舍之前！最前面的一位神仙乘一辆三

素云攀，是一位白鬓老者，他两手分别握着虎符和节旄，面闪金光，所以虽然是林中深夜，那慈祥和蔼的态度也能看得分明。他笑容可掬地走到王褒面前，说道：“我乃太极真人西梁子文。久已听说你好道思玄，长居于山林之中。虽然不能得仙道之真妙，但仍旧矢志不移，此志甚是可嘉！只要你用心勤谨，长生之道迟早会悟出来的！”王褒急忙叩头，说道：“在下王褒，肉身愚顽，体染风尘，恣躁乱性。然而自幼好长生之道，只不知如何才能度世？”太极真人道：“大道清虚，只要你注心于四景，勤奋于上业，道自有成。你的名字我已记在仙籍之中了，望你好自为之，将来也必是天王之大器！”说罢，返身上车，率领众仙侍飞升而去。王褒见真仙降世，专嘱自己，更加勤勉于仙道，后来他迁到阳洛山中，一住又是数年，此间绝不涉尘世一步，这样终于再次感动上真。这一日，南极夫人、西城真人双双降在阳洛山。王褒躬身拜见，他虽知道是灵圣下凡，但不认得是哪位神仙。那南极夫人笑意盈腮，对西城真人王远说道：“你当做王子登的授业之师，我看子登确是一个佳弟子！”西城真人目视王褒许久，才长叹一声，说道：“古往今来，学道者都不可能仓率成事。人说仙道无形，其实是有的；玄理似暗昧，其实是坦然的。你应该勤求其无形，然后便见其真有；还应该广思玄理，然才便得其坦然。我见你现在求取长生之心十分坚诚，但还没有找到门径，就像是上树求鱼，沿海寻鸟。你的心疲于导引，那么长此以往朱宫就衰竭了；肝劳于视盼，那么长此以往魂精就更远了。这些雕虫小术，有时固然能延得些年寿，但不可能有万年不死之身！”说到这里，真人即命侍儿捧过一匣，取出黄书数卷，又道：“我今日授你太上

宝义、八宝隐书、大洞真经、灵书数卷，你既肯执弟子之礼，可以依科立盟结誓。”王褒见西城真人收自家为弟子，先跪地拜谢三通，然后依南极夫人的指教，每得一书，即按上方规矩行一大礼。西城真人把古书旨要一一给王褒点破，这时，思玄十几年而不悟的王褒才真正觉得茅塞顿开，那久积在胸中的阴暗像是豁然敞开双门，清亮无比。

西城真人待王褒把经卷收妥，又说道：“我即今便带你去观察玄洲，你只牵住我的衣襟，万不可放手，因为你现在还没有飞升之骨！”王褒依嘱牢牢握住真人衣襟，只觉得凉风飕飕，早已腾身于山水之上，顷刻之间，便来到玄洲之上，但见玄洲四面大海，浪涛汹涌。洲上的宫阙、楼名、琼室、瑶房，座座称奇，不可胜记。西城真人告诉他说：“这便是仙都之府，太上老君居住的地方，我且带你去拜他一拜！”两人飘然而下，来到紫桂宫前。宫中，太上老君正端坐于正座之上，身穿流霞道袍，头戴芙蓉之冠，腰间系一条神光宝带，手握一把火铃。座侧，几十名侍女端立两边。西城真人与太上老君相见叙礼，携手而坐，王褒便坐在真人身旁。老君望了望王褒，问道：“这位就是王子登吗？你真好运气，得到西城真人这样一位高师指点！”西城真人连忙命王褒拜上老君。老君微笑着挥了挥手，而后命人传呼设宴，但见那珍饈美酒，清香四溢。几炉异香点燃在长案之上，香烟袅袅上升，紧接着，一片钧天大乐顿时响起，二十九路真仙也纷纷前来，击节歌唱，谈笑喧哗，好一片仙宫欢乐景象！一位自称为主仙道君的仙官指着王褒对西城真人道：“这位悠然之士堪称为西城君得意弟子。我看他心目澄彻，六景发华。他为小有洞天之主，确是小有洞天的一大乐事！”西

城真人笑笑说道：“道君今日不赞别人，怎么倒赞起我这个弟子来了？圣人剖开混沌一体，分为亿万之体；发大蕴之一物，散为无穷之物。我这弟子小有天王之命虽成于人，但也实在是秉乎天意！”主仙道君听罢，拍拍几案，大声说道：“讲得好！”于是叫过侍女范运华、赵峻珠、王抱台等捧来玉笈，把笈中所藏的《上清隐书龙文八台真经》两卷授给王褒，又赐他云碧阳水、晨飞丹腴二升。王褒再拜领受，并将阳水、丹腴立时服下。

这一番欢宴直吃到人人醉饱，西城真人拜别众仙，带领王褒回到西城。在这里，西城君口讲指画，再加之王褒已经领悟了仙方秘诀，所以清神换骨，日新月异。虽是如此，但王褒在这里一住又是九年，才算真正学得道成，可以与众仙官同排并列了。天降飞飊之车，王褒遂乘车东行，渡过沧海，来到广桑山，进到始晖庭谒见大帝真君。大帝真君授他龙景九文紫凤赤书、上清神图 and 玉籙。王褒拜受，又飞车东南，渡过渤海，来到长离山，叩见南极紫元夫人。南极夫人授他九道回玄太丹绿书。夫人问道：“王褒，华山一别，已有数十个春秋，你还记得我跟你第一次相见吗？”王褒拜谢道：“子登有今日，虽出于西城真君点拨指迷，然而引荐之恩，子登则永远刻骨铭心，岂敢片刻有忘！”夫人点头笑笑说：“好个俊俏有为的仙官，这也是你自己的仙缘造化。”

拜别南极夫人，王褒又驾车西行，渡过巨海，来到丽农山，叩见紫盖晨夫人、三皇道君。道君授给他玉道绿字回曜太隐书。王褒再北渡玄海，登广野山，叩见虚皇大道玉君，正赶上玉君刚刚起身出游，但见玉君驾日月之晨明、紫始之光

华，前呼后拥，遮天蔽日。王褒在道边对天叩拜。大道玉君在空中对他说道：“你即刻进山谒见玉晨帝君和六微元君。我已知你要来，特命他二人代我赏赐，速速去吧！”王褒目送玉君远去，上得山来，见到二位仙官，果然得到《太极隐书》和云芝之赐。王褒饮下云芝，顿时遍身金色，脖颈上一道圆光，散出七彩流华！

王褒如此周游名山，拜见八方仙主，最后来到白空虞山紫清太素琼阙，叩拜太素三元上道君。道君命侍女阳玉华、仲飞姬等授王褒神策、玉玺，封他为太素清虚真人，管领小有之天，位为天王，治地在王屋山中，又特给他金童玉女各三百人。王褒至此才算是道行圆满，然而他不忘师情，又重回西城，斋戒三月，才拜别西城真人王远，赴王屋洞天管领治下众仙去了。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百六

李 筌 传

李筌，号达观子，籍里不详。

李筌出身微贱，自幼贫苦无依，仅靠乡邻周济度日，稍长，便开始离家远游，道听途说些神仙故事，便生了学道之心，十六七岁时，经一位老翁指点，来到少室山中，在这里学了些避谷炼气，自以为道有所成，便周游城内名山，多方采纳诸家方术。数年之后，又回到中州，上了嵩山虎口岩，找到一处石室准备住下，进室时脚下被绊了一下，他低头看时，原来是一个精致的玉匣，匣外有一道已经霉烂的封条，条子上的字还依稀可辨。李筌伏下身来，一字字读下去，连成一句话是：

“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

寇谦之的大名李筌是仰慕已久的，只恨无缘相见，今天虽然没有一睹寇先生仙颜，但意外得到这个玉匣，也使他惊喜若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玉匣，见匣中装的是一部经卷。由于年深岁远，书本已经朽烂，一碰就粉。李筌不敢携带远行，便就虎口岩石室之中边翻边誊抄，直到把经卷原原本本全部抄完，核查无误，才把原经放入匣中，仍旧存放妥当，望玉匣深深地拜了九拜，才整装回到少室山旧居。由于初次

抄录时尽着意在字迹章句，没来得及研读经文大义。俗话说：读书莫如抄书。李筌索性把全部经文又抄录了一遍，边抄边暗地思索，可是一部书又抄完了，那上面讲的什么意思，仍旧没能摸着端底，如此下了十遍苦功，仍不得些许要领，他自恨道行太浅，于是决心治装下山，求教于人。

李筌出了少室山一路向西，一直行到骊山之下，遇见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婆婆。照理说他一路行来见人甚多，何以这位婆婆偏引起他的注意呢？且看这位老人：头顶上挽着一个朝天高髻，剩下的头发四散披在肩背之上，自然与寻常老妇迥然不同。她身穿破衣，手扶拄杖，像乞丐装束，却又绝不似乞丐神情。远处看去是一位婆婆，近处端详，那面庞上却透出一种说不出的神采，故而李筌觉得诧异。他一面歇在路旁，一面侧目斜视着她。只见老妇人走到一株天火烧焦的树干旁，自言自语道：“火生于木，祸发必尅。”声音很大，而且一连叨念了十来遍，李筌听得真切，猛然间想起自己抄录的经书上也有这么两句，他一跃而起，跑到老婆婆面前，急切地问道：“你刚才说的两句是《黄帝阴符经》上的话。请教老母，不知你从哪里听来，为何在这里对树而言！”老妇转过身来，看了李筌一会儿，问他：“不错，《黄帝阴符经》是我所授，至今已有三元六周甲子了。请问足下你是从何处来的？”李筌跪倒在妇人面前，再拜不起，就伏地将嵩山虎口岩得玉匣、几番抄录等事一一告诉了老妇。老妇把李筌扶起来，又好生打量了他半天，开口笑笑说：“我看你这后生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强盛，心影不偏，性情温贤而心好道法，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弟子。不过看你的面相，你四十五岁上有一场大难。”说罢，从怀中取出

朱砂写就的一道符，挂在自己的拄杖顶端，让李筌跪拜并把它吞食下去。李筌不敢抗命，老妇口里念道：“天地相保！天地相保！天地相保！”直到看着李筌把那符全吞进腹中，才住了口，拉着李筌坐在焦树边一块巨石上，给他讲述阴符大义道：“阴符经共计三百余言，前一百言讲的是道，中一百言讲的是术，后一百言讲的是法。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术，下有强兵战胜之法，都内合人的心机，外合世上大势，要渗透了它其中的微妙，那《黄庭内景经》就算不上玄；抓住了它其中的道旨，那经传子史百家也就算不得文章，孙子吴起也不足为奇。然而这阴符，除了有道的人之外，是不可以让俗人见到的，所以真人用它以得道，君子用它以得术，若是俗人用它，则恰恰会得其祸害，这也是人的职分不同吧。你且按我的嘱咐仔细研读，必会茅塞顿开，悟出其中妙处。记住：日后你若是再传道给同志好友，一定要在清室中斋戒方可传授。授人经符，也不能拣择富贵而抛弃贫贱，只看他的骨相心影而定。每年七月七日，都要抄录一本《黄帝阴符经》藏在名山之中。这一来是使那些访仙的人有所获得，二来也可以加你自己的年寿。”老妇略停片刻，偷眼觑见李筌心中已有所领悟，便岔开话题，接着说：“啊，日已偏西，也到了该吃饭的时辰了。我这里有些麦饭，想你不会嫌弃。”说着，从袖子里褪出一个瓢，让李筌到坡下溪中取些水来。李筌应命下到谷中，伸瓢舀水，那瓢却久汲不满，渐渐满了，李筌想抬起手臂，却又觉得这瓢水足足有百余斤重，那手累得抓不牢稳，眼睁睁看着瓢落在溪中，顺水飘流而去。他即惊诧又懊恨，自知无用，赧颜回见老妇，走到石边，却见石头上只放着几升麦饭，老妇人早

已不知去向。李筌知道老妇是施法仙去，坐下来且独自用餐，那麦饭看似粗糙，嚼在口中，却十分甘美可口。自此以后，李筌从来不再觉腹中饥饿。

遵照老妇的嘱咐，李筌每日潜心读这部三百言的符经，确感到日日有所感悟。不久，他在骊山遇仙的事传到京师，连当朝天子唐玄宗也闻知了他的大名。玄宗是个极好的仙道的皇帝，多次下诏，命李筌入朝为官，以便陪侍他的左右。李筌迫不得已，来到京师陛见。君臣问答之中，玄宗觉得他颇有将帅之才略，于是命他为江陵节度副使，任满回到京师，又作了御史中丞。大凡道术在身的人为官为宦，只以济黎民安邦国为念，哪里还会挖空心思对权相阿谀奉承呢？李筌遇事秉公而断，因此得罪了权臣李林甫，他已觉出李林甫正寻机害他，于是也不在玄宗面前点破，只是找些托辞，离开朝廷，又周游天下名山，访问仙侣去了。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四

《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二

孙游岳传

孙游岳，字玄达，东阳郡永康县人。他自幼态度谦恭，知礼让人，不喜欢群居交往，经常是独自一人读书或出游。家里人都觉得他性格怪异，少年老成，然而在许多必须与人交往的场合，他又举止得体，言语温醇，一副谦谦君子之态。

游岳读书十分挑剔，他不求其多，唯务其精。少年就学的时候，无非是读些诗书礼易，后来长大成人，见到诸子百家之书，略翻两眼，便丢在一边，常对人说：“此等无稽之谈，真是误人子弟。读这样的书只能坏人心术！难怪世间尔虞我诈，想必这恶根缘就在于此！”然而他对道家方书却十分留意，读得多了，便像是悟出了其中神妙，连原来读过的儒家经典也渐渐淡漠起来。乡里举孝廉，郡中徵属吏，别家子弟恨不得削尖了头往上钻，挖空心思地求名补缺，但游岳对此却全不介意。家里人言语之间对他流露出一些不满，他也只当耳边风一般。就连父母为他择婚，他也是佯佯不睬。

除读书之外，孙游岳最惬意的是游览名山。有一次，他带着两个家僮来到缙云山中，正赶上真人陆修静在这里授徒讲经，孙游岳不敢近前，只坐在离他们很远的石阶上倾耳细听，越听越觉得与自己的夙志相投，以至好几次不知不觉地

移近陆修静。修静讲完一节，欠身抬眼，无意中和面前这位青年四目相对，便把他叫到身边。孙游岳说明自己的身世籍里后，跪在修静脚下，说道：“游岳虽则是愚顽陋质，但自幼崇尚道玄，恳请仙师容留，接为弟子！”陆修静叫他起身，呵呵笑道：“看你的模样，也是个富室子弟，哪里能受得了山野林泉的风霜！我劝你还是回家去吧。”游岳不等说完，又连连叩头，恳切地说：“游岳早有云间之志，只恨仙缘太薄，数年来难以遇见指迷引路之师。今日得见仙师风骨，正可从我夙愿。即使仙师不允，我也决计不再回乡！”陆修静见他口吻坚决，又听他言语也不像是那些荣利之徒，心下早已默许了，便点点头说：“如此甚好。只要真心问玄，就可以水滴石穿。你既然决计不再还乡，那我要与你约定：自今往后，就在这缙云山中栖止，不得我的应许，一步也不许离开此山，你心下如何？”孙游岳毫不迟疑地答道：“敬遵仙师之命。”

游岳果然如其所言，自那一天他把两个家僮送下山去，在缙云山中一住竟达四十七年。初学道时，陆修静先教他一些去除三尸、绝粒避谷的方术，孙游岳用心至诚，一丝不苟。修道之余，便在山中攀缘，采集麻屑、松脂、白术等延年之药，后来与众道士习学合药、烧炼神丹，他不求速成，潜心真妙。陆修静因为道事繁忙，经常出山，短则一两月，长则三五年，此间孙游岳绝没有一日倦怠。陆修静心里很高兴。宋文帝太始年中，修静应天子之邀前往京师，首选的侍从弟子便是孙游岳。在京师时，修静眼见得游岳仙术日长，便把《三洞真经》以及秘藏数年的杨羲、许逊手迹传授给他。游岳得到真师这一番指引，更加勤于道事，随修静寸步不

离。

元徽五年春，陆修静升仙度世，孙游岳便回到旧山，把平生所学的道术仙方一一加以验证，去其伪劣，留其真实。他合成的谷仙丸，令人服食之后身轻如羽，步履如飞，游岳自己终年服用，得以不老，其他许多道友也从中获益极深。众道士渐渐对游岳十分膺服。齐武帝永明二年，孙游岳代陆修静为茅山真师，武帝又在京师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兴世馆，请游岳主持观事，一时间当时名士如沈约、陆景真、陈宝识等人纷纷前来就学，恭执弟子之礼。

永明七年五月，孙游岳把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陶弘景叫到跟前，说道：“我数年来传授道法，只有你一人是得我真传的，所以十分惭愧。我本想多化一些弟子升仙度世，但昨日受天帝之召，命我速去仙宫执事。我去以后，你一定要孜孜矻矻，引领师兄师弟为善修道。”陶弘景不无悲切地说：“真师此去长久，弟子在世间恐难再负箴笈了！”游岳安慰他说：“修道之人，不可有世间儿女子气，万年之后，我将用龙车接你同步青霄，其乐何极！”说罢，起身沐浴。陶弘景守候在床前，见游岳静静仰卧，良久，一缕清香飘然而起，孙游岳颜色不变，升仙而去。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五

《三洞珠囊》卷一

王远知传

王远知，琅琊人。父名王昙选，是南朝陈扬州刺史。母亲是驾部郎中丁超之女。远知的母亲曾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彩云在她头顶上缭绕不散，灵凤在彩云中回翔起舞，又集结在她的身上。惊醒之后，就觉得腹中有了身孕。几个月后，渐渐下腹隆起，而腹中常有幼儿说笑之声，人人都能听得真真切切。王昙选觉得此事殊为怪异，于是请来一位叫宝志的大和尚，让他猜度祸福。宝志在王家足足待了一个时辰，凝眉推思，许久，才舒展眉头，笑道说：“如此看来，父为天子方伯，子为神仙宗伯，天大的喜事啊！”

王远知从小聪慧超群，四五岁时，父母为他请来一位先生教他读书，但到远知七岁时，那位先生却时常被远知问得张口结舌，驳得惭颜无地，他不得不禀知主人，让他们另寻高师教导这个神童。这位先生是个村学究，学问虽然不甚高强，但经史子集各部图书倒也不在少数。他毕竟十分喜爱这个孩子，教学一场，他把自己所有的图书全都留给了远知，一则做个留念，二则发誓从此以后不再读书，要寻些其他生意去做。远知的父母很不过意，先生临行之时，特送给他白银二百两，让他寻些合适的生意去做。

远知家中本来也有不少藏书，再加上先生留给他的这许多书，他更是如鱼得水，忘情肆意，往往日诵万言，哪消得几年功夫，早已把这些书读了个遍。书读得多了，哪些是好书，哪些是无用的书，自然在他心中也有些权衡。他认为：儒家经书虽然意在劝世扶良，但是根基脆弱，大不足以保天下，小不足以保自身；法家之作虽然意在压邪勘乱，但是杀伐为本，远不近于天理，近不近于人情。其他各家，则往往偏执一说，更不足取，倒是道家道德之论，不求欲而能得天年，不矜夸而能自宏大，与人无争，于道有益，因此，远知便更加留意于道家之学，有时读到胜处，便闭目凝神，冥思苦想。父母总以为他是读书读呆了，而远知却不无哀悯地对他们说：“莫怪孩儿不孝，孩儿倒觉得是父母大人身在非中却不觉非。”

当时茅山高道陶弘景名声甚著，王远知也久慕他的仙声，只可惜家中拘管太严，无法脱身。直到十五岁时，才找到一个机会，于是他背着父母，只身径来茅山华阳洞天，投在陶弘景门下，执弟子之礼。陶弘景也早就听说王昙选有个与众不同的大公子，今日一见，果然神清气朗，心下十分高兴，爽快地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并亲授给他三洞真经。远知从此便久居茅山，静心修养。不久，王昙选打听到远知在茅山学道，劝他弃道为官。远知坚执不肯，昙选夫妇知道强他不过，又知陶弘景是一位仁恕长者，也只好随他自家心愿了。

陶弘景仙去之后，王远知得其真经。华阳洞天的其他道士虽然有不少都比他的名份高，但论起真才实学，谁也不能与他相匹相抗。陈文帝是个好道之君，曾经派人专程请远知

入朝论道，远知对此并无丝毫兴趣，但又奈不得使者纠缠，只得一往。文帝加以隆礼，把他请进重阳殿中，放下万乘之主的架子向他请教玄理。远知料他并没有真意，不过是想借此来显示一下天子的礼贤下士，做个姿态罢了，因此只把尽人皆知的玄言妙理讲了一遍，便要告辞。文帝苦留不住，于是赠他许多金银布帛，命使者护送回山。

王远知用这些馈赠在茅山的西北岭上建了一幢静室，以脱开俗道之间的往还，静思玄理。直到陈宣帝末年，有一天，静室中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不但其貌不扬，而且由于烂醉，竟在静室中呕吐不止。王远知近前细察，知道此人绝非凡俗之辈，于是屏退弟子，燃起香烛，独自静静坐在他的身边，直等到他翻身醒来，才施礼问候。那个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大咧咧地说道：“我知道你已经是个得道的人，但是不出茅山，怎能见到神仙世界的广大？我如今想带你去天台山一游，那里住有散仙数百，且天上常降甘露，用道器接起来，饮一升就可以活到五百岁，你肯不肯随我前去？”王远知点头允诺，便跟着这位仙人下山而行。刚走到半山，远知忽然想起此行没有跟弟子告别，便重新上山，他刚刚走出几里，忽然见到头上有一只仙鹤飞翔而过，他知道这只仙鹤一定是那位神仙所化，仙人等他不及，自己先去了。远知心中自然有些懊悔，但他知道此人也一定是位散仙。不以天宫为本，只求自得其乐，想到这里，也就不再以为大憾了。

隋文帝杨广当晋王时，作镇扬州。他不惜人工财力，命工匠建起了一座宏大的玉清玄坛，想请王远知来做坛主。他先后派王子相、柳顾言等人入茅山邀请远知。远知对这些招

摇不实的事情很不耐烦，但一连半月，使者竟不肯作罢下山，也只得随他们一往。杨广一见远知面如润玉，须如点漆，好一副神仙姿态，便笑容可掬地下座向他走来，还没有走到远知面前，却见远知那黑漆般的须发渐渐变白，陡然间竟成了一个皤然老朽。杨广惊得倒退几步，回到坐上，再定睛看时，哪里有什么皤然老翁，分明还是他刚刚进殿时的模样！杨广又惊又疑，命远知近前叙礼，王远知慢慢移步走向杨广，他每走一步，那须发便灰白一分，走到杨广面前时，又是一副衰朽模样了，把个杨广吓得背上冷汗直冒，连忙呼叫柳御言等人，速速送他回山。

王远知已经预知五十年中天下多变。杨广开一代基业，本来是件经天纬天的大事，但远知却不以为然，他断定这个基业必然落于老君后代之手。李渊为太原总管的时候，远知就曾派弟子密密地向他传告符命。李渊见符，惊奇万状，但又弄不清天命玄理，于是派李世民、房玄龄二人换上商客的衣冠，到茅山微访。王远知一见他们，便直截了当地说：“你二人哪里是商贾，分明一位贤人，一位圣人！”李世民料想瞒不过去，便把实情托出。远知笑着说：“你不久就将成为太平天子，愿勤政爱民，好自为之。”后来李渊夺取天下十年，传位给李世民，这便是太宗皇帝。李世民一直没有忘记茅山高道，所以登极之后，立即派人请他速来京师，要重重任用他。远知知道李世民是一位仁爱天子，便欣然来到京师长安，叙谈契阔。数月之后，李世民说到要委他为太师之职，王远知频频摇头，说道：“远知乃是山野闲散之人，岂有封侯之骨？唯愿陛下放鹤归山。”李世民知道他不是个贪慕荣利的人，总是苦苦挽留，一晃九年过去了，此间远知不知上

过多少求归的奏书，太宗只是不舍。

贞观九年，一道天子诏书传到润州，原来是太宗敕命润州刺史在茅山修建太平观的圣旨，还有太宗亲笔写给王远知的一封信。太宗把观名取为“太平”二字，是为了答谢数年前王远知预知他为太平天子，那玺书更是说得明白，书云：

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近览来奏，请归旧山。已有别敕，不违高志。所令置观，用表宿心。先生浩气虚怀，语默一致，涵照如镜，应物无私。

王远知回到茅山，众弟子不免流泪相迎，并把他请到新建成的太平观中。这太平观危楼百尺，富丽堂皇，是当时天下第一的道观。远知问了弟子们几年来修道的进取，勉励他们早日得道。一天，他把大弟子潘师正叫到面前，对他说：

“我昨天已经见到仙格，因为小时候缺少一个童子吻，所以不能白日升天，天帝命我为少室仙伯。此一去事务繁剧，料想不能再回来指点你等，你们都需各自勤勉，不可少怠！”潘师正听得真师要走，心中好生悲切，问道：“不知真人行期定在何日？”远知道：“仙命难违，只在明日便要与你们道别。”第二天，众弟子为他沐浴洁身，穿衣加冠，远知卧于床上，焚香仙花。算他阳间寿数，已是一百二十六岁。

在王远知的弟子行中，得其真传的有潘师正和徐道邈，所以二人后来都得以羽化飞升。陈羽和王轨则略逊一筹，也登仙而去，其余几十人没有能升天，但也都志行勤苦，得以各栖洞府，终身不替。唐高宗调露二年，降旨谥王远知为升

玄先生。自此之后，茅山一派道士都在自己的道观中供奉王远知。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二十三 《云笈七签》卷五

潘 师 正 传

潘师正，赵州赞皇人，少丧父母，从此结庐在父母墓侧，尽哀数年，一乡人都知道他是个孝子。

隋炀帝大业年中，潘师正独自一人来到太室山逍遥谷，遇见了仙人王远知，王远知见师正骨清面润，便收他为弟子，授给他隐诀符籙。后来远知有事远游，师正便独自在逍遥谷静心修道，一连二十年，他只吃松叶，饮涧泉，而面容却越显得红润可爱。此后数年，潘师正道名播扬，各地前来投师的弟子渐渐多起来，师正一一相其骨相：有能得道的便留在身边，精心教习；有不能得道的，也传授他一些避谷绝粒的道术，让他下山自去保养。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酷好道术，他闻得少室山中有个潘道士，便派使臣前往，想把他迎进宫中谈玄，师正每次都婉言谢绝，高宗不但没有降罪，反而备下厚礼亲自上山迎谒。前行的使者把天子上山的消息传到山中，弟子们个个喜形于色，有些手脚勤快的弟子还东搬西移地为即将到来的天子整备一番，师正看在眼里，心中不快，对弟子们说：“像你们这样的用心，不如下山去给天子当个侍臣，倒也是好前程。我道崇尚虚无，自有仙官仙籙，人间天子不过像你们来时一样，是个求玄问道的凡人罢了，何必如此张罗？”弟子们被说得面面相觑。

相觑。不久，銮驾上山，潘师正在石室正中的椅子上端端正正地坐定，并不出室相迎。高宗进了石室，师正仍不下座，只和他拉一拉手表示问候，便让他坐在旁边的客位上。唐高宗定睛细看，见师正头戴远游冠，身穿黄道袍，举止玄默，果然一副神仙风范，不由得心中敬佩。不一会儿，弟子们备上清茶及山间自产的鲜果，请高宗用膳。高宗边吃边问道：

“尊师身处崇山之间，诸多不便，需用什么，只管明言。”潘师正微微一笑，答道：“松树清泉，山中尽有。求道之人，别无所需。”高宗听罢，对便更加钦敬，一直留连到次日，才命驾回京，与武则天说起此人，则天皇后也深深景仰，于是与高宗商议，在师正石室旁修建一座宫观，取名为“崇唐观”，用做师正聚徒授学的所在。又在山岭之上修造了一处小巧的精舍，取名为“精思院”，用做师正冥思玄漠和晚间休息的地方。高宗驾临少室山，走到逍遥谷时，见谷口两侧壁立百仞，山势险峻，气象雄浑，只是缺少一座像样的门楼，所以又命匠人在逍遥谷口大兴土木，傍着两壁修起一座山门，号曰“仙游门”，这道山门气势十分宏大，加上门后两山又分别建造了祈仙、望仙、思仙、翹仙四座别院，一时间少室名山更增添了许多神韵，况且从京师到逍遥谷的道路上，不时有朝廷的特使飞马奔驰，有时传送高宗、武后给师正的赠诗，有时传送高宗、武后对师正的问候，于是不少慕道之人往往不远千里，纷纭聚集在逍遥谷中。

潘师正有一位最得意的弟子叫做司马承祯，跟从师正受道多年，对于符籙、避谷、导引、服饵之术，最得师正的真传。承祯在道成之后远游天台山，武则天闻知其名，派人把他接到京师。承祯虽然怀念旧山、思念潘师正和众道友，可

是武则天终日与他交谈阴阳术数、道德玄溟，所以总是难于脱身。好不容易说服了武后，武后赐给他宝琴一张，并让他向师正问安执礼后急速回京。承祯择日出城，来到少室山，拜见了尊师潘师正，并转达了武后请他同赴京师的意思。师正听完，只是淡淡一笑，说道：“日后再议吧。”

过了一两个月，潘师正把司马承祯叫到精思院，说道：

“陶弘景为嵩山伯，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前些天他向玉帝求替，玉帝问他谁可代他为嵩山伯，弘景首荐了我。如今玉帝已经下了谕旨，命我速去代行弘景之职，如此看来，我不能久居此山了。你们这些弟子跟从我已经多年，又多不能省悟仙道，故而我单独地告知于你，你且不必声张，免得他们悲啼。”承祯点头称是。不多日，潘师正果然在精思院中尸解登仙。

司马承祯与众弟子把尊师的衣冠葬在后山，自己则替代师正暂时主持崇唐观事。他原来总耽心武后再派人来接他入京，可巧不久，武后晏驾，朝中一时多事，倒成全司马承祯清清净净地在少室山中修了几年道。唐玄宗即位后，四海清平，朝中无事，他本人又是个极好仙道的天子，所以又把旧事重新提起，命使者到少室山中来请承祯入朝。承祯不敢抗命，只得嘱咐师兄弟子好自为之，自己随使节进京。玄宗对承祯极尽礼遇，终日与他和众道士仙诗往还，把政事抛在一边，更不愿放道士归山，久而久之，承祯也只得把回山的念头淡漠下来。

且说少室山崇唐观之西有一龙潭，潭边住着一户人家，主人名叫张迥，一直忠厚待人。虽说他与道士们都很熟识，但从来不打扰他们的道术之事。有一次，张迥上山砍柴，走

路太久，觉得阴处痒痛，于是便在龙潭边上潦水把阴处洗了洗。刚刚系好裤带，便觉得被一只大手抓起，吓得他张惶四顾，却又并没有见到什么人，然而不论他如何挣扎，仍旧无济于事。不大功夫，便被这无形的大手提到了几十里之外，狠狠地摔在地上。张迪惊魂未定，抬起头来，见是一座宏伟的甲第，门前有彩龙数条，张牙舞爪地对着他施威，只听得一个声音朝他大吼：“快进门去！”他战战兢兢地进了门，正对面一座大厅，厅上坐着一位峨冠道士，手里握着一支大红竹笔，问道：“你是崇唐观旁的居民，还认得我吗？”张迪连连叩头，答道：“认得认得，大人是崇唐观主潘师正尊师。”话刚出口，他猛可想起：潘师正早十几年就已经仙化了，如今怎么又在这里理事？正思想间，只听得潘尊师又厉声喝问道：“你久染仙风，仍旧冥顽不化，为什么污浊群龙的住室？”张迪这才想起刚才在龙潭洗涤阴处的事，连忙叩头谢罪。他身后依旧龙鸣不止，把他吓得魂飞天外，大声叫道：“尊师救我！尊师救我！”潘师正喊了一声：“且慢！”群龙才停住怒鸣。张迪略略定了定神，师正又问道：“你认得司马尊师吗？”张迪想起那位为人和善的年轻道士是尊师的入室弟子，忙答：“小人认得，只是近日不曾见到。”潘师正打断他的话，说道：“不必多言，你且带上我这把竹扇，为我交给司马尊师，问他为什么留恋人间食欲、都市繁华，忘记了回山之志？”说罢，把案上一把白色的羽扇扔给张迪，喝道：“送他出去！”张迪刚刚把地上的羽扇拣起来，早觉得耳畔风声呼呼，眨眼间又回到了龙潭岸上，那岸边，张迪原来的尸骸还躺倒在柴草堆侧。倏息间，他觉得身不由己，直飞进尸骸之中，再睁眼时，他已经手持羽扇，

与尸骸合而为一，坐在潭边了。

张迪不敢不尊仙命，于是整装下山，来到京师长安，街市上逢人便问，好一番寻找，才在京郊一座道观中见到了司马承祯。他把前番遇到潘师正的经过备细讲述了一遍，又把羽扇交给承祯。承祯认出这确是潘尊师平素所用的扇子，尊师尸解时，曾与衣冠同埋在棺木中了。他睹物思人，不胜悲切地对张迪说道：“如果没有此扇，我断不敢相信你这一番言语。如今见到扇子，才知道尊师仙意是实。”说罢，也不回观与弟子告辞，便拉着张迪，径奔少室山而回，仍旧过那服食烧炼的生涯去了。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五

《太平广记》卷四十九

孙思邈传

孙思邈，雍州华原人。他七岁时开始读书，往往过目成诵，能日习千言，到了十五六岁，就可以和饱学之士谈论老子、庄子及百家之说，而且说出的话总是很有见地，令四座为之折服。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到他，感叹道：“这位少年真乃神童子，只可惜他没有将聪明才智用在披读儒学经典上，故而无法擢用，可惜！”

后周宣帝时，王室多故。孙思邈看破了人世纷事，所以弃绝人世，隐身于太华山中，专以披览医家、道家方书自娱，也教习几个弟子。隋文帝杨广担任宰相后，孙思邈已是名驰朝野的人了，而杨广偏又是个思贤若渴的人，故所以说动宣帝，召他到京师任国子博士。孙思邈借托身体多病，没有应召。他时常对亲友和弟子说：“再过五十年，又会有大圣人出现，到那时我会帮助他治国安民！”他的话应在了唐太宗李世民身上，太宗即位后，立即宣召他到京师长安。太宗原本以为他是个庞眉皓首的老头儿，谁知见了面后，见他容貌十分红润，竟如三十岁的精壮男子，大为惊讶，慨然叹道：“我晓得得道真人是极可尊重的，羡门子、广成子之说，焉有不信之理！”于是与有司商议授他爵位，孙思邈坚辞不受，太宗也不好勉强他。唐显庆四年，高宗李治又传旨召见

他，并亲授谏议大夫之职，思邈仍旧固辞。高宗爱他高标神韵，执意要把他留在朝中，让他随侍左右，思邈无奈，权且寄身京师，日复一日，一住竟是十五年！直到上元元年，思邈实在耐不住皇家法度，又托病请求出朝归山。高宗自知圈不住这闲云野鹤，只好答应他的请求，临行时，特地赏赐他一匹宝马，并把他居住的那所原鄱阳公主的旧宅也赐给了他，意在让他对京师时有所系念。

孙思邈在京师时，当时名士如宋之间、孟詵、卢照邻等人都曾拜在他的门下，卑身执弟子之礼。早在高宗咸亨四年时，孙思邈曾跟随高宗行幸九成宫，其时卢照邻身染重恙，思邈便让他住在自己的第宅中。它的前庭有一株大梨树，卢照邻曾有一篇《病梨树赋》，那序言是这样写的：

癸酉之岁，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处士孙思邈居之。君道洽今古，学有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及其推步甲子，度量乾坤，飞炼石之奇，洗胃肠之妙，则其甘公、洛下閤、安期先生、扁鹊之俦也。自云开皇辛酉岁生，今年九十二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矣，其语周、齐间事，历历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也。然犹视听不衰，神形甚茂，可谓聪明博达不死者矣！余年垂强壮，则有幽忧之疾，椿困之性，何其辽哉！

卢照邻正值壮年，如今病成这样，故而深深地嗟叹人的禀受不同，有寿有夭。不久，孙思邈回来了。照邻问道：“先生如此高寿而貌如壮年，卢某身在壮年却命在旦夕！名

医能治好别人的病，有什么奥秘所在呢？”思邈笑着说道：

“我常听人说：善于体察上天者，必然对人有深入的了解；善于了解人的，又必然是本于上天。比如天有四时五行、春夏秋冬，天体运行，温和便是雨，狂怒便是风；凝固便成霜雪，张扬便成虹霓，这是天地之常数。人有四肢五脏，呼吸吐纳，循环往复，形于表则为气色，发于口则为声音，这也是人的常数。阳用其精，阴用其形，这是天与人相同之理。假若日月错行、群星失度，那么天地就危殆了。同样一理：人有蒸湿暑热，那么身体当然要深受其殃！”卢照邻听罢此论，心中百倍钦服。

东台侍郎孙处约有五个儿子，名叫倓、儼、俊、侑、佺。他久闻孙思邈有神算之术，因此带着他的五个儿子一同来拜见孙思邈，想预知一些未来之事。思邈细细端详孙家五子，而后把孙处约邀到一室，低声对他说：“侍郎这五位令郎之中，俊光贵，侑晚达，佺居最荣显之位，然而一旦手握兵权，便是他大祸临头之日。”其后几十年，孙家五虎果然一毫不差，全都被思邈言个切中。太子詹事卢齐卿，少年时曾见过孙思邈，并向他请教人伦大事，思邈告诉他说：“五十年之后，你将位为方伯，我的孙儿则为你的属吏，你要好自为之。”几十年后，卢齐卿果然出任徐州刺史，而孙思邈的孙子孙溥恰任徐州萧县县丞。孙思邈发此预言时，孙溥还没有出生呢！他的话灵验到如此程度，难怪朝野将相登门造访者踏破门槛呢。

唐高宗永淳元年，孙思邈唤过家里人，叮嘱他们说：“我如今该离你等而去了。我去之后，不准厚葬，不藏冥器，也不用杀猪宰羊，只用一口薄棺即可。”儿孙辈初时还以为他

随口说说，谁知话音刚落，思邈已经双眼闭合，气息全无，这才悲啼起来。因为思邈仙化之前并无一点征兆，所以葬品没有准备好，儿孙辈又极是孝顺，打制棺木力求精美，制作冥器也求齐备，忙忙乱乱，一个多月才整备停当，然而盛夏之际，那尸身既不腐烂，也不变色，宛如生人睡在床上一般。儿孙辈移尸，想把他放进棺木，一齐用力时，却觉那尸身轻飘飘的，多则有三五斤重，其实不过是那些衣衫鞋帽的份量而已！这消息一传出，满城老少都甚觉惊奇。

孙思邈平生著述甚多，著名的《老子注》、《庄子注》、《千金方》、《福禄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会教三论》等等，都广泛流传于世。

到得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人忽然在终南山又见到孙思邈与宣律师往还接触，并向宣律师请示宗旨。当时北方大旱，有个从西域来的和尚给玄宗出主意，让玄宗在昆明池上筑坛求雨。玄宗急忙宣旨，让官吏们准备香灯，修筑神坛，以示虔诚。这样折腾了七八天，不但滴雨没下，那昆明池中的水也早又低下去好几尺了！这时，忽有一位老者乘深夜来拜宣律师，哭诉道：“弟子乃昆明池中龙。这些天天不降雨，并不是弟子之过，西域恶僧要用弟子的脑浆制药，所以欺瞒天子求雨。我如今危在旦夕，请宣律师以法力搭救弟子！”宣律师听罢，面有难色，说道：“我只管护持戒律，管不得如许多事，你可以去求教于孙先生。”池龙拜谢，迅即寻到孙思邈，据实详告。孙思邈道：“据我所知，昆明龙宫中有仙方三十首，你若是把这些仙方交付于我，我自会解你厄难。”池龙急得连连摇头，说道：“这些仙方藏在我宫，一点不假，只是上帝有旨，不许我妄传给任何一人！”少停片刻，

又说：“唉呀！如今事急，我也顾不得仙规严酷了！”于是倏然而灭，不大一会儿，又回到孙思邈这里，双手将宫中仙方三十首捧给思邈。孙思邈接过仙方，捋须笑道：“你如今尽管放心回去，不必再担忧胡僧加害！”池龙返回昆明池，见池中碧波陡然涨起，几乎与湖岸相齐了。那个西域胡僧第二天早晨见到此状，自知有真仙破了他的法术，羞愧得无地容身，拔剑自刎了。

太白山是众圣往返的仙山。一次，从天上降下一位大仙，正落在孙思邈石室之前，他对孙思邈说道：“你所著《千金方》确给人民黎庶解除了许多苦痛，但是这些方子多有虫物为药，害虫命以救人命，其功虽大，也不能算是无过，更何况这些方子最多只是济命延年，不能使人长寿登仙，殊为憾事。你不妨另著一书，多教人尸解之术，否则就无法白日轻举。过去桓闾对陶贞白先生的教诲也是如此，想必你还记得。”神仙说罢飞去。孙思邈觉得此话很有道理，便把秘藏的龙宫仙方重加整理，再参以自家已成之术，就太白山中又作《千金翼方》三十卷，每卷都有龙宫仙方一首。此书一出，比《千金方》更受世人推重。

唐玄宗避安史之乱逃到西蜀，十分无聊，有一天倦怠入睡，梦见一位须发全白、身穿黄色道袍的老叟来到他殿前叩拜，大礼之后，启奏道：“微臣孙思邈，在峨眉山结庐而居，今已数十年。闻得陛下幸成都，特来叩谒。”玄宗惊异，问道：“你的名字朕早已十分熟知，如今先生远路而来，有什么要朕帮你做的吗？”孙思邈回奏道：“微臣是隐遁山林草泽之辈，喜好饵金石药物。我听得此处盛产雄黄，望陛下能赐微臣雄黄八十两。倘得陛下恩渥，望陛下遣一

名使者到峨眉山中。”玄宗觉得此事甚易，点头允诺。一觉醒来，似真非真，觉得此事十分蹊跷，便下诏命大臣陈忠盛措办此事，并亲自押送到峨眉山，看孙思邈到底来不来取药。陈忠盛领旨，几日之间便筹办齐整，于是带着雄黄及圣旨前往峨眉。来到屏风岭下，忽见一个相貌俊古、身穿黄色道袍的老叟站在岭下大道正中，对陈忠盛说道：“来者莫非是玄宗天子的特使？在下便是孙思邈。”陈忠盛惊异之余，上前拜了两拜，说道：“皇上命我赐雄黄给先生，请先生谢恩纳谏。”老叟弯腰行礼，接过雄黄，说道：“当今皇上不仅崇玄笃诚，还是个信义之君。既蒙赏赐，我有表谢，只是山中简陋，难得笔纸，望使者央人抄录一过，代我奏谢吧！”说罢，手指身边一块巨石，接着道：“表本就在石上，敬请特使抄录。”陈忠盛顺老叟所指看去，见那巨石断面上果然有一百多个硃红小字，于是命随行文书抄录下来，刚刚撂笔，却见那老叟和巨石都已不知去向，大道之旁仍是青草葱笼而已。陈忠盛将谢表及所遇奇事一一回奏玄宗，玄宗问那老叟衣着模样，竟与自己梦里所见完全一样，心中暗自称奇。

自此之后，孙思邈或隐或现。纵使有人见到，也不过片时又不知所求，直到唐懿宗咸通末年，峨眉山下有一户人家养了一个男孩，从会吃饭时一直到十几岁，一直不食荤腥，他父母认为这孩子是生来好善，于是把他送到白水僧院作了个小沙弥。时隔未久，僧院中又来了个自称孙处士的老翁，请求到院中闲游一番。住持带他进了山门，老翁便向四处不住瞻顾，他见到这个小沙弥，从袖子里取出一些药物交给他，并说：“替我煎茶！”小沙弥不敢抗命，熬得滚汤，把

茶煎好，奉到老翁面前。这孙处士接过茶瓯，饮了少许，便把瓯子递还了小沙弥。小沙弥此时也正觉口中干渴，便把剩下的茶汤饮了，谁想这茶与平日所饮的茶味道迥然不同，那清凛甘美，绝不是人间所有，于是跪倒在老翁脚下，请求再赐一瓯。老翁扶他起来，说道：“这茶就是为你煎的！”又把茶末掏出来，撮了少许，说：“煎茶去吧！此番煎好后只管自饮，不必再来奉我！”那院中的和尚们连同住持哪里晓得这并不是茶，还都以为这个小沙弥确是口渴，所以没人与他争夺。小沙弥饮完，回到老翁面前，竟与老翁说起神仙短长的事来。众和尚从未把这个小孩子放在眼里，今日听他说些怪异的话，都疑惑起来，正不解时，只见那孙处士飘然出了山门，小沙弥也追出门外，两人肩相并，手相携，竟飘飞起来。和尚们个个惊得呆如木鸡，低下头再看那茶瓯子时，已经变成金的了。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二十一

《新唐书·孙思邈传》

杜子春传

杜子春，字青韶，长安人。其父为隋末太宰，为子春娶妻韦氏，也是长安城南大族。因杜家几代在扬州做盐商营运，故而在扬州产业甚富，也称得上是扬州巨商。

杜子春自幼性格慷慨，喜好交游宾客，歌舞六博，无不精妙，自然也就交结了一些浮浪子弟，这些宾客少年哄着他终日是游山玩水，赌博挥霍，天长日久，竟把偌大一个家资散荡了个精光！这些少年见他财产用完，再没油水可捞，也纷纷另投别处，不再来趋奉他了。杜子春家只剩下夫妻两口，不但没脸见人，而且日困一日，生活无着，百般无奈，子春只好奔到长安，去求取些亲友的接济，但长安故旧都知道他是个败家子，哪里会有人愿意把钱往无底洞里塞？一连几日，杜子春连饭也吃不饱。此时正值隆冬天气，十分寒冷，子春没头没脑地在街上游荡，看看日已西沉，尚没有进食，好不慨叹！他茫然走到长安东市西门，已饿得步履艰难了。门里猛地刮来一股寒风，杜子春身上既无棉衣，腹中又空空荡荡，不觉有些昏眩上来，这时，一位老者打从他身边走过，见他这副模样，便驻足问道：“君子为何这样长吁短叹？”这子春正在气恼之时，便把自己来长安的缘由备细讲了出来，又把长安亲故如何薄情、不肯相助的情景描述个

绘声绘色，越说越气，不觉怒目圆睁。老者听完，问他道：

“我看你也是个撒漫惯了的后生，不知眼下需要多少银子方才够用？”杜子春见有些机缘，忙道：“要是有三五百两，便可以正经过活了！”老者捋一捋白须，说道：“我看不够，你再说多一些。”子春略一思忖，说道：“一千两！”老者摇摇头说：“不妨再说多点。”杜子春心里也没个准数，随口说道：“三千两吧。”谁知老者又说：“怕是还要多些。”杜子春已无心绪与老者饶舌，苦笑一声，说道：“三万两最好，只可惜没处找这样的好施主呀！”老者不再言语，拿出一串铜钱递给子春，说：“这几个钱先去吃一餐饱饭。明日午时，我在西市波斯馆前等你，切不可迟延！”杜子春痴痴地望着珊珊离去的老者背影，惊喜交加，第二天午时，他如约来到西市波斯馆前，那位老者果然已经候在那里，见子春到来，当即付与他三万两银子，也不留下姓名，便拄着拐杖离去了。

杜子春平白地得了这么多银钱，又早把穷寒饥馁忘到了脑后，旧性复发，于是置办肥马，脱换轻裘，邀集一些帮闲无赖，终日沉缅在歌楼妓馆之中，家中的妻子也全不放在心上，一味地在长安城中寻欢取乐，不觉一两年过去，银子看看又花光了！先是卖车卖马，继而粗食粗茶，几乎又与初来长安时成了同一副模样！他又愧又恨，不觉哀叹数声，谁料随着这叹息之声，从前赠银的老汉竟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拉住他的手，说道：“君子又变成了这般模样，真是奇怪！我打算再接济你，你看需要多少银子方才够用？”子春满面羞惭，哪里还张得开口！老者再三催问，他也只有愧谢，不敢出言。老者嘱咐他道：“你也不必如此，明日午时你还到上次

约定的地方去吧！”说完便一径走了。子春虽然想顾些脸面，无奈眼下又没了衣食，只好如约前往，一路上告诫自己：

“此番若是再得银钱，万不可再象前时那样挥霍了！”到得波斯馆前，老者把十万两白银拱手相赠。杜子春见到这么多的钱，暗暗想到：“我若是把这些银子都带回扬州，委实的用不了，不如就在长安再散上他三万两，余资回家过活也足够了。”只因这一念之差，不但旧病重来，而且更加无度，两年过去，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又被杜子春踢腾一空。也是天缘凑巧，就在杜子春明朝无食的当口，他再一次遇到了那位神奇的老者。这一次老者一次送给他三十万两银子，对他说：“如果这许多银钱仍不够用，那你就是骨子里的穷命了！”杜子春惭愧之余，十分感动地说：“我在长安落魄闲游，亲戚家族没一人愿意救助，唯独您老人家三番五次慷慨解囊，我何以当之？有了这些银子，我家业可以振兴，妻子可以衣食，感谢您一片盛意，待子春立家之后，出生入死，但凭您的吩咐！”老者笑道：“如此正合我意！你先拿这些银钱整治家业，明年中元节那一日，你到华山云台峰老君祠前的双松树下与我相见！”

这一回杜子春确实约束住了自身，他先在长安购置了车马，买了些衣物，然后驱车赶回扬州，买下百顷良田，又在扬州城中重新建起一座宅院，表示另立门风之意。旧日那些浮浪子弟见他有了大钱，纷纷上门求见，杜子春已在老者面前立下了做人的誓愿，更何况世间的炎凉冷暖他这几年也尝够了，于是把这些扶兴不扶败的朋友一一谢绝，再不许他们登门。家事之余，他又在扬州城野人烟较密的地方建起百余处义宅，让那些孤苦无依的鳏男寡女们居住，按时供给衣

食。亲族中的丧事他帮钱料理，婚嫁喜事他帮钱操办，扬州城里的人都对杜子春刮目相看。

次年中元节前，杜子春略治行装，准备前往华州。他把家事全部交付给妻子韦氏照管，韦氏也尽知丈夫在长安遇到老者相助的经过，自然说一些让子春放心的话，送他上路。却说杜子春如期来到华山云台观，果然见到那位老者正在两株桧树之间长啸。老者见到子春，也没有更多的话语，便带他径直登上云台山峰。大约走了四十里，见一座严整肃穆的建筑，全不像常人所居之处，屋宇上空彩云飘飞，屋宇四周群鹤回翔。老者领杜子春走进正堂，见堂中摆着一具炼丹巨炉，高达九尺，炉中紫焰光发，把窗户映得十分明亮。丹炉之旁环列着玉女九人，一条青龙、一只白虎分开在左右两边。暮色之中再看那位老者，早已脱去俗衣，头顶黄冠，身穿羽衣，原来是一位神仙！这老神仙手持三丸白石，一卮清酒，走到杜子春面前，命他速速吃下，杜子春以酒送下白丸，老神仙点点头，又取来一张虎皮铺在内堂西墙边，让子春坐于其上，吩咐他说：“君子不远千里，冒暑而来，也该好生休息一下。你现在就在此处静静坐地，直到天明，不管你见到何事何物，都不必惊慌，因为那全都不是真实之物，不过是些幻象而已，凭它们如何凶险，如何苦毒，你尽管默坐不语，望君子切记在心！”说罢，连同侍女龙虎等一齐离去，杜子春睁目细看，见满堂之中，只有一个大瓮，瓮中注满清水，别的什么也不曾见，正纳闷间，只见一位将军身高丈余，头戴金盔，身披银甲，率领着千军万马，鸣锣击鼓，摇旗呐喊，直拥进厅堂中来！将军大喝道：“坐上何人？速报姓名！怎敢见我大将军而不避？”左右立即窜过几个武士，

手执利剑，直逼杜子春面前，见子春不语，举剑便戳他的心窝，与此同时，后面又拥过几个军卒，也一齐朝着子春乱砍乱砸。杜子春牢牢记住老神仙的叮咛，只是忍住摧残，不出片语。那大将军似十分愤恨，但又无可奈何，只得狂暴一阵，引领兵马出去了。子春感到心中剧跳尚未稍减，忽见大门之外，无数猛虎、毒龙、狮子、蛇蝎、豺狼奔突进来，咆哮之声，惊山震谷！这一群猛兽扑到子春身上，穷螫狂咬，刹时间血流满地，子春任其肆虐，忍住牙关，过了好大一会儿，毒虫们才相继散去，紧接着天上又下起滂沱大雨，雷鸣电闪，都紧紧绕在子春的身边，刺得他连眼睛也无法睁开。大水渐渐漫进堂中，直冲坐下，子春仍端坐不动。随着电闪雷鸣，方才那位长大将军又带着牛头狱卒、奇貌鬼神数辈，扛着一口大铁锅放在子春面前，大喝道：“你若是肯通报姓名，今日饶你不死；若是不肯通报，取你心肝放在这口锅中煮烂！”子春坚忍着闭目不语，那银甲大将军又命人取来他妻子韦氏，掳倒在子春面前。力士鬼神对韦氏又砍又打，煮足烧指，百般折磨。韦氏痛苦不堪，号泣着哀告子春说：“我侍奉夫君十余年，今为鬼神所执，不胜其苦，望夫君能发一言，救我一命！”那杜子春默然块坐，凭她怎样惨凄，只不讲话。韦氏见子春如此心硬，既哭且骂，接着，她被鬼神拖到铡刀之前，从脚向上寸寸铡断，韦氏哭号更甚，惨不忍闻！银甲将军见子春心如铁石，大怒道：“此贼妖术已成，不能留他在人世之间！”于是令左右鬼神将他杀掉，一个军卒手提鬼头大刀，向子春颈上一挥，可怜子春登时身首异处。

杜子春自知身死，但他的魂魄却被夜叉押往酆都地狱，

在这里火坑汤锅、刀山剑树、镕铜铁杖之苦，无不受尽，子春再不敢忘掉神仙叮嘱。一个狱卒向阎王报奏说：“杜子春罪已受完。”阎王命子春仍还于阳界，但只能托生为妇人。杜子春托生于宋州王家为女，渐渐长大成人，出落得十分颜色，只是不会说话。同乡进士卢珪爱慕她的美色，娶她为妻。十月怀胎，产下一子。卢珪抱着儿子问王氏道：“此儿唇红齿白，眉清目秀，你说标致不标致？”王氏笑着点头，只是不言语。卢珪突然怒火中烧，吼道：“我与你结发两年，你从来不肯发一言，这明明是鄙贱我，哪里还有什么恩义可言！既是如此，要这儿子又有什么用处！”提起婴儿两条小腿往石上一摔，这时杜子春忘记了王氏就是自己的托生之身，见婴儿死于非命，禁不住“噫呀”一声！话音未落，只觉得自身又坐回原处，身旁的丹炉中烈焰冲出，直上屋顶，霎时间大火四合，眼看就要烧毁屋宇，这时，那位神仙老者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抓住子春的头发投到水瓮中涤濯，大火才渐渐熄灭。老者长叹了一声，说道：“不想你如此耽误大事，假若你忍住这一声‘噫呀’这一声，便可以成仙了，人有七情，如今你喜、怒、哀、惧、恶、欲都已消除，唯有爱心尚未清除，功亏一篑！看来仙才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的丹药可以重炼，可是君子你只好留在人世凡间了，还望你好自为之！”说完，指给他下山之路。杜子春放眼再看，只见丹炉已坏，炉中升出一根铁柱，高达数尺。老者脱去道袍，用刀慢慢地削着铁柱，不再理睬子春。子春长叹数声，虽然追悔失言，却也更增强了他成仙的信念，遂拒不下山，径来到老君祠中，草衣木食，一连三年。一天，他写好了一首祈告文，供奉在老君像前，默默地祈告，不大功夫，忽见那位老者从祠

后走了出来，杜子春又惊又喜，连忙叩拜，抬头望时，才发现这位老者与祠中神像变得一般无二！原来这尘缘中相逢赠银、华山中指教登仙的老者竟是人人景仰的太上李老君！老君呵呵一笑，对子春说：“我曾以七情试你，如今看来都已清静，可以成仙了！”说着，又取出三粒金丹，让子春将其中心一粒交给其妻韦氏。这几年韦氏在扬州家中也日日奉道斋居，屏绝喜怒贪欲。子春回到家中，重新铸就了一尊黄金老君像，虔诚供奉，州里人刚开始觉得好奇，向后都笑他夫妻一对痴呆。如此数月，一天，杜子春邀集众亲友来家中小坐，众人不知他葫芦里装什么药，都应邀前来，刚刚坐定，却见原来铸就的老君金像倏地变得有一丈多高，众人齐声惊叹，叹声未绝，只见金像顶端升起三朵白云，中间一朵端坐着老君，左边坐着杜子春，右边坐着韦氏！杜子春在云朵之上向亲友拱手告辞，并高声告诫众人道：“不必吝惜钱财，但须揣摩大道！”说完，三朵白云冉冉升起，化入无极。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十六

《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三、卷四十

张 果 传

张果，字不详，恒州条山隐士。

人们时常在汾晋之间见到他的踪影，据说他有延年益寿之术。据一些耆老说：他们还在孩提之时便见到过张果，那时就听人说，张果已经有数百岁了。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两朝，都曾安车薄轮，征他入朝，却没能请得他出山。武则天执政时，对这位长生不死的神仙倍感兴趣，再三再四地召他出山，张果被逼无奈，只得随征车而往。迤迤出山，看看将至京城，张果心里好生不受用，他一眼望见路边的妒女庙，便谎称要到庙里去了却一桩心愿。使者料他片刻就会返回，也就没加拦阻。不想张果来到妒女庙前，忽然摇摇摆摆，竟一头栽倒在庙前的坡地上。当时正值炎夏酷暑，使者闻声赶到张果身边时，却见那尸身渐已腐烂，不多时便爬满蛆虫，只得懊憾进京。武则天听罢禀奏，惋叹了几声，只得作罢了。然而不久，又有人在恒州山里见到了他，此人经常骑着一头白驴，日行几万里，休憩之时便把白驴折叠起来，原来这白驴只是一张白纸，随手即可放进巾箱之中。如须再骑，则拆开白纸，用水浸泡片刻，又成了一头白驴！如此迹象，绵连数年，人们始信妒女庙前死去的张果，不过是他略施幻化而已。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玄宗在鼓乐升平之余，也常思神仙之事，他久闻条山之中有个张果老神仙，便派通事舍人裴晤再去恒州迎取张果进京。裴晤转遍青山，千回百折，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然而没等裴晤宣诏，张果早在他面前瞪目气绝，僵仆而死。裴晤见状，并不惊慌，他命从者就地焚香，亲自跪拜启请，对着僵尸原原本本地把当朝天子虔心求道的意旨述说一遍，不大功夫，果然见张果苏醒过来。裴晤款言相慰，为了表其真诚，他没有强迫张果随他前往，自己带上从属返回了京师，据实奏告。玄宗听罢，渐悟自己的轻率，于是命中书舍人徐峤带着玺书再往恒州，隆礼迎取。张果不好一再推拒，便随徐峤一行来到东都洛阳，安排在集贤院中暂歇。玄宗此时就在东都，听说张果已到，连忙命内臣以软轿把他抬进宫中，自己也放下九五之尊的架子，对张果极尽礼敬。寒暄之间，玄宗端详着张果说：“先生是得道的神仙，可是如今发衰齿落，不似我想像中的童颜鹤发，不知是什么缘故？”张果也斜着眼说道：“山野伧夫，衰朽之岁，哪里有什么仙道可以凭藉？啊呀，实在是令陛下耻笑了！我如今若是把这衰发陋齿尽皆去除，想必就干净了些！”于是当着玄宗的面把须发一根根拔掉，又把牙齿一颗颗击落，霎时间满口流血，鬚发皆秃。玄宗始料未及，大惊失色，连忙劝解道：“先生何必如此？”停了停，又说：“若承先生不弃，愿少顷再相晤语。”过了一顿饭时，再召张果上殿，却见方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衰迈老翁变得发青齿白，精力充沛，比壮年神色更加温润。

一天，秘书监王回质、太常少卿萧华二人相携前来拜见张果。此时唐玄宗有意把公主嫁给张果，但还没有给他透出

消息。张果与王、萧交谈之际，突然哈哈大笑，对二人说：“娶妇得公主，这委实太可怕了！”王、萧二人听此言语，不知所云，相视茫然。不大功夫，内使忽然来到张果住处，宣读圣旨道：“陛下因为玉真公主自幼笃好仙道，意欲把公主配给张果先生，不得推辞。”张果又大笑几声，摇头不受诏，这时王、萧二人才想起刚刚张果那句没头没脑的话，不禁叹其神灵。打这一天始，朝野公卿大夫多有登门求拜的。不少达官向张果探求方外之事，张果总是半真半假地说：“我是尧时丙子年生人。尧为天子的时候，我是侍中之职。”问他得道之术，则闭口不言。

张果善胎息之术，多日不食，已是常事，偶然进食时，也只吃美酒和三黄丸。唐玄宗把他留在内庭之中，赐以美酒。张果说：“山野鄙人，饮酒不过二升而已。我有一个弟子，可以饮酒一斛。”玄宗听说大喜，即命召见。不一会儿，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道士从殿檐上飞降而下。小道士姿容甚美，旨趣淡雅，分外可人。他款款走进殿中，拜见玄宗，言词清爽，礼貌合体。玄宗赐坐，张果连忙止住，说道：“不可！小弟子时常侍立在我的身旁，天子面前，更不该让孩童失了礼义。”玄宗大喜，即命侍臣为小道士备酒。侍臣抬来一大坛酒，几人旋斟，小道旋饮，看看早已饮够一斛，小道还没有辞谢之意，张果对玄宗说：“乞请陛下不必再赐，饮酒过量，难免有失，野人只不过是让陛下一笑罢了。”玄宗兴致正浓，怎肯罢休，命人继续赐酒，然而奇事出现了：小道士再饮酒时，那琼浆却从他头顶上汩汩涌出，把道冠也冲掉在地。玄宗只感到双眼发花，再定睛时，那小道士已经化成了一只酒樽！玄宗及众嫔妃侍从先是惊奇，接

着都止不住大笑起来。经侍从们验查，原来这只酒樽是集贤院里的。

当时有位叫师夜光的人，自称能辨查一切鬼魅，也被唐玄宗召住在宫中。有一次，玄宗把张果召进殿里，让他端坐在自己面前，命师夜光仔细辨识。师夜光神采飞扬地走到唐玄宗面前，奏道：“不知张果现在何处，师某倒要看一看他是人是鬼。”其实张果坐在玄宗面前已经许久，师夜光竟根本没有看见他。事后知道了真情，直羞得无地自容，连连上本请求出朝回山。还有一个叫邢和璞的人，也是名噪一时的道术之士，此人每次观察别人的时候，总是把筹签摆在他的面前，用不多时，即已能把他的姓名、籍里、穷达、寿夭、善恶等等推算得一清二楚，前前后后经他推算的不下几千人，都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不能不折服，玄宗对邢和璞的筮术也深信不疑。张果入朝之后，玄宗偶然想了个以道制道的主意，想看看张、邢二仙哪个道术更深，于是命邢和璞给张果算上一卦。邢和璞并没把张果放在眼里，依样旧调重弹，取些筹签撒在张果面前，谁想过了一个时辰，竟什么也没有算出来，觉得脸面丢尽，神色沮然。

经过这几番察验，玄宗更信张果确非凡人，一次，他对高力士说：“朕听得人说，大凡神仙之流，寒暖不能使他患病，外物不能改变他的内质。如今张果这个人，善算者算不出他的年岁，善察者看不见他的真身，想必是位真仙了。但朕还听说一种叫‘谨斟’的怪酒，看去与寻常的好酒无异，但是凡人喝下便会死去。此酒皇家有藏，不妨取些来试他一试，他若不是真仙，必然就此败露形迹！”此时天上正下着大雪，十分寒冷，玄宗一面命高力士带人取“谨斟”，一边宣

张果上殿饮宴。张果入座未稳，玄宗便频频相劝。张果未及辨识杯中之物，便一樽一樽连连饮下，三巡过后，张果醺醺然酡颜醉色，对左右侍官们说道：“此酒定非好酒。”一个呵欠没打完，便伏在案边睡下。玄宗和侍从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大约一顿饭功夫，张果醒了过来，叫着要镜子来照视牙齿，对镜一照，但见满口牙齿黑色斑斑，十分难看，他也不气急，命贴身小童取来铁如意，把满口黑齿尽数击碎，一颗颗放在衣袋之中，然后慢慢地解开衫子，取出一帖药来。此药颜色微红，晶莹闪亮，他把药敷在齿穴之间，随后就地躺倒睡下，许久醒来，众人已见他满口牙齿已经全部长出，而且光滑洁白，比以前更显坚润。唐玄宗点头赞许，对高力士说：“你们只看他这一口白齿，哪个还能疑他不是真仙呢！”于是下诏：“恒州张果先生，乃游方之外高士，行为高尚，心入渺冥，久在尘寰之中。应诏赴阙，不知甲子之数，只道是羲皇上人。以其道术精微，尽会宗极，如今将行朝礼，申发宠命，可授银青光禄大夫，赐号为通玄先生。”

不久，唐玄宗会猎于咸阳郊外，射中一只大鹿，仔细看去，却与寻常的鹿有些差异。回京后，厨师正准备割杀烹饌，张果偶然撞见，急忙制止说：“万万不可！此鹿是只仙鹿，已经活到千岁之上。依野人所记，昔汉武帝元狩五年，我正好侍从会猎于上林苑，当时活捉到一只幼鹿，武帝不忍杀害，遂将它放归原野，倘若我记得不错，就是这只鹿了！”事传到玄宗耳中，他不十分相信，问张果道：“世间麋鹿不可胜数，时世迁流，那只鹿难道不会被别人捕杀吗？”张果不慌不忙地说：“当年汉武帝拾那只鹿的时候，把一枚铜牌系在它的左角之下，陛下可命人验证。”玄宗命厨人扳开此鹿

的左角，果然发现角下有一枚二寸多的铜牌，虽然已经长入皮毛，但文字尚依稀可辨。玄宗又问张果：“元狩是什么甲子？到如今有多少年了？”张果不假思索，应声答道：“那一年是癸亥之岁，武帝刚刚开始挖凿昆明池。今年为甲戌之岁，算来已是八百五十二年。”玄宗急命从官校之于历书，竟无丝毫差错，自此对张果更加钦服。

与张果同时的还有一位名叫叶法善的高道，也被玄宗请到大内中来。玄宗向叶法善：“你看张果先生究竟是何许人呢？”叶法善答道：“臣确知张果先生的因缘始末，只是绝不敢讲。臣只要把真相讲出，顷刻便死，故而恕臣不恭之罪。倘若陛下能脱帽赤脚来救，臣也能活转过来，只不知陛下肯不肯。”玄宗好奇心盛，爽快地答应了叶法善的请求。叶法善说：“此人乃是混沌初分时的白蝙蝠精。”话音刚落，七窍流血，仆地而死。玄宗急急赶到张果下处，脱掉皇冠，甩开双靴，自称罪人，向张果叩头请罪。张果闭着双眼，缓缓地说：“此儿素来多有失言之过，必须责罚，否则恐其败露天地间大事！”玄宗不断地哀告，请张果定饶法善一死，言词恳切，张果这才叹了口气，扶起玄宗，然后来到法善尸前，用净水喷洒法善脸面，法善果然登时复活。

尽管唐玄宗宽仁体德，待仙客胜于上宾，然而羽客仙人，终久禁不得宫墙深锁。张果在京师已是七年，此间多次上表，求归恒州条山，直到开元末，玄宗才勉强应允，诏特使礼送张果回山。天宝初年，玄宗忽又思念张果，派人征召。张果闻讯，忽然猝死，弟子们制棺埋葬。朝廷使者不相信，请诸弟子开棺验明，方敢复命。当弟子们将棺木重新

打开时，却发现只是一具空棺。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三十

《明皇杂录》卷下

《宣室志》卷九

李 泌 传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人。六世祖李弼是初唐太师。父李承休，为唐吴房县令，娶妻汝南周氏。周氏待字闺中时，曾有个从淮泗来的和尚僧伽一见她，便大为惊奇，说道：“此女日后将嫁给李姓之家。命中有三个儿子，最幼小的那个儿子，千万不要给他穿紫色衣衫，他自会起家于金紫，成为帝王之师。”周氏虽然不十分相信，但是闺中少女，听得这一番疯话，不想记也会记在心里。后来周氏嫁给李承休，先生两子，每胎临产前都十分困倦疲惫，好生痛苦。等到怀上第三胎时，却又迟迟不生，一直怀孕三年，才生下一子，就是李泌。奇怪的是：这三年的孕期，竟一点儿也不觉得痛苦，就是分娩时，也只像瓜熟蒂落，并无疼痛，所以周氏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顺儿”。

李泌一出娘胎，就带着一头浓黑的头发。自幼聪颖异常，六七岁时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发言立论往往超出成人意表，父母自然爱之如掌上明珠。

唐玄宗开元十六年，玄宗在御楼大宴群臣。入夜，在楼下专设一椅，诏令京师少年在三教之中有高论的，都可以坐在这张椅子上与群臣论辩。李泌姑家的表哥员外郎当时九岁，听到这个消息，恳求他母亲带他到御楼前讲论儒学。姑姑知

道员俶少年饱学，果然带着他来到御前，坐上高座。小员俶词论如锋，使不少老儒理屈词穷。玄宗又惊又喜，问他说：

“你是谁家子弟？”员俶爽快地回答说：“我乃员半千之嫡孙。”唐玄宗呵呵一笑，叹赏道：“原来是员半千的骨血，果然雏凤胜于老凤之声！”

又传旨给侍从，征问此间还有没有神童。员俶上奏说：“我舅舅家表弟李泌今年七岁，才思敏睿更胜于我！”

玄宗问了李泌住所，即命宦官乘夜潜入李家，把李泌偷偷接来，不可让他家人知晓。当时唐玄宗正与张说下围棋，宦官把李泌抱了进来。玄宗一见，高兴地说：

“这小儿果然比员俶更显神采飞扬！看这相貌，真乃是国家未来栋梁呢！”张说也附合道：“此儿确实非同俗格！”玄宗命张说当即赋诗一首，诗的要求是咏出方、圆、动、静。

张说应声吟道：

“方如棋局，圆如棋子。

动如棋生，静如其死。”

张说让李泌也来试咏四句，并告诉他说：“你只管照你想的赋咏，也不必再说棋字。”李泌咧嘴一笑，说：“那可太容易了。你们且听我这四句：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

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唐玄宗仔细听罢，惊喜异常，竟不顾万乘之尊，一把把李泌抱在怀中，抚着他的头，命侍臣拿果子点心给他吃，并把他送进忠王院，住了两个月，才命人带着许多衣物彩帛把李泌送回家中，嘱咐他家人说：“此儿年纪虽小，但实为国家栋梁，尔等一定要悉心看视！”不久，张说又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让他的两个儿子张昶、张垍以李泌为师。当时名士

张九龄、贺知章、张庭珪、韦虚心等人见到李泌，都从心眼儿里喜爱他。贺知章说：“此儿目如秋水，是个拜相的材料！”张说说：“陛下本来要拜他为官的，只因年岁太小，故而命承休多养几日。”

李泌五六岁时，曾说到自己身体甚轻，能在屏风上站立，在蒸笼上行走。家人有些疑忌，于是请来一位道士前来看视，那道士围着过泌周身绕行了五六匝，然后说：“此儿年十五时，定能白日升天。”李承休和周氏并没有将此话当成吉兆，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承休嘱咐家中主仆：“只要是闻见空中有异香之气，或是传来笙箫之音，合家只管斥骂。”那年八月十五，忽有笙歌袅袅，庭院中的大槐树上也挂起一道彩云，一家人见此异象，又哭又骂，却无济于事。承休急命全家一齐捣蒜，直捣了整整三斛，叫人抬到屋顶，待这奇声异象降到屋舍时，舀蒜泥泼它。据说蒜泥能驱避邪祟。打那以后，异香和笙乐果然不再来临。

李泌八岁那年，曾作了一首《长歌行》，诗是这样写的：

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我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
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当时长安城中人人争相传写，以为绝唱。张九龄见到此诗，却觉得弦外之音，甚当为戒，于是专门来到李家，对李泌说：“人少年时就受人赞颂，必然会过早衰微。应该把聪明才智暗藏在心，这是古代仁人君子的处世之道。诗是可以写的，但可以写些赏景、咏贤之类，切不可过于彰扬自己！”

说得李泌流泪称谢。张九龄很喜爱他的聪慧，竟与他做为朋友往来，亲切地称他为“小友”。后来张九龄调任荆州刺史，把他接到州中住了一年，又送他到洛阳去读书。李泌这时也渐渐成人，一次他游览嵩岳时，遇到了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和安期先生正聚集在此。三位神仙早知他是仙籍中人，故而与他一见如故，授给他长生之方、羽化之道、服食之法。临行时又叮嘱他说：“太上老君命我等传谕于你：因为近年来国家有难，你应该以文武之道为人主尽心尽力，挽救生民，只有经此一劫，久后才能脱尘登仙。”李泌受了神示，自此之后，对外不露声色。闭门独处时，专意练习吐纳避谷，修黄光谷神之要妙。不久，他回到京师，宁王把他接进自己的第宅，玉真公主则呼他们“小弟”，王公大臣们每每求他作诗，诗一出，便为人传诵不歇。

父李承休病故，李泌服丧不食。丧满后，便遨游嵩山、终南山，不愿再滞留京师。天宝十年，唐玄宗派人寻到了他的行迹，强把他召到京师讲道谈经，并让他作《皇唐圣祚文》。唐肃宗为太子的时候，玄宗曾命李泌与太子交游，奸相杨国忠忌恨他，寻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发配到蕲州安置。母亲周氏见李泌遭此冤屈，又无路投告，便殃殃成病，于天宝十二年病故，李泌也因此得以还家服丧。丧服未满，安禄山攻破潼关，玄宗仓惶逃到蜀中。李泌记起初游嵩山时仙人叮嘱他“挽救生民”的话，于是洒泪离开母茔，投到唐肃宗帐下。他审时度势，规划大计，不久，二京光复，这其中确有李泌许多功劳。肃宗即位之后，佞臣李辅国嫉妒李泌，屡屡在肃宗面前讲他的短处。李泌心知其意，便给肃宗上表，请求南游衡山。唐肃宗

赏赐他许多钱帛，并命他不久就须回朝。李泌来到衡山，仍旧服气修道，日夜不息。一天夜里，住室忽然遭众强盗洗劫，盗贼为了灭口，把李泌杀死后丢下一处深涧。第二天一早，李泌抖抖泥尘，又从涧底爬上山来，周身上下并不见有些少损伤。

自从来到衡山，李泌再没有为官之想。后来代宗、德宗两朝，他虽然又回到京师做了两任宰相，但都因朝政黑暗，不久又辞官重归衡山。初入衡山时，他曾在衡岳寺借院读书。衡岳寺里有一位叫“懒瓚”的和尚，写过一部《明心论》。李泌读了此书，便觉出此人绝非一般俗僧可比，夜里，他又常听到懒瓚独自吟唱，那声音响彻山林。李泌是个能辨音声的人，听得出那歌声总是先凄怆而后喜悦，便猜出他一定是个上天贬谪的真人，于是便在一个深夜里悄悄潜进和尚的禅房。懒瓚让他入座，又在火灰里拨出山芋给他吃。李泌问道：“不知大师在此间还有多少时日，可否有教于弟子？”懒瓚也早已觉察李泌非同凡俗，此刻分明又道破了自家的天机，大声说道：“你不必多管我的事，只管领取你四朝十年宰相！”此前李泌在玄宗、肃宗两朝宏图已展，此后又任两朝宰相，到他最后这次为权臣排挤重回衡山，恰好是四朝十年宰相。李泌记悟桓真人、羨门子和安期先生的告诫，又得到懒瓚的暗示，自知人间功业已完，自此绝谷使气，不久，便在衡山之中乘云而去。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三十八

马 湘 传

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县人。马家家世并不丰饶，祖上几代只做过郡县小吏，到了马湘这一代，似乎仍旧与荣禄富贵无缘。

马湘自幼对仕宦之途毫无兴趣，专好读些经史，对文学、道学也涉猎甚深，因此与那些汲汲于个人得失的利禄小人相比，其襟胸旷达得多。年将弱冠时，他决心离家周游天下，这一去就是数年不归，据说他在青城山、嵩山、庐山游历时，都曾经遇见过仙人的教导，但不过是一时传闻而已，谁也不知道是虚是实。

马湘从北方回江南，走到湖州时，因饮酒过量，醉倒在霅溪边的亭阁上，日晚，游人散尽，他不慎掉进了霅溪之中，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才渐渐苏醒过来，只见他慢慢地浮出水面，脚踏着波浪往溪边走，身上竟没有半点濡湿。这时，路过的人不由得止住脚步，四面围来的人越来越多，争相一睹这个奇人。马湘还没走到溪边，索性停住脚步，跌坐在水面之上，向观者作揖，说道：“刚才是楚霸王项羽召我去饮酒，大醉而归，列位万勿见笑。”他这一说不要紧，反惹得溪边观者相视大笑起来；当今乃大唐盛世，这坠水者却胡说霸王召饮，岂不是个狂夫！马湘也不介意，自语道：

“鼻里搔痒。”于是把手攥成拳，伸进鼻孔，半晌把拳拔出，鼻子依然如故。他似乎是有意地在众人面前逞逞威风，顺手指着霁溪水，喝道：“倒流！”那霁溪果然缓缓逆向而流。溪上一座断桥，马湘又冲它喝声：“接！”只见那断桥竟然真的合拢在一起，桥边的嫩柳顺着溪水也移动起来，众人目睹这一连串的神奇，被惊得目瞪口呆，再也笑不出声来。

马湘飘然一身来到常州，当时宰相马植遭贬，谪为常州刺史。他在朝时就闻听过马自然的大名，于是盛情邀马湘州衙相见，一切都以上宾之礼待他。坐定，马植问道：“小官与先生同为一姓，真乃三生之幸。我想与先生约为兄弟，还望先生能把道术略示一二，不知意下肯否？”马湘不置可否，问道：“相公郡望何处？”马植答道：“扶风县。”马湘紧接着说：“噢，相公家在扶风，马湘就是风马牛！但只要两意相投，也不在乎是否同姓！”意思是说自己与马植“风马牛不相及”，不肯攀结权贵。马植见他如此磊落，心里更加钦敬，把他款留在郡斋之中。

一次饮宴之余，马植请马湘略略显些道术。马湘也不推托，便在席上取一只花瓷大碗，撮土种瓜。不移时间，瓜秧幼苗破土而出，瓜蔓爬满了一桌，紧接着蔓上开花，花下结瓜，总共不过一顿饭功夫。马湘伸手摘下瓜来，分给座上众人品尝，那瓜香甜异常，比平常田里长出的瓜味道醇厚许多，众人一齐称奇。食毕，马湘又遍身上下、鞋里袜中摸索索，摸出铜钱不计其数！宴席不远处有一口古井，马湘把铜钱投进井里，大喊道：“出！”只见那大把的铜钱一一跃出井口。在座有位宾客出于好奇而想把这些铜钱收藏起来，

但摸到手，却又不翼而飞。

常州城里老鼠甚多，官民为之患苦已久。马植问马湘有无道术消除鼠患，马湘听罢，也不多言，口顺手写了一符，让人贴在郡斋南墙，然后自己用筷子击打杯盘，长啸一声。随着这一声呼啸，忽见四面八方，无数老鼠成群而至，纷纷集结在郡斋南墙，伏地瑟瑟发抖。马湘把一只大鼠唤到面前，斥责道：“尔辈毛虫小物，天赐粒食，为什么还要穿墙过穴，昼夜骚扰相公和全郡百姓？念你们也是小小生灵，不忍加害，但尔辈必须相携离开此地，到山中捕食！”大鼠回到群里，黑糊糊数千上万只老鼠一齐扬起前爪，做出谢罪的样子，随后排成无数长队，跑出州城。从此以后，常州城中再也未见鼠害。

马湘离开常州继续南游，来到越州。路过洞岩禅院时，三百个和尚正在吃斋。这次马湘是与婺州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知微的弟子王延叟相伴而行，这些和尚见此三人，只傲慢地把饭食端给他们，并没有丝毫的礼节问讯。马湘没有吃，只让王知微、王延叟师徒吃罢快走。和尚们还没吃完，三个人已经走出寺外，一路上大步流星，到晚间来到诸暨县南的暨一个客栈宿歇，这地方离寺院大约有七十多里。深夜时分，店主人听到有人急促敲门，声称要寻三位道士。店主人开门看时，见是两个光头和尚，二和尚请求店主人领他们见那三位道士，进了客房，二人纳头就拜，哭声哀哀地说：“贫僧有眼不识高道，日间有失迎奉，以致遭先生谴责，三百僧徒至今下不了床，我二人当时没有在场，所以才得以来此恳求高道，伏望宽宥失礼之罪。”马湘全都听在耳中，却故意齁声震天，知微、延叟则笑而不言。两个和尚求

告更哀，直哭到马湘不耐烦，才翻身坐起来，说道：“看你们这等俗僧日后还敢轻慢他人！你二人且回去，进寺门时，他们就都能下床了！”两和尚叩谢回寺，众僧果然已经下床。

次日一早，马湘三人继续南行。其时正值阳春三月，忽见一家种的大白菜长得青翠喜人，便向主人求取一株，不想这主人不但不给，倒把三人狗血喷头地骂了一顿。马湘也不还言，只叫王延叟取来纸笔。延叟还以为他要写状告人，便劝解他说：“向人家要菜人家不给，固然气闷，但我辈云游之人，何必因讼事耽误行程？”马湘笑道：“我不是要写诉状，只想作个小小的戏法儿！”延叟会意，取了纸笔，马湘先画了一只白鹭，用水喷洒，那白鹭居然跃出纸上，扑楞楞飞进菜畦啄起菜来。主人把它哄起，它又落到另一处啄菜，一时间满园白菜被啄坏不一半！马湘还不尽兴，又在纸上画了一只小狗，满园子跳跃着扑赶白鹭，那一片白菜被踩得稀烂。主人这才晓得来者不善，怕他再施道法，咻的一声跪在马湘面前，连连讨饶。马湘笑道：“我等原本不是真想要你白菜，不过是与你开个玩笑。”于是呼叫白鹭和小犬，二者飞走到马湘怀中，再看那畦白菜，完好如初。

三人又南游霍桐山，来到长溪县界，看看天色已晚，便投进一家客店，但因客店住客已满，店主便说句笑话道：

“床已住满，道士们若有兴趣在墙壁上睡，那就请进。”马湘嘱知微、延叟挤到客人间先睡，自己一跃跳上房梁，一只脚倒勾住房梁垂身而睡。店主人巡夜来到室中，灯光下见到马湘如此怪状，吓了一跳。马湘“嘘”了一声，低低说道：

“梁上尚且可睡，墙上更有何难？”说罢，飞身入壁，半晌

不出。店主人知道今番是遇上了神仙，连忙谢罪，并把王知微、王延叟二人唤到自家一间洁净闲房中宿歇。天明三人起身，店主人正想挽留，哪里还寻得到三人踪影！原来这三人早已行走在自霍桐到婺州永康的官道上了。永康县东有座天宝观，观内有一棵久已枯死的大松树。马湘看了看道：“这株松树已有三千多年，即将化为石树。”不多时间，这松树果然变成巨石！忽然狂风大作，雷声轰鸣，刚刚变成巨石的枯松忽啦啦倾倒在山侧，断做几截！其时广州节度使阳发正贬在婺州担任刺史，阳发生性喜好搜奇集异，听到这件异事，命人搬运两截石松县于郡斋，又两截搬到龙兴寺九松院中，以为一景。这些石松都有六七尺长，径围三尺，石表松皮鳞皴。

马湘替人治病不用药剂，只用竹杖击打患者的痛处，遇有腹内发病者，便用竹杖直指其处，用嘴吹竹杖顶端，声音大如雷鸣，百病顷刻便愈。遇有弯腰驼背的患者，他也用竹杖着力击打，病体应手而直。凡经马湘治愈旧病的人，无不把他奉若神明，以至有人感激他的救命之恩，不惜重金财帛以相馈赠，马湘从不收受，那些执意要送给他的，他也只转手送给左近穷人。他平生游历之处的宫观岩洞，多留下一些题诗，比如他登上杭州秦望山时，便在山岩壁间题了一绝，诗云：

太乙初分何处寻？空留历数变人心。

九天日月移朝暮，万里山川换古今。

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

秦皇漫作驱山计，沧海茫茫转更深。

如此甚多，不能尽录。

数载之后，马湘回到故乡探望兄长，正赶上兄长外出，嫂嫂见小叔远游归来，十分欣喜，连忙为他起炊。马湘对嫂嫂说：“我与兄长共同拥有这座宅院，我这次回来，是特地跟兄嫂分明家业的。我只爱东园，其余一切均归兄嫂所有。”嫂嫂听罢，十分惊诧，说：“小叔叔离家多年，此番回来兄弟还没得见上一面，怎的就先说起分家分地的事？难道骨肉之情就这么浅薄不成？”马湘也不多加解释，独自卧息去了。一连三天，嫂嫂发现马湘只是饮酒，并不吃饭，更为惊疑，到第三天夜里，兄长还没有回来，马湘便死在家中。次日兄长回到家里，妻子将小叔近日情形据实以告，兄长十分悲恸，说道：“我兄弟学道多年，此次回来哪里是什么分家分地，只是托我把他殓在东园，断绝我的思念之情罢了。”于是买棺入殓。到了晚上，棺木中突然一声巨响，一家都惊醒起来，连夜在东园掘坑，抬棺入土，这一年是唐宣宗大中十一年。第二年，东川节度使上章表奏说：“剑州梓桐县道士马自然白日升天。马湘闻知，在东川对人申说：‘我是盐官人，不是梓桐人。’宣宗听得此异，特命使臣赶到杭州，与浙西观察使、杭州刺史共同来盐官县探明马湘葬处，命人掘开坟墓，撬开棺槨，棺中并没有马湘的尸骸，只有那竿马湘常用来打人治病的竹杖。”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三十三

杨通幽传

杨通幽，本名杨什伍，广汉郡什邡人，“通幽”是他得道以后的道号。

杨什伍自幼并不聪慧，三四岁时才学会说话。父母虽望子成龙，为他延请先生，然而读书几年，那《诗经》、《书经》仍旧记诵不上三五句。邻里小儿讥笑他蠢笨，而他却满不在乎地反唇相讥说：“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可懂得什么！似你们那般死读经书，一辈子也脱不开俗人骨象！”孩儿们哄笑着反问他：“我们都是俗人骨象，那你呢？”什伍毫不含糊地答道：“我乃神仙风骨！”县里老少多把他这句话当做笑谈。

就这样混到了十几岁，一次进山途中，什伍碰到了一位道士，那道士把什伍端详了好一会儿，说道：“你是什邡杨什伍。”什伍大为惊异，问道：“不知道士如何得知？”道士把他拉到道边，说：“你也不必多问，我是受人之命，特来接你的，今日便随我入山。”杨什伍似乎随之心有所感，也不推拒，跟着道士一直赶了两天的山路，来到后城山一座宫观之中，那观中已有一二十人，想必都是这位道士的弟子。

杨什伍与众弟子见过礼，便与众弟子同餐同住，跟随着

师学习撒召之术，受三皇天文。说来也怪：什伍虽然对儒学甚不开窍，可是念诵起这些道书天籙，却能过目成诵，问一知十。眼见什伍学业猛进，渐能驱役鬼神，而那些比什伍早来的弟子们却大多还在蒙昧未开之中。老道师对什伍也格外留意，又把驱散毒疔、呼风唤雨、除旱却邪的方术尽心传授给他，数年之间，什伍已经道术精熟。

一天，老道长把杨什伍叫到身前，说道：“你业已精通，不必再在此苦留，可径自下山去吧。过不多久，会有大人召你，望你好自为之。”杨什伍拜别道师，回到家里，但见屋舍俨然，而父母却早已谢世，幼时一起玩耍嬉闹的孩童们，如今都已是弯腰驼背的田舍老翁了，听说杨什伍回来，都来叙礼，一伙儿老翁见什伍此时仍在少壮之岁，回忆起早年什伍曾自诩为“神仙风骨”之语，都感叹他自幼就有神助。

什伍在家，时常用些小术来周济贫穷，而县里官吏们让他作法，他从来置之不理。什邡县令为此恼恨在心，总想寻他些不是狠狠治一治他，计还未出，忽然有一天一行人骑着高头大马闯入县衙，口称是天子使者，求访本县仙人杨什伍面见天子。吓得县令叩头不迭，急命人请杨什伍到县衙来。原来是唐玄宗李隆基遭安史之乱，逃离京师，马嵬坡六军不发，不得已把爱妃杨玉环赐死，来到蜀中之后，旧情难泯，往往食不甘味。明皇身边的幸臣密令属下远近求访道家方士，以求安慰圣上忧思，就这样，杨什伍被召入行在。

明皇见杨什伍肌肤润泽，面有童颜，知道他不是寻常之士，问道：“你有什么法术，可以向朕如实道来。”杨什伍也不推辞谦让，慨然面奏：“小可不敢夸口，但是天上地

下，冥冥之中，大小百鬼都可以唤它前来！”明皇听完，果然龙颜大喜，即命在行在之内设立法场，让杨什伍召鬼遣兴。杨什伍深知天子本意在于寻访杨贵妃的下落，于是在场中作法。一时之间，行在之内烟雾缭绕，经久不散，直到月上东山，什伍才面陈明皇说：“小可在九州之土、百鬼之中遍行搜求，诸鬼皆在，并不见杨妃影象！”明皇捻须自语道：“如此说来，吾妃当没有坠入鬼神之趣了？”第二天，杨什伍继续作法，晚夕又奏：“小可于九天之中、日月星神之间遍行搜求，诸神皆在，仍不见杨妃影象。”明皇心中颇为不快，说道：“如此说来，吾妃尚没有升于天界。那她今日究竟在于何处呢？真使朕愁肠百结！”杨什伍施礼又奏道：

“容小可明日继续搜求，定要讨得贵妃娘娘的下落，以慰圣心！”第三天晚夕，杨什伍再奏明皇说：“小可在人寰之中、山川岳渎祠庙之内、十洲三岛之间遍求娘娘仙踪，仍旧未得其实，后来在东海之上、蓬莱之顶、南宫西廊见有群仙居住，其中有位上元女仙唤太真的，正是贵妃娘娘！小可见到娘娘，先问了陛下安好，又对小可说：‘我原本是太上老君贴身侍女，隶属上元仙宫。陛下原是太阳朱宫的真人。偶然以宿缘未断，所以陛下降在人间为帝，我也随之降在人间为妃。告陛下且自珍重，不要苦苦以我为念，一纪之后，自会重得聚首！’说完，娘娘取出开元年间陛下赠遗的金钗钿盒一半、玉龟一只，教我转奉陛下，以为信物。嘱我说：‘圣上见到这两样东西，自会忆起当初。’言毕，与小可流泪而别。”明皇把杨什伍呈上的钗盒玉龟拿在手中把玩良久，也不觉泪流满腮，对杨什伍说：“仙师升天入地，通幽达冥，为朕寻访贵妃仙踪，真不愧是得道大仙，朕赐你道名‘通幽’，

意下如何？”杨什伍拜谢之后，便欲告辞。明皇道：“且慢！”于是命左右取来笔砚，大书“通幽”二字，交给杨什伍说：“以此为信！”又取一张锦笺，亲书赏赐杨什伍金银各千两、良田五万亩、锦绣千匹、紫霞帔一副、白玉简一枚，并在行在之内为他专开一室，留他住在宫中。

一日无事，明皇信步来到杨什伍室中闲坐，问道：“不知你从哪位真人处学得如此深妙之道？”杨什伍据实以告，说道：“小可的仙师乃西城真人王远。小可十几岁随师学于后城山中，仙师教我以召命之术，并叮嘱小可说：‘此道可以辅赞太平君主，然后才得以有飞升之道。’告诫小可：养护元气，不可多言。目不妄视，耳不妄听。不近声色，不慕荣利，便可以上凌三界，以登太清。”玄宗大加赞誉，又问：

“升天入地，由何门而出，何门而入？何物阻碍，何物引导？”杨什伍答道：“得道之人，入水不湿，入火不焦。走虚空如履平地，触什物如在虚空。大地虽厚，大海虽广，万方虽大，八极虽远，只须一念在心，便可以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并无任何障碍。所以能如此，全在于形与道合。道在形体之中，则形到处便是道行处！”明皇听入了神，且对于如此高妙的一番对答倍加赏叹，一直把什伍留在宫中数载。后来两京光复，銮驾北归，明皇想带他同回长安，杨什伍辞谢道：“小可已多受陛下恩宠，无奈山野之人，只望随兴而来，随兴而往，更何况小可离开青城真师年多日久，理当回山再执弟子之礼，乞陛下勿留！”明皇感其真诚，也只好放什伍归山去了。

什伍回到后城山，才知道青城真师及众弟子早已移去多时，他便在原观之上的山顶间又修建了一处静室，日日诵习

道书，时而也回家探望邻里，做些周贫济弱的小事，还收了几个少年弟子，日夜教习召命之术，以求道有所传。一次，什邡县里鬼蜮横行，杨什伍为绝鬼患，下山多日。回山后，门人便告诉他说：“这些日子，天真多次降临静室，说有大事要与真人计议。”杨什伍知道这是天官降旨，要自己去替补上仙之位，便更加勤苦地教导弟子，无奈天真催促甚急，他也只好留下众弟子，勉励他们勤苦修炼，随众真仙升天而去了。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二十

罗公远传

罗公远，鄂州人，唐玄宗时期的一位得道仙官。

春天里的一个丽日，鄂州刺史设宴款待郡中贤达，排场甚大，以至满城百姓都争相拥到郡斋之前，一睹这盛大的宴会。这时，一个相貌奇特、身穿白衫、一丈多高的男子也随着看热闹的人群来到郡斋，守门卫士对此人甚感惊异，不敢放他入内，正在僵持，有个少年跑到大汉的身边，嗔怪他道：“你为什么擅自离开居住之所，到此处来惊扰刺史大人！还不速速回去？”那大汉听罢，扭身便走。卫士们觉得此事愈加蹊跷，于是一把抓住少年，连推带搽直押到刺史面前，把方才的情景详详细细地禀报了刺史。刺史问少年姓名，少年答道：“小子姓罗，名公远。从小好道，也颇有些方术在身。刚才我见到守江白龙走上岸来，怕惊扰了大人，故而叱它回去了！”刺史听罢，心下甚奇，便要少年带那大汉龙的真形来见，方信是实。少年答道：“那就要待到明日了。”

第二天，刺史带领群僚来到江边，罗公远早已等候在那里。他随手在江边挖了一个一尺来深的小坑，然后引水入坑。刺史及僚属定睛看时，只见一条五六寸长的白鱼顺水进坑，翻腾跳跃，愈变愈大，身上不时冒出一道细细的青烟，

少时，黑烟漫天，公远大声叫道：“请刺史和列位大人速上津亭！”众人连忙朝傍山的津亭跑去，还没上亭，便见大雨滂沱，雷鸣电闪，瞬间而过，仍旧是万里晴空，但见一条白色巨龙出现在江中，龙头与江上白云连为一体，分外壮观！大约过了一顿饭光景，罗公远大喝一声：“入！”那条白龙应声摇摆了几下巨尾，潜入江中去了。

其时正是开天盛世，唐玄宗十分笃好神仙方术。他接到鄂州刺史的奏章后，即命刺史将罗公远送至京师候命。罗公远来到朝廷大内，唐玄宗正在与张果老、叶法善弈棋。张、叶见来者是个少年童子，不觉呵呵大笑，二人眼色一撞，想戏弄他一番；张、叶各握起棋子十几枚，问罗公远道：“你猜猜我二人手中有什么东西？”罗公远率尔而答道：“什么也没有！”二人伸开五指，果然掌内空空，而那二三十枚棋子却出现在罗公远手中！二人大惊，一时都弄不清这是什么法术。唐玄宗全都看在眼里，见来者不凡，命他与张、叶二人平等相称，并唤他坐在自己身旁。当时剑南道为朝廷进献荔枝，张、叶二人以道术取果，每天过了中午便有使者必到，可是这一天，直到深夜还没见使者上殿。二人猜测：说不定是罗公远施了什么道法。于是相邀来到公远下处，见公远正围着火炉端坐，缓缓地取出炉中的一根焦枝，也不答话。不消一顿饭功夫，献果使者已进内廷。叶法善迎上问道：“今天为何如此来迟？”使者挥汗回答说：“马上就要到京城时，却见火焰连天，马嘶不敢近前，且左右无路可走。刚才火熄了，才得赶入大内！”张、叶二人相视吐舌，从此再也不敢小觑罗公远。

开元中一个中秋月夜，唐玄宗在宫中赏月，罗公远上前

奏道：“不知陛下想不想到月中去玩赏一番？”玄宗正在惊疑时，公远取一根拄杖望空一抛，立即化为一座通天大桥，银光耀眼。公远请玄宗同登天桥，约摸走了五六十里，只见精光夺目，寒气袭人，早来到月阙之下。只见阙中仙女数百，都穿着白色丝衣，飘飘舞蹈于广庭之中。仙乐清冷，透人肌骨。玄宗问罗公远道：“这叫什么曲子？”公远说：“此曲名叫《霓裳羽衣曲》。”唐玄宗听得入神，边听边将曲调牢牢记在心里。顺桥返回时，那背后的桥身随走随灭，不一时便回到了长安殿廷。玄宗恐心中所记的仙曲日久忘记，便来到梨园，召集伶人乐官，依着自己所记，谱成流传百世而不衰的《霓裳羽衣曲》。

当时，玄宗武惠妃十分信赖一位名叫金刚三藏的和尚。有一天，玄宗来到功德院，忽觉得满背奇痒，罗公远看在眼里，顺手折了一枝翠竹，变做一枝七宝如意献给玄宗，玄宗十分高兴，回头问三藏和尚道：“上人，你能有这般法术吗？”三藏和尚不以为然地淡淡一笑，说道：“这不过是幻化小术，陛下且看我为您取来真物！”将广袖一拂，拿出一柄如意，正是罗公远所献，再看玄宗手中所执，却变成了一枝翠竹！后来唐玄宗游幸东都洛阳，武惠妃随驾前往，罗公远、张果老、叶法善和三藏和尚都随幸侍从。上阳宫麟趾殿正在整修，庭院中放着一根六七尺粗、十几丈长的大方梁。玄宗对众人说：“朕现在有些闷倦，各位能否施些小小法术，让朕乐上一乐？”接着对叶法善道：“尊师能把这根方梁举起来吗？”叶法善应命作法，只见方梁一头凌空翘起，另斗却牢牢贴在地上。玄宗问：“尊师向来有无限神力，今日为何连这一根木梁也举不起来？”叶法善无奈，只得据实

答道：“三藏和尚命金刚善神压住一端，故而无法举起。”当时玄宗信道，武惠妃信佛，见此情景，惠妃自然面带喜色，那三藏和尚心中也暗自得意。玄宗又对三藏和尚道：“师父神咒果然不同一般，法善竟不能及。师父能替我把叶法师咒到澡瓶里去吗？”三藏受旨，让叶法善端坐，然后念起法大佛顶真言，一咒没完，法善已飞到瓶口，再念一遍，只见法善果然全身入瓶。玄宗口上虽笑，但心中已自有些不大受用，又问三藏道：“还能让叶法师出瓶吗？”三藏笑着答道：“这正是贫僧最擅长的把戏！”说完，又诵佛顶真言，谁知连念了十几遍，叶法善却龟缩不出瓶。玄宗很不高兴，说道：“叶法师乃朕的得意法师，如今竟被咒没了，岂有此理？”武惠妃吓得面如土色，三藏也惊恐不安起来，恰在此时，一直未动声色的罗公远打破僵局，说道：“陛下不必惊诧，叶法善离此不远！”不大功夫，太监高力士近前禀奏说：“叶尊师到！”玄宗吃了一惊，说：“铜瓶明明还在这里，叶尊师怎么倒从外而来？”叶法善近前来拜，玄宗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法善答道：“宁王叫我去吃饭，几次脱身不得，只得候宁王全家吃完才回来。幸得三藏法师这一咒，要不然我还尝不到如此丰盛的酒肴呢！”玄宗听罢，哈哈大笑。武惠妃、三藏和尚都明白是罗公远施了法术，满面羞愧，幸喜此事化险为夷，一块石头落了地，也都上前相贺。

道术变化如此引人入胜，唐玄宗也想学上几招。一天，他把罗公远召进殿中，要他教自己隐身遁形之术。罗公远说道：“陛下玉书金格，早已标名于九清之上。陛下此身，不过是真人降在人间，方才得以保国安民。既然如此，陛下更应该学习尧舜之无为，继承文景之俭约，有宝剑而不带，有名

马而不骑，一心为国、一心为民才是，切不可置万乘之尊、四海之贵、宗庙社稷之大于不顾，专意区区小道，这不过是些小玩艺罢了！”玄宗听罢，很不高兴，斥骂公远不尊圣命，目空天子。罗公远不再相谏，只轻身一跃，跃进了大殿的柱子里，历数玄宗不顾社稷的种种过错，玄宗更加恼怒，命人砍断殿柱，谁想公远又离开殿柱，遁进了柱下石墩中。众人将石墩击碎，却见数十片碎石当中，片片都有罗公远的身形！玄宗知道此事不可强求，只好忍住一腔怒气向公远赔礼，公远这才出来，又略施些法术，那柱、墩顷刻恢复如初。经过这一番不愉快，唐玄宗虽然失了面子，但学习隐遁之心却更为迫切，他多次强求罗公远教他此术，公远不愿过于拘执，于是答应下来，然而为天下计，他并不想把道术真正拿出来。每次教玄宗隐遁，公远都故意让玄宗留些纰漏：有时忘记隐起衣带，有时忘记隐起手足，惹得宫中侍从姬妾笑得前仰后合。玄宗见罗公远实在没有诚意，盛怒之下，命高力士把他的首级砍下，而后用油布包起，深深地埋进地里，以泄心中之愤。

几年之后，宦官护送仙玉奉命入蜀，走到黑水道时，仙玉忽见罗公远身披云霞道衣，拄着竹杖慢慢行走。他策马追赶，却总是差十几步不能近身。仙玉大声呼喊道：“罗天师放旷于云水之间，难道忘记了宫中的旧相识了吗？”公远这才止住脚步。仙玉下马拜谒，两人相随前行，不觉走了十几里路。这段途中，仙玉只与公远谈些宫中旧情，不敢贸然提及近事。官道旁边下临长溪，溪边有一块巨石。罗公远拉仙玉坐在石上小憩，对他说：“我栖止于山林泉石之间，只以修养真性为事，从晋成和年间来到蜀地，至今已有四百多

年，此期间踏遍青山，投访真师。近闻得天下泰和，又听说天子好道崇玄，这才舍弃烟霞放旷的乐趣，冒着尘世之间的污浊，来到凡间，不过是想用至道玄理来感化天子罢了。天子把我安置在别馆之中，就向我索要灵丹妙药。我告诉天子：人间腑脏，荤血充盈，不能妄用仙药，需等十年之后。天子不能守约，且把我的头颅砍下，真真令人哀叹！他哪里知道：得道仙官，与真气混合为一，人间刀斧怎能真正加害于我！我念天子已列在丹华仙籍，我与他有上天玉京交游的旧情，还是想尽快脱度他的肉身。这眷眷旧情，我委实剩舍不断。”说罢，从袖中取出一卷仙书，告诉仙玉说：“你把这卷书交给天子，告诉他我叫维_△返，是静真先生的弟子。天子定会明白的！会有《蜀当归》一首，也烦你献上天子。”话音刚落，公远已不知去向。

仙玉回到京师，立即把仙书和诗作献给玄宗，并把路上所见所闻详细地奏报玄宗。玄宗打开书信看罢，心中怅惘不已。仙玉退庭，却见罗公远走进殿来！唐玄宗又惊又喜，问道：“先生怎么把姓名改了？”公远笑道：“陛下曾经把我的头颅砍下，罗字去了头就成了‘维’；公字去了头就成了‘△’；远字去了头就成了‘返’，陛下细细思之！”玄宗听罢，十分愧疚，公远却仍旧笑道：“这不过是与陛下开个玩笑而已，不必认真。得神仙之道的人，劫运之灾、阳九之数、天崩地陷都毁他不得，更何况刀斧，焉能为害？”

唐玄宗仙心不灭，有一天，他又召罗公远上殿，向他求取长生之道。罗公远道：“道经上说过：‘我命在我，不由他人。’就是说，应该先求其内，而外自得。剋心灭智、食木衣草，这些都不是天子所能做到的。”说完，取出《三峰歌》

八首进献玄宗，都是阐述还婴之理。唐玄宗体悟其中妙理，且悟且行，一年之后，神气转旺，面有童颜。罗公远见玄宗已渐渐明白了得道之理，作别离京，回山林去了。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军挥师南下，潼关失守，京师震荡，玄宗惊慌失措，匆匆忙忙地逃往四川。马嵬坡赐杨贵妃之后，心绪更加烦乱，来到剑门，忽然又见到罗公远前来护驾，一路上若即若离，直到成都。玄宗正待要再求道术，公远却拂衣而走，不知去向。后来玄宗回到京师，才猛然省悟：原来罗公远早已预知，此次幸蜀，必回京师。经过这一番磨难，才能做为求仙长生的开端。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二十二

《开天传信记》

杜升传

杜升，字可云。据他自称，是京兆杜陵人，实则常年在江南都市盘桓。此人看上去总像是三十多岁的壮年，而他的实际年龄谁也说不清楚。

人们从未见到过杜升吃饭，但都知他喜欢饮酒，而且酒量惊人，动辄一饮三升，非但不醉，反而越饮得多，越显得面色红润可爱。

杜升终日里头裹一块大方巾，巾上又戴一顶破帽；五冬六夏、天寒天暖，只穿一件绿色破布衫，然而与人谈论，却词旨高远，通古达今，绝非一般乞丐可比。有人见他衣衫褴褛，出于好心想用一套新巾衫换他那套破巾衫，他欣然应允，及至拿过别人的新巾衫后，却又不把身上的破衫脱下来给人，只是摇摇晃晃，徜徉而去，如此一连几遭，人们再见到他时，身上仍是那套破布衫，问他新衫哪儿去了，他随口答道：“多谢列位！新衫我随手送给别人了。”把许多好心人都气得不再理他。

杜升能在沙中写出一手好字，然而必须是醉后才能写得更好。他还有一招绝技，就是把沙铺在装满水的盆底下，然后伸手在沙中写一草书“龙”字，不消片刻，那龙字便会渐渐蠕动起来，变成龙形，在水中上下左右尽情摇摆。若是他大

喝一声：“起！”那水中小龙就能腾出水盆，飞在高空，龙形隐显于云雾之中；再喝一声：“归！”那雾中的龙便又潜回盆中，变成一字，不再动弹了。

杜升从来不向别人讨钱，别人若是执意向他施舍，他也只收一文两文，然后弄一付担子，把这一两文钱放在前后两筐中，挑着担子前后左右胡乱走上几遭，再掀开遮布时，两个筐里便装满银钱了。要钱何用？他总是呵呵笑着把钱大把大把地扔给过路的穷人或酒肆的掌柜，若是再剩些钱，便统统交还给施主，故而只要在人们街市上遇见他，都乐意送钱给他。他到酒肆中饮酒，店主人从来分文不取，由他尽醉。

若是在隆冬三九，人们向火拥炉还觉得寒冷，这杜升却依旧穿着破绿衫，街前街后漫步行走，似乎根本没有冷暖知觉。有一次，天上下起鹅毛大雪，一连三天才渐渐转晴，酒店主人送完最后一位饮客杜升出门，三天也没人来踏一踏门坎儿。第四天早晨店主出门，只见门前雪地中有一堆突起，拨开一看，原来是杜升三天前醉倒在此。店主人以为他早已僵死，伸手在他脸前，却感到他鼻中依旧喘着热气，不觉大声叫道：“杜官人！杜官人！”杜升大梦方醒，坐起身来，揉揉双眼，抖掉身上的雪，口里只管自言自语说：“好一睡！好一睡！”

唐宪宗的驸马、唐武宗时的名相杜悰有个孙子名叫杜孺休，出为苏州刺史。孺休少儿时曾经见过杜升，但那时只觉得他处处好笑。他听属吏说杜升现在正在苏州留连，倒是存心想领教一下这位神仙的好手段，所以他一到州治，安排停当，便差人到市上把杜升请进衙门，施以大礼，恭称他为“道翁”。杜升大大咧咧地坐在听事堂中，毫无拘谨，虽说

衣衫破烂，脸手嵬嵬，但孺休见他神情清朗，确非凡俗。杜刺史的僚属也都对他十分礼敬。杜孺休对僚属们说：“我先君作镇西川的时候，和杜道翁经常来往于书斋之中，那时我才十来岁。人生如梦，如今我已五十开外，与道翁分别四十年，想不到道翁音容笑貌与我当年记忆分毫不差，真乃神仙啊！”于是不问可否，硬把他留在州衙之内，向他询问道术神仙之事。杜升说道：“为官的人，应该推行善政，慈爱为本，更何况当今乃是多事之秋，相公怎么可以抛离尘世，求仙问道呢？退一步说，这仙道之事也并不是人人都可以问得的！”

杜孺休深知道士们的言语往往是有所预兆的，因此对杜升不但没有恼怪，反而更加礼重，臣僚们也时常贍济他一些钱财衣帛，杜升推却不过，仍拿这些钱散给众人。有时杜孺休及其僚属与杜升饮酒唱和，各自出口成章，只是杜升的诗章往往用意宏远，多有神仙旨趣，使得臣僚们深感读他的诗实非易事。

如此过了一年有余，苏州发生兵乱，杜孺休毕竟是个文章才子，不幸为乱军所杀。有人亲见杜升也死在乱兵之中，事后寻找他的尸骸时，别的尸体都各有所主，却唯独没见杜升的尸身，寻了好久，才有人发现杜升午时穿的那件绿布衫被利刃截成三段，一年后，有往来于苏杭间的人说，他们在杭州、衢州都见到过杜升，其面貌形容依然如旧，只是换了一件白色的布衫而已。又有人说曾在洪州见过他醉后在沙土中写“龙”。又过了两年，杜孺休原来的一位幕宾到湖南节度幕府赴任，在潭州市中见到了他，二人相见，互诉苏州浩劫，件件翔实。那位旧僚请杜升到酒肆饮酒，饮到耳热时，

杜升突然说道：“我曾经久居在南岳衡山，通身道术也是在衡山学来的，如今漫游江南多载，也该回旧山去了！”原来杜升学得隐形解化之术，所以刃不加身，只不过他从不在别人面前自矜其能，难得有人知其端底罢了。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一三

羊 愔 传

羊愔，泰山人，因父祖累世游宦南北，后来在浙右缙云县定居下来。

羊愔虽然有家学渊源，按道理说博取功名并非太难的事，但因他性情放旷，喜好交游饮宴，故而直到中年，才勉强取得明经及第。两年后吏部释褐，选为蜀中嘉州夹江县尉。川蜀一带有两多：一是仙道多，二是盗贼多。羊愔来到此地不久，便与一些道士们打得火热，有时跟他们上山采药，有时与他们观中烧炼，本事并没学得多少，倒把捉捕盗贼的正事耽搁了许多。县里一连几起失盗案卷，他都无心董理，这也罢了，不想一日县衙马厩失盗，二十几匹官马被偷得一匹不剩。县令连忙报知刺史，刺史大怒，革了县令和羊愔这个县尉的职，发为庶民。

羊愔有位胞兄叫羊忻，此时正任台州乐安县令，乐安县与缙云县同属台州辖制。羊愔两手空空回到家中，靠得羊忻的资助，在括苍山脚下修建了一座院舍，接来家小在这里住下。山居的生涯毕竟比不得在城里方便，其妻终日操持井血柴米，时间一久，不免有些怨言。羊愔之所以搬来此处，原为采药便利，他一心只想修玄悟道，哪里听得进妻子的啰唆，索性离开妻子，搬在偏房中独自居处。不久，其妻患了

急症，羊愔连忙请医调治，但这病来得厉害，服药再不见效，不上几天，竟然一命呜呼！邻家男妇都过来尽哀，羊愔却对客人们说：“昔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如今我妻已死，埋葬了她，对她、对我都是一件乐事。男有业，女有归。我今送老妻归去，从此可再没有什么世俗牵累了！”邻居们都恨他不近人情，看在死面上帮他妻子安葬入土，谁也不愿再理会他。他倒也乐得清静，不计较人情冷暖。

缙云山上有一座道观，叫做缙云观，观里的道士们与羊愔都已经熟识了。观旁有一个亭子，名叫阮郎亭，据说是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后有所题咏，那诗文这样写道：

阮客身何在？仙云洞口横。

人间不到处，今日此中行。

后人将这些题咏刻在石上，并为此建了这座亭子。缙云观的道士们把此亭看成是有灵之处，多半是想借刘晨阮肇点仙缘吧！羊愔与众道士前来游赏，他见此字笔力遒美，似曾相识，便对众道士说：“尔等全被他人哄骗过了。我虽没见过阮肇笔迹，但这断断不是阮肇所书！”道士们代代对此深信不疑，如今来了个拆仙缘的人，当然不相信，纷纷驳他。羊愔笑道：“尔等若是不信，且把这碑石摩拓下来，送给书家鉴别。若是我所说不实，情愿在你这观中杂役三月！”众道士也想出些丑，果然把这碑文拓了数张，分别送到台州等处请书家明鉴。不多几日，外出的道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回来，垂头丧气地告诉道长说：“此碑是李阳冰做缙云县令时所作。”

每年春末花开时节，羊愔最好上山赏花，游得累了，便到缙云观中与道士们饮酒谈玄。这些道士多是庸碌无知之

辈，没多大见识，倒也颇喜欢听羊愔海阔天空地聊。这一日羊愔游春，日将近午，他觉得腹中有些饥渴，便来到观中。道长今日心绪也甚好，命人端出些茶点水酒，与羊愔共饮。酒至半酣，羊愔忽然仆倒在地，身体僵直，把老道长吓得不知所措，他把手放在羊愔鼻下，觉出还有些鼻息，于是忙命道士数人将他抬回家里。几个道士不敢离去，日夜守候在羊愔身边，邻家男妇虽然对羊愔敬而远之，如今人之将死，也不免时时过来探望。羊愔在床榻上一连躺了七天才醒过来，众人见他揉眼翻身，心中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问他眼下感觉如何，那羊愔坐起身来，仰靠在床沿上，并没有什么疲惫之色，喝了一口温水，倒神彩飞扬地对道士和邻居们讲起故事来了：

“我那日并不知怎样躺倒在地，只觉眼前一暗，便换了一番世界。一个头裹青帻、身穿绛服的壮年道士飘然来到我的身前，自称‘灵英’，邀我到洞府中一叙。我随他辗转来到一处，但见那楼观宏丽，彩云缭绕，青鸾白鹤回翔其间，绝不似人间景象。须臾，一眼石穴中飞出一团青色之物，其状如伞，只是柄稍长些。灵英指着此物对我说道：‘此乃青灵芝，服食此芝，便可以升仙度世。’我当时腹中正饥，便取过此芝，坐在石上吃了起来，那味道果然甘美异常，与世间草木全然不同。片刻吃尽，灵英又对我说：‘你夙有仙缘，今日才得与众仙相见。’于是引我进入观中，那厅上坐在前面的三位仙官，头上都戴着远游冠，身上都穿着红霞帔。三人身后立着文武侍从无数。灵英为我介绍道：‘左一仙官乃小有洞天王君；中一仙官乃华阳大茅君；右一仙官乃隐玄天佐命真君。’我一一拜过。三位仙官齐道：‘此人确有仙骨，可惜

食肉饮酒，脏腑不清，故而不能轻举飞升。且留在地上修炼，待得骨清之后，再做区处！’灵英领命送我出来，我认出那原来是括卷洞的西门。”

从此之后，羊惺腹中再无饥饿之感，也绝不再饮酒进食，每日里只吃百合一盞、饮清水三升。不上两个月，羊惺觉得身体轻如干柴，浑身骨节都能动转。步行时，只觉周身所有的骨节都在抖擞，如同竹片相互迭击一般。只是他性情仍旧放旷不拘，还常到缙云观中与道士相聚，谈笑竟日，词理不穷。时而又向道士们要过笔墨，三二百幅笺纸到他手中，顷刻间便写得密密麻麻。道士们看不出他写些什么，而羊惺却读之朗朗，有些好事的道士按他朗读的音声记录一过，再从头读来，都是些歌咏神仙阆苑的诗文颂语，词句之清丽，令人读之陶然。

这样过了一年多，原本魁伟壮大的羊惺变得清瘦了许多。邻家男妇议论起此事，都说他有妖魅缠身，有两户怕鬼的当家人竟寻思着搬往他乡，以避开这个不祥之人。然而又过了年余，羊惺渐渐变得白胖起来，百合也不吃了，每天只饮些清水，那已经灰白的鬓发眼瞅着一天变得乌黑如漆。冬日里，他只穿一件粗麻衣衫，不但不见他寒颤，反而面有童颜。缙云观中的道士亲眼见他一天天变成一付神仙模样，不断地到他家中讨教。羊惺觉得心烦，一天，他闭了家中柴扉，离乡远去，据说是西至委羽之山修道去了，世人再也没谁见到过他。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百十三

田 鸢 传

田鸢，京兆长安人。田家在汉魏之时曾经是出将入相的大族，后经两晋乱离，家道衰败。入唐之后，借得京师长安一点灵气，渐渐又富裕起来，到田鸢父辈这一代，正是积谷盈仓、积帛盈箱，最为红火之时。田鸢兄弟六人，他居最少。他父亲挣得这份家业，也立誓不惜一切供几个儿子科场成名，重振家风。

田家兄弟读书也甚是勤苦，常常是彻夜不眠。谁料老大刚刚学成，准备应举之时，却突然患了奇症，请医调治，无济于事，几天便死去了。田氏夫妇悲痛欲绝，又把心血多花存老二身上，这老二第一次应举不第，心中懊恨，郁郁成疾，不久也死掉了，紧接着三子、四子、五子，都年未三十而夭亡。田鸢长到二十多岁，父母怕他也不能久于人世，日夜忧心忡忡，田鸢自知五位兄长相继辞世，心中也时常害怕。他听到乡间对他家有种种议论：有人说田家某世无德，报在今日。田鸢绝不相信自家父祖有背德之行，故而不予理会；有人说其母有夙疾，养儿皆不能长久。可田鸢并未见母亲有什么异样，当然也不能使他置信；还有人说，田家六龙之寿，都集于田鸢一身，此人寿不可限。听到这番议论，田鸢先是喜悦，继而又凄婉不止，倘若果真如此，那自己岂不成

了夺兄寿限的罪人了吗？虽说情理如此，但他毕竟不愿自己再早早谢世，剩得老父老母无人奉养。还有人劝田鸾道：

“道者有长生之术，你不妨到太华山中去求仙访道，那里时常有仙道往还！”田鸾将此心愿告知父母，父母也由衷盼望留得一子承继香烟，于是为他治装，择日前往华山访求真仙。

且说田鸾怀抱一颗赤子之心，与一班只求自己长生的子弟大不相同，故而还没到华山脚下，就碰见一位黄冠道长从山中迎他而来。田鸾恭敬地拜谒之后，将自己家中的不幸合盘托给道长，并向他祈求长生之术，以慰双亲。老道长将田鸾扶起，说道：“田家连死数丁之事，贫道久已闻知。为彰显田家累世阴功，贫道定要成全你得道，但我只能指示于你，道行高下，还要你自己勤奋至诚。”于是指着山上一株翠柏，又对他说：“要求长生之草，未必一定要深远，这柏叶就是不死之药！”田鸾不解，问道：“柏叶人人可得，不懂服食之法，恐未必能奏奇效，道长是否有服食仙方授我？”道长笑道：“若问仙方，我只嘱你一句话，不信则已，若相信时，你可谨记在心：但须久服不已，必能长生！”田鸾低头凝神，觉得没了音声，再抬眼看时那道长早不知何处去了。他心中虽觉得有些遗憾，但这位道士隐显无常，想必是位真仙，于是谨遵道士所嘱，攀上柏树，取下许多柏叶，带回家中，晾晒干了，用磨石细细研成粉末，每天晨昏必服一剂，继而断绝荤腥，只吃素食，其志节之坚，非一般少年可以比肩。

就这样一直服了两个多月，并没有见到什么奇效，只觉得心里不时发热发闷。父母见状，劝他停下药来，而田鸾却

坚持服食如故，一直吃了两年多，心中热闷越来越难打熬，这热火开始上冲头脑，他感到头和眼又灼又痛，像要炸裂开一般，不几天，满身又长出了浓疮，其母心痛得啼哭不止，抚着他的疮身道：“本为长生延年，如今反被这药物害得这样痛苦，这真是皇天无眼，非要灭我田氏一族啊！”田鸾到此，也不知是凶是吉，但既然熬了这么久，又想起老道士临行时所说“道行高下，还要你自己勤奋至诚”的话，岂肯甘心就此罢休，他仍旧早晚必服，一直服到第七年，他的热病更加厉害，遍身如火，人不敢近；满身的疮口都已溃烂，流出许多黄水，黄水凝在他身上，像是把他胶起来一样，且这一身黄水尽是柏叶的气味，并不令人觉得腥臭。父母料定他死无多日，背着他着人预备棺槨后事了。谁知这一天，田鸾忽然自言自语说起话来，父母闻声，忙跑进他的居室。田鸾望着父母，两眼中似有欣喜之色，说道：“我今天觉得身体甚适，想要洗沐一番。”其父忙带着仆僮取来浴盆，烧了一大盆热汤抬进屋里，十几个少年把田鸾抬进盆中。田鸾进了浴盆，顿觉得一阵困倦，父母又命人将他的门窗尽皆关闭，让他就在盆中寝卧，不准有一点惊动，两老人则不时来到窗前门隙伺，生怕再生意外。不想这田鸾在盆里一连睡了三天，直到第四天早晨方才醒来，高声叫人把他扶起。几个少年应声入室，把他扶在床上，却见他身上那些烂疮已尽数洗净，再没留一点痕迹，满身皮肤光彩映人，眉毛、须发变成了深绿色，油润可爱。田鸾在床上坐定，对奔进屋来的老父老母说道：“我刚刚睡下时，梦见有道士数人，手持旌节来相导引，带我登临上清仙境。众仙官都齐集在这里，好生排场！数年前教我服食的那位道长让我与众仙一一见礼，又对

众仙说：“此乃是柏叶仙人田鸾，如今已勒其姓名于玉牌金字，藏在上清。今日先与众位仙官叙礼暂欢，仍令其回到人间修行，待仙宫有阙位时，再行召唤。”于是又带领我回到世间，与二老相见。”父母听罢，喜得老泪横流，庆幸田家不仅保住了一代传人，而且出了一位仙人！

田鸾从此不再饮食，十天八天也只小饮几口清水而已，不久，父母相继亡化，他又没有妻室，便只身前往嵩山中隐居石室，聚徒授道。到唐德宗贞元年中，他已寿高一百二十三岁，仍旧面带少容。一日忽告弟子道：“我有青都之约，今当离去。”话音未落，弟子们已听得空中响起音乐之声，继而异香满室，久久不散，田鸾闭目静卧，如酣睡之状，盖尸解仙化而去。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三十五

王子芝传

王子芝，字仙苗，河南缙氏人。据子芝自言，他是缙氏仙人王子乔后裔。

子芝常在京洛一带游历，故而这一带耆旧有不少都识得他。几十年之内，子芝的状貌一直不变，难怪有些老人十几岁时见他已是壮年，到老了再见他仍是壮年！子芝也确有停年之术，他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大年岁。他平日的修养甚是简便，不过是三日五日里闭气一通，便神思爽朗，身体轻捷，于是便开怀畅饮，所以人们知道他是王子乔后裔者少，知道他是个酒徒的倒多。

琅琊郡公王重盈充任河中节度使时，王子芝恰在河中府紫极宫修道。王重盈虽然是武夫出身，但平日里对神仙道术之事也颇为留意，只恨多年来没有碰上过真正的道师。他听得府中人说起王子芝，倒有意与他交往，于是派军吏到紫极宫请他入府。子芝落座，与重盈交谈未久，便托言口渴，要到市上买些酒喝，王重盈忙命人取来好酒，二人边饮边谈。子芝有了酒，那话也就多起来，不免高谈宏论，把个王重盈说得如在云里雾子。宴罢，王重盈请子芝留在府中，子芝谢道：“山人最不惯公府生涯，若是大令有兴，山人时常来讨扰走动便了。”王重盈留他不住，只好遣人送他回观歇息。

自此日之后，王重盈每日命人往紫极宫送去三大榼酒，专供子芝畅饮。宫中道士们被他搅得六神无主，无奈他是节度使大人的红人，虽然厌烦他，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一天晌后，王子芝无事出宫闲游，刚刚出门，正碰上一个樵夫把柴担放在宫门前歇息。王子芝见他相貌古朴，不似今人，心中有些惊疑。那樵夫与子芝四目相对，也不交谈，还是子芝先开口，问他这一担柴薪要多少银两。说妥价钱，子芝以双倍的银子付给樵夫，樵夫也不推让，拿了钱径自离宫而去。子芝更是生疑，于是急忙唤出自己的两个贴身道童，嘱他二人悄悄跟在樵夫后面，看他究竟有何举动。那樵者也并不有什么鬼祟，只是迈着大步走上街市，跨进一家酒肆，喝得大醉而归。第二天傍晚，樵夫又担着紫薪来到紫极宫前叫卖，王子芝闻声出来，对他一笑，说道：“闻知樵哥喜好饮酒，正与我是同路中人！我这里有王大令赏赐的美酒，今日权且用酒来充你的柴草钱，你看如何？”樵夫爽快地答应道：“如此甚好！”子芝命贴身道童端出酒榼，樵者且斟且饮，直饮够十九大杯，才停下来，对子芝说道：“此酒好固然好，但比起解县石氏家酿的好酒，还是略逊一筹。我刚刚从解县过来，故此得知，当时因没有似尊师这般的酒侣相陪，所以没能尽兴。”王子芝听得心痒，于是走下台阶，将樵夫拉进宫观，在自家居室中拥炉坐定，悄悄问道：“刚才樵哥说到解县石氏美酒，能否弄些来，我愿与樵哥尽醉！”樵者面为难色，立即答道：“顷刻即可！”王子芝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愣愣地望着他说：“莫非樵哥随身携带？”樵夫笑道：“随身能带得几多！”接着向子芝索借纸笔一用。子芝慌不迭取来纸笔，只见樵夫在纸上画了一符，放在火炉之上，那烧纸

的烟还没散尽，竟有一个小童突然出现在室中。樵夫命道：

“你立即带王尊师之仆童，用这两大榼前去解县石家取酒，我今晚待与王尊师开怀一醉！”此时夜色已深，宫院大门早上了锁，小童对子芝两个仆童道：“请二位闭上双眼。”而后将两手分别搭在两童头顶。只听得忽忽两声，三童子已经飞到了解县，片刻，又携两榼美酒从宫观门缝中挤将进来，将酒榼端放在樵夫和子芝面前。子芝还在惊疑，樵夫已经摆好酒杯，斟满两杯。王子芝酒还没入口，已闻得此酒甘醇无比，及入小饮，更觉其味绵远而郁烈，果然非人间所见。二人一递一杯，直饮到中宵夜阑。樵夫看看子芝，笑道：“尊师真好酒量！在下已有些醉意上来，不能再饮。我召一位客人来伴尊师尽兴，可否？”子芝正饮到精彩处，率尔笑道：

“有何不可！”只见樵夫又举笔在纸上画了一符，置于炉上，瞬间只闻得异香满室，紧接着一个人来到二人面前！此人生得仪表堂堂，浓浓的双眉直插两鬓，两缕美髯飘飘洒洒，身穿紫色大袍，手握一秉竹筒，向樵夫行了一礼，坐在对座。樵夫也不还礼，只低头斟满酒杯，敦请来人与子芝共饮。看看漏近五鼓，两榼酒也饮得将尽，樵夫烧着一根铁筷交给来人，并命他说：“天已将明，卿可离去！”那执简人闻声，倏忽而灭。

东方既明，樵夫与王子芝执手相别。樵夫问子芝道：“刚才陪尊师饮酒的人，尊师认得吗？若记不起，少顷可到河神庙去察看，一去便知。”子芝听得懵懵懂懂，送走樵夫，径到河神庙来，刚刚进得庙门，便恍然大悟，原来刚才饮酒的乃是此庙河神，那河神手里握着铁筷还没有凉透呢！王子芝想起神仙能役使鬼神之术，确信这位樵夫便是一位神

仙，可惜交臂相失，不觉懊悔不迭。

此后，子芝着意留心樵夫行迹，不过一年，终于在中条山中又遇到了他，向他学得修炼真诀。数年之后，子芝修成仙骨，被授以中条地仙。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四十六

刘 商 传

刘商，字未详。以谱系排列，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

刘商事亲至孝，在乡里也尽量为善，遇到别人有急难或疾苦，他总是当做自己的事一样尽心尽力，所以百姓们都很敬重他。年轻时举孝廉，后担任合淝县令，他为官也甚简约，从不以役使吏民为务。此外他还有些怪处：从少年至老年，他一直笃好清静无为之道、服食烧炼之门。大凡合炼所需的药物，不管是草是木、是金是石，他都要想办法弄到手，然而他从来不掠人之美，比如说别人若有仙方秘药，向他求问某些药物时，只要他手头备有，便爽快地送给人家，却绝不去打听人家的私密，有时甚至把自家的炉鼎也借给别人，以成他人之美，故而他忙碌大半辈子，花了不少钱财，买了不少药石，到头来自己却一无所就。他并没有为此而后悔，常说：“仙路遍天，人人可致。帮助别人成就道业，也是其乐融融的善事！”

三年的县令倏忽任满，刘商以无为之道治民，一县之内倒也相安无事。他本来还有迁擢的机会，但他对宦途并不热衷，所以辞了官职，想游历一下名山胜境。一次，他泛舟在湖州苕溪上游赏，见此处一派山灵水秀，心中很是中意，便

在武康县上强山下面赁屋住下，过起隐者生涯。这一带的樵童药叟渐渐知道他是一位好道的人，身边又有些银两，所以采得药后，时常专门到他门前出售。刘商有求必应，而且往往按讲好价钱的两倍付给人家钱。四方之人称他为道士的不多，而称他为善士的却不少。

一天，刘商家门前来了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樵夫，此人把一担柴草卖给刘商之后，对刘商说：“我在山中顺便采得一把白术，也一并卖给先生吧！”说完，从后背上把一小捆术草取下，递给刘商。刘商满脸堆笑，一面掏钱，一面说道：

“好说好说，这些散碎银子也不必称量，你尽数拿去便了！”那樵夫把银子往怀里一揣，也不道谢，扭头离去。其实刘商家的廊庑下面、庭院之中堆满了各色草药，单单术草也堆积了上百斤，并不缺少这一捆，他只是可怜这樵夫偌大一把年纪还如此勤苦不歇，发了善心才买下来的。他把术草提进院中，扔在药垛上，摇着头，自我解嘲地笑道：“别人好道，求药难，合炼易；我刘商的药充斥庭院，却没得功夫细细合炼，长此以往，我只能当个收药的伙计，哪里还能静心合药呀！也罢，今日且去村外丛林中静一静心，明日便开始合药！”说完，拄起拐杖信步走出庭院，朝村外的树林缓步行来。进得林中，觉得有点疲惫，便坐在一块大石上歇息，刚刚坐定，忽听得有两个男子交谈之声，一个声音道：

“奉玉帝之命，我今日已将真术赐给了中山刘商。想必这也是他多积阴功、笃好吾道感动了帝君吧！”刘商听得分明，心中一楞，望林中四下窥望，并不见有人影，那声音也消逝了。此时他心中才恍然大悟：原来今日那位樵夫是上仙使者，怪不得从来未曾见过！他急急忙忙赶回家中，将日间所

得的一捆白术修得齐整，吞服一尽。

药刚吃过，除了身内稍稍有点发热，并没有其他的感
觉，不想一个月后，脱落的额发竟重新长出，而且乌黑发
亮，参差的牙齿也补得齐整，而且洁白如玉。一个颓然老
翁，一下子变成了容光焕发的壮年，把个刘商惊喜得几夜没
能入睡，走出户外，他感到步履轻捷，再不似从前走不上几
步便气喘吁吁。一次，道边过来两个骑马少年与他相戏，说
若是刘商能步行赶上他们的快马，他们宁愿输千两白银。刘
商心中有数，对两个少年笑道：“我乃学道之人，要白银有
何用处？若是我能及上你们的快马，你们拜我为师，如何？”
两少年叫道：“使得！”快马加鞭向前飞驰。刘商拽开大
步，紧紧追赶，不上一里多路，那两个少年果然落到了刘商
身后，刘商在道上把两臂一张，拦住少年，笑道：“今日之
事如何计较？”两少年下马便拜，从此跟随刘商，砍樵采
药，再无怨言。如此又过了一个多月，刘商渐能坐知四方大
事，验若神明，不久，他带领两个弟子来到上强山中石室，
仍以砍樵采药度日。

唐懿宗成通初年，湖州城里来了一位卖柴的樵夫，此人
虽然鹤发垂肩，但面带童颜，而且行步矫健，不似老暮之
人。樵夫把柴草卖掉之后，径来到一家酒肆中饮酒。酒家见
这位樵夫与常人不同，打心眼里喜欢他，也就对他十分尽
礼。樵夫饮得大醉，而柴草钱仅够付酒资的一半，酒家也不
难为他，高高兴兴地送他出门去了。一个月后，这樵夫又来
到这家酒肆，饮得尽醉，那酒钱却分文未付，酒家仍不见
怪。从此以后，樵夫每月必来一次饮酒。一次饮到半酣，叫
过酒家，说道：“我乃是中山刘商，素来喜好丹青水墨，若

是酒家有兴，可取笔墨来，我为此店留下一幅山水，以酬谢你数日待我的厚意！”酒家听罢，十分高兴，连忙取来一匹缙素。刘商借着酒兴，挥毫泼墨，顷刻之间，那千山万水跃然帛上，其意境之飘渺，笔势之流畅，不是人间丹青妙手所能为的。一匹缙素，随展随画，不消半个时辰，那缙素已经展尽，这一幅山水好个气势，足足画了几丈长！画罢，刘商将笔一掷，对酒家道：“我的祖上淮南王刘安，今为九海总司，居列仙之高位，近来授我以南溟都水之职，旬日之间，我将与酒家远别，不能再来讨扰了！”这酒家方知樵夫刘商乃是得仙之人，苦留不住，便将那幅画卷珍藏起来，以为后世子孙之荣。

刘商回到上强山中，左近百姓喜得近日连连晴暖，上山砍樵的人多起来。这一日，众人正在砍柴，忽见山顶处腾起一片瑞云，这云气渐渐弥漫山中，不一时，山顶出现一条金龙，载着刘商飞举向南而去。樵者们透过云雾，正愁见得不真切，忽然间金光四射，那云雾立即散尽，而刘商已经飞远了。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六

殷七七传

殷七七，又叫殷文祥，又叫殷道笙，“七七”是他自己平时的自称。

七七从来不谈论自己的郡望家世，只一味地周游天下，卖药为生，所以人人都知道有个殷七七，可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年龄，也不知道他的籍里郡望。

唐武宗时，金吾卫将军周宝重病在身，遍请名医，都不见好转。正巧殷七七打从周府前经过，自称能包治百病。门丁半信半疑地回禀周室。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周宝此刻已命在旦夕，不管是神医还是庸医，自然陪上性命求治。七七大模大样跨进府中，从顺袋内胡乱取出些紫色药丸，命周宝服下。周家人这两个月里不知给主人喂下了多少丸散膏丹，这次见到这区区几粒小丸，也不敢抱多大指望，不过死马当做活马医罢了。谁想周宝服下此药，居然立见神效，三两日之间便痊愈如初了。周宝忙派人请殷七七进府，要重重地谢他的救命大恩，哪里还寻得到七七的踪影！

也是天缘凑巧，周宝因深得武宗的宠爱，所以武宗派他担任泾原节度使，出镇泾州，而殷七七刚好在泾州城内卖药。周宝刚到泾州，没几天瘟疫大行，蕃汉民众患病者十有七八，其状惨不忍睹，幸亏殷七七不舍昼夜地治病救人，才

使得这场瘟疫不久便消除了。七七用药不多，但一入病人之口，不移时便可痊愈。治病所得的药金，他只是随手散给贫苦民众。周宝见七七不仅对自己有再生之德，又对属下百姓有救命之恩，心下十分感戴，他用盛礼将七七接进幕府，并问他用的究竟是什么灵丹妙药，怎的能够起死回生？七七只是淡然一笑，说道：“自家调得，没什么可怪。”

周宝治理泾州，致力耕稼，聚粮二十万斛，一时外蕃不敢入犯，朝野震动，都晓得他是一员良将，武宗也为此嘉奖他。殷七七见泾州疴疫消除，便辞别周宝，又到别处云游去了。不久，黄巢义兵骤起，武宗变色，忙调周宝到浙西任节度使，统兵招讨。黄巢起义平复之后，周宝以功屡受封赏，官爵也越来越高，但他心里始终惦念着殷七七。的确，倘若没有殷七七，他周宝早已成为黄泉客了，哪里还会有今天的大富大贵！忽然有一天，殷七七又游至浙西，周宝闻讯后，高兴异常，忙遣人恭恭敬敬地把他接进公府，日日待如上宾。如此数年过去，周宝已经是皤然一翁，而殷七七却颜貌如故，没有一毫改变。在周府中，七七终日与周宝饮酒，直到酩酊大醉，每次醉后，他总要放开歌喉唱这样一首歌：

解醒须臾酒，能开顷刻花。

琴弹碧玉调，炉炼白朱砂。

周宝与七七相处日久，才得知他不仅有仙药为人治病，还有不少的道术：种瓜立结，钓鱼立得，都跟人们传说中葛仙翁的道术相同。

鹤林寺里有一丛杜鹃花，高约一丈，每年春末，鲜花烂漫。据寺中方丈说，这丛花是唐德宗贞元年间一位外国僧人从天台钵盂中养根，其后移栽在此处，后来此花长大，寺僧

认为此花神异，便把寺门锁闭了。有些浮浪的好事子弟总想偷折几枝，显显自己的好手段，然而费尽心力，越垣入寺，却每每看见一位红衣少女上前阻止。这几个人偷不到花，回到家里，不是这个腿折就是那个胳膊断，而且嘴里还胡言乱语，显然是鬼魂附身。这怪异之事一传十，十传百，不多久，人们就都知道这位女子定然是个花神，这样一来，郡人对这丛杜鹃尤加爱惜，不许闲人攀折，这花也就一年盛似一年，寺门也就不再关闭。自此之后每年春天花将开放时，便从节度使开始前去赏花，其后是节度使的幕僚们，再其后是郡中豪绅士女，往往带酒乘车，赏玩竟日。入夏，就轮到城中百姓赏花了，人们争先恐后集于寺前，以至寺前的数家店铺都无法正常开张。这样盛夏一到，花儿凋谢，再开就待来年了。

中秋的一天，周宝忽然异想天开地对殷七七说：“听说有仙术的真人能让花开在不该开花的时节。鹄林寺的杜鹃可称是天下一绝了，只可惜花开总有花落时！若是先生有兴，能否让此花在中秋盛开，与金菊媲美？”你道周宝何出此言？只因七七酒醉时总是高唱“能开顷刻花”，故而试探一番。七七听罢，面无难色，淡淡地一笑，说道：“这个甚易。”周宝听罢，喜不自胜，忙接口说道：“后三天便是重阳佳会，倘若那时能一睹此花盛开，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了！”七七点了点头，拜别周宝，说道：“待我先到寺中一步！”说罢，飘然出府。

殷七七当晚就宿在寺中，夜深时，果然有一位红衣女子来到他的面前，问道：“真师是否想让杜鹃盛开？”七七睁目起身，反问道：“你何人？深夜到此何事？”红衣女子

重重地施了一礼，道：“小女乃上玄所命在人间专护此花的。我来到此间已有百年，不久就要回西天阆苑去了，如今和真师一同让此花盛开。若不是你这位真师，断不会打动我这一点真情！”说完，倏忽而逝。第二天一大早，寺僧打扫寺院，发现这丛杜鹃渐渐长出了新蕊，于是径相传告，大家都觉得诧异。到了重九这一天，满树花苞争相吐艳，比春时更为烂漫，于是飞报节度使周宝。满城士民听说杜鹃秋艳，那游赏的情绪自然比春夏时更为高涨。如此约有一月光景，一天，人们再去踏秋赏花时，见那花丛之下落英缤纷，花枝在秋风中依旧瑟瑟摇曳。

秋去冬来。一次，殷七七到一个官吏家闲访，正赶上此公宴请宾客，听说殷七七到，连忙出门恭迎。大家都知道七七是个得道之士，故面对他都十分礼敬。七七也不谦让，坐在上宾之席。没想到宴席一开，几个佐酒的优伶却想戏弄一下殷七七！七七是个聪明人，怎的看不出个中奥秘？但是也不点破，只对主人说：“如此饮酒，殊无雅趣，应当行个酒令方才热闹。我这里带来几枚栗子，就以这几枚栗子为令，列位以为如何？”主人和满席宾客都猜想其中必有好戏，可供一笑，哪有不允之理？于是七七将几枚栗子一一传去，令坐客嗅它。每人闻到这栗子，都觉得异香扑鼻，惊叹不已。轮到戏侮七七的那两位优伶，二人刚刚把栗子放到鼻下，那栗子忽地粘在了她们的吻上，二人也吃一惊，接着狂喊道：“啊呀！臭死了！臭死了！”急想拔掉，却又无论如何也拔不掉，直急得两人跳跃舞蹈，钗钿都掉在地上，那喊叫声渐渐变成悲号，且一声高似一声，面上的粉黛早被泪水冲得没了原色！满座宾客直笑得前仰后合，不能自己。主人

见两个优伶委实苦不堪言，发了一点善心，替她们求告七七道：“真师戏耍，我等也笑得够了，就请真师收回仙栗吧！”殷七七摆了摆手，只见那几枚栗子同时骨碌碌滚到了桌上。别人闻它时，依旧异香扑鼻。

七七变幻之术甚多，但轻易不在人前显露。比如酌水成酒，削木为铺，使人倒行、立止，聚蝼蚁变为城邦之类，不一而足。

两年之后，周宝的部将刘浩、刁颎联合太子左庶子薛朗背叛周宝，周宝仓惶逃到杭州。此次虽失于疏忽，然而周宝为官数十年，施政用刑并无错处。到了杭州之后，因厌倦了人间争斗，再不以政事为怀，便把昔日里七七所教示的道术逐一演练，虽不及七七精绝，倒也颇有所类。年八十三，筋力仍象壮年，家中姬妾伎人不下百数。

刘浩等人叛变时，殷七七在甘露寺上，据说被叛军推下北崖，跌入大江而死。但后来有人见到他仍在江西卖药，十多年后，又转入蜀中，不知道最终如何。

〔参考书目〕《云籍七签》卷一百一十三

侯道华传

侯道华，自称为峨嵋山人，来到河中府永乐县道净观寓居。道净观为蒲中胜境，唐文宗时，有道士邓太玄在观中烧炼神丹，因邓先生刚愎自用，又听不得弟子们的讲说，所以烧出的丹药不是金黄而是赤紫。弟子们都劝他不可服用，他却执拗地说：“此药由黄变紫，分明药力更盛！”服食数粒，不过饭时便浑身青紫而死。弟子们又悲又气，把他葬在观后，大家共推大弟子周悟仙权且主持观中之事。侯道华来到道净观，自请服侍悟仙，悟仙虽身为主事，但情性殊为平易，把道华就留在自己左右。

不想侯道华行为乖张，言语疯狂，全然不像个静心修道的人。他刚来的那些天，众道士还让他几分，不多与他计较，时间一长，谁还容忍得了他？于是有些道士便在悟仙面前频频告状，请求把他逐出道观，更有几个恶作剧的道士给悟仙出主意，就让道华在观中打扫庭院、担水碾米，做些杂役之事。周悟仙觉得把道华赶走太绝人情，让他包揽下全观杂役也有些过分，然而思来想去，也只有后者还比较妥当，于是把道华唤到坐前，委婉地把让他干些粗活儿的意思告诉了他，没料想道华十分乐意，虽说手脚不那么精细，但这样一来，毕竟省去了众道士们许多碍眼。

侯道华并不耍懒，但一观之中这点杂事占不尽他一天的时光，闲下来时，便拿些史记诸子一类的书翻看，读得忘情，而且过眼不忘。时间一久，众道士都觉得诧异，有个道士问他说：“修道之人，都以读吾家道经为本，你读这些杂书有什么用场？”道华答道：“要想成仙得道，也须通古知今，天下哪里有愚蒙的神仙！”众道士听罢，都哈哈大笑，有个年轻道士讥笑他道：“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愚蒙之徒，没有仙缘，倒是你行，你不但是个成仙的材料，还兴许是个大仙官呢！”道华于此也不介意。

河中一带产枣，个儿大而且味道香甜。据此地人说，每年都会赶上有一两颗无核的大枣。谁有幸吃到这样的枣子，便有了仙缘。若干年来，这观中的道士无不梦想吃到无核枣，可就是谁也没这个好运，侯道华来到这里第二年，竟接连吃到两颗这样的枣子！众道士有的嫉妒，有的羡慕，也有好奇心重，时刻留意着他吃下这枣子后究竟有什么变化，也好验一验这枣子到底有多大用场。谁想过了三五个月，侯道华依然是原来的样子，道士们也就渐渐把这事淡漠了。

一天，道华拿着一把斧头，把观中一株古松树垂下的枝条齐刷刷砍了下来，那斧痕齐齐整整，平滑得很。众道士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做，好在没有伤到主干，也就没有指责他。道华把松枝拉进灶房，用做柴禾。第二天清晨，他又早早来到松树下，把屋里的香案也搬来这里。有早起的道士躲在一旁窥看，见他小心翼翼地捧来一碗清水，放在案上，把两只鞋子脱在案前，而后伏在案上，匆匆写了几笔，挂在松树干上，眨眼功夫，却早不见了他的踪影。那个偷窥的道士

揉揉眼睛，惊得半晌作声不得，慌忙唤醒众道士来到树下，见树干上挂的纸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帖里大还丹，多年色不移。

前宵盗吃却，今宵碧空飞。

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

他年炼得药，留着与内芝。

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

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赐姓李，名内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此数十言。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众人看罢，茫然不解，好一会儿，那个曾嘲笑过侯道华的年轻道士猜道：“这邓天师，大概就是说的前观主邓太玄大师吧？”众道士觉得有理，你一句我一句，觉得大概是侯道华偷吃了邓太玄的仙丹，可又不明白：为什么邓太玄吃了丹药便死，侯道华吃了丹药便仙？这时周悟仙也来到树下，他毕竟学胜一筹，对众人说：“邓观主所炼还丹，本可成仙，只是他用药太急，当时是死，不久便会仙去。我辈不知，而这道华心下却甚是明了，他受了邓观主指引，所以能够升仙！”众道士不肯轻信，便相携挖开邓太玄的墓葬，那棺木之中果然只有衣衫鞋袜，哪里还能见得到观主尸骨？这才相信悟仙的话是真。周悟仙带领道徒来到节度府，把此事原原本本地告知了河中节度使郑光。郑光按视不诬，于是表奏穆宗皇帝，唐穆宗下诏赐绢五百匹，并赐了御衣和一些银钱，命周悟仙将道观廊庑、门墙重加整修，御笔题了“升仙院”三个大字。从此，道净观改名为升仙院，一时八方道士

纷纷前来学习还丹烧炼之术。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五十一

《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三

韩 湘 子 传

韩湘子，字清夫，号玄阳子，是唐代大儒韩愈的族侄。

湘子自幼跟随着韩愈。韩愈有几个儿子，都谨遵父命，认真地诵读儒经子史，湘子却落拓不群，不爱读书，见了书就像是见了仇敌一般，狠狠地摔到一边，年纪小小，却偏偏喜好狂斟滥饮，韩愈为此曾十分气恼，把他叫到面前训斥说：“你好生不晓事理！我们韩家并非阀阅大族，我自幼无钱买书，只靠自己发愤苦学，才有今日。我现在拿钱为你们延师教读，你却如粪土之墙！这断然不可，应该立下志愿，悬梁刺骨，才可望博个出身，光宗耀祖。你已是五尺男儿，还不认真读书，日后凭什么立身于世？”韩湘子听罢，眨眨眼睛，呵呵笑起来，说道：“伯父不必耽忧，湘子并不是一无所长，只不过我所学的东西你不晓得罢了！”韩愈不屑地反问道：“你学的什么，可以讲给我听！”湘子道：“我也颇会作诗！”韩愈觉得殊为可笑，让人取来纸笔，说：“你且先给我作一首言志的诗！”湘子握笔在手，略一思忖，便挥笔写道：

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

后夜流琼液，凌晨散绛霞。

琴弹碧玉调，炉养白珠砂。

宝鼎存金虎，丹田养白鸭。

一壶藏世界，三尺斩妖邪。

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光。

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

韩愈看罢，殊为不悦，把诗笺甩在案上，说道：“这都是些虚诞的妄语，能有什么用处？”韩湘子反倒认真起来，说：“这些都是尘外之想，并非虚诞，伯父若是不信，日后您心绪转好，我便验给您看！”

湘子十九岁那年，到洛阳探亲，途径华阴山，他不愿意舍此胜境，故而在华州歇下。最初他只想发发登临之慨，然而上山之后，便不再想下山了，这一游就是十来年，洛阳亲故没有见到他，韩愈也再见不到他的踪影，两处苦苦寻索，哪里能探出一丝一毫的下落。

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湘子忽然回到长安，他衣衫破弊，手脸肮脏，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不如。韩愈初时惊异，继而恼怒，但因为久不相见，又且是自家骨血，因此训斥了他几句后，还是让他住在家中了。此时韩愈的几个儿子都已进书院读书，韩愈让湘子与兄弟们多谈论些《诗》、《书》经典，无奈湘子对此道一窍不通，听得兄弟们“关关雎鸠”、“学而时习”之类的言语，竟像个木偶人般毫无反响。弟兄们啼笑皆非，湘子倒颇不以为然，依然悠哉悠哉。有时与随行的小仆童赌博为戏，有时又醉倒在马厩里三天两天地醒转不来，还有时出外不归，谁也弄不清他究竟在外干了些什么。韩愈怕他在外边犯了夜禁，经常遣人寻找，直把个吏部侍郎弄成了一个老仆不如。

一日官闲，韩愈把湘子唤到厅房，无非又告诫他读书做

人，并问他现在有哪些长进。湘子笑笑说：“伯父还记得十年前我给你写过一首诗吗？当时便答应你：你心绪转好时，我便验给你看，不知伯父今日心绪可好？”韩愈哭笑不得，倒也忆起十年前湘子那首虚诞小诗。他官事繁别，难得有闲，今天真想轻松一下，于是顺水推船，说道：“我今天兴致不错，你倒要些把戏给我看！”湘子喜得格格大笑，把韩愈领到庭院中。偌大的庭院里，湘子竟以树枝代笔，写下“天下太平”四字巨书，其点划工巧，气象雄劲，这倒让韩愈心中暗自称奇。韩愈又问道术之事，湘子则口若悬河，把那神仙义理、玄机清话讲得头头是道，竟把堂堂的吏部侍郎硬是带进了迷津。韩愈后堂有一丛白牡丹花，极是名贵。他忆起湘子那首小诗中有一句“能开顷刻花”，便想以此难一难他，说道：“如今深秋之际，我与同僚前日说起，很想赏赏牡丹。对花饮酒，人生乐事，你若真有些法术，我就让同僚同来玩赏秋后牡丹，如何？”湘子面为难色，爽快地答应道：“此事极是容易，就只两三日之内，不拘哪一天，伯父尽可邀同辈后堂赏花！”韩愈哪敢当真，不过一时戏言罢了，正巧赶上几位僚属找他商议上谏之事。湘子见同僚们前来，便告诉家人：后堂备酒。直到家人来请，韩愈才想起赏牡丹之事，只好假戏真做，让湘子也居于末坐。韩湘子向众客人施了一礼，说道：“伯父前日命我施一小法，与列位大人赏花饮酒。且请列位大人备好银樽，容我片刻，便好行人间乐事了！”说完，取来一只大竹笼，轻轻罩在牡丹枝丛上，用手在竹笼上慢慢晃了两晃，叫一声：“开！”接着把竹笼轻轻拿开，只见那株牡丹果然盛开了一朵鲜花，比春时更显娇艳。众官齐声喝彩，韩愈也惊愕地立起身来，不觉移

步来到花前，细细品看，忽见一片极盛的花瓣上缀着两行细小的金字，依次读去，原来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两句诗。韩愈当时无暇玩其诗意，回到座前，与同僚举起酒樽，说道：“小侄幻化之术，引列位共发一笑，不足为怪，来，诸位同饮此杯！”湘子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断不是西域所传幻术，此乃神仙再造之术。列位大人如果不信，久后必然另有证验！”

隔了几天，韩湘子不辞而别。韩愈因朝中事急，况且湘子也已成人，就没有再像前番那样四处寻他，凭他自去。这一年里，唐穆宗想把佛骨自凤翔移到京师，韩愈和一些大臣曾直言极谏，穆宗不听。及至把佛骨迎进长安，除了他自己亲率百官在御楼观看之外，又引来城中百千万人，以至于百业为之皆废。韩愈再表上谏，这下子触忤了天颜，穆宗大怒，下旨贬韩愈到南海之滨任潮州刺史。君命难违，韩愈虽然为此痛彻心脾，也只得艰难上路。此时已是隆冬天气，寒风刺骨，再加上迁官谪吏，都是不受人巴结的矢志之人，那路上的苦楚是想象得出的。这一日，韩愈走了半天，天上纷纷扬扬飘起了大雪。他又冷又饿，只好靠在一座关驿前歇息一下，那守关武士见他是个落魄士人，不让他进驿馆休息，韩愈无奈，便坐在驿馆阶前，眼还没有闭上，却见远处有个人冒着大雪冲他跑过来，韩愈定睛看时，吃了一惊，原来来人不是别人，竟是他的族侄韩湘子。他乡得见亲人，韩愈喜不自胜，急忙站起身来问道：“贤侄！你为何离开这么久也不回来看我？”一阵心酸，不觉咻咻簌簌落下泪来。韩湘子抖了抖身上的雪，说道：“伯父，还记得今秋赏牡丹时那花瓣上的两行金字吗？如今可就应验了！”韩愈思忖片刻，说：

“记起了，那诗句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我且问你，究竟应验在何处？”湘子指着前边驿亭上的大扁额让韩愈看，韩愈见那上面竟赫然写着“兰关”两个大字！韩愈心中叫奇，直看了湘子好大功夫，说道：“原来我侄果然是个神人！我今用你这两句吟成一诗，侄儿且记。”略顿了顿，吟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本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吟罢，两行老泪又涌了出来。

韩湘子对驿馆武士说明原委始末，请武士让他们进馆歇宿。武士原不晓得来人是韩吏部，只道是贪官污吏罪有应得，如今听说是韩愈，便笑容可掬地把他和随行人等让进驿舍。韩愈与湘子同宿一室，通宵议论不停。湘子道：“伯父一直排斥佛道二家，究竟是为为什么呢？佛、道两家也遗教有年了，你不信也就罢了，何必非要挺身而出，讲论二教的坏处？你遇到今日大祸，也是对佛对神积怨太久的缘故。实不相瞒，侄儿湘子便是道教中人！”韩愈若有所思地说：“我原想佛道二家之说与儒教格格不入。儒教待英雄俊义之士，行忠教仁义之道，光布天下。想大唐王朝，还不是因为太宗皇帝以此教才笼络了天下豪杰？我也只是想与太宗遗教通同一理罢了！当今穆宗皇帝只知崇佛信道，甚至虚已以奉，我担心长此下去，僧教衰微，那天下岂不入于昏乱之中了吗？今天见到我侄，才觉得道家清静也不无可取之处！”

第二天，韩湘子早早起身，与韩愈并辔而行。一路上湘

子把些道教玄理细细讲给他听，韩愈越听越觉得有些道理。不一日来到邓州，韩湘子勒住马缰，对韩愈道：“我的仙师正在此处等我，故而不能远送伯父，请伯父珍重！”韩愈好生依依不舍，问道：“你的仙师是哪一位？”湘子也不瞒他，答道：“我师便是洪崖先生。”韩愈久闻洪崖先生的声名，但万万料想不到他至今仍飘忽在仙界之中，韩愈不得不与湘子另眼相看，湘子笑了笑又说：“道教中人，不做世间儿女子情态。我知道伯父素来善诗，我就再吟一首歪诗，算是与伯父道别吧！”说罢，脱口吟道：

未为世用古来多，如子文雄世孰过？

好待功成身退后，却抽身去卧烟萝！

韩愈听罢，更感悲凉，但还是强做笑脸，答诗一首云：

举世都为名利役，吾今独向道中醒。

他时定见飞升去，冲破秋空一点青！

韩湘子从怀中取出几粒金丹，交给韩愈，说道：“伯父此去乃蛮烟瘴雨的去处，而子侄又要帮助东园公烧炼九华神丹，不能常伴左右。这几粒神丹伯父带在身边，吃上一粒，可以防止瘴毒入身，再吃一粒，可以延年益寿。”韩愈忍住泪水说：“我只指望能有重度兰关的日子，再不存重享荣华富贵之想。”话没说完，湘子便打断他说：“伯父且不必如此悲切，只管前往，不久便会回朝，仍得天子重用。家中老幼也可放宽心，他们都会安然无恙的！”韩愈此时已信服了湘子的灵异，一半惜别一半试探地问道：“此一别后，你我还有重逢的日子吗？”湘子爽朗一笑，说道：“这便要看你我仙缘如何了！”

不久，韩愈果然遇赦还朝。经过这一番烦苦，他对朝中

大事也淡漠了许多，倒觉得侄儿湘子上天入地、来去自由的日子胜似官海浮沉。有人说：韩愈后来又见到韩湘子，得月华度世之道，不知所终。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五十四

《青琐商议》前集卷七

萧洞玄传

萧洞玄，字不详，王屋洞天灵都观道士。

洞玄自幼便仰慕神仙之道，少年时便来到王屋山学习烧炼之术，但是过了数年，仍旧一无所成，不免有些沮丧。没过多久，他游山时遇见了一位神仙装束的人，洞玄施礼问候，那人也无客套，便拉他坐下，略略交谈了几句，就把大还秘诀授给了他，并叮嘱他说：“烧炼之术，此法已经是至高至妙的了，只是要炼成此丹，必须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相为表里才行，靠你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你不妨寻找此人，若能找到，你便登仙有望了。”说完，便像飞烟一样消逝在山林上空。萧洞玄知道此人的话定有玄理，于是便辞别道友，只身下山，周游天下。十几年间，他走遍了五岳四渎、名山胜境、都城大邑，凡是人迹所到的地方，他几乎无所不至，却从来没有遇上一个知音。

唐德宗贞元年中，萧洞玄从浙东前往扬州，来到庆亭埭，此时江中大船数百艘，争相竞渡，把河道挤得满满当当，船只相撞，各不相让。只见一艘船由于挤不过其他大船，险些倾覆，船上一个汉子被掀倒在一侧，正赶上旁边船身挤来，把他的右臂齐根挤断，见此惨状，不少人不约而同地惊嘘起来，洞玄也正巧目睹了这一场面，心里暗暗为他叫

苦，谁知这汉子面色不改，也没有呻吟之声，他立定身子，慢悠悠地走回舱中，边饮边食，就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洞玄甚感惊异，猛想到自己这十几年寻求知音，莫非应在此人身上？于是他找个由头凑过船来与汉子叙礼，请教姓名。这汉子也是个明达礼义的人，边还礼边答道：“小可名叫终无为。”洞玄与他交谈起来，越谈越感到言语投契，于是邀他同往王屋山炼丹，并把神仙所授的还丹秘诀拿给终无为看，无为不假思索，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两个人跋山涉水，来到王屋山中，寻了个幽静的石室住下，终日相互揣摩这炼丹妙诀，大约过了两三年，功到丹成。萧洞玄对终无为说：“这大还丹只在近日便可以出炉了，我要作法护持，请你谨守在丹灶旁边，直到五更，万万不可说一个字，只要熬过五更，我们两人就可以携手升天了。”终无为笑着说：“我虽说没大本领，但是忍住口不说话，贤兄尽管放心！”洞玄知他忠厚淳外，言则必信，便设坛场，饰丹灶，一切准备停当，让终无为端坐在灶旁，自己则绕着神坛行道作法，作步虚升天的准备。

约摸一更天气，忽见两个道士从天而降，来到终无为面前，问道：“玉帝派我二人前来问你：你要不要成仙得道？”终无为默然不答，闭目而坐。不大一会儿，又见一群仙人下界，自称是王子乔、安期生，问道：“刚才玉帝命侍臣来问你言语，你为何闭口不答？”终无为任他们交相催问，仍旧默不作声。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只见一位靓妆的妙龄女子飘然而至，依偎在无为身上，百般旖旎挑逗，纤纤玉手恣意地抚摸无为全身，无为依旧不为所动，正隐忍间，忽听得群兽咆哮，突向无为，那猛虎雄狮张开血盆大口，顷刻间要

把无为撕成碎片，无为压住惊恐，咬定牙根，一声不哼。紧接着又是夜叉下临，夜叉目如闪电，口如喷血，身長三丈，十分狰狞可怖，又见一位身着黄衫的人带着两个力士，恶狠狠地朝他走来。黄衫人吼道：“大王追问你愿不愿意成道，你只须说个明白，就可免除千般痛苦，若是不说，后悔莫及！”终无为任他逼问，咬定不讲一字。两个力士上前把他拽起来，拖着就走，无为身不由己，只得随他们而去，走到一座府署中，无为偷眼看见厅上匾额写着“平等王”三个大字，只见那平等王面南而坐，一派威严，厉声喝问道：“终无为，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去处？你怕不怕？你本不该到这里来，可惜被人哄骗了。你只要有一句话辩明，我即刻放你回去！”终无为仍不回答。平等王命人带他到地狱中去看一看，只见那狱中的囚犯，火烙鞭打，受尽万般痛苦，令人毛骨悚然。无为被拖回厅前，平等王又威胁他说：“你若是再坚执不言，我便把你投进地狱！”终无为此时确已心胆俱裂，但神志尚清，他牢牢记取萧洞玄的叮嘱，死不张口。平等王无奈，只好命属吏道：“让他托生别处，再不让他回到丹灶之前！”话音刚落，无为只觉得头脑昏迷，接下去便一无所知了。不知过了多久，重又觉醒，然而此时已经托生在长安贵人氏家中。孩子出了娘胎，十分逗人喜爱，只是从不啼哭，直到两三岁，也不像别人家孩子那样咿呀学语。长成少年，丰神秀韵，一表人材，只可惜是个哑人。二十六岁上，父母为他娶上一房如花似玉的娇妻，两口儿倒也恩爱，生下一男。这一天，少夫人抱着孩子在庭院中一个大圆磨盘上嬉戏，这少夫人对丈夫从不言语早已忍受不过，这时不知怎的又恼上来，猛地举起手中婴儿，喊道：“夫君！你今日

如果再不开口讲话，我就把这孩子摔死在磨盘之上！”终无为拔脚去抢夺婴孩，却早被夫人重重地摔在磨盘上，孩子脑浆迸出，惨不忍睹。无为痛苦之极，不觉失声叫道：“啊呀！”

终无为大梦方醒，睁开双眼，仍在丹灶之前。那梦中的磨盘，分明就是眼前的丹灶。此时萧洞玄仍在坛上作法，将近完毕，天也快亮了，猛听见终无为一声惊叫，再转身看那丹灶时，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化为乌有！终无为这才明白自己闯下大祸，扑到洞玄身上，二人大为痛悔，抱头痛哭起来。还是萧洞玄先止住哭泣，劝慰无为说：“哭也没用了，我二人只有重起炉灶，再求飞升。”自此之后，两个人重新合药，重新立灶，历尽无数寒暑，终于炼成九转还丹，还完世间夙愿，双双飞升而去。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四十四

王可交传

王可交，苏州崑山县民。可交出身微贱，祖上几代都以耕稼渔钓为业。到了可交这一辈，移居到松江县南赵屯村，因为家贫，所以年已三十，才刚刚开始议定婚娶之事。

可交活到如今，根本不知道什么神仙道术之事，然而就在此时，他忽然感到自己的两眼有些变化，先是在天暗之时能看清万物，继而在深夜之中，看视如同白昼。出门渔钓，邻居见到他时，也说他眼中闪出五色光彩。有位邻居是个好事之徒，他跑到可交家里，对可交的父母说：“你家可交患上了眼病，若是不及时医治，那光彩消逝之后，怕是要双目失明了！”把可交的父母吓了个半死，连忙凑些银两，请医调治。请来的郎中是个村俗庸医，用针灸为可交治病，不久，那两目光彩果然散去。

王可交并没有把此事过分记挂在心，依旧日日渔钓，以养父母。他常能捕到大鱼，凡得到大鱼，便用棒槌把它捶死，煮熟后捣些蒜菲拌着吃，并总是说：“此乐何及！就是给我们王侯将相，我也断然不作的！”一天，他驾着一叶小舟，正撑篙在江上，边行边唱的时候，忽见前面行过来一艘彩画的花舫，花舫离地越来越近，可交见到舫中坐着六七个少年道士，虽然彼此服色各异，但都是玉冠霞帔，光彩照

人。⁴七人身后，还立着四个穿黄袍的人和几十个刚刚总起髻角的小道童，不用说，这些人都是那七位少年的侍从。王可交觉得自己也象是被融进了这神仙境界，正恍惚间，忽听得舫上有一道士直呼他的名字，接着又命身后小童引他上舫。可交懵懵懂懂来到舫上，瞥见那几位道士面前都摆列着青玉盘皿，里面装的果子不惟细巧，而且晶莹有光，这些果子，可交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这时，后舱中袅袅婷婷走出十来个女妓，各抱着一件乐器，准备奏乐助酒。王可交站在舫角，对着七位小道士一一拜过。一个道士说：“此人好骨相，可以升仙，倒不可惜出生凡贱，只可惜眉目之间被鬼火炙破！”又一个道士说：“给他斟酒！”侍从端起酒壶为可交斟酒，但不论怎样倾倒晃动，竟然滴酒不出！又一位道士叹了一口气，说道：“酒乃灵物，若是一定要让他饮酒，须得先换掉他的俗骨。罢罢罢！他既然没有饮酒的缘份，姑且先让他食栗子吧！”侍者应命放下酒壶，从几案上取了两枚栗子，递给可交。可交把栗子拿在手中细细端详，见此栗颜色青里透红，外皮光滑得象枣子，却又比枣子大许多，每枚足有二寸多长，绝不是人间板栗。可交把栗子放进口里，只觉得味道极是脆甜。两枚大栗吃了足足两顿饭功夫，方才吃毕。赐栗的道士笑了笑说：“王可交我已见过，可以遣他回去了！”王可交转身在水面上寻觅自己的小舟，早已不知去向。道士说：“不必找你那只渔舟了，只将双眼紧闭就行了！”又吩咐一个黄衣侍人道：“送他去！”黄衣侍从拉住王可交的手，大声说道：“去！”可交紧闭着双眼，只听得耳边风声嗖嗖，顷刻间已觉脚尖落地，睁眼看时，哪里有什么黄衣侍从的身影，却见重峦迭障，古木参天，脚下—片青草地，身后—块

巨石。王可交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去处，一屁股坐在巨石之上，漫目向前望去，只见古木丛中，隐约显露出一幢宏敞的门楼，楼下还有人来往出入。可交正在迟疑，听得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两个樵夫和几个僧人。樵夫问道：

“你是什么人？为何来到此处？”王可交把刚才在江上遇见道士之事原原本本地诉说一遍。那樵夫又问道：“你何时离开自家？”可交答道：“三月三日。”樵夫僧人相视而笑道：“今天是九月九日，离你那三月初三可巧半年了！”可交甚感惊讶，问道：“此处是什么地方？”一个和尚说：

“这里是天台山瀑布寺前。”可交以前听人说起这天台山这个名字，但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又忙问道：“这天台山离华亭有多少路程？”那和尚答道：“水陆算在一起，至少也有一千里之遥。”可交感慨万端，始信世上果然有神仙。众僧人邀他到寺中用餐。菜肴摆将上来，王可交却说自己腹中正饱，一口也不想吃，众僧一再相劝，他才说道：“倘若宝刹中有清水，望能借饮几杯。”就这样和尚吃饭，可交吃水，各得其所地结束了这一餐。

那几个在寺前最先见到可交的和尚向老方丈详细地讲述了可交的行踪。老方丈一是出于惊疑，二是怕日久担什么干系，所以第二天便把可交到寺的事禀报了唐兴县知县，县令也不敢自专，急修文书上报了台州刺史。正赶上越州廉访使王颢有事前来台州，听了台州刺史的一番奏报，倒很想见一见这位王可交。王颢也是个素好仙道的官，虽然谈不上精于道术，但对于道士们尸解羽化、炼丹合药的事体都甚有兴致。王可交拜见了王颢，两个越说越近，竟象是久别重逢的道友一般。王颢见可交身长七尺，仪表非俗，谈吐清爽，慨

然叹道：“足下也不愧是仙侣垂顾之俦！”从此对可交益加敬重，命人制作了一领精美的道袍赠给可交。为了证得实在，王胤又暗地里派人到松江去打探一番。使者到了松江赵屯村，找到可交的父母家人，二老人见重提可交，垂着眼泪回答道：“今年三月三日，可交乘舟入江捕鱼，至晚不归，我们心下急切，便央告邻里四处寻觅，在江心见到可交的小船，人却不见了。遍寻江边，依然没有踪迹。乡邻都说可交定然是坠江而死，无奈何，他那新婚的妻子便设奠为他招魂。”使者见满家啼哭，生了一点恻隐之心，便脱口把可交遇仙之事讲了出来，并告诉可交全家，他现在就在越州廉访使王胤将军帐下，一切安然。王家老小听罢，竟如同恶梦难醒，一时哪敢相信是真！使者临别，嘱咐可交的妻子说：

“此事万万不可泄露，不用许久，可交便会还家探望。”说罢，告辞回到越州。王胤见一切是实，修表奏达天子，唐懿宗下诏称异。

不久，王胤迁官，可交与王胤依依道别，回到松江老家。邻人见可交重回故里，不觉大奇，奔走相告。可交便带领父母妻子及众乡邻来到遇仙的江边，细细地讲给他们听。王可交因食过仙栗，便已绝谷不食。家人吃饭，他仍是只饮些清水而已。后来父母双亡，可交携妻来到四明山，在此遇到神仙壶公。壶公教他夫妻合药之方，二人也就专以合药为事。如此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妻子因服食仙药，越发显得娇媚动人，倒像是处女一样。看看药囊尽满，二人又相携下山，到明州街市上卖药卖酒，卖酒所得都敬给当地穷人，为人治病则分文不取，有些受惠人过意不去，强要给他们些钱，可交夫妇仍旧坚辞不受，并告诉他们说：“此药是神仙

壶公所授，这酒是余枕阿母所教。”王氏丸药极灵验，百病皆能治愈，那酒也分外香醇，少饮即醉。一时之间，明州城里童叟都晓得王仙人的药和药都是世间绝无的，至今明州一带百姓家里还都供奉王可交的仙容。据说有人生了病，只须在可交神像前面默默地祷祝一番，病就转轻转好了。可交夫妇二人在明州三十多年，直到朱梁篡逆，国土瓜分，他们便不愿再留人世，相携重入四明山中，不肯复出。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二十

《云籍七签》卷一百一十二

费冠卿传

费冠卿，字子军，池州人。冠卿在乡里一直以孝悌著称，十几岁时便开始留意于科举功名，想为列宗列祖脸上增一份光彩，故而离开家乡，常年在京师求教当时名儒。

唐宪宗元和二年，费冠卿果然不负父老之望，巍然高中。期集一月之后，他准备回家省亲，于是与当朝宰相郑余庆道别。郑余庆有一位早年的旧交在池州秋浦县做县令，此次冠卿还乡，正好托他给刘县令带上一封书信，以慰多年相别的渴思。这封信写了满满一幅纸，郑余庆缄好信封后交给冠卿，说道：“刘县令早年也曾留意于科场之事，之所以一直没有金榜题名，主要是由于他性情过于执拗，不喜欢交结显贵，与当今时尚相违，后来他宁可舍弃科第而俯就县职卑官。他是位正直的士子，你须代我好生问候，万勿轻慢了他！”费冠卿拱手答道：“相国讲哪里话，我刚刚中了新进士，岂敢对长辈以尊者自居？恰相反，我倒希望相国在书末批上几句，请县令大人对我不要另眼相看才好！”郑余庆听得此话，十分可心，笑了几声，果然把信封拆开，在信尾写了几行小字，又重新封好，交给冠卿。

且说费冠卿离开长安，不一日来到池阳境界。他先赶到秋浦县刘县令衙前，把自己的姓字投刺给县令。刘县令拆开

看罢，放在案上，竟不再理会此事。冠卿不知道衙里有何动静，站在门外专等县令召进。谁知过了许久，守门人也不再回来，冠卿无奈，只好“咚咚”地敲门，守门人跑到门前，他还不晓得县令是何用心，怎好向冠卿讲清？只得支吾其词。冠卿又从怀中取出郑余庆的手札，央守门人再报县令，此时刘县令正好出厅，门人将信札呈上，畏畏葸葸地退到一边。刘县令拆开书信，越看越气，骂道：“郑余庆这个老东西，给我写信做什么！”于是三把两把将信撕个粉碎，丢在地上。门外的费冠卿透过门缝，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又惊又急，正巧守门人没有锁门，冠卿顾不得许多，推门而入，跪拜在县令跟前。刘县令见冠卿风尘仆仆，此刻又战战兢兢的样子，果真动了一点怜悯之心，于是请他进到厅中，与他叙谈。这刘县令似乎心中另有心事，冠卿讲述着郑余庆对他如何记怀、如何渴思，他显得颇不介意，只偶然地插上一句半句疯话，搞得冠卿难上难下，看看天色将晚，刘县令打断冠卿的话，生冷地说道：“日已平西，我不再留你，你自去寻个客舍歇息去吧！”费冠卿见主人下了逐客令，迟疑片刻，说道：“此刻去寻客舍，怕是早就人满了。学生大胆，恳求大 允许我在厅堂廊檐之下草草歇息一宿，明早再走，不知大人允否？”刘县令像是没听见，也不置可否，只管起身攢眉在堂中踱来踱去，不再理会冠卿。冠卿见他神思恍惚，他料想自己的举动绝不致于伤害县令的脸面，也不再等什么答复，径自解开行囊，把毡褥铺在廊庑之中，刘县令看了两眼，也没说什么，拂衣又进厅去了，过了好大功夫，又出来对冠卿说：“此处实在不便，我还有一个阁子，你且搬到那里去歇息吧。”于是命家人把冠卿的行装搬进不远一

处阁中，安排停当，县令竟亲手把冠卿锁在阁中。

冠卿对县令此举百思不得其解，躺在床榻上反复思忖，仍是不得要领。这一晚月色十分明亮，冠卿虽然疲乏，但遇见刘县令这么个怪老头儿说了这么多怪话、做了这么多怪事，他又无法入睡。他无意中透过阁栏的窗格向外窥望，发现刘县令正在亲持扫帚和簸箕，仔仔细细地清扫厅堂内外，又用抹布擦抹廊柱影壁，那些门人家丁反倒站在院里，静候着县令劳作！冠卿见这幅主仆颠倒的情景，更觉惊奇，想寻个究竟，索性坐在栏杆前，目不转睛地盯住这个怪县令。

大约一更多天气，冠卿忽然闻到一股奇特的异香，这味儿十分浓郁，且断断不是人间所有，令人心醉神迷。又过了约半个时辰，但见刘县令手持一板，肃穆地站立在庭院正中，好象在等待什么人，那香味比刚才更浓厚了。这时，冠卿隐约觉出天上闪亮了一下，但仅如流星一般倏忽即灭了。随着这一道闪亮，奇观顿现：一位头戴玄冠、身穿紫衣、身高足足有八尺的神仙，被几十名侍从和童子簇拥着降到县令的庭中！刘县令跪倒在地，再拜而起，其后拱候着这位神仙步入正厅，县令则恭恭谨谨地肃立在他的身边。不一会儿，堂中摆设筵席，都是些世间没有的新奇果蔬，那清香之气直冲到冠卿鼻中，莫说品尝，单只嗅到这香气，冠卿早已觉得气清神爽了。继而冠卿又听到乐声悠悠而起，料想众仙已经开始饮酒了。老神仙命刘县令在地上铺设一席，而后侍饮。冠卿细品味那乐声，也不似人间所有，定是天上仙乐。

冠卿屏息侧耳，继续听着堂上之声。听那老神仙问道：“得到宰辅郑余庆的书信了吗？”刘县令即答：“得到了。”片刻，神仙又问：“得到宰辅郑余庆的书信了吗？”

县令又道：“日间有一个今春新科进士费冠卿从长安来此，所以已接到郑相国的书信。”神仙呵呵一笑，说道：“费冠卿终于名登金榜，令人高兴。他现在还在你府中吗？”县令答：“就在小人府中。”神仙道：“甚好！只是我还不该现在就与他见面，你且代我为他送上一杯酒，告诉他说：只要一心向道，尽早苦修，早晚可以相见的。”于是命刘县令斟满一杯酒，给冠卿送上。这一席对话，冠卿早听得真真切切，他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正惊得发怔，刘县令早已来到阁前，冠卿窥见县令站在阁门之外，自己先将杯中之物饮去一半，又将阁上水盆中的水倒进杯中些许，这才开了阁门，把酒杯放在几上。冠卿还在惊疑，见神仙及侍从人等都已走下堂阶，乘起白云，飘乎乎升空而去。刘县令跪拜呜咽。临去之时，神仙又叮嘱刘县令说：“何时见了郑余庆，劝他早日休官问道，不可恋于仕途。”

仙人去后，刘县令又回到冠卿的阁中，见那杯酒还在几上，诧异地问：“这酒一万年也未必能遇到一次，你为何不饮？”说罢，竟上前端起酒杯就往自己口里送，费冠卿这才猛地醒悟，慌忙拽住刘县令手臂，争来抢去，终于夺得两口。

第二天一早，冠卿告别刘县令，回家探望老母。到得家中，他母亲见儿子中了进士回来，既惊且喜，突然昏厥过去，冠卿慌忙扶救，虽然救醒，然而老人毕竟风烛残年，从此一病不起，不消两个月光景，但谢世而去。冠卿哀痛欲绝，一连三日饮食不进，葬了老母，仰天长叹道：“我半生追逐功名，不过是想求取皇家禄米来孝养老母。如今老母辞我而去，我还要这功名有什么用处！”守丧时，他几乎每天

都想起秋浦县令衙中所见的一切，所以决定丧期满后，不再回京师铨选。

费冠卿白衣回到秋浦，与刘县令相交为修道之友。原来刘县令早受上仙所赐丹书符籙，二人昼夜合炼金丹。后来刘县令调任他县，仍为县令之职。他本想携费冠卿同去赴任，冠卿逊谢道：“刘大人尽管前往，云间之谊，冠卿不敢一日相忘。冠卿且就在九华山中继续修道，以待刘大人旧地重游！”两人依依相别。

费冠卿在九华山中冥思玄道，山居谷汲，采药炼丹，不觉一十五年。唐穆宗长庆年中，殿院李行修给穆宗上了一道奏疏，盛赞费冠卿孝义之节。龙颜大喜，即刻下诏，拜冠卿左拾遗之职。然而冠卿没有应命，后来他飞升为仙，当地土人为纪念他，便在他羽化之处建了一座墓碑，世世供奉他。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五十四、一百八十

《云笈七签》卷一百十二

《唐登科记考》卷十七

王太虚传

王太虚，不知何地人，曾在江淮一带云游数年。唐懿宗咸通年间，他孑然一身来到王屋山中，隐身山林。

咸通十三年，王屋县新县令王琮到任。说起这位王琮，倒还颇有些来历，他原在中原人烟簇集之地当着县令，只因为素来崇玄信道，听别人说王屋山有个小有洞天，是个真正的神仙洞府，这样他才专意求得了这样一个小县的县令，那些热衷仕途的人都笑他痴，他往往反唇相讥，笑别人愚。

来此之前，王琮也经常诵读《黄庭经》，又自以有些学术，故为此书加过详注，每天研习，冀望从中悟出些成仙之道。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真正了解一点点道教玄理，因之尽管如此用功，仍是一无所获。在中原为县令时，他曾碰见过一位自称神仙的老者，谁知那老儿在他府上住了半月，骗了些衣食，便偷偷溜走，再也不知去向！万般无奈，他才想出了这么个法儿——到洞天福地来当上一任县令，或许会遇到真仙。

王琮在任并无心思司理民事，而且大半时间里，在县衙中觅不到他，原来他到任未久，四处巡视，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座道观，见那观中的道士们个个羽衣道冠，飘然如仙，真是从心底啧啧称羨。为免唐突，他命人在这座道观

旁边搭起一间庐舍，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得与道士交游，故而十天里倒有六天是在此处度过。两年任满，王 虽然仍未深通玄理，但不断地与道士们谈仙论道，也觉得收益颇丰，于是更加虔向向道。调任的告书下了两道，他竟全然不睬，把妻儿老母安顿在县城一处宽绰的住所后，索性辞了官，辞了家，只身搬进这庐舍中来了。在这里，他慢慢学会了绝粒咽气之术，觉得精神异常清爽，身体也精壮如少年之时。不久，他与道长讲妥，来到观中住下，誓不复返尘世。观中的道士们见他如此真诚，也倾其所有，教他各种延年之术。初时，王瑜觉得走上三五十里山路，不但不觉疲乏，反而轻捷如飞，后来身体更觉轻柔，居然能在壁上攀行、从崖谷腾空。

毕竟是尘缘未断，王瑜抛家时间久了，不免悬念妻儿老小。他向道长告了几天假，回到县城家中探望老小。家里人见他难得回家，流着眼泪求他在家中多待几天。王瑜清静已成癖性，听得这哭哭啼啼，心中好生烦躁，坚执当天就返回观中。家里人见他越来越没有人情，只好由他去了。

天色渐黑，王瑜凭着记忆摸路前行，谁知却迷失了方向，一直走到第二天清晨，他在密林之中左顾右盼，竟不知这是个什么去处，就这样在林莽中转来转去，一直转了四五天，这才见到一片平坦的阔地，阔地不远处又是一座峭壁，那峭壁上下千仞，就象是刀切过一样笔直。壁底处隐隐露出一个石洞，洞口阔大，看去足足能容得上百人。王瑜像见到了救星一般，直奔这石洞走去，近得前来，恍惚见洞内摆放着石床石凳、石案石几，好像有人住在里边。再走近些，见迎洞口的石案上放着一卷发白了的古经卷，他抖起胆子进到洞里，

偷眼睨了一过，并没有见到什么人，然而这洞中的陈设毕竟与凡间绝不相同，就是与自己所居的道观相较，也相去甚远，看着看着，不觉心中惊悚起来。他没敢轻易地去碰那部经卷，不由自主地跪在经卷之前，高声叫道：“下世贱民王璠，形浊神秘，久慕长生不死之道。如今有幸得进神仙洞府，是万劫之良会，神明之引领。今见到上仙之遗迹，玉案之玄经，不敢轻举妄动。伏望真仙明察我心，多有佑护，允我肉眼披读经书，则是对我的无极之恩！”叩头流血，直想候到神仙应兆。就在这时，果然有一人突然坐在案旁，对王说：“尘民王璠，你还记得洛阳缙氏仙人王氏吗？我乃是王氏嫡裔，名叫王太虚，今为东极真人。你我同姓，我知你终生好道，可以列名于青册之中。案上这部书是我亲手注解，名曰《黄庭宝经》，如今授给你，再赐你仙桃数斗。这桃子绝非人间所产，吃了它可以白日升天。桃核磨碎服下，不但百疾不生，还可以延年益寿。你是个有志之人，只可惜愚蒙了些。你此时还不能住在此处，且先自回去，披读经书，精研要义，二十年后再相期会在此洞之中。望你勤勉悟道，不可懈怠！”

王璠初时如在梦中，慢慢听着仙人训导，越听越喜，又抖起胆子问道：“敢问仙官，此是何处？”王太虚笑了笑，说道：“你在崇玄观旁结庐几载，自以为那道观便是王屋洞天，足见你愚鲁无知！那崇玄观中的道士，不过是一群自诩得道的俗夫行些避谷延寿的小技而已，此处才是你朝思慕想的王屋小有洞天！”王璠惊愕不已，心中暗道：此番若不是有神灵指引，至今还不知道这名冠天下的王屋洞天是什么面目呢！正思虑间，王太虚又说道：“我如今送你还家，切不

可再回崇玄观去了！”说罢，手臂一挥，王瑜只觉得全身忽地腾起，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双脚却早已踏到自家院落之前了！他叩门进家，将这几天的奇遇讲给家人，家人也为他惊喜不尽。自此，王瑜每天披阅《黄庭经》，观览着仙家注释，句句透心般洞然，他回想起自己早年的那些庸俗注解，直羞得无地自容，脊背冒汗。

王瑜把王太虚所赐仙桃分给家中老小品尝，又遵其所嘱，把桃核细细地研成粉末，自此以后，把些核药为人治病，又把仙人所注的《黄庭经》手抄数册，散在人间，以防自己去后此书失传，后来在人间广为流播的太虚详注《黄庭经》得以不泯，也都是王瑜的功绩。

倏忽二十年已满，王氏满门老少身体康泰，面色润莹。王牢记着王太虚的叮嘱，便告辞家中，去王屋洞天寻找东极真人去了。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四十六

吕洞宾传

吕洞宾，本名吕嵒，字洞宾，蒲州蒲坂县永乐镇招贤里人。曾祖吕景，官至翰林学士、金紫光禄大夫。祖吕献，河南府尹。父吕渭，礼部尚书。

洞宾生于唐德宗兴元十四年四月。他自幼聪慧无比，教一知十，所以年仅二十二岁，便在科场上一举夺魁，这在当时“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时代里，可称得上是鹤立鸡群了！再加上他生得龙眉凤目，眉秀鬓疏，一时间京师之内传为美谈，不少达官显贵都把与他相交引为荣耀。然而吕洞宾中第之后，并不觉得增添了多少光彩，连皇帝赐给他的衣冠，他也只在公干时才偶一穿戴，平时则头顶一顶华阳巾，身穿一领逍遥服，很不合时尚，人们都说他的这副打扮像汉朝没当丞相时的张良。

吏部铨选，吕洞宾被授予庐山县令，在官时无为而治，一县百姓倒也相安。暇日里，他登临庐山，那仙山胜景，竟使他留连忘返，眼见得天色将冥，他这才缓缓朝山下走去，刚行到半路，忽见眼前一位道者站在山路中央。吕洞宾见此入相貌不凡，急忙施礼，自报家门。那位道者走近他的面前，说道：“在下钟离权，在此等候吕县令多时了。此刻天色已晚，县令不如随我在山上暂住一宿，不知尊意如何？”

吕洞宾吃了一惊，问道：“真人在山上可有居处？”钟离权朗朗一笑，说：“岂不闻山中别有洞天？县令尽管放心随我来，我还有要事与你叙谈！”吕洞宾听罢，已渐渐悟出此话中另有意思，于是慨然应允，便打发随从先行回衙，自己跟随钟离权在山中小路上缓步而行，边走边谈。话虽不多，但钟离权的话句句正中洞宾的情怀。不多时来到一处道观，钟离权带他进了正厅，只见厅中灯火通明，香烟缭绕。吕洞宾坐在钟离权身边，问道：“这里就是真人的仙居？”钟离权笑笑，说道：“我也只是为了你这桩公干，在此处暂住几天。”洞宾听罢，下坐施礼，说：“承蒙真师不弃，弟子三生有幸。愿真师赐教于我，使我早脱尘俗，得登仙路。”钟离权把他扶到座上，说：“你有神仙风骨，仙录已定。我如今先教你天遁剑法、龙虎金丹秘文，你定要着意记取。”说罢，从案上取下两卷经书，细细讲解。吕洞宾自幼是个过目成诵的神童，这些仙书道法，再经钟离权点划，自然心领神会。

再说那些随吕洞宾游山的衙役回到县中，把吕洞宾山上遇仙的事告诉了吕夫人。夫人心中惊疑，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等到黄昏，仍不见吕洞宾回转，心里好生不受用。又苦苦等待了三五天，哪里得见洞宾的踪影，急得啼哭不止，一县上下也都慌了手脚，于是分头上山，把个庐山踏遍，再也寻他不着！县尉怕干系重大，于是把此事申报刺史，刺史火速奏明天子，然而这神仙之事，天子又怎能奈何得了？只好另派新县令到任。

吕洞宾在观中日日与钟离权演讲仙术，渐渐精熟，钟离权心中甚是高兴。一天，两人正在讲论之间，忽见天上飞来

神仙数辈，按下云头，来到钟离权和洞宾面前。最前面一位身穿黄色道袍的仙人走下云车，与钟离权见礼，微微笑着说道：“我辈应老君之命到蓬莱赴会，路过此间，特相邀真人一同前往。”钟离权点了点头，回身对吕洞宾说：“看来这也是君命难违。我如今往蓬莱走一遭，你可以把我这些天教你的炼丹之术细细操练，此丹炼成，于人可以救治性命，于己可以永获长生。你也是道成在即，不用我时时惦记了！好自为之！”说罢，腾起身来，跨上云车，竟与那黄袍大仙同乘而去。

吕洞宾眼见到这一场神仙排场实是不虚，更觉得应该坚心学道。他离开了道观，却没有再回庐山县，自此以后，他云游四方，有时在市廛间卖丹药，有时在乡野间救困穷，那一副神仙风骨，谁也想不到数年前金榜题名的吕崑就是此人了。然而吕洞宾一手好字、一锦囊好诗，却又让世人总也淡忘不了他的大名。

洞宾初下庐山时，只在南越三吴一带隐显。一次在岳阳城中喝醉了酒，便在酒肆中讨来笔墨，乘酒挥毫，在墙壁之上题写绝句两首，

其一云：

朝辞南越暮三吴，袖有青蛇胆气粗。

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

其二云：

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

一粒粟中藏世界，三升铛内煮山川。

这酒肆中的酒保是个出奇精细的人，阅世甚深。他眼见得吕洞宾题罢掷笔，仔细玩味诗意，猛然间双眼一亮，抓住

吕洞宾的衣襟问道：“先生莫不是吕仙洞宾？”吕洞宾长吁一声，笑道：“好眼力！”酒保慌忙松开手，跪在吕洞宾面前连连叩头，原来这酒保也是久慕神仙之道的一位落魄书生，只恨无人指引，可是当他叩拜之后再抬起头时，哪里还有吕洞宾的影子？他跌脚懊悔当面错过真仙，也只叹自己生来就没有仙缘了。

五代乱离，神仙遁迹，逮至宋朝开基，人民安泰。宋仁宗庆历初年，湖南潭州土人夏钧罢官路过永州，遇见何仙姑，拜问道：“如今世上多传言吕洞宾先生尚在人间云游，仙姑可知道吕先生现在何方？学生梦想一见，不知此愿能偿否？”何仙姑与夏钧曾有过一面之交，知道他是个正直士子，便笑着说：“吕先生今日正在潭州兴化寺设斋。”夏钧谢过仙姑，把此话牢记在心。回到潭州后，专到兴化寺求取斋历翻阅，果然见那一天的斋历上赫然写着“华州回客设供”六个大字。夏钧叫过方丈，叹道：“你知道这个设斋的‘回客’是谁吗？”老方丈被问得莫名其妙，答道：“如今道士很多，回客就是回客，难道有什么怪异吗？”夏钧说：“你就没有听说，仙人吕洞宾在人间行走，自称‘回道人’？他离开此寺到哪里去了？”方丈这才如梦初醒，依稀记起那位‘回客’确实跟自己见过的吕仙画像十分相似，然而当时再也没有想到吕仙就在他寺中设斋，神仙辈来去飘然，老方丈哪里能忆得起吕洞宾的行踪？夏钧在潭州问过许多人，谁也说不出口吕洞宾的下落。

一年多以后，滕宗谅因西部边事失利，被贬为岳州知州。一天，有个自称回道士的人前来拜见。滕宗谅见他风骨耸秀，神气清迈，知他不是凡夫，和他相谈甚欢，并赠了一

首小诗给他，诗云：

华州回道士，来到岳阳城。

别我游何处？秋空一剑横。

吕洞宾看罢，呵呵大笑，只说了一句：“使君日后还有再为朝廷平定边患之举，望静心等待！”便飘然离坐，不知所往。

宋徽宗大观二年中秋，西京凤翔府观察判官第宅忽然有位道士来访，守门人不知道他的底细，哪里敢放他进院？一个壮年汉子正拉着他往台阶下搦时，忽然双手一脱，自己倒滑倒在阶下，起身看时，那道士竟已端端正正坐在正堂之上，口中大喊：“望乞斗酒！”观察判官闻声赶到，命人速取好酒。这道士也不称谢，捧过酒坛，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抹抹嘴，又朝判官索要三尺素绢，胡乱揉搓了一阵，塞进酒坛，而后撩起道袍，扬长出门而去。守门家丁眼睁睁看着他渐渐走远，惊得目瞪口呆，判官觉得此人行为蹊跷，急忙命人追赶，谁知几个家丁跑得满头大汗，却始终没有追上他。判官把酒坛里的白绢掏出来展看，上面竟画着一幅画像，与刚才这道士的面貌一般无二，旁边还写着一首绝句，诗云：

饮酒须当百十杯，养寿河清千万回。

至道日新通事塞，玄开早放地中雷。

诗后题名为“纯阳子”。纯阳子便是吕洞宾的道号。

又过了几年，有人见到吕洞宾出现在鄂州，有两个少年子弟边赶边叫：“吕仙！吕仙！”吕洞宾头也不回，任凭道边围看的人越聚越多，一径往黄鹤楼走去。洞宾步履轻健，片时已登上黄鹤楼头。其时骄阳当空，万目仰视，洞宾舒开

双臂，冉冉升空，围观的人们举手遮阳，直目送这位神仙飞进白云深处。

〔参考书目〕《金莲正宗仙缘像传》

《宋史·陈搏传》

《金莲正宗记》

《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

《岳阳风土记》

聂师道传

聂师道，字通微，新安郡歙县人。生性聪慧，为人温厚淳朴，少年时即以孝行闻于乡里。

新安太守于德海的叔伯兄长于方外是这一带有名的高道。于方外曾经周游过五岳名山，后来回到新安，德海便在郡内东山上找了块清静幽深的胜地建造屋宇，让从兄在这里居住，并为他取了个名字叫“问政山房”。此时聂师道还是翩翩少年，但由于他自幼酷好神仙之道，故而投到于方外门下为弟子，向他学习修真养气之术。一连十余年，在于方外的悉心指点之下，师道学会了服食松脂、炼气养身。后来，他与众道友登百丈山采集松脂，这百丈山山势极为险峻，往往壁立千尺，崖石回耸，所以得了这么个山名。从百丈山向四下望去，周围也都是挺拔的高峰，与一般的坡山大不相同。这一天，众道友就在百丈山顶宿歇，晚上天清月明，众人正在赏月，忽然听见东南方紫色的云霞中传来阵阵仙乐，那乐声极是悠扬宛转，与人间丝竹迥然不同，这乐声竟从三更一直响到鸡鸣，才慢慢地停下来。聂师道心里十分惊异，第二天下了山，向山下人家询问，山下的人们也都说听到了仙乐之声，道友们感叹道：“我辈刚来采集仙药，就听到了仙乐，这难道不是仙凡交感吗！”聂师道口中不言，心下也

想：这的确是自己得道的吉兆。此后不久，他便告别了于方外和众道友，独自一人游于南岳。他先瞻拜了玉清坛、光天坛，又来到招仙观。这招仙观是仙人蔡经隐居过的去处，至今仍聚集着众多道士。此时正值春暖花开，灵源洞旁生满了奇花异草。聂师道忽发奇想：如果能在此间见到蔡真人，向他问些道法，那该多么惬意！此时的师道毕竟年轻气盛，想了便做，他在灵源洞中避谷七天，第八天清晨，开始沿着狭窄的山路向大山深处攀行，直走到日落西山，他来到了一条大溪前，师道正沿溪寻路，忽见一个樵夫坐在溪边的沙滩上。师道凑上前去，想向他打听前行的路，顺便打听一下蔡真人的下落。那樵夫见到他，似乎有些惊奇，还没等师道开口，便对他说道：“这人迹不到的地方，你独自一人，从何而来，又要到何处去？”聂师道把自己立志求仙问道的抱负讲了一遍，并请求樵夫为他指点蔡真人的住所。樵夫摇摇头，说道：“不错，这山里确实有位蔡真人，只是他住在大山极深处，俗人是难以到达的！”聂师道听罢，心下晓得这樵夫是个知道仙人根底的人，连忙再施大礼，求道：“我聂师道攀萝登崖，已经走到这里，难道还怕山深路远吗？只求樵者替我指路！”那樵夫在师道脸上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对他说：“今天天色已晚，你先回到山的东边，那里有人家可以借宿，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聂师道想随樵夫同去，樵夫摇头不允。只见樵夫挑起柴担，涉溪而去。师道见樵夫脚踩水面，料定溪水不深，三步并做两步地追下溪中，谁知自己一走，这溪水却深可没体，师道又不习水性，只得退回岸上。樵夫在水中回过头来，对师道笑着说：“你要想过这条溪，还要五十年呢！”聂师道眼睁睁看着樵夫渐渐远去，

只得怏怏地返身回到山东。走了十来里，天已经昏黑了，只见不远处果然有三间草房，院落中还有鸡鸣犬吠之声。师道走近草舍，恰好从屋里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两人见了礼，师道便把自己要寻找蔡真人、遇到樵夫让他前来借宿的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那汉子一拍手，叫道：“蔡真人在我这里盘桓了大半天，你刚才见到的那个樵夫就是蔡真人！”聂师道听罢大惊，叹道：“凡夫俗子，得见真人，却又不识仙颜，这也是仙命不足之故啊！”

这汉子把聂师道让进草屋中，请他坐在火炉旁边的一架竹床上，似有抱歉地说：“我是个山居之人，今天正巧把粮食吃光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你，只好委屈客人了！”师道毫不介意地答道：“不妨，我已经绝粮多时，并不想吃东西。”说着，把目光投向火炉旁。那炉边有一只汤鼎，鼎边又有好几个黄瓷盒子。汉子笑着对师道说：“哎呀，我倒忘了！这盒子里的东西也尽可以吃的，客人随意取食吧！”师道回报一笑，打开一个瓷盒，见盒里装着些茶。汉子取来一只瓷碗，为他冲了一碗茶。师道不经意地端碗送到嘴边，谁知这茶味入鼻，异常清香，与一般的茶大不相同。饮完一碗，觉得身体清爽，精神倍增，师道心知有异，便想打开瓷盒再取一些来饮，可是这盒子不论怎样也打不开了。趁着汉子出屋，师道又揭别的盆子，都揭不开。片时，汉子又回到草屋，与他聊了些无关痛痒的闲话，却绝口不提饮茶之事。聂师道觉出此人绝不是等闲的农夫，只是碍于初次相识，不敢贸然打探。

夜已渐深，汉子起身说道：“我到别屋去睡，你只管在此歇息。”说完，飘然出屋去了。第二天天已大亮，师道早已醒

来，却不见汉子进门，便穿好衣衫，悄悄走出屋子，向那汉子宿歇的屋中窥望。只见汉子仍旧躺卧床上，一动不动。师道刚想移步离去，忽听汉子说道：“我这里孤处深山，你日后若生了病，我也没有药治。你不妨到前边村中去，那里人多，有什么事也好照顾你！”聂师道听得分明：这话明明是说自己听的。可是汉子说完，仍旧呼呼大睡。不管是梦话还是真话，师道总归是个知趣的人，便收拾了一番，上路去了。一直走了几十里，并不见有什么人家，到处是一片林莽。聂师道没了主意，便向原处走回，不料旧地重游，那三间草屋却早无影无踪，哪里还见得到那位汉子！看看日已过午，师道知道留在此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只好顺着早晨那条路胡乱走去。约摸行了三十多里，遇到一位白发老翁，这老翁倒也热情，主动地邀他坐在路边一块巨石之上，问他的来历。师道把这两天的事略略讲述一番，当他说到昨晚那三间草屋中的壮年汉子时，老翁呵呵笑道：“嗨！那汉子就是蔡真人的儿子！你的仙缘不浅哪，一日之间竟有幸得见两位真仙！”稍停片刻，又说：“我看你道气正浓，只是仙骨还没有炼就。山中行路还时时饥渴，岂能长久？我送给你一株小草，可以疗饥！”说罢，从路边随手折下一棵小草，递给师道。聂师道端详此草，并没有什么殊异，试着放进口中细嚼，那味道果然甘美。老翁又命他到不远处取些山泉，师道取水回到石边，却早已不见了老翁。师道心中觉得十分惋惜，无意地饮了两口泉水，顿时觉得比来时轻捷了许多，只见下山的路已经布满榛莽，再无小径可遁。聂师道披荆踏棘，回到了招仙观。观中俗道见他归来，纷纷上前问候，有一位年长的道士埋怨他说：“这山中猛兽甚多，你独自一人，一去便是个

多月，叫我们好不担心呀！”聂师道惊愕地说：“我只出去两天，师兄何以言我去了一个多月？”众道士都说：“你看看这观里的杏花，都已谢了，怎么还说只去了两天？”师道这才省悟：与仙人往还一两天，在人世间就是一两个月！他把山中遇到蔡真人父子和白发老翁的经过讲给众道士，这些俗道直听得目瞪口呆，还是那个年长道士钦羡地说：“我们在这观中已经多年，无缘与真仙一见。你刚到此山，便连见三位真仙，可见你是个有仙分的人，还望今后多有教诲呀！”众道士留师道住在招仙观，日日与他谈玄讲道，不觉一年有余。因思家心切，遂辞别道友，回到家乡。

聂师道入山伐薪采药，时常遇到一些猛兽，然而这些往日血口獠牙的狼虫虎豹，只要见到聂师道，就会变得分外驯服，往往垂耳摆尾，俯伏在地。聂师道用手轻抚它们的脊背，它们便乖顺地随他前行，而且凡是遇上聂师道的猛兽，似乎都通了灵性，从此再不伤人。

师道闲时经常给老母讲述自己在南岳问道遇仙的故事，老母亲非常高兴，也常勉励他勤学道要，济世救人。聂师道还在南岳时，就曾听招仙观的道士们讲起：南岳有不少真仙栖止，只是难得一见。比如梅福梅真人、萧侍郎萧真人等，都在此山中藏真。萧侍郎就是萧子云，南朝时梁朝的公子，曾担任过东阳郡太守，后来为避侯景之乱，全家入山。聂师道思慕梅、萧，日甚一日，终于再次告别家人，再次来到南岳，在清虚观中暂时栖身。一次游山时，他碰见一个身穿黑衫、头戴乌纱帽的人，此人年纪在五十岁上下，比师道略长些，但神彩焕然，绝不像世俗凡夫。师道上前施礼问讯，果然不出所料，原来此人名叫谢修通，也是南岳仙人，已经

在此山隐居三百多年了。谢修通问罢聂师道的来意，说道：“我看你慕道精勤，半生寻访名山，也真是难能可贵了。你想见梅、萧二仙，我可以引你前去拜望。你的身骨已经清净，可以列名于仙籍了，虽然不能马上飞升天界，但已是可以度世之人了。我刚刚接到东华帝君之命，命我主司玉笥山，治在清虚观。今天你我相会，也是仙缘凑巧。可惜梅、萧两位大仙昨天刚被小有天王召去，此次难以得见，但你用心至诚，总能如愿以偿的。”聂师道听罢这一席话，分外高兴，连连拜谢谢修通。修通带领师道迤逦下山，走了不到十里，但见两间草房，房中有床有席，像个书生的住处。修通命师道坐在木凳上，他自己坐在一张白鹿床上。不知从哪里走来一个小小道童，端着一碗热汤递到师道面前，师道不敢多问，一口口饮下，顿觉神气爽然。谢修通又取下架上一本道书递给师道，嘱咐他说：“这是《素书》一卷，你要时时学习，不可少怠，久之定能得其真妙。我有个弟子紫芳现在九疑山，你可以到那里去，把此书交给他看，并带上我的话语给他，他会教给你许多道术。你如果寻不见他，可以把你我相见的事题于石壁，也有效验。”聂师道还想再住几天等梅、萧二仙，话没出口，却早不见了谢修通，眨眼之间，连那两间茅屋也不翼而飞了。师道无奈，只好带上《素书》，跋山涉水，直奔九疑山来。春去秋来，聂师道在九疑山中几乎踏遍每个角落，却始终没寻到紫芝的踪迹。他记起谢修通的叮嘱，于是向人借来笔墨，把自己的来意尽题在一面大石壁上。自此以后，师道只要入睡，便梦见一个自称紫芝的道士前来教他释滞凝神之术，醒来时却又从来见不到紫芝的形影，像这样大约有一年光景，师道自觉身轻力壮，便回到家乡，闭门二十

多年，在家中自画了蔡真人父子、谢修通等真仙的画像，朝夕礼敬，潜研炼丹之术。后来应吴主之邀，来到广陵玄元宫主持宫观之事。四方千里如遇水旱之灾，师道便升坛祈福，无不应验，由是名声大振，天下道徒多慕名投师，来到他的门下，数年之间，门人弟子竟多达五六百人。此时聂师道胎息已经炼成，金丹也炼为九转。一天，师道把得意弟子邹德庄、汪用真、程守朴等人召到面前，说道：“我昨天见到一个黑衣使者持符来召，说天帝命我速为仙官。我去之后，你们一定要持之以恒，万不可稍有懈怠！”说罢，双目已瞑。弟子几人闻得室内异香扑鼻，室外云鹤来庭，弟子们把师道尸身装入棺中，低头致哀。忽听得棺中“咯唧”一声，再开棺看时，那棺中的尸身已不知去向，这便是道教所谓的尸解而化。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一三

兰采和传

兰采和，原名许坚，出身于贫贱之家，年轻时即到梁园勾栏中学演戏文，取了个艺名叫“兰采和”，因此要说兰采和，还得从许坚讲起。

许坚自幼学戏，成人后娶妻喜千金，也是个戏子。后来许坚自己做了班头，与姑舅兄弟王把色、两姨兄弟李薄头和儿子小采和、儿媳兰山景几人组成了个戏班，渐渐地名声大噪，官府衙门也时常请他们去唱上两出。

这一天是兰采和五十岁大寿，妻子兄弟们都想好好地为他祝寿。许坚早几天便让两个兄弟传出话头，说这几天停止演戏，就是官府有命，也要过了这五十寿辰才能应命。谁知事有凑巧，就在这一家人忙里忙外准备庆寿时，从外乡来了一位名叫钟离权的道士。钟离先生早已得道成仙，只是在他闲游尘世的时候，看见梁园勾栏里有一股青气直冲九霄，他翻检仙籙，原来是一个名叫许坚的戏子有半仙之分，于是他便按落云头，来到梁园勾栏，要度脱许坚升仙。他见到许坚，施过人间大礼，便开始用些引他升仙的话语来撩拨他，谁知这许坚自认是个贱人之躯，不但不悟仙道，反而大骂钟离权装疯卖傻，把他好生羞辱了一顿，锁在一间破屋里，依旧庆贺寿辰去了。

钟离权知道许坚还在蒙昧之中，料想如此指引，恐怕他一时间再也悟不出玄道，便想了一个办法，要激他一激。他把冥中弟子吕洞宾唤到面前，让洞宾装扮成府尹的模样，在许坚作寿的那一天里强逼他唱戏文，寻他一些过错，把他置之死地。吕洞宾依计而行。第二天便是许坚五十寿诞，一大清早，便有两个衙役来到勾栏，气势汹汹地叫许坚到府衙扮戏。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许坚听罢，好生气闷，但还是强陪着笑脸答道：“今天是我五十寿诞，实在脱不开身。如果府老爷一定要听戏，就让兄弟王把色去走一遭，二位意下如何？”那两个差役不等他把话说完，便恶狠狠地说：“府老爷吩咐过了，今天是远道来的贵客，点名叫你扮戏。我看你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惹得府老爷生气！”许坚心中暗暗叫苦，无可奈何地说：“既然如此，容小人略迟一刻便去，二位先行一步！”两个衙役又逼他速速到府，否则绝不轻饶，乱吼了一阵，便扬长而去了。这许坚觉得无论如何也得吃上几杯寿酒——人生有几个五十寿诞哪！于是叫过众人，痛饮了三巡，这才气咻咻地收拾行头，带上妻儿兄弟赶到府衙。谁知府尹老爷此时早已正襟危坐在大堂之上，还没等许坚叩禀，便厉声喝道：“大胆许坚，你可知罪？本府唤你速来扮戏，你竟敢拖延时辰，失误官身！来人，与我拿下，重打四十大板！”许坚听罢，吓得跪倒在地，恳求饶恕，那来时的一腔怒气早飞到爪哇国去了。他一个五十岁的人，哪里禁得起四十大板？一年前也有一个戏子因为戏文唱词侮辱了府尹，被重打四十，可是还没打够二十板子，就已经一命呜呼了，这是他亲耳所闻。如今许坚倒悔恨起来：倘若昨天跟着那个疯道士出家，今天也不至于有这等天降之灾了！

府尹大喝一声：“打！”两个壮汉早已举起大板。许坚双眼紧闭，只等速死，恰在这时，钟离权从门外跌跌撞撞地赶将进来，叫了声：“且慢！”奔到府尹面前，施礼道：“贫道云游至此，适才听到这贱戏子怠慢大人，而我等游方道士也是以积善行德为己任，伏望大人看贫道薄面，免他皮肉之苦。”说完，又走到许坚身旁，问道：“我昨天就担心你寿星变成了灾星，可你愚钝不化。不瞒你说，你若再不省悟，跟了我去，早晚要死在枪杖之下！”许坚得了这一救，真如死里逃生，又想到这些年受尽人间屈辱，拼力卖命，也还常常是饥饱参半，于是一咬牙，说道：“也罢！小人愿随道师同往！”

四十年过去了，一天，许家门前走过来一个道人，出门迎接的是位七十岁的老翁。原来这位道士就是许坚，他也认出了老翁就是自己的兄弟李薄头。二人惊喜交集，不觉泪流满面。李薄头把他让进屋里，那王把色已经八十岁，妻子喜千金已经年届九旬了，而许坚却仍旧是五十岁离家时的模样，只是破衣烂衫，哪里像是神仙妆束？喜千金向许坚哭诉了这些年来的万般苦楚，说死说活非要让丈夫把她也度脱升仙。许坚摇了摇头，说道：“仙籙有定数，我许坚绝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早在仙官那里请求把你们都度出苦海，可是你们没有仙缘，也就无可奈何了！我今番是奉玉帝之命，到汴州地方接引几位仙籙中人，路过家门，特来看看你们。”说完，从怀里取出一大包银子放在几上，说了句：“好生度日！”喜千金再想说话时，却早不见了许坚的踪影。

汴梁城中来了个老乞丐，此人身穿一件到处露肉的兰色破布衫，腰间系着一条黑树皮腰带。一只脚穿着只露脚趾的

破麻鞋，另一只脚连破鞋也没穿。手里拿着一付三尺长的大拍板，一边打板一边唱着乞讨，惹得一城老少都像看猴儿一样跟在他身后瞧热闹，有些好事的少年逗他说些疯话，他也真的用歌词对答。那歌词编得语无伦次，可又诙谐可笑，他可真成了汴梁城中的一个活宝。这一天，老乞丐似乎格外兴奋，坐在街市正中，甩着那一只破鞋高声唱起了踏歌，歌词是这样唱的：

踏歌踏歌兰采和，世界能几何？

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

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

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苍田生白波。

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

把一市男女唱得神魂飘荡。人们只隐约感到这歌词里尽是些神仙意趣，绝不像一般的踏歌那样猥俗轻佻，但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玄言妙语，所以一曲刚终，人们纷纷扔钱给他。这乞丐用草绳把钱一个个地穿起来，穿了几尺长，起身拽着草绳边走边唱，那钱走走散散，他也不再拾，一径走进一间酒楼，把剩下的几千钱丢给酒保，便独自狂饮大嚼起来。这一餐饭直吃到红日西沉，人们竟一直拥在他身边，不肯离去。

这乞丐便是许坚。他一直喝到醉眼朦胧，还在冲着围观的男女呵呵傻笑。笑了一阵，又唱起来：

兰采和，兰采和，来到汴梁百日多。

只见凡俗跟随我，不见仙骨来听歌。

本想带得几人去，寻来寻去寻不着，

恨你有缘变无缘，只索把你仙籍脱。

人们正在琢磨这歌词中的意味，忽听得空中传来笙箫之声，上千人一齐抬头，见一只硕大的白鹤翩翩落下，正落在酒楼之前。许坚站起身来，跨上鹤背，飘然升空而去。围看的人们惊嘘不止，方才省悟：这哪里是什么乞丐，原来是一位真仙。他临行时唱的那几句歌谣，分明是埋怨汴梁城人不识仙骨，竟没有一个人追随仙道！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二十二

《云笈七签》卷一一三

陈安世传

陈安世，京兆人，出身微贱。因安世的父辈借了当地豪族权叔本家一注钱财，累年无力偿还，又赶上安世的父亲积劳成疾，不久病逝，一时内外交困，家境十分艰难。安世的母亲望着徒空四壁的茅舍和年仅十岁的儿子，万般无计，常有轻生之念，而安世生性仁慈，他见家道艰难，便对母亲说：“我听得人说：‘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我父新死，所欠债务理当由安世操持，母亲不必忧虑，且放宽心怀，好生保重身体要紧！”他母亲不听则已，听得此语，倒像利刀搅心般酸楚，流着眼泪说：“儿啊，都怪为父母者无能，累你小小年纪受此煎熬。你如今还没到顶家立业的年纪，你拿什么还权家的债务？”安世道：“儿虽年纪尚小，身无分文，但总可以质于权家，以身偿债，还可以粗茶淡饭孝养母亲，岂不是一举两得？”他母亲搂紧安世悲啼不止，但再也无办法可想，也只能照安世所说。

权叔本虽为豪富，但他自幼也读得几眼圣贤之书，又且酷好神仙玄道，深知欲得长生，必要有德行于世，故而对安世并不刁难驱使。安世在权家做些力所能及的杂役，权叔本除供他衣食之外，还时常让他带些盐米给他的母亲。就这样过了几年，一直相安无事。

陈安世十三岁那年，权叔本家出了一件新奇的事：这一日，从门外来了两位书生，要与权叔本结为交游之友。叔本将二人引入正厅，美酒佳肴，让二书生吃了个醉饱，席间自然也谈些百家诸子、天下离合、人世沧桑之类。送走书生，叔本觉得这两个人并无诱人之处，也就没有把此事挂记在心。第二天，两书生又来叩门，叔本仍旧以礼相待，好酒好食，款待一番。这样一直过了七八天，权叔本心中有些倦怠，态度上也不似初时那般热情了，叔本的妻子上茶上酒时，那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难看。这一天，权家的一个近亲从蜀中归来，给权家带来不少珍禽异兽的肉脯，权叔本与妻子正在厨下亲手烹炸，那两个书生又来敲门。陈安世也开了大门，二书生问道：“权相公是否在家？”安世答道：“在家，二位先生在此稍候，待我入内去报知家主。”于是跑到厨中告诉了叔本。叔本虽意中不悦，但出于人情，擦擦手便要到门口迎接，他妻子心中不忿，一把拉住叔本道：“这两于酸饿书生，有个屁事，无非又来我家填充肚皮罢了！你若是放他们进门，我便与你不得甘休！”叔本左右为难，想了片刻，对安世说：“你回去告诉两位书生，就说今日家主可巧不在家中，让二位改日再来！”安世点头答应，飞跑到大门口，按叔本所嘱回谢了书生。两书生问道：“刚才你还说主人在家，如今转眼之间又说不在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安世答道：“是我家主人让我如此告诉二位先生的。”二书生相视一笑，点头赞道：“这后生倒比主人更诚实可嘉！”其中一人叹口气道：“想权叔本终年勤苦求仙问道，好不容易碰见我们二人，却又懈怠起来，功败垂成，实在可惜！”另一个书生问陈安世说：“你喜欢游戏吗？”安世摇摇头

道：“不喜欢。”书生又问：“你喜欢仙道吗？”安世答道：“喜好当然喜好，只是不知从哪里学起！”书生点点头道：“这个不难，只要你诚心好道，明日清晨你到道北大槐树下找我二人，我们自有教导你处。”安世心中甚喜，频频点头应诺。

第二天一早，安世托言回家探望母亲，向权叔本告了半天假。出了权家，便急匆匆奔到道北大槐树下，他东瞧西望，并不见那两个书生。看看日已过午，安世心中急切，但想到好事多磨，便又耐下性子，一直等到日头平西，还是不见人影，安世怕权叔本嗔怪，不敢再等，嘴里自语地说：

“难道是两位书生在哄我玩儿？”话音未落，忽见两个书生就站在他的面前，对他说：“陈安世，你为何来得这样迟？”

安世辨道：“我一清早就等在这里，却一直没见到二位先生！”书生道：“我二人一直端坐在你面前呀！”说罢，相视大笑。陈安世想到神仙大都有隐形之术，也不气恼，向二位书生行了一礼，说道：“安世不敢有违先生的嘱咐，清早就在此等候。二位先生既是一直坐在我的面前，想必早已明察，不会嗔怪，还望两位先生有以教我！”两书生止住笑声，从怀中取出两粒金丹交给安世，告诫他说：“你回去以后，万不可再贪馋饮食酒米，且要独宿一室。”安世一一谨记，回到权家。

自此日之后，二书生时常来到陈安世室中，时而谈玄，时而嬉笑，那声音虽不甚大，但也影影绰绰地传到室外。初时权叔本并没在意，而后日日闻得有说笑之声，不免心中生疑，便问安世道：“你住的房中只有你一人，怎么常常有人说笑不止？”安世支吾道：“主人莫非听错？是安世不时

读些杂书，至忘情时，便读出声来！”权叔本半信半疑，又想起自前几日起，陈安世便不再吃饭，每次让他用餐时，他只推说腹中不饥，饮几口水便罢了，不免愈加疑惑不解。他妻子也觉出安世近来多有怪异，于是把安世叫进厨中，再三催问。安世毕竟是诚实惯了的后生，便将二书生教他仙道之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权叔本这才明白：原来是自己半生慕道，感动了上仙，仙宫特遣两位仙官化做书生前来试我。不想自己肉眼凡身，当面错过得道良机，倒让后生之辈陈安世截了仙缘！后悔不迭，但也气恼不得，思前想后，倒不觉钦佩起陈安世来，仰天长叹道：“道德之尊贵，不在年龄高下，不在世俗贵贱！父母生我固然恩深，但只有道师才能使我长生不老，先得道者即当为师！”于是怀着一颗亡羊补牢之心，与妻子双双拜陈安世为师，每日早晚向安世虔恭礼拜，为他洒扫庭室。安世也感叔本夫妇几年来仁义相待，便将自己所学之术尽数教授给叔本夫妇。后来陈安世受命列补上界仙官，权叔本夫妇眼见他白日升空。安世临去时，告诫叔本夫妇道：“你二人在世之时，仍要以仁爱为本，多思道德，勤苦烧炼，不可望其速成，但须坚持不懈！”叔本夫妇牢记在心。据说数年之后，叔本夫妇炼成仙丹，也升空而去。

〔参考书目〕《太平广记》卷五

张守真传

张守真，凤翔府周至县的一位布衣。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正当太祖为统一天下东征西讨的建隆初年，出了一件奇怪的事：周至县民张守真到终南山游览，走到大山深处时，忽听得空中有人喊他的名字。初时他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生了幻觉，后来一声接着一声，越唤越真切！张守真又疑又惊又害怕：自己从来就没有几个交往之士，这荒山野岭之间哪会有熟人喊他？况且这声音又分明来自空中！他不住地四下环顾，可是此间除了林木枝叶，什么也没有。定了定神，他又继续前行，可是无论他走快走慢，向东向西，这声音始终在他头顶上回旋。他索性停住脚步，屏住呼吸细细辨识，只听空中又响起那个声音，对他说：“你只要先行，我就跟在你身后。”就这样一连过了三四天，天天如此，到得后来，张守真也就见怪不怪，不再害怕了。

回到家中，他向父母家人问了安好，因为身体困乏，没有多说，便回到自己房中歇息。可是刚刚进门，只听得山里那个熟悉的声音又响起来，这一次言辞厉害，分明是在责怪守真说：“我受玉帝之命，特来降灵于你，你为何如此冥顽愚钝，不听我的言语？要不是为了宋朝大事，我早就把你粉

身碎骨了！”张守真听得真切，吓得魂灵出窍，唰地冒出一身冷汗，“咻”一声跪在屋中，哀告说：“实在不知是哪位星官降灵在守真身上！守真本性憨厚，从未遇见过真仙降临，求星官不要戏耍小民，小民也无力侍奉星官！”那声音又响道：“我是高天大圣玉帝的大臣，奉玉帝之命下到人间来卫护应时天子。真龙已降，但可惜他不是个崇玄之人，不能奉守我教。你的骨相不同于寻常凡夫俗子，故而我特先来度你奉守我教。”张守真边听边思忖，他不相信仙道之神会找到他这个布衣头上，倒像是巫鬼之流前来引诱，渐渐倒有一股怒气从心头升起，说道：“我早就闻知：在男为觊，在女为巫，我张守真虽然处于凡贱之中，但也绝不愿成为巫觊之辈，请星官自爱！”话说出口，他又怕语重激怒巫鬼，有所不测，正想着如何挽回，谁知那声音反倒亲热起来，响道：“我确是天上之神仙，绝不是你所说的巫鬼之流。五岳四渎之神都要听我使役。我如今引导你信奉道教，勤于香火，并且让你应大国之徵命，受天子之恩宠，望你三思而后行！”张守真心中疑团仍旧没有释尽，但这话又断不似花言巧语，便将信将疑地应答应：“神仙既然如此开导守真，守真怎敢一再违拗？待守真治牲来祭祀神仙！”于是唤家中仆人备食，不大一会儿，酒肉菜肴摆满香桌。守真还没有禱祀，只听那声音又响道：“我是神仙，你怎好用这些腥秽之物来亵渎我？你还不知道我教的规矩，我也不怪罪你。你且撤下这些秽物，另换些香茶素食新鲜果菜来供养我。我虽不吃，也感你一番诚心！”守真再拜，说道：“弟子愿遵圣命！”那声音又响起来说：“如此甚好！我是你天上之师，可是现在你我还有仙凡之别，我不能随身点化于你，你可先寻地上之

师，功成之后，我自会接你升天。”张守真心中顿有所悟，于是来到不远的古楼观，拜观中道士梁筮为师，又在自己宅院旁侧建起一座静室，日夜供奉，没有一天怠惰。如此半年，那神仙的声音又在静室中响了起来：“我看你用心至诚，是个遵法守道的人，可以驱邪。我如今教你剑法，助你为民除害，杀贼斩妖。”张守真十分高兴，拜谢道：“守真愿终生奉教，恭承神仙指点！”片刻之后，那声音又一字一板地响起，说：“剑法有三，你只选好钢锻成，经我看视之后，便会有神力了。倘若你遇到有病的人，只在他面前挥击邪气，自会使他百病皆愈。倘若你遇到水族作恶，用上剑治服它；遇到山泽鬼怪作恶，用中剑治服它；阴间鬼魅作恶，用下剑治服它。……”张守真默记在心，禀道：“三剑之法，弟子已牢牢记取。”

神仙又仔仔细细地向守真传授结坛的法术说：“结坛之法有九，分为上、中、下三坛。上三坛顺天兴国坛、延祚保生坛、祈谷福时坛为国家所设；中三坛黄籙延寿坛、黄籙去邪坛、黄籙臻庆坛为臣僚所设；下三坛续命坛、集福坛、却灾坛为庶民所设。各配官民，按职次祈祷，定会大有效验。”张守真拜受真言，离家入京，游说于高祖。高祖当时还在东征西讨之际，正要求取平定邦国之人，听罢守真一番话，当即应允，命守真督建神坛。各坛陆续建造完毕，守真依神仙所嘱，命官民时时祈祷，果然多有灵验。

当时宋太宗赵光义还是晋王，为了表示对神道的崇奉，想增修一座宫观。他听说神坛灵验，便派人斋戒焚香，乞求神仙为宫观赐名。张守真闻知此事，前来劝阻说：“真仙已经告诉我：他将为大宋朝第二代天子主修太平兴国宫，建十

二座堂殿，上应三界中星辰。但此宫观将由上天来选定修建年月，现在动土，实违天意。”赵光义半信半疑，反问道：“此等秘事，你又从何而知？”守真说：“我与神仙灵感相通，自是领了神仙意旨，怎敢在大王面前信口雌黄？”赵光义把此事奏明太祖，太祖也不深信，便宣召张守真查问虚实。守真答道：“此事上仙确已降命于我，我不过如实规劝晋王而已。陛下如果疑其不实，还可以祈请上仙明示，若有半点虚假，小道愿意受戮于街市之中。只是人神相隔，需得万心至诚，才能得其真言。请陛下在建隆观设醮，再拜虔告，便得其实。”

第二天，宋太祖果然在建隆观设醮焚香，命内侍臣王继恩在观内祈神。过了一个时辰，未见任何动静。王继恩拜了又拜，口中念念不止，不一时，果然听见空中传言说：“我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遵照符命降卫大宋社稷。你这小儿，告诉你们官家：上天本已定下太平兴国宫的修建年月，但念晋王是有仁之人，提前修筑，也无不可，只是这‘太平兴国’四字，也是改元之兆。你如实奏禀太祖晋王，由他们自己定夺去吧！”王继恩一字不漏，飞笔记录，呈给太祖御览。太祖与晋王见状，大为惊奇，定下明日早朝与百官议定此举，谁知当天晚上，太祖便身不能动，口不能言，第二天哪里还能早朝？竟升遐而去。

赵光义即皇帝之位，他依照神仙意旨，改年号为太平兴国，即日动土修建太平兴国宫于京师南郊。从此，张守真更是深得太宗恩宠，凡遇国家大事，太宗总要先让他与仙界通灵，以求上仙指点，守真身为太宗道师，也事事尽心尽职，直到太宗至道二年，张守真奉祀完毕，忽听得上仙又对他说

道：“我在建隆之初奉玉帝之命降卫大宋，如今宋朝基业已经成就，百年之内都有圣明君主相继，国家无虞。我已奉命返回天庭，自今日之后，你就不会再听到我的声音了。我走以后，只要遇国家大事，你照例沐浴焚香，北向告我，我仍会赐福、护卫大宋社稷。”停了停，又接着说：“玉帝还有符命，授你五方土地之主。这个大限一满，你就可以升为仙官了，因此你也不会久居人间，望你好自珍重。”自此之后，守真果然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神仙之语了。

明道三年闰七月十六日，张守真把门人弟子数十人召到座前，说道：“我已领受玉帝之命，只在今天便要着仙界赴职。我去之后，你等仍须保君卫民，勤于道事，拥戴新主，不可有一日松懈。”众弟子还没有来得及再请遗教，张守真双目已瞑，白日升空。

〔参考书目〕《云笈七签》卷一零三

马 钰 传

马钰，字玄宝，台州路宁海人。祖马觉，字华叟，为人信义。他曾到临近州县贩运丝绸，见到一位贫苦妇女失声痛哭。有人告诉他说：“此妇是个节妇，丈夫早就下世，她誓死不再嫁人，一心孝养公婆，不幸近日公婆相继亡故，家贫无法下葬，故而典卖自身换取几个棺木钱！”马觉听罢，深深敬服，取出两匹丝帛赠送给她，也不留姓名，回到旅舍。就在这一天夜里，他的所有丝帛被盗贼偷窃一空，他也不露声色，坦然回到家中。夫人见他空手而回，问他贩货之事，他只推说借给了朋友。半年后，这伙盗贼因分赃不均，竟自行暴露。

父马师扬，字希贤，生得仪表堂堂，且为人沉静大度，弟侄三人都连中高第，所以在马氏坊修了一座“余庆堂”，此堂后来改名为降仙坊。

金太宗天会九年八月的一天，马师扬正在铺前理货，忽见一位客商模样的人匆匆朝他跑来，把一个包袱扔在他的案上，又匆匆地跑开了。师扬用手掂那包袱，觉得甚重，打开一看，原来是黄金五十两！十余天之后，那位客商回到店前，师扬认得真切，便取出包袱，双手奉还。那客商谢道：“我是吕洞宾，家住在幽谷村，靠打柴烧窑度日，好不容易

赚得这些金钱，想到集市上做些生意，不想税监逼问，差一点被他们收捕起来，全靠先生的帮助才得幸免。我今奉送二十五两给先生，以表谢意！”师扬连忙推阻，说道：“马家向以道德仁义为先，此金万不敢受！”吕洞宾也就不再坚持，只说了句：“先生道德仁义为先，今后生子，定为神仙！”便告辞而去。后来马师扬到幽谷村访问吕洞宾，谁知村民都说：“此处从没有吕姓之家，此人想必是神仙之流吧！”

马钰的母亲唐氏怀孕临产的那一天，梦见她拜谒了麻姑，麻姑赐给他一粒金丹。她将金丹吞下，大梦刚醒，产下一子。这孩子呱呱坠地，竟是浑身火色，一直过了七天才逐渐消逝，两只小手一直握成拳，百日之后手舒展开来。孩童时，他无非学些《诗》、《书》、《礼》、《易》之类，而口中却经常说一些骑云驾鹤的言语。

金世宗大定二年，马钰三十八岁。这年中元节之后，马家降仙坊突然来了一位道者。马钰迎上前去问道：“不知真人从何处来？”那道者也不掩饰，说道：“我乃重阳真人王中孚，从终南山到东牟去，本不该路经此地，但因此处有灵仙之气，故而特来扶醉人以归。”马钰不晓得重阳真人是哪路神仙，但凭此人气度言语，便知他绝非等闲之辈，心下甚是欣喜，于是盛情地邀他回家歇息。

马钰与王中孚谈笑之间，甚觉投契。马钰的妻子富春氏隔帘观望，也觉得此人一派神仙风采。晚间宿歇时，她对马钰说：“我见此人脸如荷花，眼如碧玉，声如洪钟，语如涌泉，你应该倾心礼敬他才是！”马钰微笑一声道：“贤妻与我所见甚同，真乃知我者也！”自此日始，马钰拜重阳真人王

中孚为道师，自执弟子之礼。王重阳命马钰为他另造一处茅庵居止，对他说道：“我欲在庵中避谷百日。”茅屋建成，已近隆冬天气。冷风吹进庵中，冰冷刺骨，马钰觉得把道师安置在庵中甚不过意，便走到庵外向里窥望，却见重阳真人端端正正地坐在几前，挥笔作赋，一点寒意也没有。那碗中的墨水也不冻结。马钰暗自称奇，此后，马钰每隔三日两日便来庵中看望道师，王重阳赐给他一枚香梨，过几天又增为两枚，再过几天又增为四枚。这梨子的味道十分甘美，不像是人间所有，马钰也不敢多问，只依道师所嘱，依时服下，时间稍长，他渐渐觉得神志甚清，再无昏沉烦躁之感。他慢慢领悟着其中的道理，百天之后，他向重阳真人倾吐了舍妻弃子，立志从道的夙愿，重阳真人听罢，十分欣喜，从此改赐梨为赐药，这药丸味道极苦，但服过几次，他感到身体越发轻健。

一天，马钰又去庵中拜望真人，重阳真人见他进门，冲口问道：“你为什么破了道法！”马钰分外惊异，问真人道：“不知道师此话从何说起？”重阳真人道：“不必遮掩！我从自家梦中早已察知。昨晚我梦你饮酒，冲散了真气。”马钰连忙谢罪，说道：“我前天得先生所赐之药，味极清苦，难以下咽，故而用酒服下。因为久已不沾酒醪，一时多饮了几杯，乞望真人宽宥。”重阳真人把他扶起，劝勉他道：“凡求仙道，应该谨记师嘱，万万不可造次”真人见马钰骨相渐清，便择日带他离开家乡，来到昆仑山烟霞洞。

大定九年初秋，重阳真人带领马钰第四名弟子从昆仑山出发，径向登州传道。登州太守纥石烈早已闻知王重阳的仙名，于是以师礼相待，款留重阳真人师徒在府中住了几日。王真人向太守辞行，纥石烈设宴为他们饯行，宴饮之

间，圪石烈对重阳真人说道：“今日得会真人，是本官三生之幸，只是为官者身不由己。不知此番相别，日后将在何处相会？”王重阳垂目微吟，说道：“再会之处，当在汴京。”

重阳真人一行在胶东一带传道布教，辛勤两载，转道西南，来到汴京，不久，便在汴京羽化，而圪石烈刚巧在此时调任南京副留寺，于是亲为重阳真人主丧，一连几日，哀痛不已。重阳真人羽化之后，马钰与另几位道友回到长安，不久又出关东行，在登州莱阳一带行道济民。一方百姓凡遇水旱之灾，便乞请马钰等作法禳灾，多有灵验。

大定二十二年十二月，马钰在东牟县游仙观与众弟子谈玄论道，正说到紧要处，马钰忽然止住，转向得意弟子刘其一，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想学道升仙，确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今后还会遇到数不清的磨难，然而不管遇到什么磨难，都不可有丝毫的懈怠，否则便前功尽弃了！我这几句话绝非空谈，望你等谨记在心！”说完，命刘其一等人把他的木床移为东西向，自己则头朝正东仰卧床上，闭上了双眼。众弟子感到马钰与往常大有不同，一时间不知所措。马钰也晓得弟子们有些惊异，又恢复与弟子们的谈笑，只是不肯再睁开双眼。刘其一问道：“真师为何今日要闭着双目训教弟子？”马钰呵呵一笑，说道：“我睁着眼能看到一切，闭着眼也能看到一切。只要心中了然，则天上地下，无所不见。尔等修道若能到达如此境界，也就是苦尽甘来了！”说完，伸手从枕下取出一幅素绢，放在胸前。刘其一等将素绢展开，只见上面写着四句颂词，词云：

长年六十一，在年无人识。

平地一声雷，浩浩随风起。

忽听得窗外一声震雷，惊天裂地，紧接着风雨大作，窗前的烛火也被狂风吹灭了。一道闪电，照得室内明如白昼，但只有片刻，便风停而住，皓月当空。弟子们重新点燃灯烛，再看马钰，却已经羽化飞升了。

〔参考书目〕《金莲正宗记》

《金莲正宗传源像传》

附录：道教洞天福地简表

道教十大洞天

《云笈七签》卷二十七：“十六洞天者，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

- | | | | |
|----|------|---------|--------------------------|
| 第一 | 王屋山洞 | 号小有清虚洞天 | 在今河南省济源市
主者西城王远真人 |
| 第二 | 委羽山洞 | 号大有空明洞天 | 在今浙江省黄岩县
主者青童君 |
| 第三 | 西城山洞 | 号太玄惚真洞天 | 未详所在及主者。
《登真隐诀》疑即终南山。 |
| 第四 | 西玄山洞 | 号三元极真洞天 | 未详所在及主者。 |
| 第五 | 青城山洞 | 号宝仙九室洞天 | 在今四川省灌县
治者青城丈人 |
| 第六 | 赤城山洞 | 号上清玉平洞天 | 在今浙江省天台县
治者玄洲仙伯 |
| 第七 | 罗浮山洞 | 号朱明辉真洞天 | 在今广东省博罗县
治者青精先生 |
| 第八 | 句曲山洞 | 号金坛华阳洞天 | 在今江苏省句容县
治者紫阳真人 |

第九 林屋山洞 号尤神幽虚洞天 在今江苏省吴县
治者北岳真人

第十 括苍山洞 号成德隐玄洞天 在今浙江省仙居县
治者北海公涓子

三十六小洞天

《云笈七签》卷二十七：“三十六小洞天，在诸名山中，亦上仙所统治之处也。”

第一 霍桐山洞 号霍林洞天 在今福建省霞浦县
治者王纬玄仙人

第二 东岳泰山洞 号蓬玄洞天 在今山东省泰安市
治者山图公子

第三 南岳衡山洞 号朱陵洞天 在今湖南省衡山县
治者石长生仙人

第四 西岳华山洞 号惣仙洞天 在今陕西省华阴县
治者惠东子真人

第五 北岳常山洞 号玄洞天 在今河北省曲阳县
治者郑子真真人

第六 中岳嵩山洞 号司马洞天 在今河南省登封县
治者邓云山仙人

第七 峨眉山洞 号虚陵洞天 在今四川省峨眉县
治者唐览真人

第八 庐山洞 号洞灵真天 在今江西省九江市 治者
周正时真人

- 第九 四明山洞 号丹山赤水天 在今浙江省余姚县
治者刁道林真人
- 第十 会稽山洞 号极玄大元天 在今浙江省绍兴市
治者郭华仙人
- 第十一 太白山洞 号玄德洞天 在今陕西省长安县
治者张季连仙人
- 第十二 西山洞 号天柱宝极玄天 在今江西省南昌市
治者唐公成真人
- 第十三 小沔山洞 号好生玄上天 在今湖南省醴陵县
治者花丘林仙人
- 第十四 潜山洞 号天柱司玄天 在今安徽省潜山县
治者稷丘子仙人
- 第十五 鬼谷山洞 号贵玄司真天 在今江西省贵溪县
治者崔文子真人
- 第十六 武夷山洞 号真升华玄天 在今福建省建阳县
治者刘少公真人
- 第十七 玉笥山洞 号太玄法乐天 在今江西省永新县
治者梁伯鸾真人
- 第十八 华盖山洞 号容成大玉天 在今浙江省永嘉县
治者羊公修仙人
- 第十九 盖竹山洞 号长耀宝光天 在今浙江省黄岩县
治者商丘子仙人
- 第二十 都峽山洞 号宝玄洞天 在今广西自治区容县
治者刘根仙人
- 第二十一 白石山洞 号秀乐长真天 在今安徽省含山县
治者白真人

- 第二十二 岫巘山洞 号玉阙宝圭天 在今广西自治区
北流县 治者钱真人
- 第二十三 九疑山洞 号朝真太虚天 在今湖南省宁远
县 治者严真青仙人
- 第二十四 洞阳山洞 号洞阳隐观天 在今湖南省长沙
市 治者刘真人
- 第二十五 幕阜山洞 号玄真太元天 在今湖北省崇阳
县 治者陈真人
- 第二十六 大酉山洞 号大酉华妙天 在湖南省沅陵县
治者尹真人
- 第二十七 金庭山洞 号金庭崇妙天 在今浙江省剡县
治者赵仙伯
- 第二十八 麻姑山洞 号丹霞天 在今江西省南城县
治者王真人
- 第二十九 仙都山洞 号仙都祈仙天 在今浙江省缙云
县 治者赵真人
- 第三十 青田山洞 号青田大鹤天 在今浙江省青田
县 治者傅真人
- 第三十一 钟山洞 号朱日太生天 在今江苏省南京市
治者龚真人
- 第三十二 良常山洞 号良常放命洞天 在今江苏省句
容县 治者李真人
- 第三十三 紫盖山洞 号紫山洞照天 在今湖北省当阳
县 治者公羽真人
- 第三十四 天目山洞 号天盖滌玄天 在今浙江看余杭
县 治者姜真人

- 第三十五 桃源山洞 号白马玄光天 在今湖南省桃源县 治者谢真人
- 第三十六 金华山洞 号金华洞元天 在今浙江省金华市 治者戴真人

七十二福地

《云笈七签》卷二十七：“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

- 第一 地肺山 在今浙江省句容县 治者谢允真人
- 第二 盖竹山 在今浙江省临海县 治者施存真人
- 第三 仙磻山 在今浙江省温州市 治者张重华真人
- 第四 东仙源 在今浙江省黄岩县 治者刘奉林地仙
- 第五 西仙源 在今浙江省黄岩县 治者张兆期地仙
- 第六 南田山 在渤海中 治者刘真人
- 第七 玉溜山 在渤海中 治者许迈地仙
- 第八 清屿山 在渤海之西 治者刘子光真人
- 第九 郁木洞 在今江西省永新县玉笥山之南 治者赤鲁班地仙
- 第十 丹霞洞 在今江西省南城县麻姑山 治者蔡经真人
- 第十一 君山 在今湖南省岳阳市洞庭青草湖中 治者侯生地仙
- 第十二 大若岩 在今浙江省永嘉县 治者李方回地仙
- 第十三 焦源 在今福建省建阳县

- 第十四 灵墟山 在今浙江省天台县
- 第十五 沃洲 在今浙江省剡县 治者方明真人
- 第十六 天姥岑 在今浙江省剡县 治者魏显仁真人
- 第十七 若耶溪 在今浙江省绍兴市 治者山世远真人
- 第十八 金庭山 在今安徽省巢县 治者马仙人
- 第十九 清远山 在今广东省清远县 治者阴真人
- 第二十 安山 在今越南人民共和国河内市北 治者安期先生
- 第二十一 马岭山 在今湖南省郴州市 治者力牧真人
- 第二十二 鹅羊山 在今湖南省长沙市
- 第二十三 洞真墟 在今湖南省长沙市 治者西岳真人
韩终
- 第二十四 青玉坛 在今湖南省南岳祝融峰 治者青鸟公
- 第二十五 光天坛 在今湖南省衡山县 治者凤真人
- 第二十六 洞灵源 在今湖南省衡山招仙观西
- 第二十七 洞宫山 在今福建省建阳县 治者黄山公
- 第二十八 陶山 在今浙江省温州市
- 第二十九 三皇井 在今浙江省平阳县 治者真人鲍察
- 第三十 烂柯山 在今浙江省衢州市
- 第三十一 勒溪 在今福建省建阳县
- 第三十二 龙虎山 在今江西省贵溪县 治者张巨君仙人
- 第三十三 灵山 在今江西省上饶市 治者北墨真人
- 第三十四 泉源 在今广东省罗浮山中 治者华子期仙人

- 第三十五 金精山 在今江西省宁都县 治者仇季子
- 第三十六 閤皂山 在今江西省新干县 治者郭真人
- 第三十七 始丰山 在今江西省丰城县 治者尹真人
- 第三十八 逍遥山 在今江西省南昌市 治者徐真人
- 第三十九 东白源 在今江西省奉新县 治者刘仙人
- 第四十 钵池山 在今江苏淮安附近
- 第四十一 论山 在今江苏省镇江市 治者终真人
- 第四十二 毛公坛 在今江苏省苏州市 治者庄仙人
- 第四十三 鸡笼山 在今安徽省和县 治者郭真人
- 第四十四 桐柏山 在今河南省桐柏县 治者李仙君
- 第四十五 平都山 在今四川省忠县
- 第四十六 绿萝山 在今湖南省常德市
- 第四十七 虎溪山 在今江西省彭泽县
- 第四十八 彭龙山 在今湖南省澧陵县 治者臧先生
- 第四十九 抱福山 在今广东省连山县 治者范真人
- 第五十 大面山 在今四川省成都市 治者柏成子
仙人
- 第五十一 元晨山 在今江西省都昌县 治者孙真人、
安期生
- 第五十二 马蹄山 在今江西省波阳县 治者子州真人
- 第五十三 德山 在今湖南省常德市 治者张臣君仙人
- 第五十四 高溪兰水山 在今陕西省兰田县
- 第五十五 兰水 在今陕西省兰田县 治者张兆期地仙
- 第五十六 玉峰 在今陕西省长安县 治者柏户仙人
- 第五十七 天柱山 在今浙江省临安县 治者王柏元
地仙

- 第五十八 商谷山 在今陕西省商县
- 第五十九 张公洞 在今江苏省宜兴县 治者康桑真人
- 第六十 司马悔山 在今浙江省天台县 治者李明
仙人
- 第六十一 长在山 在今山东省淄博市 治者毛真人
- 第六十二 中条山 在今山西省解县 治者赵仙人
- 第六十三 茭湖鱼澄洞 在今云南省姚安县
- 第六十四 绵竹山 在今四川省绵竹县 治者琼华夫人
- 第六十五 泸水 在今甘肃省武威县（未确） 治者
安公仙人
- 第六十六 甘山 在黔南 治者宁真人
- 第六十七 巍山 在今四川省广汉县 治者赤须先生
- 第六十八 金城山 所在未详 治者石真人
- 第六十九 云山 在今湖南省武冈县 治者卢生仙人
- 第七十 北邙山 在今河南省洛阳市 治者魏真人
- 第七十一 庐山 在今福建省连江县 治者谢真人
- 第七十二 东海山 在今东海中 治者王真人

B95
L211

10800080